



纳粹魔影

〔德〕克劳斯·曼著 李良健等译

群 众 出 版 社

纳粹魔影

(德) 克劳斯·曼 著

李良健等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著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199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98 定价：1.70元

印数：00001——20000册

译者的话

《纳粹魔影》一书原名《梅菲斯托》(Mephisto)，是作者借用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一书中魔鬼的名字而命名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动荡不安。战后的经济危机和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德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魏玛共和国的统治也摇摇欲坠。这时，希特勒纳粹分子乘机窃取政权，建立第三帝国，从此开始了德意志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时代。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社会上沉渣浮起，各种势力都登台表演。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亨德里克·赫夫根就是个灵魂肮脏的卑鄙小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向上爬，成名成家。他的政治观点、与人的关系和艺术表演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他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他先骗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枢密顾问布鲁克纳教授的女儿芭芭拉的爱情，并娶她为妻；然后又借助岳父的势力，一跃而成为柏林国家剧院的演员，从此飞黄腾达。同时，他还以极左面貌参加了德国共产党领导的“海燕剧团”的活动。在舞台上，他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在歌德的《浮士德》剧中扮演魔鬼梅菲斯托。

1933年7月，法西斯上台后，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借此镇压了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疯狂迫害犹太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他的岳父和妻子流亡国外，他的共产党员朋友乌尔

里希斯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他的情妇黑色维纳斯朱丽叶被驱逐出境。唯独赫夫根通过女演员林登塔尔（即戈林的情妇宗内曼），投靠了普鲁士总理、空军元帅戈林，终于爬上了普鲁士国家剧院院长的宝座。作者通过对赫夫根向上爬的过程的描写，揭露了纳粹最高领导阶层中的矛盾。

赫夫根虽说达到了自己向上爬的目的，但却感到了一种深刻的失望。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却又不愿抹去脸谱上的红色油彩。共产党员乌尔里希斯的被捕和被害，断了他为自己准备的后路。在替乌尔里希斯说情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主子的狰狞面目。他想，如果有朝一日自己得罪了主子，也会象臭虫一样被碾死。最后，他绝望地喊道：“人们啊，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为什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又为什么要这样冷酷？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罢了！”赫夫根难道真是一个在暴政下苟且偷生的普通演员吗？一位德国作家在评论克劳斯·曼塑造的赫夫根这个艺术形象时，写道：这种人大罪不犯，但靠杀人犯过日子。他不杀人，对杀人犯保持沉默，他舔权势者的脚，尽管这些脚在无辜者的血泊中跋涉。他们是法西斯的社会基础。”

《纳粹魔影》一书以其深刻的寓意，尖锐的笔触，细腻的描述，赢得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心。该书自1936年问世以来，已被译成多种文字。1981年，匈牙利导演伊施特凡·萨博把它搬上影幕，并荣获奥斯卡外语片奖。

然而，这部深刻揭露纳粹暴政的文学作品，自从1936年问世以后，有人却把它当作“影射文学”，说它诽谤第三帝国的名伶格龙德根斯，遭到联邦德国法院的百般刁难，竟被禁止出版。直到1981年才由罗沃特出版社冲破联邦德国法院

的禁令，重印该书。1981年，该书一出版，便成为联邦德国的畅销书之一。

作者克劳斯·曼是德国著名的反法西斯作家之一。1906年11月18日生于慕尼黑，是德国现代文豪托马斯·曼的长子。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作诗，写短篇小说。1925年，他以戏剧评论员的身分来到柏林，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话剧团。他的妹妹埃丽卡·曼和妹夫古斯塔夫·格龙德根斯也是该团演员。他们经常在小型剧场里演出。1929年，他和妹妹埃丽卡一起周游世界，回国后写了一本题为《环球旅行》的游记。1932年，他的自传《时代的儿子》问世，该书描述了他动荡的青少年时代。

1933年年初，希特勒上台后，他流亡国外。先到法国巴黎，后移居荷兰阿姆斯特丹。他在伯父亨利希·曼等人的支持下，在阿姆斯特丹创办了一个政治性文学刊物《集刊》，专门收集和刊登1933年至1935年期间发表的德国流亡作家和欧洲各国反法西斯作家的文章。

1936年，他的小说《梅菲斯托》出版。同年，克劳斯·曼离开欧洲到美国纽约定居。从1941年起，他任美国先锋杂志《决战》的主编。后来，他加入美国军队，奔赴北非和意大利战场。1945年，他受美国军报《星条旗》的委派，访问了奥地利和德国。1948年，退伍后，他在全欧旅行，作报告，呼吁在战争中反法西斯的人们联合起来，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1949年5月21日，克劳斯·曼在法国戛纳自杀身亡。克劳斯·曼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西柏林一个出版商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取消了原定出版《梅菲斯托》一书的

计划，使他受到很大的打击。

参加本书各部分翻译的同志有：

李良健负责出版前言、序幕、第一、二、三、四、五章

史燕生负责第六、七章

赵汤寿负责第八、九章

刘田负责第十章

张崇智和朱振群负责本书的初校，李良健对全书进行了统校。

出版说明

贝特霍尔德·施潘根贝格※

1974年底，也就是克劳斯·曼的小说《梅菲斯托》被禁止出版的第五年，我们在整理由马丁·格雷戈尔——德林编辑出版的《克劳斯·曼通信集》时，极其意外地发现了一封赫尔曼·克斯滕^①写给克劳斯·曼的信。信上注的日期和地点是，1935年11月15日，阿姆斯特丹。当时，克劳斯·曼也侨居该市。信中写道：

“首先，请恕我信中的冒昧之言。兰德斯霍夫^②向我提及，您正在为您的小说寻找新的题材，而我也正在反复地思索着自己的写作题材。想来想去我选中了一个题材。这个题材由我来写必将会索然无味，而由您执笔写，则一定会妙趣横生。

“简而言之，我认为，您应该写一部关于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的一个搞同性恋的野心家的小说。于是，在我的眼前

※ 《梅菲斯托》一书的出版发行人。

① 生于1900年。小说家，小品文作家、传记作家，抒情诗人和发行人。他曾担任基彭豪尔出版社社长，1933年起，任流亡出版社文学编辑。

② 弗里茨·赫·兰德斯霍夫生于1901年。1933年任流亡出版社德文编辑部主任。1940年首次赴美。他和克劳斯·曼交往甚密，他是《梅菲斯托》第一版的发行人。

浮现出国家剧院经理格隆德根斯的形象^①（书名为《剧院经理》）。据说，您对这个人物已经有了艺术构思。以我之见，您不应把它写成一部政治色彩很浓的讽刺小说，而应象莫泊桑的经世之作《俊友》那样几乎不带任何政治色彩。这部巨著曾使令伯父海因里希·曼（1871—1950，德国小说家、政论家——译注）在创作其名著《懒人国》时得到启迪。

“总而言之，您不要把希特勒、戈林和戈信尔写进小说里去，不要激进的演说，不要那种所谓明策贝格^②式的行动，但应把杀害那个柏林演员的事写进去，现在，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③。小说应使深沉而易觉的激情寓于幽默之中，成为一部不直接写政治的社会讽刺作品，要鞭挞某些同性恋者，要讽刺追名逐利者。但归根到底，小说应告诉柏林人，主人公是如何爬上国家剧院经理的宝座的。

“我相信，您写这类题材一定能获得成功，尤其是在第三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这种题材能给您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一点我和兰德斯霍夫交换过意见，他的看法和我不谋而合。

① 克斯滕这里所指的是克劳斯·曼写的时代小说《在遥远的聚会处》（1933年，柏林S·费舒尔出版社出版）中的主人公，演员和舞蹈家格雷高尔·格里戈利。这是《梅菲斯托》一书中的主角亨德里克·赫夫根的前身。这个人物也具有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的特征。和赫夫根一样，这个角色是一种文学典型，而不是指某一个人。

② 这里是指维利·明策贝格（1889—1940）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和时事评论工作。他是个报刊发行人，时事评论家和政治家。1933年被纳粹当局取消德国国籍。他曾是人民阵线的共产主义组织者，1937年被德国共产党开除出党。1940年，有人发现他死于格林瑙勃勒。

③ 是指演员和共产党员汉斯·奥托。1934年，他被纳粹逮捕，并惨遭杀害。

他可能也会给您写信谈及此事的。

“如果我这个不成熟的建议能促使您写成一部关于戏剧界人物的小说，我将感到莫大的荣幸。”

1974年12月3日，我致函赫尔曼·克斯滕，把我们的这一发现告诉了他：

“顺便提一下，您在1935年11月15日写的那封信，对小说《梅菲斯托》的写作起了某种‘诱发’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未能将这一点写入起诉书。经办此案的法官们带有极深的偏见，认为小说是对格隆德根斯进行诽谤和侮辱。如果当时我们能象您在信中所写的那样明确指出，克劳斯·曼是在外力的推动下，而且是在一位把艺术创造问题放在首位的作家倡议之下才写成此书的，那么，这件诉讼案的结局也许将会是另一个样子。您知道，联邦宪法法院于1971年2月以3比3的表决结果驳回了我们的起诉。于是，此书继续被禁止在联邦德国出版，而在民主德国和瑞士出版此书却不费吹灰之力。

此外，使人感到惊讶的是，您没有，或者直到很晚才承认小说《梅菲斯托》是在您的倡议下写成的。您曾在对克劳斯·曼充满溢美之词的回忆录中写道：‘或许是纳粹政府的虚伪本性促使他写这部小说的。’但是，您的信证明，实际上您本人就是《梅菲斯托》写作的倡议者。”

赫尔曼·克斯滕回信说，他确实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得不卷入《梅菲斯托——一部描写升迁发迹的小说》所引起的争论中。这场辩论从1964年一直持续到1971年，几乎使法院和公众舆论困扰了达八年之久。

在此，我想简要地说明一下该书的出版经过：克劳斯·曼

于1936年写成此书。同年，该书由克韦里多出版社在阿姆斯特丹第一次出版，用的是德文。以后，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现有译本十一种。1956年，东柏林建设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小说。这是该书首次在德国境内出版发行。

1963年夏末，纽芬堡出版社预告出版克劳斯·曼的作品，其中包括小说《梅菲斯托》。

1964年3月31日，彼得·戈尔斯基以半年前去世的演员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的养子和财产继承人的身分上诉汉堡州级法院，对该出版社提出控告，试图阻止《梅菲斯托》在联邦德国出版发行。

1965年8月25日，法院驳回起诉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印数为1万册。彼得·戈尔斯基不服，又向汉堡州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并试图请求法院禁止该书的发行。高级法院对其提出的假处分请求的答复是，在终审判决前，出版社发行此书时，须加上下列前言：

“致读者：本书作者克劳斯·曼由于政见不同，于1933年自行流亡国外。1936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写成此书。出于他当时的个人见解和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深恶痛绝，作者把危难时期戏剧界的情况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显然，小说是以那个时代的人为‘蓝本’的。但作者首先是通过文学家的丰富想象力塑造出书中的人物形象。这一特点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如何，书中这一人物的行为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作者的想象力。他在解释自己的作品时说道：‘书中的所有人物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人，但与具体的某个人无关’。”

作为该书的出版发行人，我感到，这篇很可能是一位法官执笔起草的前言侵犯了克劳斯·曼的个人权利。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尚未出售的书里补上了这篇前言。1966年6月9日，州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裁定，禁止继续发行包括附有出版社编者按的全部存书。1968年3月20日，联邦法院在审核该项判决时，确认了这一禁令。他们援引了即使本人已亡故也仍然有效的《人权保护法》，宣称在本案中，这项法律比《艺术自由基本法》更为重要，而出版社恰恰是以《艺术自由基本法》为依据，替克劳斯·曼和作为出版发行人的我向法院提出上诉的。

1968年，格特·阿拉斯律师受出版社的委托向联邦宪法法院递交了起诉报告。报告不仅提出要尊重法律，特别是宪法，并且还列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艺术，尤其是小说（包括影射小说）的产生过程。最后，报告还谈到现实主义问题，即客观现实与艺术再现之间的关系问题。1971年2月24日，法院就起诉书进行表决。

六位法官中有三位认为控告是成立的，另三位则认为不成立。在票数相等的情况下，法院决定不受理这一控告。在认为前次判决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三位法官中，有两位，即埃尔温·施泰因博士教授和威尔特劳德·鲁普·封·布吕耐克博士教授，利用他们的合法权利将他们的不同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法院判决书里。而这两份文件直到1971年6月13日才送交当事人。当时，一家报纸^①报道：

^① 是指艾哈德·贝克于1971年7月14日在《莱茵——内卡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出版者昨天在本报发表讲话，他认为，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色彩。宪法法院的判决有代表性地反映出在联邦德国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尖锐对立的严峻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判决书实际上是一篇反面教材。”

曾向我详细询问过此事经过的记者艾哈德·贝克认为，基本法，这部据说是德国历史上最完备、最自由的宪法，正处于令人担忧的境地。因为，根据基本法所作出的判决和1936年的情况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时，小说《梅菲斯托》被列为禁书，而该书作者克劳斯·曼则被取消了德国国籍，并受到诋毁。今天，作者本人虽然又得到人们的承认，但是他的书却仍然被禁止出版。原因是：保护演员和剧院经理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死后的名誉比尊重艺术自由更为重要。”

十年后的今天，当代戏剧界的知名人士，女导演阿丽安娜·姆瑙希金把根据法文版《梅菲斯托》改编的剧本搬上舞台。这就更证实了我1971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人们把旧时的朋友，克劳斯·曼和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之间的争执称之为“死者的决斗”。事实证明，格隆德根斯生前确实没有就此书的出版提出过起诉。但是，在建设出版社的1956年版本在西德发行后，他曾出面阻止三或四家出版社发行这部小说。当提出控告时，两位“决斗者”确实均已不在人世了。克劳斯·曼于1949年在法国戛纳自杀身亡，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则于1963年，在一次环球旅行中由于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死于马尼拉。

这场争论由于其政治原因而使两位当事人在他们死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是政治流亡者；另一个则是在第三帝

国时期享有崇高威望的人。后者曾帮助过受政治迫害的人。在许多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正是由于他的变通手腕才使德意志戏剧的传统免遭第三帝国的践踏。此外，两人还有姻亲关系。克劳斯·曼的妹妹曾是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的妻子。他们共同生活了若干年之后，于1929年离异。

无独有偶的是，克劳斯·曼的自寻短见可能和这位格隆德根斯多少有点关系。1949年，一位西柏林出版商曾打算出版《梅菲斯托》。后来，迫于政治形势他取消了这个出版计划，并移居巴伐利亚州。1949年5月5日，他在给克劳斯·曼的信中写道：

“这里很难开展《梅菲斯托》的出版工作。因为，格隆德根斯先生在此地已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以前，在柏林出版此书或许没什么问题；可眼下在这里采取这种行动却绝非易事。”

1949年5月12日，也就是克劳斯·曼自杀身亡的前九天，他给这个出版商写了回信：

“尊敬的雅各比先生：

来函敬悉！一部小说的印刷出版被称之为‘采取一个行动’，实在是前所未闻，而要完成这一行动又绝非易事，必须立即停止。其原因就是格隆德根斯先生‘在此地已很有影响’。

看来很有逻辑性，直言不讳，恪守信用！我不知道，除了您的胆小怕事和思想幼稚，还有什么事会使我更加吃惊了。格隆德根斯功成名就了！您何必要出版一本可能被认为是反对他本人的小说呢？人人都清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最保险，否则就会被关进集中营，从此杳无音讯……

请您按照上述地址立即将我托付给您的《梅菲斯托》一书的手稿（一本珍贵的手稿）寄还给我。

请不必再写回信，顺致

敬礼

克劳斯·曼”

这封信促使阿丽安娜·姆瑙希金娜将克劳斯·曼的《梅菲斯托》改编成剧本（1979年）。坐落在巴黎附近的万森地方的太阳剧院上演了此剧，当时曾吸引了二十多万观众。1980年，该剧院在柏林和慕尼黑进行了访问演出，并由电视台向全国转播，联邦德国许多观众收看了实况转播。施潘根贝格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剧本。

《梅菲斯托》一案成为德国战后最引人注目的文学创作诉讼案，引起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讨论，人们在思索，艺术创作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令人费解的是，汉堡州高级法院和联邦法院竟认为，如果克劳斯·曼还活着的话，他应在1945年以后对小说加以修改，从而使读者在小说主人公亨德里克·赫夫根身上看不出格隆德根斯的影子。早先的版本已使格隆德根斯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如果当时（指1965年）小说不经修改再次出版的话，就会使他的名誉受到更大的损害。

联邦法院虽然也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演员的怀念会逐渐淡薄，对个人名誉加以保护的要求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至少，戈爾斯基利用社会对已故演员的崇拜而提出的上诉是有时间局限性的，但法院仍然坚持认为，在进行裁决的那段时间里，小说还是在一批颇有影响的读者当中歪曲了格隆德根斯的品行和形象。

法院的这种解释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案件的关键问题上来。这是不是一部影射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发迹的小说？如果是，那么小说在那些方面“歪曲”（摘引起诉人的话）了格隆德根斯的真实形象？作品究竟是不是一部“诽谤性小说”（再次引用起诉人的话，这些话法院也曾使用过）呢？

宪法法官鲁佩·封·布吕内克女士曾指出，既要有小说的艺术加工，又要每一情节必须真实可靠，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导致了两个高级执法机构审理判决时的逻辑矛盾。

克劳斯·曼在他的自传《转折点》中叙述了他是怎样把过去的妹夫作为自己榜样的。遗憾的是，在联邦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我们才发现作者于1936年6月发给《巴黎日报》编辑部的一封电报，这是他早期的一篇声明。

《非影射小说——克劳斯·曼的重要声明》

尊敬的编辑先生：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在新出版的充满魄力、激情和活力的《巴黎日报》文艺栏中连载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拙作《梅菲斯托》。

但我必须向您，尤其是向读者说明，贵报的出版预告竟然采用《一部影射小说》标题，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也使我感到极为不快和扫兴。试问有那一位作家愿意接受这一不光彩的名称？我必须提出抗议，这是为了贵报的声誉，为了那些并不想阅读《影射小说》的读者，最后，也是为我自身的名誉。

我郑重声明，在创作《梅菲斯托》时，我丝毫无意去写某个人的历史。我只是想写一种人，以及使这种人飞黄腾达

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条件。

令人遗憾的是，在您的出版预告中却说，《梅菲斯托》与当代德国某位卓越的演员的生平有“关联”。在这里我不想重复他的名字。是的，我认识这位演员，但他现在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其中也许有个人的失望，也许连这也够不上……难道我的格调会如此低下，只是为了写某些人的私生活才进行小说创作吗？难道我会用“影射小说”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对个别人的某些方面的反感吗？

不。我的梅菲斯托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有着许多“关联”，他不是某人的“画像”，而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我认为，即使没有读到我上述声名的读者也会认识到，我的这部叙事体小说与“影射小说”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我还是要作上述的说明。我觉得，我们这些流亡者应该站出来维护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名誉，而不能畏首畏尾，顾虑重重。因为，在恶意中伤和无耻诽谤面前，我们无法在自己的国家里捍卫自身的名誉。

祝您工作顺利，并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克劳斯·曼敬启

现在，不仅是失而复得的克斯滕给克劳斯·曼的书信，澄清了小说的写作背景，从而否定了上述论点。同时，爱丽卡·曼的郑重声明也驳斥了上述论点。她说，从离婚后直到她移居国外为止，兄妹俩一直同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保持着友好关系。

一位名声赫赫、作风严谨的法学家，黑森州最高检查长弗里茨·鲍尔曾在1966年针对高级法院的判决书指出：

“克劳斯·曼主观地看待他的妹夫，这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做法是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通病。所以说，他这样做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直不能理解历史学家的主观和固执。无论是华伦斯坦，还是歌德都有其主观性。真理不能靠武断来确立，只有通过讨论才能产生。汉堡作出的判决实质上损害了讨论的气氛，剥夺了人们对格隆德根斯表示自己的看法的权利。

答案只能是：出版自由不能因某人以维护人权为借口，要求别人只能用特定的形象来描述他的为人而受到限制。我们每个人，或者说每个人的形象在历史的进程中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出版家和小说家应尽力避免从一开始就给某人定框框，给某人塑造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我无需对您讲，腓特烈一世的形象是如何的有争议，德国民族文学是如何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俾斯麦是个何许人物？戈鲁·曼又是怎样评价俾斯麦的？俾斯麦的后代是否应当出来声明，俾斯麦的形象被戈鲁·曼完全歪曲了，丑化了？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保障言论自由。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与其本人完全一致。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上的人物都应允许别人用自己的观点来加以评价。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想使这个问题更加明朗化。”

与鲍尔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不是政治被卷入这件诉讼案中，而是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色彩。小说本身就是以政治为内容的，所以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诉讼案。我曾为阿丽安娜·姆瑙希雷娜改编的剧本写了一篇前言。一位法国女导演为观众和法官们写了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剧，但对法官来说，她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只有那些年轻的初审

法院的法官们能够不为历史所左右，而在其他法院的法官眼里，保护个人名誉，即使是已经死去的人的名誉也比尊重艺术自由更为重要。

最后，我们之所以败诉的原因还在于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们认为，艺术创作完全不应具有想象力。于是，他们就拿真实性来衡量《梅菲斯托》。其结果是高于现实生活的艺术所必需的创作自由被剥夺了。持有上述观点的法官紧紧抓住人物的时代背景这一“特殊性”不放，为的是随意否定“普遍性”，即小说题材的政治倾向。如果说，作品本身所描写的是艺术与权力同流合污的事，那么，这场小说之争是艺术与权力之争，这种权力就是法庭。法庭以与事实不符为名拒绝给艺术以创作自由。

显然，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联邦宪法法院都已考虑到出版禁令的时间局限性问题。法官们认为，“随着人们对死者的记忆逐渐淡薄，要求对已经去世的格隆德根斯的名誉加以保护的呼声也会随之减弱。”

这种记忆是否已经淡漠了呢？四年前，也就是1976年11月，柏林自由电台在柏林新克尔恩区的赫尔曼广场对马路上的行人进行了民意测验。问题是：“您知道谁是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吗？结果表明，这位从前的名演员确实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民意测验的结果清楚地表明，要想把赫夫根看作是演员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的化身，即使在1963年，对那些“并非一般的读者”来说，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而如今，这样的读者更是大大减少了。

与此同时，人们对十七年前去世的古斯塔夫·根隆德根斯

的“普遍兴趣”可能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失”。此外，那些至今仍对格隆德根斯特别感兴趣的人，通过阅读他死后出版的各种刊物，能对当时的演员和普鲁士国家剧院经理的形象“有一个明确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自1980年初以来，在杜塞尔多夫市举办的《格隆德根斯生平事迹展览》也能使人们对其情况有所了解。这个展览还将在联邦德国的其它一些城市巡回展出。展览会要求提供忠实于历史的原始材料，特别是有关格隆德根斯的政治观点，以及第三帝国时期他是如何帮助受政治迫害者的材料。格尔德·菲尔哈贝尔在1980年2月15日的《法兰克福总汇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次展览中的一个栏目“梅菲斯托与纳粹时期”。展览会的这一部分借助历史资料证明，把当时因受戈林掌管而处境困难的国家剧院经理格隆德根斯说成是政治投机商和野心家是错误的。

“事实是最有力的证人。展览会还有意展出了由阿丽安娜·姆瑙希金娜根据克劳斯·曼的同名小说《梅菲斯托》改编的话剧在巴黎上演时的海报，海报上饰有纳粹党的卐形徽记。展览会主办单位还专门委托戏剧专家到杜塞尔多夫市档案馆去查找‘反面佐证’，但他们一无所获。这并不是人们有意向他们隐瞒什么，而是档案馆里确实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小说《梅菲斯托》的主人公亨德里克·赫夫根和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有什么共同之处。”

展览会的创办人，杜塞尔多夫市戏剧档案室主任海因里希·里门施奈德对我说，他不仅对《梅菲斯托》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再版表示欢迎，而且还愿意给予支持。

“因为我从根本上反对这个禁令，我认为这一禁令有碍

于对古斯塔夫·格隆德根斯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做出 完全没有偏见的评价。”

维尔弗里德·弗·舍勒曾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他为小说出版问题所写的辩护词。他指出，今天，公众对这部可称为“直接的史料”和“令人激动的时代画卷”的小说越发感兴趣了。

* * *

罗伏尔特袖珍出版社早在1966年就已获得101010--版本的出版许可证。现在，该出版社和我这个小说原出版者一致认为，重新出版这部小说的时刻已经到来。

小说写成已有四十四年了。纳粹独裁统治倒台也有三十五年了。克劳斯·曼曾竭尽全力，尤其是以他的小说《梅菲斯托》为武器，对纳粹统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然而，直到今天小说才真正赢得了合法出版的权利。它终于可以再次，但愿能长久地不受限制地发挥作用。

1980年秋，写于慕尼黑

序 幕

(1936年)

“不久前，在德国西部的一个工业中心，有八百多名工人受审并被判处长期徒刑。”

“据我所知，公开出庭受审的只有五百人，其余的工人，仅仅由于他们的政治信仰，根本没有经过审判就被秘密处决了。”

“难道工资真是那么低吗？”

“少得可怜，而且还在往下降，可是物价却一个劲儿地往上涨。”

“为了今天晚上这个场面，歌剧院进行了装修。据说共花了六万马克，这笔钱全由国库支出。”

“真是一个耗资可观的小小生日庆典。”

“参加这种闹哄哄的活动真叫人厌烦。”

两位年轻的外国外交官笑容可掬地向一位身着制服的军官鞠躬致意，而后者却透过他的单片眼镜用怀疑的眼光瞥了他俩一眼。

“高级将领全都到场了。”直到他们确信这位将军已经走远，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时，他们才继续攀谈起来。

“可这些人都是爱好和平的，”另一位用嘲讽的口吻补充道。

“还能维持多久？”对方微笑着问道。他向日本驻德使馆的一位个子矮小的太太问候致意。这位太太正挽着身材高大的海军军官的胳膊，迈着小碎步走来。

“我们必须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

一位外交部的官员走来和这两位年轻的官员攀谈。他们马上把话题一转，极力地赞扬大厅的装饰如何富丽堂皇、精美绝伦。

“对，总理先生喜欢这些东西，”这位外交部官员有点尴尬地说。

“这一切真令人神魂颠倒。”两位年轻的外交官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表示道。

“那当然啰！”这位从威廉大街^①来的先生强笑着说道。

“象这样豪华的聚会，现在，只有在柏林才能找到。”他们俩中的一个又添了一句。外交部的官员犹豫了一下，才报以微笑。

谈话中止了。三位先生环顾四周，倾听着喧哗的嘻闹声。“真了不起！”两位年轻外交官中的一位轻声叹道。这回可丝毫没有讽刺挖苦的味道。这种骄奢淫逸的排场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使他惊愕。绚丽明亮的灯光使他眼

① 德国外交部所在的街区。——译注

花缭乱；馥郁的香气使他窒息。他眯缝着眼看着这华丽而又热闹的场面，却疑惑地思忖：这个场所虽然装饰得非常富丽堂皇，但却使人望而生畏；这些衣着考究的男女虽然兴致勃勃，却显得十分虚假。他们就象一群被人操纵的木偶，动作生硬、笨拙。在他们眼里充满着恶意和杀机，令人不寒而慄。我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的人目光和善，坦然自若。这些人的笑也和我们北欧人不一样。他们的笑声里充满了恶意的讽刺，肆无忌惮和蓄意的挑衅，又掺杂着一点空虚绝望和悲观伤感的情绪。任何一个对自己的处境心满意足的人是不会这样笑的。凡是过着正派、理智生活的人都不会这样笑……

在歌剧院所有的厅堂里正进行着庆祝总理四十三岁生日的盛大舞会。衣饰华丽的人们在宽敞的休息厅里，在走廊里和前厅里走动。各个包厢的栏杆上都挂着贵重的帷幔，从里面传来开香槟酒的砰砰声。人们在撤了座位的剧场大厅里翩翩起舞。一支阵容庞大的乐队坐在宽敞的舞台上，那规模就象要演奏一组交响乐，至少是演奏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作作品。然而，他们演奏的曲子却很杂乱，既有军乐，也有爵士乐。尽管爵士乐被视为伤风败俗的黑人音乐，在德意志帝国本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是，那位权大势重的寿星认为在他的生日庆典上爵士乐是不可缺少的，故照奏不误。

凡是在这个国家里稍有地位的人全都到场了。除了独裁者本人，因为嗓子痛，再加上神经受刺激，而未能莅临盛会，但事先他已派人代为致歉。还有一些出身低微的党内“知名人士”因未接到请帖而无法入场。相反，几乎全部上层贵族，包括过去的太子、亲王、侯爵子弟都受到邀请。此

外，还有许多有地位的金融家，工业巨头，外交使团成员——大多是中小国家或僻远国家的外交代表，一些政府部长，著名演员（总理对戏剧的偏爱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还有一位衣着十分入时的诗人，也以独裁者私人朋友的身份出席了这次盛典。主办单位一共发了两千多份请帖，其中大约有一千份是免费的荣誉请帖，另一种是需付50马克的普通请帖。这样，筹备费可以回收一部分，而其余开支则分摊到每一个纳税人的头上了。这些纳税人和总理阁下非亲非故，更非当今德国社会的精华和栋梁。

“今天的庆祝晚会真是妙极了，对吗？”一位莱茵区军火工厂老板的胖太太冲着南美国家的一位外交官的夫人高声问道。“啊，我玩得太痛快了！我的情绪好极了。我希望全德国和全世界的人的情绪都能象我一样好！”那位南美国家的外交官夫人，因为不太懂德语，对德国的情况又不太了解，所以一时无言以对，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胖太太碰了一鼻子灰，感到很扫兴。于是，她决定离开外交官夫人。“请您原谅，我亲爱的！”她一边慢声细语地说，一边提起闪闪发亮的裙子。“我要去看一位科隆的老朋友。她是我们国家剧院经理的母亲。我想您一定认识那位赫赫有名的亨德里克·赫夫根先生。”

到了这时，外交官夫人才开口讲话。她问道：“谁是亨里克·赫普夫根？”。这个问题使胖太太惊诧得轻声叫了起来。“怎么？！您不认识我们的赫夫根？他叫赫夫根，我的心肝儿，不是赫普夫根！是亨德里克，不是亨里克。他对这个小小的‘德’字可重视啦！”

她边说，边快步向那位尊贵的、德高望重的太太走去。

她正搀着诗人，也就是元首的朋友的胳膊，举止庄重地从大厅走过。

“最亲爱的贝拉太太！好久不见，您一向可好！您还时常想起我们的故乡科隆吗？您现在真是名声大，地位高！约西小姐，您那位可爱的千金小姐，好吗？特别是您那位大名鼎鼎的少爷亨德里克，忙吗？哦，我的老天爷，他真了不起！简直象部长一样显赫！我们所有的科隆人都想念您和您那两位出类拔萃的孩子！”

事实上，当贝拉·赫夫根太太的儿子还没有发迹的时候，这位百万富翁的太太根本就没把她放在眼里。她们之间的交情很浅，贝拉太太从来没有应邀到工厂老板的别墅里去作过客。而此刻，这位心情愉快，感情丰富的阔太太却紧紧地抓住贝拉太太的手不放，因为，她的儿子成了总理的亲密朋友。

贝拉太太慈祥地微笑着。她衣着很朴素，但却不失典雅大方；在她的平整舒展的黑绸夜礼服上衬着一朵醒目的白兰花。梳理得平整光滑的灰白头发和她那青春犹存，经过仔细打扮的面容形成对比，还颇有吸引力。她用那对蓝绿色大眼睛，以审慎、沉思和友善的目光看着这位喋喋不休的夫人。她之所以能戴上贵重的项链，长长的耳坠，使用巴黎化妆品，都应感谢德国方兴未艾的扩军备战热潮。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大家都过得挺不错，”赫夫根太太用踌躇满志的谦逊口吻答道。“约西已经和年轻的多纳斯贝格伯爵订了婚。亨德里克有点劳累过度，他不得不拚命地干。”

“这是可想而知的。”胖太太充满敬意地说。

“请允许我把凯撒·封·穆克先生介绍给您，”贝拉太太说道。

当诗人俯身吻过这位阔太太的戴满戒指的手之后，她马上又开始唠叨起来：“简直是太有意思了。我很高兴能根据照片马上就把您认出来。我曾经在科隆欣赏过您写的剧《泰伦堡》，那次演出很成功。而您，枢密顾问先生，前些日子作了一次伟大的环球旅行，全世界都在谈论您写的游记。我想尽快买到这本书。”

“我在异国他乡看到许多美好的东西，也看到许多丑恶的东西，”诗人谦逊地说道。“然而，我出国旅行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观光者，而是作为一个活动家和教育者。我认为，我已成功地在外国为我们新德意志国家赢得了新朋友。”他用那双闪闪发光的蓝眼睛，那双被许多小品文誉为洞察一切的，灼热而又纯正的眼睛，打量着这位浑身上下珠光宝气的莱茵地区的女富翁。“如果我下次再去科隆做报告，或者参加一场首演式的话，必定可以在她的别墅里借住了。”他一边想着，一边接着说道：“在世界上，关于我们帝国的流言蜚语，恶意曲解实在太多，也太过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那副尊容生来就很有特点，以致每个采访报道他的人都称之为“木刻”般的面孔：布满皱纹的前额，金黄色眉毛底下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张常常紧闭着的嘴。他说起话来略带萨克森方言。他的仪表和高雅的言词给这位军火商的太太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啊，”她用爱慕的眼光望着他说。“如果您有机会到科隆来，一定要到我们家来作客！”

枢密顾问凯撒·封·穆克，兼作协主席和全国各地正在上演的话剧《泰伦堡》的作者，用骑士的礼节鞠了一躬，说道：“夫人，那我简直是太高兴了。”

女工业家觉得他简直是妙不可言。“阁下，如果我整个晚上都能洗耳恭听您的高论，该有多好呀！”她惊叹地说道，“您简直是个万事通！听说您已不再担任国家剧院经理的职务，是吗？”

无论是尊敬的贝拉太太，还是《泰伦堡》悲剧的作者，都觉得这个问题提得不甚得体。枢密顾问不得不带着尖刻的语气回答道：“千真万确。”

这位科隆女富翁不但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反而用一种不合时宜的恶作剧语调说道：“枢密顾问先生，难道您一点儿也不嫉妒我们的亨德里克，您的继任人吗？”说完了她还用手指作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这时，贝拉太太真不知道，她的眼睛该往那里看才好。

然而，凯撒·封·穆克却显得那样的善于应付，那样的从容不迫，甚至于达到近乎宽宏大量的程度。在他那木刻般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只是在最初的刹那显出一点儿苦笑，接着，他笑得那样随和、善良，甚至可以说开朗。“我很高兴把这副重担，交给我的朋友赫夫根。他是担当这个角色的最合适的人选。”他的声音颤抖，他为自己的宽容和高尚激动不已。

贝拉太太，现任剧院经理的母亲，流露出一种深受感动的表情。而军火大王的终身伴侣则被这位著名剧作家的高尚而又伟大的情操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她极力克制着自己，强忍住泪水，用丝手绢匆匆地擦了一下眼角，并强使自

已摆脱这种肃穆的气氛。她身上那种莱茵人特有的豁达开朗的气质终于占了上风，她又象开始那样显得容光焕发。她兴高采烈地喊道：“今晚的庆典真是妙不可言！”

勿庸置疑，这确实是一个美妙绝伦的庆典。光彩夺目，香气袭人，人声鼎沸！

香气袭人——那是精心点缀在亭榭、楼台上的鲜花味儿；

香气诱人——那是所有在场的德国妇女身上散发出来的巴黎香水味儿；

香气薰人——那是工业巨头们嘴里喷出来的雪茄烟味儿和穿着紧身的剪裁得体的冲锋队制服的英俊青年头上的发蜡味儿；

香气宜人——那是王孙、公主、秘密警察头子、报纸副刊主编、女电影明星和在大学里讲授种族学和防卫学的教授们，以及少数犹太银行家（他们由于腰缠万贯家产，国际关系众多，才得以跻身于这种高层聚会）身上发出的薰衣草味儿。

人们散发着种种香气，好象这样一来就可以压过另一种气味，那就是使人恶心的血腥味。尽管这种气味为这些大人先生们所喜爱，而且眼下正充斥于全国每一个角落。但是，在目前这种高雅的场合上，在各国外交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如果让这种气味散发出来，有点儿使人难堪。

“真了不起，”德国国防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对另一位客人说道，“这个胖子真是神通广大！”

“只要使我们大家心满意足就行，”另一位接过话头。说话间，两人同时装出一副笑容可掬的表情，因为有人在给他们拍照。

“洛特今晚穿的那件夜礼服，据说要值三千马克，”一位女电影明星向她的舞伴霍亨索伦王子说道。洛特是这位有一大堆头衔的权贵的妻子。她原先是一个乡下的女演员，是位心地善良，朴实无华的老派德国妇女。

霍亨索伦王子说：“我们家还从来没有如此挥霍浪费过。顺便问一下，这对高贵的夫妇何时才能大驾光临啊？我们等得真有点儿不耐烦了！”

“小洛特知道该什么时候到场，”这位总理夫人以前的同事在行地表示道。

人们还以压得很低的声音议论着这次聚会的政治背景。引起大家注意的是，那位独裁者回绝了对他的邀请，而一些党内名流却未受邀请。可是，王公贵胄世家的成员到场的人数却出乎意料的多。各种神秘的，含沙射影的谣言，在众人的窃窃私语中不胫而走，广为传播。独裁者的健康状况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私下新闻。无论在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圈子里，还是在德国国防军的将领和工业界的先生们中间，人们都低声而又热烈地谈论着这些新闻。

“看来好象是得了癌症，”一位英国新闻界的先生用手帕掩住口，向他的法国同行悄悄地说。可惜这位英国人找错了谈话对象。皮埃尔·拉鲁外表极度虚弱的侏儒，但骨子里却相当狡猾。他崇拜英雄，爱慕那些身穿漂亮军服的新德意志青年。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有钱人，他专门撰写诽谤欧洲各国首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书，收集那些知名人士的趣闻轶事。这位滑稽可笑的小矮子，长得尖嘴猴腮，说起话来尖声尖气，就象一个虚弱多病的老太太，他藐视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而且逢人便说克列孟

梭^①是个无赖，白里安^②是个白痴，而每个盖世太保高级官员都是受人崇拜的英雄，新德意志政权的头面人物都是无可指摘的神明。

“您在散布卑鄙的谎言，我的先生！”这个小矮子露出一副骇人的凶相，他的声音就象干枯的落叶簌簌作响。“元首的健康状况好得不能再好，他只不过有点儿感冒罢了。”

看来这个面目可憎的小怪物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很可能会去告密。这位英国记者顿时紧张起来。他企图为自己辩解：“是一位意大利记者私下跟我这么说的……。”但是，这个瘦小的紧身军服爱好者用严厉的言词打断了他的话：“够了，我的先生！我不想再听下去了！这一切统统都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对不起！”他用略为缓和的语气说道，“我得去问候保加利亚的前国王。封·里森公主正在他的身边，我是在她父王的罗马皇宫里认识这位公主殿下的。”他快步走去，脸部表情活象一个诡计多端的教士。那个英国人冲着他的后背喃喃骂道：“这个该死的势利小人。”

大厅里引起一阵骚动，急促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宣传部长进入大厅。人们本以为今晚他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今天过生日的寿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但是，他总想掩盖这种矛盾，想借此机会引起一场轰动。

宣传部长，这个千百万臣民精神生活的主宰，跛着脚灵巧地从频频向他鞠躬的满身珠光宝气的人群旁走过，正以优

① 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919——1920年任巴黎和会主席。参加起草《凡尔赛和约》。——译注

② 1862——1932，曾任法国总理，主张法德合作。——译注

雅的姿势翩翩起舞的人们突然僵住不动了。他们用胆怯、谦恭的，却又是充满仇恨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令人恐惧的侏儒。而这位部长却使劲儿咧开他的小尖嘴，做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他试图以此来缓和一下由于他的到来而引起的可怖气氛。他尽力装出一副动人的、和解的样子，尽力使他那双深陷、狡猾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友好的神情。最后，他来到剧院经理、枢密顾问、市政委员亨德里克·赫夫根的身边站定。

这一举动再次引起全场的轰动！赫夫根经理是总理兼空军元帅麾下的红人，是他把赫夫根扶上国家剧院经理的宝座，而这是违背了宣传部长的意愿。经过一番长期而激烈的争斗，宣传部长被迫把他自己的宠儿，诗人凯撒·封·穆克作为牺牲品，并让他出国旅行，避避风头。可现在他却故作姿态地向他政敌的宠儿表示敬意，向他问候，并主动和他交谈。

这一切真是有趣至极！皮埃尔·拉鲁竟撇下保加利亚前国王不管，一溜小跑地穿过大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就象羽毛被风吹起似的飘到那两位的身边，以便就近观赏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凯撒·封·穆克紧皱双眉，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来自科隆的女百万富翁对眼前的庄严场面很感兴趣，她激动得不断发出唏嘘声，而贝拉·赫夫根太太，那位伟大人物的母亲，则向所有站在她附近的人们慈祥地，又仿佛有些激动地微笑着，好象她要向大家表明：

“我的亨德里克是伟大的，而我就是他尊贵的母亲。尽管如此，你们也不必对我们顶礼膜拜。他和我都不过是血肉之躯，而非神灵，虽然比一般人出类拔萃。”

“您好吗，我亲爱的赫夫根？”宣传部长优雅地微笑着

向经理问道。

剧院经理也微微一笑，但他笑得有些装腔作势，使人感到难受。“谢谢您，部长先生”他的嗓门不高，说话有点儿象唱歌，所以，发音特别准确清晰。部长一直握住他的手不放。

“尊夫人的身体好吗？”剧院经理问道。经他这么一问，那位高贵的对话者的脸上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

“今天晚上，她身体略有不适。”说着，他松开了剧院经理的手。

“我感到很遗憾。”剧院经理不安地说。

其实，他和大厅里的所有来宾都知道，宣传部长太太因为妒忌总理夫人，心里很不痛快，以致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由于独裁者本人一直没有结婚，所以这位宣传部长的原配夫人就成了帝国的第一夫人。她十分得体而又庄重地完成了这个神圣的使命，就连最仇视她的人对此也无可指摘。但是，后来一个名叫洛特·林登塔尔的女演员来到了这里。她的演技属于中等水平，年纪也不算轻，而且嫁给了这个喜欢铺张浪费的胖子。宣传部长的夫人难过得无法形容，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人们对这个女戏子大为崇拜，好象她是路易丝女王再现似的！所以，每举行一次向洛特表示敬意的聚会都使宣传部长夫人气得七窍生烟。今天晚上，她又头痛得卧床不起。

“我敢说，尊夫人如果能来，肯定会在这里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赫夫根一直板着一副郑重其事的面孔。从他的话里听不出丝毫讽刺挖苦的味道。“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元首竟会拒绝出席这次聚会，英、法两国的大使也因故未来。”

赫夫根用最温和的语调说出来的这一席话，等于把他的挚友，恩人和靠山出卖给了嫉妒心很强的宣传部长。赫夫根向来就把这个人视作将来可以利用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里的气氛又怎么样呢？”这个圆滑、世故的瘸子用信任，但嘲弄的口气问道。

国家剧院经理不动声色地回道：“看来，大家玩得很痛快。”

这两位高官显贵低声交谈着，因为，在他们周围挤满了好奇的人们，而且还有几个摄影师朝他们这边走来。此情此景简直使皮埃尔·拉鲁入了迷。他那双苍白而又瘦骨嶙峋的手不停地在胸前搓着。

一般人都以为亨德里克·赫夫根大约有五十岁左右，但实际上他才三十九岁，这么年轻，就身居高位，十分难得。他那戴着牛角框架眼镜的苍白面孔流露出一种冷漠的镇静。只有那些内心紧张而又空虚的人，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时，才会表露出这种神情。他那秃顶的脑袋象个伟人，在灰白、浮肿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过度疲劳，心神不定而又痛苦的表情。他的下巴也颇有特征，加之他又骄傲地把下巴高高抬起，所以，耳朵和下巴之间的漂亮线条又给人一种果敢而又专横的感觉。他那没有血色的裂着的嘴唇上挂着一种冷冰冰的，嘲弄人的微笑。在反光的大眼镜框后面，人们只能偶尔看清他的眼睛：它柔和中藏着冷酷，忧伤中显出残忍。他那小心翼翼的举止，由于过分讲究姿势的优美而显得近乎僵硬。他那套价格昂贵、剪裁合体的大礼服往往会使人误以为他的身材适中。但实际上他却非常胖，尤其是胯部和臀部。

“我亲爱的，您成功地扮演了哈姆雷特这个角色，我要向您表示祝贺，”宣传部长说，“德国戏剧界为您出色的表演感到骄傲。”

赫夫根把他的下巴往下低了低，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谁要是演不好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他就不配当演员。”他很谦虚地说道，“您充分地理解了这出悲剧的真谛。”部长的话音刚落，大厅里突然一阵骚动。

空军元帅和他的夫人洛特·林登塔尔从中间的大门步入大厅。迎接他们的是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雷鸣般的欢呼声。两千名来宾使劲欢呼，拼命鼓掌，谁都想以行动表明自己是满怀激情地来庆贺总理阁下的寿辰，而从广义上来说，也表明自己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人们高喊：“万岁！”“万事如意！”“万寿无疆！”人们向他们投掷花束，洛特太太以庄重而又优雅的姿势一一接了过来。乐队高奏迎宾乐曲。宣传部长的脸气得变了样。这一点也许除了亨德里克·赫夫根外，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正以一种矜持、优雅，而又僵硬的姿势等待着他的恩人。

人们曾为今晚胖子将穿什么样的制服出场打过赌。现在，他朴实的装束却使整个社交界为之目瞪口呆，他穿的那件褐绿色制服上装几乎同式样简朴的日常便服一模一样。胸前只挂了一个非常小的星状的银质勋章。往常他总喜欢穿长大衣，把两条腿遮住。今天却穿了一条灰裤子，结果使两条腿显得特别肥胖，看上去就象他的身体支在两根柱子上慢慢地往前移动似的。

总理挺着大肚子耀武扬威地穿过容光焕发的人群，脸上露出一副奸笑。

他的夫人洛特却是笑容可掬，一副十足的路易丝女王派头。她身着雍容华贵的夜礼服，金黄色的发髻上戴着镶嵌钻石的冕状头饰，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胸前别着绿宝石别针，这些首饰无论是重量还是光泽都大大超过在场的所有贵妇淑女的饰物。这些价值数百万马克的首饰是那位殷勤的丈夫赠送给她的礼物，而这位先生在公共场合总是慷慨陈词地谴责那些共和派部长和市长们的铺张浪费，贪污受贿等种种弊端。她能拥有这些价值连城的财富还应感谢她丈夫那些经济宽裕、地位优越的部下的孝敬。她那双大而圆的眼睛，象牛眼似的略微外突，但却晶莹碧蓝；她有一头金色的秀发和雪白的肌肤，只可惜，有点儿发胖，因为总理府的饭桌上顿顿都是丰盛的美味佳肴。

人们把她称作总理身边的天使，可她的规劝并没有使凶神恶煞般的丈夫有所收敛。她天真无邪、易动感情，相信自己受到“人民的爱戴”，因为，有两千名野心勃勃貌似风雅而有教养的人闹哄哄地向她表示敬意。她从穿着华丽的人群中缓步走过，向他们报以微笑。除此之外，她再也没有更多的表示。她深信，上帝是宠爱她的。因为，他使她得到那么多的珍珠宝贝。由于缺乏想象力和智慧，她很少考虑未来。未来也许和现在的美好时光全然不同。但是，当她昂首阔步地朝前走，受到所有来宾的赞扬和欢迎时，她丝毫不怀疑这种魔力的持久性。她深信，自己的光辉前程永无止境，并深信那些受过严刑拷打的被害者不会起来报仇雪恨，深信黑暗不会降临到她的头上。

迎宾曲一直奏个不停，曲调总是那样高昂欢快，表示敬意的欢呼声也一直不绝于耳。这时，洛特和她的胖丈夫来到了

宣传部长和赫夫根跟前。三位先生随随便便地举起手臂行了个纳粹礼。接着，赫夫根俯下身吻了一下洛特的手。胖子则在赫夫根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接着，象猪哼唧似的笑着问道：“喂，你好吗？梅菲斯托。”

赫夫根站在这对肥胖的夫妻旁，显得身材修长，而与那位虽然灵巧却有残疾的宣传部长相比，他又显得高大魁伟。再说他的脸，尽管很苍白，但也挺丰润，和身边的那三副尊容相比，还是挺讨人喜欢的。凹陷的太阳穴和线条分明的下巴使人觉得这是一个久经苍桑的人。

多情的女演员内心对剧院经理怀有好感，这是一个秘密，又并非全是秘密。她以充满柔情的眼光看着他，说道：

“我还没对您说呢，亨德里克，我觉着，您简直把哈姆雷特演活了。”他默默地握着她的手，向她靠近一步，尽量用同样亲昵的眼光注视着她，好象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情。可惜对方的反应不甚热烈，这使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做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一本正经地呢喃道：“我要讲几句话。”

他有一副洪亮、训练有素的好嗓子。当他提高嗓门说话时，大厅每个角落的人都能听得清楚。

“总理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感到骄傲，是的，我们感到骄傲和愉快。今天晚上，我们能够一起和您、总理先生，以及您的出色的夫人在这个剧院里庆祝您的寿辰……”

这几句开场白把两千位来宾的喧闹声压了下去。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这位剧院经理、市政委员和枢密顾问为他的总理阁下所作的长篇贺词。贺词充满热情的言词，但内容平淡无奇。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亨德里克·赫夫根。大家都对他羡慕不已。

当演讲接近尾声时，他越说越快。这时，坐在大厅后面的角落里的一位小巧玲珑的女士小声地和旁边的一位女客说：“等他讲完话，我一定要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讲得太好了！我早就认识他了。当时，我们同受聘于汉堡剧院，没想到他官运会如此享通！”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出版说明	(1)
序 幕	(1)
第一章 汉堡艺术家剧院餐厅	(1)
第二章 舞蹈课	(20)
第三章 《克诺克》	(38)
第四章 芭芭拉	(57)
第五章 丈夫	(79)
第六章 “这简直无法形容……”	(109)
第七章 与魔鬼签约	(140)
第八章 不择手段	(168)
第九章 在许多城市里	(193)
第十章 威胁	(218)

第一章

汉堡艺术家剧院餐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里，德国的戏剧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段时间里，尽管经济很困难，但剧院经理奥斯卡·赫·克罗格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领导着一个小型剧院。如果遇到韦德金德或施脱林贝尔格的剧作重排上演，或者举行格奥尔格·凯泽、施特恩海姆、弗列茨·封·乌恩路、哈森克雷弗尔或托勒尔的剧作首演式，那么就会有一批易激动、爱议论、好鼓掌的年轻观众前来光顾。

奥斯卡·赫·克罗格本人也经常写一些小品文和赞美诗，他把剧场看作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他为人正直、朴实。

星期日上午，在托尔斯泰或拉宾特拉拿赫的剧作上演以前，他都在这里向他的热心听众发表演说。在他的演说中经常出现“人类”这个词。他用一种激动的声音向挤在座位前空地上的年轻人喊道：“你们自己要有勇气，我的弟兄

们！”最后，他用席勒的话来结束自己的演说：“千百万弟兄们，让我们拥抱在一起！”

奥斯卡·赫·克罗格不仅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非常受人尊敬和爱戴，而且在全国所有进行着戏剧革新的地方都是如此。在先锋派办的小周刊上经常能看到他的照片，间或也能在大的周刊、杂志上见到他的尊容。奥斯卡·赫·克罗格是戏剧改革运动中最积极、最有成效的先驱者之一。

毫无疑问，他放弃在法兰克福创建的气氛热烈的小剧场，是一个错误。可惜的是，当他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了。1923年，有人请他担任汉堡艺术家剧院的经理，由于汉堡剧院比他的小剧场大得多，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一聘请。但是，汉堡的观众对戏剧改革并不感兴趣。这与法兰克福那些阅历较深、热情洋溢的忠实观众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在汉堡艺术家剧院，克罗格除了上演他心爱的剧目外，还不得不经常推出诸如《萨比纳女子抢劫案》、《退休金领取者舍勒尔》之类的戏，这使他感到痛心。每星期五制订下周的演出剧目时，他都要和剧院主管业务的经理施密茨先生发生一场小小的争执。施密茨先生希望上演一些比较叫座的剧目，比如喜剧、闹剧等等。但是，克罗格坚持要演出艺术性强的传统剧目。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施密茨作出让步，因为他本人和克罗格有很深的交情，并且敬佩他的为人。于是，艺术家剧院保持了它的艺术性，但票房收入却少了。

克罗格对汉堡观众普遍缺乏艺术修养，特别是汉堡的年轻人对艺术的漠不关心感到十分痛心。施密茨经理总是尽力安慰自己的朋友。但克罗格却根本不想让别人安慰他。“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作到不亏本呢？我们必须把柏林的名演员请

到这里来作客串演出，就象今晚一样，使汉堡人到剧场来看戏。”

黑姐·封·赫茨费尔德——克罗格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她就是克罗格剧院里的戏剧顾问和女演员，说道：“你总算重新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奥斯卡·赫！把多拉·马丁请来作客串演出，说到底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她是非常出色的。此外，如果让赫夫根来演出，我们的汉堡人也会来看的。”说到赫夫根的名字，封·赫茨费尔德机智而又温柔地微笑了。

克罗格不耐烦地说：“给赫夫根的薪水太高了。”“马丁的要价也不低，”施密茨补充说道。“她的声望和魔力没话可说，也确实特别叫座，但是每晚演出一场要一千马克，实在贵得出奇。”

“这就是柏林明星演员的身价，”黑姐用挖苦的声调说道。她在柏林一无所成，但她看不起柏林那一套生意经。

“对赫夫根这样的演员，一个月支付一千马克的薪水也实在是太高了，”克罗格强调指出，说着他突然激动起来，“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挣一千马克的？”他问施密茨，“以前可一直是八百马克，这就够多的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施密茨为自己辩解。“他一下子冲进我的办公室，扑到我的怀里。”封·赫茨费尔德太太感到很开心，她敢肯定，施密茨说这些话时有点儿脸红。“他搔我的下巴，一个劲儿地重复说‘一千马克不算多，给一千吧，我的好经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整数啊！’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克罗格？您自己说说看！”

这是赫夫根惯用的狡猾伎俩，当他想要预支薪俸或提高

薪水时，他就会神经质地，一股风似地冲进施密茨的办公室。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既放肆又执拗地吵闹不休。他知道，如果他拉扯施密茨的头发，用手指头不停地捅他的肚皮，那么，这个身体笨拙而又肥胖的施密茨就会被他弄得晕头转向，答应他的要求。因为这次是事关一千马克月俸的大事，所以赫夫根索性就扑到他的怀里来了。施密茨红着脸承认道。

“这简直是瞎胡闹！”克罗格生气地摇着脑袋，感到不胜烦恼。“归根结底，赫夫根是个瞎闹的家伙。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虚伪的，不论是他的艺术爱好，还是他信奉的所谓共产主义。他不是艺术家，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戏子。”

“你为什么要糟塌我们的亨德里克？”封·赫茨费尔德太太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说道。实际上，只要说起赫夫根，她根本就没有讽刺挖苦的意思，因为她对他的出众的演技非常崇拜。“他是我们剧院最出色的演员。他没去柏林，那是我们的万幸。”

“我可没有为他而感到特别骄傲，”克罗格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有经验的地方演员罢了。这一点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施密茨问道：“今天晚上他究竟躲到哪里去了？”封·赫茨费尔德发出几声嗤笑：“他躲在自己更衣室的屏风后面，这是小伯克告诉我的。只要柏林的演员来客串演出，他总是激动得要命，妒忌得要死。他说，他永远不能象他们那样出人头地。说完，就躲在屏风后面，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马丁的到来使他不能克制自己，这是一种爱和恨混杂的感情。今天晚上他准是得了哭泣痉挛症。”

“你们看，这就是他自卑感的大暴露！”克罗格喊道，

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环顾了一下周围。“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从根本上对自己有了一个正确的估价。”

这三位坐在剧院餐厅里，在餐厅下面的剧场里，多拉·马丁的一个叫座的剧目快要结束了。马丁以她那沙哑的嗓子，诱人的苗条身材和悲哀、神秘莫测的大眼睛使德国各大城市的观众为之倾倒。

“她带来的这个剧团的演出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克罗格不以为然地评论道。

“您想会怎么？”施密茨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她带来一帮高手，那么，她一个晚上——一千马克怎么挣？”

“不过她本人倒是越演越好了，”明智的赫茨费尔德说。“她能够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的确很有魅力。”

“看样子，楼底下已经散场了，”克罗格笑着说。眼睛朝窗外望了望。观众们沿着餐厅附近的石子路朝马路旁的剧院大门走去。

餐厅里的顾客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在议论多拉·马丁，对她的演技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她所得的报酬太多了。

“马丁之类的人物在柏林也许吃得开，”莫茨很肯定地说。“但是，她却蒙骗不了我们。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戏剧界的老手。”她环视四周，想得到众人的喝彩。

拉埃尔·莫伦维茨一边高傲地玩弄着她的烟嘴，一边说：“说到底，谁也不能否认，马丁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不论她在台上演什么，她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你们一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大家都明白她的意思，唯独莫茨不同意地摇摇头，而小安格丽卡·西贝特

用她那高高的颤抖的声音说：“我敬佩马丁。在她的身上有一股魔力，我觉得……”因为她说出了这么大胆的一句话，因而她的脸涨得通红。大家都有所感触地看着她。小西贝特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她留着一头短短的金发，并且都梳向左侧，就好象是个十三岁的男孩子。她那明亮而又天真无邪的眼睛尽管近视，却很迷人。有人说，正是因为安格丽卡看东西时眯缝着眼睛，才使她具有特殊的魅力。

“我们的小不点儿又一次沉溺于崇拜的狂热之中了，”风度潇洒的罗尔夫·波奈第笑着说，不过笑的声音稍响了一些。在小安格丽卡面前，他是个求爱者。象她这样一个动人的姑娘，似乎生来就该受到别人的追求和宠爱。但是，她的脾气异常固执，对罗尔夫·波奈第的狂热的表白反应冷淡，并不屑一顾。同时，亨德里克·赫夫根对她那种冷冰冰和瞧不起人的态度也使他常常痛苦得暗自哭泣。

罗尔夫·波奈第很内行地说：“这个马丁无论如何不象个女人，而是个令人生畏的两性人。她的血管里流的肯定是冷血。”

“我觉得她很漂亮，”安格丽卡说，声音很低，但语气却很坚决。“我认为，她是最美丽的妇女。”她的眼里已噙满泪水。安格丽卡经常哭，即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原因。接着，她如同梦呓似地说：“奇怪的是，我觉得多拉·马丁和亨德里克之间不知在哪方面有一种神秘的相似之处……”这句话使大家颇感惊讶。

“马丁是个犹太女人。”发话的是一个年轻人，他叫汉斯·米克拉斯，他直截了当地把话说了出来。大家吃惊地看着他，并觉得他有点儿讨厌。“米克拉斯真是滑稽可笑，”莫茨

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局面，并试图做出笑的样子；克罗格紧皱着眉头，感到很惊讶和讨厌；而封·赫茨费尔德太太只是不住地摇头，脸色变得苍白。年轻的米克拉斯倚在酒柜旁边，面色惨白，但却露出执拗的神色。令人难堪的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克罗格经理终于用相当严厉的语气打破了沉默：“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板着面孔，显出极为生气的样子。一位一直在和汉泽曼老爹低声交谈的青年演员以果断而又和解的语气说：“喔唷，这简直是没有的事！算了，算了，米克拉斯！谁都会有个差错，不管怎么说，你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说着，他拍了拍这个引起不快的人的肩膀，爽朗地大笑起来。他笑得那么开心，以致大家都被他所感染。甚至一向很严肃的克罗格也转怒为喜，用手拍着大腿，上身向前一探，好象他顷刻之间变得特别高兴。但是，米克拉斯却依旧表情严峻。他那毫无血色的脸扭向一边，恶狠狠地紧闭着嘴唇，喃喃地说道：“她确实是个犹太人。”他的声音很低，几乎没人能听见。只有奥托·乌尔里希斯听见了这句话，刚才就是他从容自若地扭转了僵局，替米克拉斯解了围。现在，他用严厉的眼光盯了他一眼。

克罗格经理哈哈一笑，接着，他向乌尔里希斯示意：

“喂，乌尔里希斯，请您到我这儿来一下！”乌尔里希斯于是坐到了两位经理和封·赫茨费尔德太太的桌旁。

“我不想干涉您的事情，确实不想。”克罗格想让对方觉得，这件事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为难了。“最近您经常去参加共产党的集会，而且次数越来越多。昨天您又到什么地方去开会了。这对您很不利，乌尔里希斯！同时，这对我们也不利。”他低声说道，“乌尔里希斯，资产阶级报纸是怎

么一回事，您是知道的，”他很急促地说，“本来人家就怀疑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在政治上惹出麻烦来，那么，我们大家都要倒霉的，乌尔里希斯。”克罗格把法国白兰地一饮而尽，他的面孔有些发红。

乌尔里希斯平静地答道：“我感到很高兴，经理先生，您能这样开诚布公地和我谈这些事。当然，我也仔细地考虑过。也许我们还是分手为好。经理先生，请您相信我，对于我来说，做出这个决定也并不容易。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政治活动。我甚至不得不为此牺牲自己的职业，这确实是一种牺牲，因为我喜欢在这里工作。”他用一种平静、低沉的声音说道。奥托·乌尔里希斯是一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闪闪发亮的深褐色眼睛充满欢乐，给人一种信任感。克罗格很喜欢他，所以他几乎有些生气。

“但是，乌尔里希斯！”他失声喊了起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您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是绝对不会放您走的！”“我们不能没有您！”施密茨插了一句。这个胖子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却十分清脆动听，赫茨费尔德也神情严肃地点头表示赞同。

乌尔里希斯真心诚意地说：“你们大家都对我很好，确实是很好。我一定尽力而为，不给你们找麻烦。”为了转变话题，乌尔里希斯微笑着说：“顺便提一下，艺术家剧院最有声望的演员差点儿代表剧院参加了昨天的集会。亨德里克本想要出席的，遗憾的是，他在最后一刻打了退堂鼓。”

“赫夫根总是在最后关头打退堂鼓，如果所涉及到的事情最终对他的前程有影响的话。”克罗格在说这话时，撇嘴做出一副蔑视的样子。黑姐·封·赫茨费尔德以一种痛苦而

又忧郁的眼光看着他。当奥托·乌尔里希斯坚定地说：“亨德里克属于我们的时”，她笑了：“亨德里克属于我们！”乌尔里希斯又说了一遍。“而且，他将会通过行动来证明这一点。他的行动就是建立革命剧院。剧院将在本月开张。”

“可它还没有开张呢！”克罗格没好气的微笑着说。“您以为，赫夫根会搞出一个真正的革命剧目来吗？”

黑姐·封·赫茨费尔德注意到乌尔里希斯气得脸红脖子粗，她觉得应马上改变一下话题。

“这个米克拉斯刚才说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肯定，他是个反犹主义者，并和纳粹有来往呢？”在提到“纳粹”这两个字时，她感到一阵恶心，好象碰到了一只死耗子似的。施密茨轻蔑地笑了笑，而克罗格却说：

“这样一个人我们正好能利用他！”乌尔里希斯向旁边扫了一眼，当他确信米克拉斯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时，才压低声音说出自己的看法：

“总的来说，汉斯是个好人。我了解他，因为我常常和他聊天。对这样一个青年，我们应该宽容相待，这样也许能使他成为有用之材。我不相信，他已经完全不可救药了。他的敌对态度，他的不满情绪的发泄找错了对象。你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黑姐太太点头称是。乌尔里希斯激动地低语道：“在这样一个青年的头脑里，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今天，有上百万的青年都和这个米克拉斯一样。首先，在他们的心中怀有一种仇恨——就是对现状的不满。但是，不幸的是，这样一个青年被那些骗子所利用，上了他们的当。这些人把他正当的仇恨引入歧途。他们向他灌输，一切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都要怪凡尔赛条约。于是，他相信

了这些鬼话，而忘记了谁是真正的罪犯。这就是他们玩弄的‘转移视线’的诡计。这种诡计把所有这些年轻人引入歧途。接着，就发生了这么多不幸事件，而纳粹也理应遭到诅咒！”

他们四个人不约而同地朝汉斯·米克拉斯望去，他正坐在餐厅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

“当然他曾有过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童年，”奥托·乌尔里希斯又继续谈论起汉斯·米克拉斯。“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说过，他生长在一个相当偏僻的下巴伐利亚州的小城镇里。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母亲似乎是一个脾气很坏，不太理智的妇人。当儿子想要到剧院来工作时，她就和他大吵大闹。他有志气，很勤奋，也很有天赋。他学了很多东西，超过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开始他想当一名音乐家，学会了对位法。他会弹钢琴，会耍杂技，会跳踢毽舞，会拉手风琴。总之，几乎是样样都会。他整天不停地工作，他好象染上了什么病，因为他咳嗽的声音不对头。当然，他觉察到自己受到冷遇。他光演一些没意思的角色，也没有作出什么成绩。他认为，我们大家都因为他的所谓政治信仰而跟他作对。”说话期间，乌尔里希斯还一直全神贯注地看着米克拉斯。“一个月挣95个马克，”他突然说，同时用眼睛逼视着施密茨经理。施密茨一听这话马上坐立不安起来。“可同时又要做一个规矩体面的人，这确实是很困难的。”此刻，赫茨费尔德也在注视着米克拉斯。

当米克拉斯发现艺术家剧院经理对自己非常歧视时，他总是习惯于和服装管理员伯克、提台词的埃福伊太太和克努尔先生呆在一起，并在自己的政治盟友面前称董事会的先生

们为“犹太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恨赫夫根，称他为“令人讨厌的沙龙共产主义者。”如果米克拉斯的话是可信的，那么，赫夫根就是一个嫉妒忌、好虚荣的人，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想扮演一切角色，特别是抢走该由他，米克拉斯，扮演的角色。

服装管理员伯克是个呆头呆脑的小伙子。他的眼睛总是水汪汪的，他那金黄色的头发又粗又硬，剪得短短的，好象头上顶着一把刷子。他端着啤酒杯哧哧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亨德里克扮演的文科中学的学生的外表看起来很滑稽而发笑呢，还是笑年轻的米克拉斯那种无能的激愤。与他相反，提台词的埃福伊也感到愤愤不平。她认为米克拉斯说得对，赫夫根的做法很卑鄙。这个胖胖的老妇人对这个年轻人有一种母性的关怀，在政治上也很同情他。

“今天早晨练功的时候，你的样子看起来实在吓人，”埃福伊太太担忧地说，“两颊深陷，还有那咳嗽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沉闷！真糟糕！”

米克拉斯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对他表示同情和怜悯。只有当别人送给他钱物以表示同情时，他才乐于接受，而从不多说什么。所以，埃福伊的话他根本不想听。相反，他却想向伯克打听一点儿情况：

“据说，今天整个晚上赫夫根躲在化妆室的屏风后面，是真的吗？”伯克不能否认这件事。米克拉斯觉得赫夫根的这个举动十分愚蠢可笑，使他感到大为兴奋。“要我说，他真是个十足的蠢材！”说着他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到现在为止还把脑袋缩在脖子上的犹太女人。”他装出驼背的样子，以此形容马丁的外表是什么样。

埃福伊看了以后，感到十分高兴。“这就是一个明星的丑态！”他激动地叫道。他不仅是嘲弄马丁，也是讽刺赫夫根。根据他的判断，他们两个都属于暂时得志的、非德意志的极端卑鄙下流的人。埃福伊和克努尔先生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他的看法，而伯克却只是观望不语。

狭窄的餐厅里烟雾腾腾。正在这时餐厅处响起了一片喧哗声，大家都转过身来朝开着的门望去。多拉·马丁站在门坎上，她好象舞台上的女王被一群随从簇拥着，尾随着她的是剧团的一群演员。

多拉·马丁笑着向汉堡艺术家剧院的演员们点头打招呼。她用沙哑的嗓子，有意把几个字的读音拉得很长：“伙计们，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个也许很没意思的宴会，十分抱歉，但我们不得不去参加。”看来她是有意给自己的讲话增加几分滑稽色彩。因此，便随心所欲地拉长音节。但大家都感到很好听，甚至那些不能容忍马丁的人，例如年轻的米克拉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无可否认的是，她的出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那双深邃的大眼睛迷惑、吸引着每一个人。过去和马丁很要好的封·赫茨费尔德太太冲着她喊道：“小多拉，你就不能到我们这儿来坐一会吗？真是令人遗憾。”大家对黑姐有点儿刮目相看了，因为她居然能和马丁直接用“你”来相称。马丁面带微笑地回绝了黑姐。她的脸几乎全部埋在高高竖起的褐色翻毛大衣的领子里。她没戴帽子，所以头一摇晃，略微发红的发卷就飘了起来。

这时亨德里克·赫夫根突然出现了。他身着在舞台上扮演上流社会的角色时穿的夜礼服；从近处看，这套衣服已经相当旧了，上面还有斑点。一条白色的丝围巾搭在他的肩膀

上。他气喘嘘嘘，面颊涨得通红。他神经质地笑着，身体不停地抖动着，给人一种心神不安的感觉。他边笑边弯腰吻着这位著名女演员的手，那神情看起来真有点儿不正常。

“请您原谅！”他终于说道，脸却始终对着她的手，而且还在不停地大笑。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单片眼镜竟然还能牢牢地夹在眼框上。“我来得太晚了，您会怎样看我呢？一场妙极了的……”他笑得浑身颤抖，脸涨得越来越红。

“但是，我不能让您走。”说到这里他才终于直起身来，“如果我不亲口对您说，我今天晚上得到了多么大的享受。您的演出是多么精采啊！”这时，似乎使他发笑的那件很滑稽的事情，好象突然消失了，他板起了一副非常严肃的面孔。

现在该轮到多拉·马丁发笑了。那笑声沙哑，但很动听。

“骗子手！”她喊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没有忘记自己说话的独特风格。“您根本就不在剧场里！您躲起来了！”说着，她用黄色的猪皮手套轻轻地打了他一下。“不过这没关系，”她满面笑容地注视着他，“据说您是个有才华的人。”

这句赞美的话来得如此突然，使赫夫根感到震惊，他因羞涩而发红的面孔顿时变成了灰白色。接着，他用一种故作感伤的语调说道：“我？有才华？这不过是一个尚未证明的谣言……”他也能把某个单词的元音拖长，这不仅仅是多拉·马丁的专长。他在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时也有自己独到的风格，从不表露出是在模仿哪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多拉·马丁娇滴滴地笑了，他却显得不太自然，露出一种特有的微笑。如果在节目彩排中女演员们要饰演尴尬的场面时，他通

常是以这种微笑给她们做示范：那样子龇牙咧嘴，显得相当卑鄙，他把这种微笑称作为“令人作呕”的微笑。（“要更加令人作呕些，你懂吗，我亲爱的？要比这更加令人作呕些！”在彩排时他曾这样提醒拉埃尔·莫伦维茨或者安格丽卡·西贝特，并做示范给她们看。）

多拉·马丁也冲着他咧嘴笑着。但是，当她嗲声嗲气说着话，脑袋卖弄风情地缩在高耸的肩膀上时，她那双聪明和忧伤的大眼睛却在审视着赫夫根的脸。“将来总有一天，您会显示自己的天才的！”她低声说道。此刻，不仅她的目光，而且她的面部表情都是严肃的。一刻钟前还躲在屏风后面的赫夫根经受住了她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我们太晚了！”马丁嗲声嗲气地说，然后挥了挥手，便带着随从们走了。

和多拉·马丁的相遇使赫夫根感到异常兴奋。大家都用一种敬佩的目光看着他，就象刚才被柏林的女明星所征服的情景一样。在向格罗格经理和封·赫茨费尔德太太问候致意之前，他先走到服装管理员伯克跟前。“听着，我的小伯克，”说着他便象耍无赖似的站在那里：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耸起两肩，嘴边挂着令人作呕的微笑。“你至少要借给我七马克五十芬尼，我想堂堂正正地吃一顿晚饭。我有一种直觉，似乎汉泽曼老爹今天一定要收现钱。”他的眼睛也斜着，向汉泽曼瞥了一眼。

伯克从坐位上跳了起来。赫夫根竟然会向他借钱，这使他感到荣幸，但另一方面也使他感到不安，他的水泡眼湿漉漉的，面颊也红得发紫。他慌乱地在口袋里翻寻着，而汉斯·米克拉斯正用一种充满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整个事态的发展。正在这时，小安格丽卡插了进来：“喂，赫夫根！”她胆怯

地说道，“如果你需要用钱的话，我可以借给你五十马克，下个月一号还给我就行！”

赫夫根的目光马上变得冰冷，他转过脸来傲气十足地说：“你不要管我们男人的事，我的小不点儿！伯克会借给我钱的。”服装管理员激动地点点头，而西贝特则眼泪汪汪地走开了。赫夫根随随便便地把伯克给他的银币塞进口袋，连谢都没谢一声。米克拉斯、克努尔和埃福伊脸色阴沉地看着他，伯克茫然不知所措，安格丽卡则哭哭啼啼地望着他的背影。他摇摇晃晃地穿过餐厅，肩上还一直搭着那条丝围巾。

“施密茨小老爹老让我挨饿，”他说道，同时把洋溢着胜利微笑的脸转向经理。

桌边的几个人向他打着招呼，甚至连克罗格也强装出热情的样子，尽管不是出自真心。“喂，你这个老坏蛋，身体好吗？这个晚上你过得怎么样？”他的嘴边的皱纹很深，简直和莫茨差不多；一双虚伪的眼睛躲在眼镜片的后面。

赫夫根和奥托·乌尔里希斯默默地、会心地握了握手。施密茨经理用他那出人意料的温柔和愉快的语调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玩笑话；封·赫茨费尔德则毫无理由地露出嘲讽的微笑，可她那双由于饱含真挚感情而湿润的金褐色眼睛却几乎是祈求般地注视着赫夫根。他让她出出主意，究竟订一份什么样的晚餐，这给了她一个机会去靠近他。于是她用那喘着粗气的胸脯贴近他。他那令人讨厌的微笑在她看来并不可怕，她已经习惯了，而且喜欢这种微笑。

等汉泽曼老爹把订菜单拿走以后，赫夫根开始谈论他的《春回大地》的演员阵容。“我相信，那将是一个很象样子的班子。”，他严肃认真地说。接着，他以审视的目光向整个

餐厅里的演员们挨个儿扫了一眼，就象军事统帅检阅他的部队一样。

拟议中的革命剧院将承办每星期日上午的系列剧目演出。演出由亨德里克·赫夫根负责，并由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赞助。对乌尔里希斯来说，舞台首先是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他对这个计划非常热心。“党内的人对我们这件事很感兴趣，也很严肃认真，”乌尔里希斯说，并意味深长地扫了赫夫根一眼，又看了看克罗格、施密茨和赫茨费尔德。他发现他们都在听他说话，为此他感到自豪。“走着瞧吧，等那些有钱的汉堡人从此再也不来光顾我的剧院，你的党是不会给我赔偿损失的。”克罗格嘟哝着抱怨道。他对建立革命剧院一直抱怀疑态度，一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闷闷不乐。“是啊，”他还说：“如果是在1918年，做这样的尝试，在财力上还能够应付。但是，今天……”

赫夫根和乌尔里希斯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包含着他们俩之间的一种默契，以及对他们经理的小市民思想的极度蔑视。这种局面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封·赫茨费尔德首先觉察到了这一点，因而她感到很不愉快。最后，赫夫根以一种高傲而又显得友善的态度对克罗格和施密茨说：“革命剧院不会损害我们的利益，肯定不会，请您尽管放心好了，施密茨老爹！凡是真正好的东西，是不会使人丢面子的。革命剧院是好的，它会有光辉的前程！这是一个成就，它有纯正的信仰和真诚的热情作后盾，它会使所有人都信服，即使是敌人，也会在我们炽热的信念面前哑口无言的。”他骄傲地抬起下巴，眼睛闪闪发光，似乎在出神地凝视着远方。

这是一种真正的激情，黑姐·封·赫茨费尔德得意洋洋

地看着克罗格，他不能掩饰一定程度的激动。乌尔里希斯脸上露出庄严的神情。

当大家在赫夫根感人肺腑的激情影响下呆呆地坐在那里的时候，赫夫根却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举止和表情。他开始出人意外地放声大笑，并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扮演老年男子角色的演员剧照。那个人双臂威胁似的向前伸着；浓眉下有一双正直的眼睛；宽宽的络腮胡子搭在一件做工精细的猎装上。当亨德里克发现这个老家伙是多么滑稽可笑时，他再也忍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以致沙拉丁梗在喉咙里，黑姐赶紧给他捶后背。尔后他笑着说，当他在北德流动剧团里扮演老年角色时，自己的模样和照片上的那位非常相似，对，外表几乎完全一样。

“当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说，“我看上去好象老得要命。由于怯场，我在舞台上总是弯着腰走路。他们让我在《强盗》里演老莫尔这个角色，结果我把老莫尔演得善良的出奇，那个扮演儿子的演员比我大二十岁。”

因为他笑得那么响，又在谈论有关北德流动剧团的故事，所以坐在其它桌旁的同事们都聚了过来。大家知道，他又要讲一些新鲜的趣闻轶事了。亨德里克是很少重复自己讲过的事的。甚至连米克拉斯也不得不听他讲，不管他现在想听还是不想听。

这是一个很迷人的夜晚。赫夫根的心绪极佳。他施展自己的魔力，炫耀自己的口才。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自己肚子里那套笑料和吸引人的趣闻轶事一古脑地讲了出来，好象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为数很少的几位同事，而是一大片听众。在那个他曾经扮演老年角色的流动剧团里，发生过数不

尽的奇闻怪事。

当赫夫根接着用嗲声嗲气的声调，不停挥舞的手势和过分斜视的眼睛模仿流动剧团多情的女演员的举止神态时，甚至连汉泽曼老爹呆板的面孔也绽开了笑容，而克努尔先生不得不用手帕来掩饰自己的狂笑。赫夫根的表演在周围的人们中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于是戏就此收了场。克罗格催促大家离开餐厅，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封·赫茨费尔德请亨德里克再和她一起喝一杯咖啡。空荡荡的餐厅里的大灯已经被汉泽曼老爹关掉。这种半暗不明的光线对黑姐很有利：在这种光线的照射下，她那张温和的脸，温柔、聪明而富有情感的眼睛便显得年轻了，或者说，这样便很难辨别出她的年龄。这已经不再是那张衰老、善于思考的老妇人的郁郁寡欢的脸，面颊是光滑的。在东方式的懒散和半启的唇边泛起的微笑已不再具有冷嘲热讽的味道，而是有点儿迷人。封·赫茨费尔德太太静静而温柔地看着亨德里克·赫夫根。她没有想到，自己看起来比平常好看一些。她只注视着亨德里克由于过度紧张而受折磨似的神情，以及在暗淡的灯光中显得苍白和优雅的下巴。

亨德里克的肘部支撑在桌面上，两只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他手背很宽，上面长满略呈红色的汗毛。长长的手指也很粗，手指顶端的指甲有棱有角，不太干净。恰恰是这样的指甲使他的手变得不文雅，甚至看了让人倒胃口。但这种有损形象的缺陷却被朦胧的灯光掩盖了。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他那双梦幻般地斜视着的绿眼睛令人感到捉摸不定和富有诱惑力。

“您在想什么，亨德里克？”在长时间的沉默后，赫茨

费尔德用一种亲密无间的低沉语调问道。赫夫根也低声地回答道：“我在想，多拉·马丁说得不对……”黑姐不反问也不反驳，而是让他向着黑暗继续诉说。“我什么也证明不了，”他冲着朦胧的空间陈诉着。“我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证明自己的本领。我从来不是第一流的演员，只不过是地方与民间艺人的水平。”他沉默不语了，紧闭着嘴唇，好象他对自己在这特殊的时刻产生的认识和所做的表述感到害怕。

“那么，您还想些什么呢？”封·赫茨费尔德太太用一种温和的责备语调问，“别的您什么都不想吗？总是想着这些吗？”因为他方才一直缄默不语，所以她思忖道：对了，这确实是他唯一在想的事情。至于刚才提到的政治戏剧和他对革命的激情，看来只不过是一场喜剧而已。这个发现使她感到失望。但是，这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使她感到一种说不清的满足。

“您把小安格丽卡折磨苦了，您注意到了没有？”她问道。“难道您没有感觉到，您在给别人制造痛苦？您应该对此付出代价。”她用一种不满和祈求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

她觉得眼下和他讲这些使她感到难堪。这显然是有点儿过分，太由着自己的性子了。她赶快把脸扭过去。使她感到惊讶的是，他并没有用愤怒的冷嘲热讽和令人难堪的字眼来指责她。恰恰相反，他的目光斜视着，闪闪发光地呆望着黑暗，好象他要从那里找到各种问题的答案似的。

第二章

舞蹈课

亨德里克把排练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半。《春回大地》剧组的全体人员都准时到场了。大约等了一刻钟左右，封·赫茨费尔德太太决定把赫夫根从办公室里叫出来。从九点钟开始，他就在那里和施密茨、克罗格两位经理谈话。

他一踏进剧场的门，大家一眼就看出，他今天的情绪简直坏极了，和昨天晚上那个眉飞色舞、谈笑风生的“说书人”判若两人。双肩神经质地高高耸起，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他匆匆地走过正厅的池座，并用由于神经过敏而几乎失声的语调请人给他一本脚本。“我把自己的那本放在家里，忘记带来了。”他的语气里含有一种遭受侮辱而感到痛苦的味道，犹如是对所有在场的人的一种低声而又强烈的谴责。

“那么，我能请哪位帮个忙呢？”他声音虽低、但用了非常蔑视人的语调问道，“难道连脚本也没人肯借给我一本？”

小安格丽卡把她自己的那本递给了他。“我不用看脚本了，”她红着脸说，“我已经把自己的台词背熟了。”亨德

里克没有向她道谢，只是简短地说了一句：“这也是我所希望的！”然后就扭过脸去，说道：“开始，先生们！”

当舞台上进行排练时，他却在观众席中跑来跑去。莫里茨·施蒂弗这个角色本来该由他自己扮演，而现在他却让米克拉斯暂时替他排练一下，因为米克拉斯本人的角色没几句台词。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他险恶的用心，因为米克拉斯本人很想演这个角色。此外，赫夫根看来是想以挑衅性的傲慢态度向同事们表明，他本人是根本不需要排练和准备的：他是个导演，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演技就象他的天赋一样伟大，所以他可以把自己的角色让别人代练；只有到总彩排时人们才能看到，他是如何把握莫里茨·施蒂弗这个忧郁的文科中学生，这个最后因绝望而自杀的情人的性格特点演得恰到好处。

可现在他却指手划脚地告诉人们，如何去演那个姑娘文德拉、小男孩梅尔希奥和慈祥的加鲍尔太太。亨德里克用一种令人惊讶的敏捷的动作一下子跳上了舞台。一会儿，他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姑娘，她走进笼罩着清晨的宁静的花园，幻想拥抱整个世界，因为她正在怀念她的情人；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一个渴望生活的骄傲的小男孩；最后，他又成了聪慧的忧心忡忡的母亲。他的声音变化多端，一会儿温柔，一会儿高傲，一会儿又充满感激之情。他的动作忽而变得年轻活泼，忽而又变得老态龙钟。他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演员。

在他感到人们都掌握好了分寸之后，就做出一副厌烦的看不起人的怪相，用眼睛紧紧夹住单片眼镜，从台上跳下来回到前排座位上。接着，他又从那里解释剧情，安排场

景，并批评演员们。他说的话很尖刻，把人贬得一钱不值，在场的演员们无一幸免。甚至封·赫茨费尔德太太也遭到他的训斥，她忍受着，脸上露出一一种扭曲的和讥讽的微笑。小安格丽卡已经几次泪流满面地躲到布景的后面；波奈第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起；特别是汉斯·米克拉斯更是气得忍无可忍。

因为大家都挨了他的骂，亨德里克的情绪明显地好转。午休时，他在餐厅里和封·赫茨费尔德热烈地说东道西。他让剧组下午两点半继续排练。快到三点半的时候，那个英俊的波奈第嘴上露出一一种厌烦的表情，两手插在裤子兜里，象一个宠坏了的孩子似的说道：“这份儿苦差使还有个完没有？”听他这样一说，赫夫根用冷冰冰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道：“什么时候停止排练，由我说了算！”说着便高高地扬起他那漂亮的下巴。他在惊慌失措的剧团面前摆出一副高贵的，但却是神经质的独裁者面孔，同时，又让人觉得这是一张上了岁数的好教训人的女人所特有的苍白的面孔。大家都很害怕，尤其是小安格丽卡更是吓得胆颤心惊。几秒钟内大家都吓呆了，全场鸦雀无声，连深喘气都听得清楚。全体剧组人员就这样等待着他们的主宰做出宽恕的表示。承蒙赏脸，他拍了拍手，并兴高采烈地把头朝后一仰。“继续排练，先生们！”他高声喊道。他的声音宏亮，几乎谁也不能违抗他的命令。“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停下来的？”

大家顺从地开始排练下一场戏。这场戏还没有排完，亨德里克却在看自己的手表了，表上显示的时间是差一刻四点钟。当他断定确实无误时，不禁大吃一惊，致使他的胃也跟着痛了起来。他突然想起，四点钟他要自己的家里和朱丽

叶约会。当他匆匆忙忙用友好的语气对剧组成员说，现在排练不得不结束时，他的脸上露出痉挛般的微笑。当米克拉斯一脸不高兴地走过来，想问他这是为什么时，他匆匆地打着手势走开了。他快步穿过昏暗的正厅池座向出口处跑去，走过剧院大门与餐厅之间的那段陡斜的小道，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餐厅里。从挂衣钩上取下他那件褐色的皮大衣和浅灰色的软帽，便匆匆离去。

走到街上，他才赶忙穿上大衣，同时心中盘算道：如果我步行回去，不论我走得有多快，也要迟到几分钟，那么小朱丽叶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如果乘出租汽车就能准时赶到，乘电车也差不多。但是，我口袋里只有一个五马克的硬币，这是我应该付给朱丽叶的最少的数目。雇出租汽车根本就不用想，坐电车也办不到，因为这样一来只剩下四马克八十五芬尼了，这个数目给小朱丽叶实在太少，更何况又都是些小铜板，那她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想到这里，他小跑起来。天气晴朗，但非常寒冷。亨德里克穿的皮大衣很单薄，而且匆忙中他又忘了系扣子，所以把他冻得直哆嗦，特别是手和脚冻得冰凉，他没有手套，脚上穿的是一双类似轻便凉鞋那样的，有鞋襻儿的皮鞋，这种鞋根本不适合在这个季节穿。为了暖和身子，也为了争取时间，他迈开大步，身体朝前倾，连蹦带跳地走着。许多行人都微笑着或疑惑不解地看着这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穿着轻便皮鞋，走路的那种灵巧的样子，使人觉得他既有点儿古怪，又有点儿神圣不可侵犯。而且，他不仅又蹦又跳，嘴里还不停地哼着歌曲，一会儿哼哼莫札特的曲调，一会儿又打着轻歌剧的节拍。一个人用各种各样的姿势在街上又蹦又唱地跑，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在大街上看到的新鲜事儿。

现在，他又玩起一束紫罗兰。这本来是在他的大衣的最上面的那个钮扣眼儿里别着的，而他刚刚发现。这肯定是剧团里的一个崇拜他的女演员送的礼物，也许是小安格丽卡赠送给他的。

在凛冽寒风中轻快地奔跑，以及即将和朱丽叶会晤的喜悦心情使他处在陶醉之中。象现在这种高昂激奋的情绪，对他来说，实在是少见！过去，对！过去他经常，也许总是高高兴兴的。总是那样地欢欣鼓舞，那样地忘乎所以。当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在流动剧团里扮演父亲和老成的英雄之类角色时，他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那时候，他的放肆和胡闹胜过虚荣心。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象现在这样自命不凡。难道他真的变到如此地步了吗？难道他再也不放肆和胡闹了吗？在现在这个如痴如狂的时刻，他又把虚荣心抛到了九霄云外。目前对他来说，最现实的是：空气新鲜，阳光充足，而他自己还这么年轻；更进一步说，就是他正在奔跑，脖子上的围巾在飘舞；他马上就要回到最亲爱的人的身边。

良好的情绪使此刻的他变得心地善良起来。譬如对安格丽卡，他经常侮辱她，伤害她的自尊心。现在，他几乎是怀着柔情想到她。一个可爱的孩子，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我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送她一件礼物，让她也高兴高兴。难道我不能和安格丽卡在一起生活吗？可以的，一定会过得舒舒服服，甚至比和我的朱丽叶在一起生活得还要舒服。他对自己这短暂的良心发现，不由嘲讽似地哧哧笑了起来，因为他把安格丽卡和朱丽叶作了比较——可怜的小安格丽卡和高大的朱丽叶，而他所需要的正是朱丽叶。

他租的房间是在一幢旧式楼房的底层，这所老式别墅座落在一条很安静的街上。三十年前，这条街是这城市中最讲究的几条大街之一。由于通货膨胀，这个住宅区的大部分居民都破落贫困了。他们的别墅看上去已经相当破旧，住宅中的大花园也同样荒芜不堪。亨德里克每月花四十马克租了一间大房间，他的房东，默克贝格领事夫人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尽管如此，她仍然是一位完美和骄傲的老妇人。她穿着灯笼袖、镶花边的华贵衣裙，显得十分端庄；头梳理得很光滑，从来不会有一根头发翘起来；薄薄的嘴唇边常常泛起讥讽的，但不是痛苦的皱纹。

默克贝格的遗孀宽宏大量，她对自己房客的古怪脾气和种种坏习气不但不反感，而且还从中找出诙谐的一面。在她的女友的圈子里，那些和她一样优雅高贵，一样穷困潦倒，甚至外貌也和她长得很相似的老夫人们，她常常用枯燥乏味的幽默感讲述她的房客的种种滑稽行为。“有时，他用一只脚跳着上楼梯，”她说道，并似乎忧郁地微笑着。“而当他出去散步时，他经常突然坐在人行道上。你们想想，坐在肮脏的石板地上。因为他害怕会摔跟头。”

当老夫人们一半出于惊讶，一半感到好笑，当摇着他们长满花白头发的脑袋，弄得披肩簌簌作响时，她又宽厚地补充道：“您们这是为了什么，我的亲爱的？一个艺术家……也许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这位老贵族夫人慢慢地一板一眼地说，并且摆弄着放在茶几上的干瘦苍白的手，上面铺着褪了色的花边台布。

亨德里克在默克贝格太太面前总感到缺乏自信，她的高贵出身和值得炫耀的过去令他敬畏。所以，当他砰的一声关上

大门，冲进住宅，在门厅里和这位高雅的老夫人相遇时，心里也感到很不自在。在她雍容大度的举止面前，他也不得不稍为收敛一些。他整一整红色的丝围巾，把单片眼镜夹在眼睛里，用唱歌般的声调向她问候：“晚安，尊贵的夫人，您身体好吗？”在这句客套话的末尾，他的语调稍有上升，这样一来，这句十分平常的、空洞的客套话的语气加重了。他一边彬彬有礼地向夫人打招呼，一边身子略向前倾，微微地鞠了一躬，这种潇洒的风度带有宫廷派头的味道。

默克贝格太太的脸上没有微笑，在她的眼角和薄薄的嘴唇边泛起比往常更加明显的细微皱纹。接着，她说：“您快一点吧，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您的一——女教师已经等了您一刻钟了。”默克贝格太太在“女教师”这个词的前面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小小的停顿，这使亨德里克感到脸上直发热。我的脸一定胀得通红，他心里想着，感到气恼和羞愧。但是，在光线昏暗的门厅里她可能觉察不到，所以他一面让自己镇静下来，一面以优美姿势往后退。

“谢谢您，尊贵的夫人！”说着，他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房间里一片暗红色，只有在沙发床旁的矮圆桌上罩着彩色绸布的灯亮着。亨德里克·赫夫根走进房间，用低声下气的、微微颤抖的声音小声叫道：“特芭普公主，你在哪儿？”

从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传来了低沉而又恼怒的声音：“这里，你这个猪！我还能到哪儿去？”

“噢，谢谢！”亨德里克一直耷拉着脑袋站在门边，用很低的声音说，“啊，现在我能看见你了……我真高兴，能

看见你……”

“现在几点了？”她从角落里喊道。

“我想，大约四点来钟吧。”亨德里克用发抖的声音回答道。

“大约四点钟！大约四点钟！”她用愠怒的、讥诮的口吻说。她一直呆在阴暗的角落里，所以看不清她的脸部表情。“真可笑！真不错！”她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德国北方的口音。她发出的叫喊声，就象一个整天喝酒、吸烟、骂不绝口和满嘴脏字的水手似的。“现在是四点一刻，”她突然用非常低的声音说。接着，她用同样没好气的，使人害怕的低沉语调要求他：“你就不能稍微朝我走近一点儿，海因茨！只要靠近一点儿，但是先把灯打开！”

一听到“海因茨”这个称呼，亨德里克浑身颤抖了一下，好象挨了一拳似的。他是绝对不允许人家这么叫他的，即便是他的母亲也不例外，只有朱丽叶敢这么称呼他。在这个城市里，除了她以外，谁也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海因茨。天啊，他是在那个甜蜜、意志软弱的时刻向她倾吐了这个秘密？海因茨，过去人们都这么叫他，一直叫到十八岁。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演员，而且想在将来出人头地的时候，他就给自己选择了“亨德里克”这个名字。他花费了多大的力气才得到家里人的确认，并逐渐习惯于用严肃的态度，用这个不寻常的、响亮的“亨德里克”来称呼他！有多少封以“我亲爱的海因茨！”开头的书信得不到他的回复，他母亲贝拉太太和妹妹约西小姐最终也不得不习惯于用新的名字来称呼他。对那些死不改口地坚持叫他“海因茨”的年轻时代的朋友，他就丝毫不讲情面地和他们断绝来往。再说，对那

些喜欢用那种不礼貌的幽默和轻狂的笑声重提别人暗淡无光和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朋友，本来就不值得再交往。海因茨这个人已经死去；亨德里克要大展宏图。

这个名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称，在亨德里克·赫夫根追求名利的思想里，它是必须完成的使命和义务。尽管如此，当朱丽叶躲在昏暗的角落里，示威似的用这个早已不用的该死的“海因茨”来称呼他时，他还是容忍下来了。

他顺从地去执行她发出的两项命令，把电灯打开，突如其来的亮光使他的眼睛发花。然后，他低着头朝朱丽叶跟前走了几步，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但是，即使这样还不行。她咬紧牙关，用一种迫不及待的、异常热烈的亲切态度喃喃地说道：“再走近一点儿，我的年轻人！”“再靠近一点儿，我的美男子！过来！不要害怕！”他却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头低着，肩和胳膊向前垂着，太阳穴上青筋暴露，眼眉间流露出痛苦和紧张的神情，鼓起的鼻孔闻到一股廉价香水的刺鼻香味。这股香味和一股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既令人心醉又使人感到难以忍受。

她那黝黑的肤色是从母亲那儿承袭来的，她父亲是汉堡的一个工程师。但是，在她身上黑种人的特征要比白种人的特征明显得多。所以，她看起来不象混血，而几乎象个纯种的黑人。她那粗糙的，有些地方有点皱裂的皮肤是深褐色的。在一些部位，例如在微微突起的前额和瘦小多筋的手背上，则几乎是全黑的。只有手掌心生来就不是黑色。而她面颊的上半部已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化妆改变了颜色，在高高突起的颧骨上是一片淡红色，就象肺结核病患者面颊上的潮红；眼睛部位也用化妆术进行了修整：眉毛剃掉了，取而代之

的是用炭笔划的一道细眉；眼睫毛用人工的方法加长了；上眼皮到细眉之间的阴影部涂成了赤褐色。与此相反，她却让自己的两片厚嘴唇保持自然的颜色。当她笑的时候或开口骂人时，就会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但是，她的嘴唇就象手和脖子上的肉一样粗糙，而且呈深紫色，这种暗淡的色调与鲜红的牙肉和舌头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她脸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两只灵活、聪明，然而却是恶狠狠的眼睛和一排闪光的牙齿，鼻子却是又扁又平，看起来就好象根本不存在似的。

朱丽叶这个近乎野蛮的脑袋正好可以作为一幅原始森林图画的背景，而与这间摆着丝绒家具、陶瓷小人像和绸布灯罩的资产阶级化的房间却极不相称。还有头顶上的那簇头发更使人失望，直直的淡黄色头发，简简单单地从中分开。

这个黑女人总喜欢说，她的头发是从她父亲，汉堡的马尔滕斯工程师那里继承下来的。马尔滕斯已经去世多年了。他在非洲内陆的繁忙工作使他难以忍受，身体被疟疾搞得非常虚弱，心脏被奎宁注射液和酒精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回到了汉堡。他把他所喜爱的黑姑娘，还有那个同样是黑皮肤的小东西，也就是他的女儿，留在了刚果。工程师的死讯并没有传到非洲。过了很久，朱丽叶的母亲也去世了。于是，她就踏上了通向非常遥远的德国的旅途。她期望在那里能得到父爱。可是，人们竟不能给她指出工程师的坟墓在何处。这位可怜的父亲遗骨，连同人们对他的怀念全都消失了。

幸运的是，年轻的朱丽叶多少会跳点儿踢踏舞，她曾经在家乡学过这种舞蹈。所以，她很快在圣·保利的一家最好的娱乐场所里找到了一个工作。本来，她完全可以在那里站

住脚，而且象她这样一个聪明和精力充沛的女人也许还能步步高升。只是因为她生性暴躁，又好喝烈性酒，才使自己的希望落了空。

朱丽叶被解雇后，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达到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每况愈下”的境地，也就是说，她不得不在场面越来越小、名声越来越不好的娱乐场所表演自己的舞蹈艺术。在这种地方献艺，收入十分微薄，迫使她不得不考虑搞些“副业”。对她来说，除了晚上到制绳场和附近的胡同里当马路天使外，别无它途。她那肤色黝黑的身段非常优美，当她挺直腰，骄傲地、旁若无人地走在人行道上，向过境的水手、汉堡市的穷光蛋和道貌岸然的阔佬们出卖肉体时，她这个肉体也绝对算不上次货。

顺便说一句，演员赫夫根并不是作为嫖客才认识他的黑色的维纳斯，而是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挤满了醉醺醺的船员的小酒馆里认识她的。当时，她以三马克一个晚上的代价在那里展现她那光滑的黑色躯体，表演充满艺术魅力的踢踏舞。在这个幽暗的酒吧间的歌舞节目单上给黑人舞女朱丽叶·马尔滕斯冠以“特芭普公主”的雅号。本来这只是一个艺名，可是她在日常生活中也用这个雅号。如果人们相信她对自己身世的叙述，那么，她那死去的母亲，即那位被汉堡的一位工程师所遗弃的情人，就具有了真正的王公的血统：她就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拥有无数财富的，可惜在年轻时被他的敌人吞并了国土的黑人国王的女儿。

然而，对亨德里克·赫夫根来说，并不完全是倾慕她的头衔，尽管他很喜欢这个头衔，更重要的是被她那对灵活的、火辣辣的眼睛和大腿上的肌肉吸引住了。在特芭普公主的节

目演完以后，他让人通报，进了女舞蹈家的化妆室。为了表达他的愿望，即拜她为师学习舞蹈。这愿望听起来也许有点儿令人吃惊。“今天当一名演员，就象一个杂技演员那样需要练功。”赫夫根补充说明了一下。但是，公主看来对他的解释并不十分在意。没有多加考虑，她就和赫夫根商定了每小时的学费和第一次教课的时间。

就这样，亨德里克·赫夫根和朱丽叶·马尔滕斯之间建立了关系。黑姑娘是“女教师”，也就是主子，在她面前站着的这个脸色苍白的男子就是“学生”，也就是奴仆。他必须降低自己的身份，无论对经常性的训斥还是对少有的表演都得用同样谦恭的态度接受。

“看着我！”特芭普公主命令道。她的眼睛可怕地转动着，而他却怀着渴望和恐惧的心情紧紧地盯着她那张专横凶恶的脸。

“你今天多漂亮啊！”他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看得出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的嘴唇不发抖。

她冲着他喊道：“别胡说八道！我并不比平时更漂亮。”但是，她还是匆匆地抚摸了一下胸脯，拉了拉身上那条紧身的百褶裙，裙子很短，只到膝盖的上半部；黑色的长统丝袜只露出了一小节，因为用柔韧的漆皮做成的绿色高筒靴一直齐到小腿肚；与漂亮的靴子和短裙相匹配，公主穿了一件灰色的皮上衣，她的领子高高地挺立着。在黑色多腱的手腕上戴着好几个镀金手镯，不断发出叮当的响声。在这么多的装饰品中，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亨德里克送给她的马鞭，它是鲜红色的，是用皮子编织而成的。朱丽叶以一种短促的、威胁性的节奏用鞭子重重地敲打着皮靴。

“你又迟到了一刻钟，”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才开口说道。因为生气而眉头紧锁，“我要警告你多少次才行，我的心肝儿！”她阴险地低声问道，接着出其不意地大声怒吼：

“够了！我受够了！把你的两只爪子伸出来！”

亨德里克慢慢地把两只手抬起来，掌心向上。同时，他那双象着了魔似的，睁得大大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情人的那张因气愤而变得十分可怕的面孔。

她一边抽打着，一边用响亮、刺耳的声音数着：“一，二，三！”漂亮的马鞭呼啸着，无情地抽打在他的手掌上，剧烈的疼痛使他咧着嘴，眼里噙满了泪水。

“先打你这几下吧，”她说道。突然间，她露出一丝苦笑，这和她刚才的态度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丝毫的残忍凶狠，而是好意的讥讽，甚至有点儿同情。她放下了鞭子，转过头，站了起来。通过她的脸部侧影使人看到一副优美而又悲哀的表情。“你换衣服吧！”她低声说道，“我们要开始练习了。”

房间里没有屏风，所以他只能无遮盖地换衣服。朱丽叶搭拉着眼皮，用一种完全不感兴趣的眼光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在换上那件蓝白相间的背心和黑色的练功短裤之前，他必须把衣服全脱光，并在朱丽叶面前赤条条地亮出他那长满微红汗毛，并有些发胖的身体。最后，他终于穿上那套他称之为有失体面的“练功服”，站在朱丽叶的面前。他的那副打扮着实有点儿幼稚可笑。

她用挑剔和冷漠的目光打量着他。“你从上星期以来又胖了一点儿，我的心肝儿！”她一边用讥讽的口气议论他，一边用鞭子敲打着绿靴子。

“请原谅，”他低声地恳求道。他那白净的脸，线条分明的下巴和那双漂亮、自艾自怨的眼睛，都对自己这身滑稽可笑的装束流露出一种严肃和似乎悲哀的神情。

黑姑娘走过去打开了留声机。节奏强烈的爵士乐曲随即响起，她粗暴地喊道：“开始！”这时，她张着嘴，露出两排过于洁白的牙齿，灵活的眼球转动着。这就是他此时此刻期待从她脸上看到的表情。

亨德里克开始慢慢地跳着舞。他那种使观众和同事都为之倾倒的轻松自如的神态却消失的无影无踪。现在他只是怀着痛苦的感情移动着脚步。这的确是一种痛苦，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乐趣。

朱丽叶不想跳舞。她让自己的学生一个人在那里遭罪，而她只是用拍手、粗鲁的叫喊和有节奏地摇晃身体来激发他的情绪。“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她狂怒地命令着，“你的骨头怎么了？喂，你还想当一个男子汉吗？！你还想当一名演员，就凭这样能挣钱吗？看你这副穷酸相……”

鞭子抽打在他的小腿肚和胳膊上。这一次他的眼里没有眼泪，眼睛是干的，闪着炽热的光。只有他那紧闭着的双唇在颤抖。特芭普公主又抽打了一次。

他毫不间断地跳了半个小时，好象这是一次艰苦的训练，而不是一件略带恐惧的乐事。最后，他累得喘粗气，踉踉跄跄地移动着脚步，汗流满面。他疲惫不堪地说：“我觉得头晕，可以歇一会儿吗？”

她看了一下表，简短而又公事公办地说：“你至少还要跳一刻钟。”

音乐又重新响起，朱丽叶又激烈地击掌，赫夫根试图再

次跳起复杂的舞步。但是，那双穿着滑稽可笑的矮腰鞋和短统袜的脚却不再听从他的使唤。亨德里克身体晃动了一下，然后就停了下来，用颤抖的手擦着前额的汗水。

“你在开什么玩笑？”她恼怒地喊道，“不经我的允许，你竟敢停下来？！这实在是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你干得可真够漂亮！”

她操起鞭子朝他的脸上抽去，他急忙弯下身子，躲过了这可怕的一击。如果晚上，脸上带着一道鞭痕走进剧场，那实在有点儿太过分了。尽管他现在有些迷迷糊糊，但是神志还是清醒的，这类事情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够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他转过身去，又补充了一句：“今天就练到这里为止！”

她知道，这不是闹着玩儿的。她没有答话，轻轻地叹了口气，看着他匆匆地穿上那件红绸子做的、衬里漂亮，但却有好几处被扯破了的睡衣朝床上躺去。

那张晚上当床用的沙发整天用布罩着，上面放着几只靠垫。在长沙发旁放着一张矮脚小圆桌。

“把大灯关掉！”亨德里克用一种动听的伤感语调请求道，“到我这边来，朱丽叶！”在昏暗的红光中，她朝他走了过去。当她站在他的身旁时，他低声叹息道：“多好啊！”

“你觉得开心吗？”她干巴巴地问道。她点燃了一支烟，并递给了他，他用拉埃尔·莫伦维茨赠送给他的长烟嘴吸起烟来。“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他说。他把两只长满微红色汗毛的手放在她那漂亮的、象黑绸缎似的闪光的膝盖上，喃喃地说：“我这两只手放在你这漂亮的大腿上显得多么

难看，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他疲惫地说道。“你是多么强壮，多么纯洁。”

“啊，你只不过是说说罢了！”她严肃地又有点儿不以为然地说，“这只不过是你的想象而已。有些人总是喜欢自作多情，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们就觉得不舒服。”

他用手指头抚摸着她那柔软的高统靴。“但是我确实知道，我会永远地爱你。”他闭上眼睛低声说。“我再也找不到象你这样的女人了。你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女人，特芭普公主！”

她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可是，当你演出时，你从来不许我踏进剧场的大门。”她不满意地说。

他低声耳语道：“但是我却是在为你一个人演出，只为你，我的朱丽叶。我从你的身上获得力量。”

“但我不愿意受别人的支配，”她固执地说，“以后，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看戏。过些日子我就会坐在正厅前排座位上，当你出场的时候，我就放声大笑，我的花花公子。”

他赶紧说：“别开玩笑！”他半坐起来，惊慌地睁开了眼睛，但他的黑维纳斯的眼神又使他放下心来。他微笑着，甚至开始吟诗。

“你是从遥远的天边来，
还是从深渊里来，噢，美人！”

“你念的是什麼玩意儿？”她不耐烦地问。

“这是从那本有名的书里摘录的一句诗。”他向她解释道，并指了指台灯旁的一本黄色封面的法文书，这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名著《恶之花》。

“我可听不懂这玩意儿，”她懊恼地说道。但是，他不愿意让别人打断他吟诗的雅兴，于是他接着朗诵：

“你在尸首上游来荡去，毫不介意
恐怖是你最美丽的饰物；
屠杀是你最珍贵的宝贝，
邪恶在你骄傲的胸脯上，
欢快的跳舞……噢，美人！”

“你怎么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她问，并用纤长的手指头拨弄着他的嘴，不让他再念下去。

但是，他继续用那种忧郁的声音说：“你从来也没有跟我说过，你过去是怎样生活的，特芭普公主。我指的是在你的故乡非洲……”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她简短地回答。接着，她开始吻他，也许是为了不让他再提那些令人难堪和不着边际的问题。

等到她的脸重新从他的脸上抬起时，他接着说：“刚才我曾对你说过，我只为了你才演出。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当他如此温柔，如此深情地叙说时，她用灵巧的手指梳着他那松散的、象丝一般的头发。她抚弄他的头发并不是出于内心的柔情，而是一种认真的职业性习惯，好象她要给他理发似的。“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他接着说道，“当我受到观众欢迎的时候，当我取得成绩的时候，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你，特芭普公主。当我看见你，抚摸你的时候，对我来说就象接受了一种神奇的疗法……感到心旷神怡，有一种无可比拟的清醒感……”

“啊，你只会胡扯，骗人！”她爱抚地说，“你确实是

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滑稽可笑的下流坯。”为了不让他再说话，她把两手放在他的脸上，用手掌捂着他的面颊，他终于不说话了。他把头枕好，好象要睡觉似的。接着，他一下子把黑姑娘搂在怀里。当她静静地躺在他的怀里时，她把自己的双手放在他的脸上，好象是为了不让他看到她脸上的温柔、然而却又是讥讽的微笑。

第 三 章

《克 诺 克》

演出还在继续，对于汉堡艺术家剧院来说，这的确是个不坏的演出季节。奥斯卡·赫·克罗格说过，每月付给赫夫根一千马克的工资实在是太多了，他这样说是绝对不公平的。没有赫夫根这位演员兼导演，剧院根本无法办下去的。他不知疲倦，并且有极丰富的想象力，为剧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能扮演各种角色，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不仅米克拉斯有理由对他产生妒嫉，还有彼德森，甚至连奥托·乌尔里希斯也不无嫉妒之心。但奥托·乌尔里希斯有更严肃的工作要做，因而对市民剧团的事务不太过问。赫夫根在圣诞童话剧里扮演一个幽默、英俊的王子，从而赢得了孩子们的欢心；而贵妇们则为他在法国滑稽对话剧和奥斯卡·维尔德喜剧里的出色表演而倾倒；一部分对文学颇感兴趣的汉堡观众议论着他在《春回大地》一剧中的演出成就，议论着他扮演过的施特林贝尔格的《梦幻般的赌博》里的律师和毕希纳尔的《雷昂采和雷娜》里的雷昂采。他的表演优美自

然，其间却又蕴含辛酸。他笑起来往往令人作呕，太阳穴上的青筋清晰可见。他超人的机敏使观众着魔，他还常常展示那高傲地翘起的下巴。他说话时带着命令的腔调，傲气十足。他用压抑的神态，无援、迷惘的目光打动观众。他的表演或者善良，或者卑鄙；既自高自大，又温柔多情；既胆大又拘谨，完全符合剧情的要求。在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中他交替扮演费尔迪南少校和家庭秘书乌尔姆，一个热情奔放的情人和卑鄙的施展阴谋诡计的小人。他几乎不用故意表现他对角色的应变能力，而且也没有人怀疑他这种能力。上午他要试排《哈姆雷特》，下午是滑稽剧《能干的米策》。这出滑稽戏是在除夕晚上上演的，并取得了很大成功，施密茨该满意了。因为《哈姆雷特》这场戏克罗格曾大发雷霆，彩排时，他还想阻止戏的公演。“我还从没容忍过这种混蛋在我的剧团里工作！”艺术家剧院的老创始人愤怒地说：“上演《哈姆雷特》还不是因为它是一出畅销剧目！”赫夫根饰演哈姆雷特。他身穿高领的黑色衣服，那扑朔迷离的目光和那张苍白、充满痛苦的面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上午，赫夫根的表演得到汉堡新闻界的肯定，说他的演出令人感到，不是在事先完全排演好的，而是即兴表演，从头到尾都扣人心弦。安格丽卡·西贝特饰演奥费丽娅，每次排练她几乎都痛哭流涕。在首场演出时，她因为过分伤心差点儿上不了场。另外，一些行家认为，她的表演最为成功。

赫夫根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每星期至少有一次神经上的崩溃。这种神经上的发作每次来势都很猛，并且变换着方式出现。有一次赫夫根摔倒在地上，浑身发抖，不能说话，又有一次情况却不同，他虽然站住未倒，但却大声吼叫，足足

有五分钟后才停住。事后试排时，使大家极为惊讶的是：他声称，自己突然感到张不开颌骨，紧接着是一阵痉挛，当时令人非常难忍。晚间演出前，他在更衣室里让伯克，他始终还没有从赫夫根那里收回他借出的七马克五十芬尼，给自己化妆脸的下半部。赫夫根紧咬牙关，一会儿呻吟，一会儿嘟哝不休。一刻钟后，他上舞台时，嘴巴又恢复了正常。

同日，特芭普公主失约了。赫夫根又哭又叫，浑身发抖，这是一次可怕的发作。全剧团的人都胆怯地围住他，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了。最后还是赫茨费尔德太太把水浇在这位发狂的病人身上。朱丽叶很少让她的朋友这样绝望，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按约定时间准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并且如愿作出他期待她作出的事情。在结束了下午费劲的娱乐消遣以后，他的精力更加旺盛，而且比过去更机敏、好胜和坚强。他对朱丽叶说，他爱她，她是他生活的中心。有时候他相信自己说的话。难道他没有在黑维纳斯面前忏悔过自己的野心？难道他没有在她面前诅咒自己的虚荣心吗？难道他不真心爱她？深夜，从剧院餐厅回家的路上，他苦思冥想，这一切大概都发生过。然后，他对自己说：是的，我爱她，这是肯定的。然而，埋藏得更深的声音却在说：“你为什么欺骗自己？”但他克制住自己，不让这声音发出来。

小安格丽卡很伤心，因为赫夫根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赫茨费尔德很难过，他只说几句巧妙的话搪塞她；罗尔夫·波奈弟也很伤心，因为小安格丽卡的缘故，无论他怎么执拗地努力追求她，安格丽卡总是冷淡的。因此这位漂亮的有情人只好用拉埃尔·莫伦维茨的话安慰自己：他这样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而且他脸上总是挂着不讨人喜欢的表情。汉斯·

米克拉斯同他那些热衷于政治的朋友一同咒骂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奴才们。如果埃福伊不及时给他送来黄油面包，他就会挨饿。他坚韧不拔地苦练基本功，但总分配他承当群众角色，这使他很为气愤。他的颧骨突出，两颊凹陷，就象两个黑洞。

奥托·乌尔里希斯也总是同他热衷于政治的朋友凑在一起。又恰好是在他们面前，他感到很不愉快，因为革命剧目的公演总是一推再推。每个星期赫夫根都借故推托。每次排演完毕，乌尔里希斯就把这位朋友拉到一边，恳求说：“亨德里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演啊？”然后，赫夫根便慷慨激昂地谈起资本主义的卑鄙，谈起话剧作为政治工具的功能……，最后他还许诺，《能干的米策》首演一结束，就开始排演革命剧目。

但是，气氛热烈的除夕首演结束了，接踵而来的是其它演出。演出的旺季即将结束了，可是革命剧目的排演根本谈不上。当奥托·乌尔里希斯又一次请求和催促他时，赫夫根解释道：“非常令人遗憾，因为在这次演出旺季中，糟糕的事堆在一起，所以上演革命剧目已为时过晚，只好等下一个旺季了。”这次乌尔里希斯的脸沉了下来。亨德里克却把胳膊搭在这位既是朋友，又是志同道合者的肩上，用不容分辩的声调说服他。开始时，他的声音发颤，象是在唱歌，继而又非常激烈和尖锐。乌尔里希斯被安抚了下来。分别时，两人久久地握了手。

那时，为这次演出旺季排了最后一出新戏：台奥菲尔·马尔德尔的喜剧《克诺克》。在该剧中赫夫根饰演主角。马尔德尔的这部批判现实的戏剧获得了很大声誉。专家们纷纷

赞扬该剧的独特的形式，无可指摘的舞台效果和对现实的深刻而又无情的鞭挞。据说《克诺克》首场演出时，柏林的评论家们都可能前来观看。大家期待着作者的到来，但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尽管有畏怯心理，赫夫根对这位著名戏剧家的到来还是感到高兴。他几乎不怀疑这一点，他的成就一定能引起这位有预见性的、经验丰富的作者的注意。

为了能全力以赴演好角色，这次他把导演的任务转交给了剧院经理克罗格，他是台奥菲尔·马尔德尔喜剧的一个老专家。《克诺克》是部系列讽刺剧，描写和讥讽了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德国资产阶级。喜剧的主人公是一个暴发户，他靠着用各种卑鄙手段挣来的钱，仰仗他粗俗的蛮干和对一切无所顾忌的胆量，想方设法地在最高层的社会圈子里攫取权力。克诺克这个人物有些怪诞离奇，但又不同凡响。他代表着业已发迹的资产阶级。赫夫根指望能演好这一角色，想一鸣惊人。

克诺克有一个生活伴侣，其肆无忌惮的程度也不亚于克诺克本人，她的软弱却在于：她爱克诺克。他的女同伴在这出有独创性的喜剧中由尼布尔小姐扮演。台奥菲尔·马尔德尔在信中三番五次地推荐这位姑娘。他的口气很坚决，甚至有些恼火。尼柯列塔·封·尼布尔小姐舞台经验不多，很少登台，而且即使登台表演，也是在一些小城市里。她虽然胆量不大，但却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姑娘。马尔德尔用过激的言辞威胁可怜的奥斯卡·赫·克罗格说，如果艺术家剧院的经理们不作为一流角色聘任封·尼布尔小姐的话，那他将会让他们出一次大丑。克罗格在这位剧作家的威胁下显得非常怯懦，他让尼布尔小姐客串试演《克诺克》。她来时携带了许

多红漆手提皮箱，戴一顶宽边的黑礼帽，穿一件火红色的胶雨衣，大大的鹰钩鼻子，高高的、透着俊气的前额下，一双猫似的眼睛闪闪发光。所有在场的人当即断定，她属于性格演员。

罗尔夫·波奈第和彼得森谈论着尼布尔小姐。热情的彼得森认为她确实“光彩照人”；而谨慎的行家波奈第自称他只知她这个人“很有意思”“说漂亮还谈不上，特别是那个鼻子！”他轻蔑地说。“但她的眼睛很美，”彼得森又不无仰慕地说，同时他看看周围，是否莫茨就在附近。“就象她的举止一样，简直可以说是威严。”这时尼布尔小姐挽着赫夫根的胳膊走过，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那长着鹰钩鼻子的面孔，闪闪发光的眼睛，高高的额头，就好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年轻女子，赫茨费尔德太太曾遗憾地证实过这一点。这时，她正妒嫉地尾随在这对年青人后面。尼布尔小姐走路来腰板挺直。从她那抹着鲜艳口红的利嘴里说出的话语非常精确，句句话严谨得无懈可击。她发的元音听起来平滑、圆润。辅音也一个不漏，脱口而出的华丽词藻也成了她说话艺术的骄傲。

亨德里克并不隐瞒他身边的这个女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用说，她是他认识朱丽叶后第一个对其青睐和感兴趣的女人。同天，赫夫根便向黑维纳斯坦白了这件事，特芭普公主对此极为生气。亨德里克忍受着，呻吟着，同时向她保证，她将是她真正的妻子和情人。但当他又看到尼布尔小姐时，她那锋利的谈话方式、敏锐的和炯炯有神的目光以及高傲的举止又迷住了他。她的大腿并不漂亮，可以说有些粗，但她穿一双黑色长丝袜，表现出了不凡的气质。尼布尔小姐

搭起双腿，长裙盖住了膝盖。她神秘地微笑着，目光炯炯有神。亨德里克当然把她的全部表演看在眼里，所以他此刻感到异常兴奋。亨德里克把苍白的脸靠在自己手上，贪婪地转动着那对宝石般的闪亮的眼珠。他喜欢尼布尔小姐。

他还喜欢听她用精美的语言向他倾吐她的出身和往事。尼布尔说，她不认识她的父母。“我爸爸是个大骗子，”她仰起头，高兴而自豪地证实道。“妈妈曾是巴黎歌剧院的一个小舞蹈演员，我听说她非常笨。但她的双腿一定特别美。”她挑战似地看着自己的两条腿，好象以此表明她的双腿也非常美。“爸爸是个天才，他很会大手大脚地花钱。他死在中国，在那里他留下十七座茶馆和巨额债务。留给我的唯一纪念就是他的大烟枪。”在她住的旅馆房间里，她把这件遗物指给亨德里克看。她用一种准确无误的口吻问他喝茶还是喝咖啡。她给服务员打电话订饭，就象是以冷漠无情的口气宣读一份可怕的判决书似的。然后她详细讲述了她的青年时代。

“我学的很少，”她说，“但我能用手支撑着走路，能在滚动的球上跑，能学猫头鹰叫。”她说她的初级教科书是一本很值得推荐的《巴黎生活》杂志。她一半时间是在法国寄宿学校长大成人的，因为过分调皮，很快就被开除了；另一半时间是在枢密顾问布鲁克讷的家里度过，她称他是父亲年轻时的朋友。

关于枢密顾问布鲁克讷的事赫夫根已经听说了。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很有名，但亨德里克并没有读过那些著作，可他知道枢密顾问的社会地位异乎寻常的重要。这位研究家和思想家不仅是德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而且也是欧洲学术界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人们背后说他同政界有密切

的联系，而且能对其施加影响。他同一位社会民主党部长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另一方面他同帝国国防军也有关系：他已去世的夫人是一位将军的女儿。为了了解和评论国际时事，这位枢密顾问去苏维埃俄国进行了一次演讲旅行。这时民族主义的新闻界开始大肆煽动不知真相的人攻击他。

“老人真是神奇，”尼布尔小姐说，“他也会理解别人，比如说他就很忠诚于我爸爸，所以他总是设法讨我高兴。我也尽量容忍他做的那些无聊的事。”布鲁克讷的女儿芭芭拉是尼布尔小姐最好的朋友，也是她的姐姐。“芭芭拉姑娘是那么漂亮，心地又是那样善良。”尼布尔小姐说这话时，眼光变得柔和了，“我想，你是不是会喜欢她的。”尼布尔小姐对亨德里克说，“也许她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请你好好待她，这样我会高兴的。她有些胆小。”尼布尔小姐断言道，她说话的声音又响亮了起来。

首演那天，芭芭拉·布鲁克讷来了，马尔德尔乘柏林快车将近傍晚才到。演出开始前，赫夫根结识了芭芭拉，他当时正在餐厅喝白兰地。亨德里克太激动了，以致没有仔细看清这位年轻姑娘。他把白兰地倒在地上后便离开了餐厅。在更衣室里，他发现了两大束花：安格丽卡·西贝特送的白丁香和赫茨费尔德送的淡黄色玫瑰。

喜剧《克诺克》的首场演出自始至终都是成功的。第二幕演完后，两位主角不得不频频向沸腾的剧场大厅里的观众致谢。剧场休息时，尼布尔小姐陪着台奥菲尔·马尔德尔来到赫夫根那里。

马尔德尔用不平静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打量着化妆室里的所有东西，最后目光落在了亨德里克的身上，他正疲惫地坐

在镜子前面。尼布尔小姐怀着钦佩的心情，默默地站在门口。沉默许久后，马尔德尔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您满意吗，马尔德尔先生？”赫夫根想通过那双蓝宝石般的眼睛和疲惫不堪的微笑打动这位讽刺家。台奥菲尔却说：“嗯，啊……”然后厚着脸皮补充说：“嗯，啊，……先生？您叫什么来着？”亨德里克感到受了侮辱，但他还是很动听地告诉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马尔德尔说：“亨德里克，亨德里克，很滑稽的名字，我不得不这样说，非常滑稽。”听到这种冷嘲热讽的声音，亨德里克顿时感到后背一阵穿心的冰凉。突然，这位作家令人惊恐地叫了起来：“亨德里克！为什么叫亨德里克？！您原来一定叫海因茨！本来叫海因茨，自己却说叫亨德里克！哈，哈，哈，这很好嘛！”他笑得那么刺耳，那么开心。赫夫根对他能把问题看得这般透彻感到心惊，玫瑰色面具后面的脸变得苍白，浑身也发抖。尼布尔小姐在一边袖手旁观，开心地用她那双亮晶晶的猫眼睛忽而看看这个，忽而又看看那个。台奥菲尔又严肃起来，好象在想什么。最后，马尔德尔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大天才。这是我嗅出来的，我有很灵敏的鼻子。我们以后再谈，等会儿我们一起吃饭。过来，孩子！”他挽起尼布尔小姐的胳膊，离开了化妆室。赫夫根惊愕异常地站在原地未动。

直到他站在舞台的灯光下，他才重新清醒过来。在第三幕里，他施展了娴熟的技巧，倾注了全部热情，幕落下时，观众疯狂了。尼布尔小姐抱着鲜花扑向赫夫根，搂着他脖子说：“还是台奥菲尔说得对，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克罗格走上前来，和正在赞许赫夫根的姑娘小声说了几句话。他向封·尼布尔小姐保证，如能同她继续合作，他将非常愉快。明天上午请她去一下办公室，谈谈合作的条件。尼布尔小姐表情严肃了起来，庄严地鞠了个躬，欣然接受了经理的邀请。

台奥菲尔·马尔德尔将两位年轻的女士和演员赫夫根请进一家价格昂贵，与其说是奢侈，不如说更适合资产阶级讲究排场的饭馆用餐。

亨德里克从未光顾过这里。在褐色护墙板上挂着狩猎图和漂亮壁毯的餐厅里，坐着的都是些百万富翁模样的老头们。那位管结帐的服务员显得比所有顾客还要体面。马尔德尔提议龙虾为头道菜。“您认为如何，最优秀的亨利希？”他是以一种狡猾的、合乎礼遇的方式发问的，尼布尔小姐可能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这种本领，因此赫夫根无法反对。另外，在这家华贵的餐厅里，他觉得有些难堪和不自在。他觉得好象那位管帐的服务员带着一种鄙视的神气打量着他那件带油渍污点，并有几处脏得发亮的晚礼服。在服务员的这种挑剔的目光下，亨德里克即刻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反抗意识。他一边听任别人给自己斟上白葡萄酒，一边生气地想，我本不该到这种为资本主义剥削者而开的餐馆来。此刻，他后悔不该一再推迟“革命剧目”的上演。他对马尔德尔也感到失望。这位刻薄无情、目光尖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评论家，穿了一套做工考究的深色西服，配带着一条经过精选的领带。他以一种令人生厌的方式从端上桌的龙虾中挑出最好的送进嘴里。他与那些被他在剧本中所讽刺的人物之间难道不是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吗？此时，他正在夸耀自己年轻时的

好时光。他认为，当前这个颓废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点可与那个时代相比。他说话时始终将那双冷冷的、不安而贪婪的眼睛盯住尼布尔小姐。至于她，不仅嘴巴在蠕动，连那裹在金属般闪亮的晚礼服里的身躯也在扭动。芭芭拉则安静地坐在那里。亨德里克由于对尼布尔小姐与马尔德尔之间调情感到厌恶，也许是嫉妒，便将注意力转向芭芭拉。这时他觉察到，她的目光也一直在探究式地注视着他，亨德里克·赫夫根着慌了。

芭芭拉有着一种天赋的，在其他妇女身上没有的魅力。她在亨德里克与马尔德尔、尼布尔小姐谈话时，一直注视着他。现在，亨德里克也在注视着她，不是用那种挑逗的，捉摸不定的眼光，而是带着一种真诚的，使人激动的眼光看着她，于是她垂下了眼帘，把头侧向一边。

她穿一条普通的黑色短袖连衣裙，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家庭女裁缝做的。为了配这条裙子，她穿了一件女学生常穿的那种硬领白衬衫，裸露着脖子和消瘦的胳膊。芭芭拉的鹅蛋脸显得苍白，脖子和手臂的皮肤呈褐色，并有柔和的光泽。亨德里克努力思索着他曾在何处看见过类似的面容和肤色。忽然间他想起了达·芬奇的仕女像。那些画像里的妇女就具有这种柔和的肤色，还有画中那些可爱的小天使的胳膊也是这种肤色，并且只有古老名画中的小天使和圣母玛丽亚的面容才具有芭芭拉这样的美姿。芭芭拉的眼睛和圣母的眼睛几乎一模一样：长长的睫毛挺拔而自然，略显宽大的嘴在沉思般地微笑着，浓密的麻黄色头发挽了一个结斜搭在肩上。

“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芭芭拉终于忍不住问道，亨

德里克因为兴奋始终没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

“不允许吗？”他轻轻地反问道。

她以一种落拓不羁的语调来掩饰自己的拘束说：“如果这使您愉快的话……”

亨德里克发现，听到她的声音就如同看到她的肤色和眼睛一样，同是一种享受。为了让她继续说话，他向她不断提问。他想知道，她打算在汉堡呆多久。“只要尼布尔小姐还在这里演戏，我就一直在这里。”她边回答边笨拙地吸着烟。

“直到现在我才对今晚观众长久的掌声感到高兴。”亨德里克说道，“我想大概舆论界也错不了。”他接着问起了她的学习情况，尼布尔小姐曾提起过，芭芭拉在上大学。于是她便谈起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课程。“但是，所有这些课程我都学得太没有规律了，”她说道，脸上呈现出沉思和嘲讽的表情。她举止的拘谨与她目光里聪明活泼的坦率神情形成了对照，这就证明，这位教授的女儿来自农村，而且肯定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年轻小姐。她有着在某种狭小的环境里倍受宠爱和娇惯，而缺乏自信的特点。特别是在尼布尔小姐的情况下，芭芭拉好象习惯于扮演次要角色。她对亨德里克·赫夫根这位神奇的演员以如此明显的方式向她讨好，感到高兴和开心，她很乐意继续和他交谈。“我就是这样，干着自己能干的事情，”她沉思地说，“我本来画画儿，……在从事舞台布景工作上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对亨德里克来说这真是一句提示，他于是接过话头，使谈话变得活泼起来。他眉飞色舞地大谈起舞台布景风格的变化，讲到需要重新改进的地方。芭芭拉面带微笑倾听着，回答着，审视着，胳膊变换着各种动人却又并不怎么熟练的姿势，并大胆地说出一些明智

的，并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

亨德里克和芭芭拉轻声地交谈着，情绪激奋，感情真挚。这期间尼布尔小姐和马尔德尔则互相频送秋波，两人都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尼布尔小姐那双美丽、猛兽般的眼睛比平时更显得明亮。当她大笑或说话时，又小又尖的牙齿在两片涂得鲜红的嘴唇之间闪闪发亮。而马尔德尔则让其知识的火焰尽情地喷发，他那张灵活的嘴巴滔滔不绝，嘴唇呈褐色，看上去显得极不健康。此外，马尔德尔还喜欢用一种极端认真的态度不停地重复讲述同一件事情。首先，他激昂而固执地坚持认为如今这个时代，他把自己称为是这个时代的最专注和最有资格的法官，是所有时代里最糟糕、最腐败和最无希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存在思想运动，不存在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普遍倾向或取得特别的成就。据他看，在这个时代里首先缺少一些重要人物。总的说来，他自己是唯一的一个，然而他没有受到重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位断言欧洲衰落的观察家和法官竟不能拿出一幅美妙的，并使现今社会显得可憎的未来画卷来对抗目前这个无可救药的时代。而他为了贬低现今，更多地在歌颂恰好被他看穿、讥讽与批判的过去。至于情绪激动的尼布尔小姐，却不喜欢对任何东西大惊小怪。这位老讽刺家，他那刚愎自用而激进的态度已经滑向反动和堕落，这会儿却在慷慨激昂地歌颂普鲁士将军那种优良的体格和道德，并用一种下级军官发怒时特有的声音嘲讽当代人的软弱无能。“人人都没有教养，到处都不讲纪律。”他愤怒地大声叫喊着，以至坐在那里喝着红葡萄酒的老先生们都惊奇地转过头来。这位愤怒的马尔德尔先生还指出，妇女们也不讲任何纪律，她们对爱情一无所知，以

献身来做交易，变得和男人一样肤浅和粗俗。这时尼布尔小姐挑衅性地大声发笑，马尔德尔于是讨好地加了一句：“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

而后他又开始了谩骂，发表他对其它问题的看法。为了使她平静下来，尼布尔小姐提醒他道，再没有哪一位活着的作家的剧本能象他的剧本那样被经常地搬上舞台。他带着一种暂且得到满足的神色微笑了。可是，没有过几秒钟，他的脸又阴沉下来。突然他朝正在同芭芭拉谈话的亨德里克·赫夫根嚷道：“您也许服过役吧，先生？”亨德里克对这种威胁性的称呼感到突然和惊讶，把脸转向他。马尔德尔却要求道：

“请您回答，先生！”亨德里克于是强笑着答道：“不，当然没有，幸亏没有……”马尔德尔随之得意地大笑道，“这下我们又看见了，没有纪律！没有个性！或许，您有纪律，先生？或许您是一个有个性的人物？不管我往哪里看，一切都是假货，都是替代品，真是贱民世界！”

这真是一种无礼！亨德里克不知该如何作出反应。他只感到怒火中烧，然而看在女士们的份上，他忍住了。他认为，这位作家神经有毛病。然而，这时马尔德尔又发生了使人震惊的变化，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吓人的低沉，眼睛发出预言家似的光芒。

“这一切将会可耻地收场。”他低声说道。“最糟糕的事情将要发生。当它发生时，孩子们，请想到我，是我预见到这一点。这个时代将要腐烂、发臭，到时要想到是我先嗅到了这股气味。我不会搞错，感觉到了酝酿中的这场灾难。它将成为史无前例的，它将吞没一切，除了我以外，谁也不会对此感到遗憾。我替你们感到遗憾，孩子们！因为你们将不

能过完你们的一生，至于我，则已经享受了美好的人生。”

台奥菲尔·马尔德尔已经五十岁了。他娶过三个老婆，他知道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名誉和财富。

他沉默了，激动得一个劲儿地喘气，于是同桌的其他几位也都不作声了，尼布尔小姐、芭芭拉和亨德里克都垂下了眼帘。

此时已过午夜，这家餐馆除了这四位特殊的顾客，已别无他人了，按理也该关门了。然而，马尔德尔使服务员明白，如果他们稍比平时延长一会儿服务时间的话，他们就会得到数目可观的小费。这位大讽刺家，并且对堕落的文明有警觉的人，这时显示了他与人为善的天才。他说着笑话，这些笑话既有来自普鲁士军队的，也有来自东部犹太地区的。他不时地望望尼布尔小姐，继而断言道：“华丽的少女，严守纪律的女人，在今天真是凤毛麟角！”他时而注视着亨德里克，接着活泼地叫道：“这个所谓的亨德里克是个绝妙的人，非常滑稽！使我感到很有趣，我得记下来！”

他们在极好的情绪中很晚才分手。亨德里克步行回家，他必须仔细考虑一下芭芭拉这个人。一种纯真的热恋感对他来说是新鲜的。此外，由于高级烈酒的作用，这种使人愉快的感觉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姑娘究竟神妙在什么地方呢？这位陶醉者沉思着：“我认为，好就好在她那完美的端庄上。她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正派的一个，也是我见过的人当中举止最自然的一个。她可以成为我的好天使。”

他在马路中间停住了。夜是柔和的，而且散发着芬芳，差不多是夏天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春天的来去。一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幸福感使他的心激烈地跳动。

“芭芭拉肯定会成为我的好天使。”

对第二天与特芭普公主的会面，亨德里克感到非常害怕。他必须请求这位女舞蹈家将访问他的时间推迟，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他对芭芭拉姑娘怀有的那种新的巨大的情感。但是，当想到再不能见到朱丽叶了，使他感到难过。此外，他对于她将会因此而愤怒地发作，也感到不寒而慄。他努力用平静的口吻向她解释发生的变化，然而，他的声音在颤抖，想笑又笑不出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额上沁出了汗水。朱丽叶狂怒地朝他叫嚷。她要把那位使她遭受侮辱的尼布尔小姐的眼珠子给抠出来。对她的鞭子有所准备的亨德里克求她克制一些，并强调指出，尼布尔小姐与这件事没有关系。

“你曾对我说过，我是你生活的中心，全是胡扯。”特芭普公主大声叫道。

亨德里克咬着苍白的双唇，试图道歉。

“你欺骗了我！”这位君主的女儿喊道，“我总认为你在欺骗自己。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你欺骗了我。人们总是看不透有些人有多卑鄙！”她那面部表情露出强烈的愤怒和痛苦。“但是，我并不是非要追你不可。”她骄傲地说，“我不是那种非要追求人家的人。既然你现在有了另外一个来管教你的人，那就请便吧！”

亨德里克很高兴她能说不追他了。他送了她一笔钱，她发着牢骚收下了钱。然而，走到门槛时，她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说，“不要以为我们之间就此了事了，”然后挑逗似地朝他点点头，“如果你再次需要我时，你是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我的！”

台奥菲尔·马尔德尔在与奥斯卡·赫·克罗格发生争吵后，动身离开了这里。这位“克诺克”的作者想强迫那位经理在一张公证书上作出这样的保证，即他的剧本至少上演五十场。克罗格拒绝了。于是马尔德尔首先以检查官相威胁，后来当这一招不奏效时，他便开始谩骂这位汉堡艺术家剧院的领导是一个无纪律无个性的十足混蛋，一个唯利是图的骗子，对艺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是这个腐败和濒临灭亡的时代的典型代表。对这些滔滔不绝的侮辱，即使平时待人宽容的克罗格，这会儿也无法忍受了。他们吵了一个小时，然后马尔德尔在极好的情绪中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特快列车。

亨德里克与尼布尔小姐和芭芭拉每天都见面。有时亨德里克也和芭芭拉单独会面。他们出去散步，在阿尔斯塔湖上划船，在阳台上闲坐，去参观画廊，等等。他们彼此交谈，进一步了解着对方。芭芭拉从亨德里克那里知道了他想让她知道的情况：他慷慨激昂地向她倾诉自己的观点，把自己对世界革命的希望和革命戏剧的使命的看法讲给她听。他用戏剧性的添枝加叶的手法向她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向她描绘他的家庭，讲到了他的父亲科贝斯，母亲贝拉和妹妹约西。

芭芭拉也谈起了她的童年。亨德里克知道，有两个人至今仍是她生活的中心人物：被她爱戴的父亲和尼布尔小姐。对于芭芭拉来说，最担心的是，尼布尔小姐与马尔德尔之间的关系。芭芭拉厌恶他，对此亨德里克马上就感觉到了。另外从她那含糊而嘲讽的暗示中，亨德里克得知，台奥菲尔在认识尼柯列塔之前，曾向她，芭芭拉，大献过殷勤，而她始终以一种伤人感情的方式予以拒绝，因此台奥菲尔恨她。这样一来，此时台奥菲尔在尼布尔小姐那里愈加感到得意。尼

布尔小姐以精确的语言向每个愿意听她讲话的人声明：台奥菲尔·马尔德尔是目前欧洲公认的唯一的一位符合标准的和真正值得重视的重要人物。尼布尔小姐几乎每天与台奥菲尔长时间的通话，尽管芭芭拉表现出她反对这件事。至于尼柯列塔，也睁着眼睛注视着芭芭拉与亨德里克之间的事情。芭芭拉自己好象也堕入情网，这使尼布尔小姐很高兴。现在她所关心的是，想方设法促进这种关系。一天晚上，当她踏进亨德里克的化妆室时，她对他说：“我很高兴你与芭芭拉之间的关系有很大进展。你们会成为夫妻。反正这姑娘也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呢！”

亨德里克·赫夫根对这种说话方式很反感，然而却问道：“你真认为芭芭拉考虑此事了吗？”

尼柯列塔笑道，“她当然想到了。你没有注意到她完全变了？我的宝贝儿，你不要以为她是带着怜悯来应付你的。我可了解她，同她结婚吧！这对你的前途也有好处，那位老布鲁克纳是位有影响的人物。”

对这一点亨德里克也想到过。枢密顾问布鲁克纳是一个大人物，也不穷，与他联姻，除了幸福之外，还将带来其他好处。尼布尔这番玩世不恭的话说的有道理吗？芭芭拉考虑过与他，亨德里克·赫夫根，结合的可能性吗？她对他到底有多大的兴趣呢？她那狡黠的表情叫人捉摸不定；谈话中什么也不泄露；他那双探究的眼睛，那双带着好奇、同情、友善，也许是温情脉脉地凝视着他的眼睛，究竟又表露了什么呢？

他必须抓紧时间，如果他想知道个究竟的话。演出季节快近尾声，只剩下“克诺克”的最后几场演出了，芭芭拉和

尼柯列塔也快要走了。于是，亨德里克下了决心。一天，尼柯列塔有意宣布她要和罗尔夫·波奈第出去散步，也就是说，芭芭拉独自在家。于是亨德里克便去找芭芭拉。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亨德里克跪下哭了。他哭着请求芭芭拉，求她发发慈悲。“我需要你，”他哽咽着说，把前额靠在她的怀中，“没有你，我会彻底毁了。我身上有这么多缺点，独自一人我是没有力量来战胜它的，而你只会增强我身上的优点！”绝望迫使他说出充满激情和极其坦率的话。因为芭芭拉一开始就以惊慌失措的眼神使他明白，尼柯列塔对他所说的那些话只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无耻的诡计：芭芭拉·布鲁克讷从来没有想到要和演员赫夫根结婚。

而这时，他慢慢从她怀中抬起泪如泉涌的眼睛，苍白的嘴唇在抽搐，宝石般的眼光也黯然了。“你不喜欢我”，他抽泣着说，“我什么也不是，我将一事无成。你不喜欢我，我算完了……”他说不下去了。

芭芭拉垂下睫毛，看着他的头发。他头发稀疏，头顶上几缕精心梳理的头发本应遮住小小的秃斑，但此刻全乱了。也许是这几根稀疏可怜的头发使芭芭拉姑娘感动了。

她没有用手去摸抚向她伸过来的那张湿漉漉的面庞，也没有抬起眼皮，只是慢慢地说：

“如果你真的愿意，亨德里克！我们不妨可以试试……我们可以试试看……。”

亨德里克随之发出一声轻轻的、嘶哑的喊叫，听起来就象是一种压低了的欢呼声。

就这样，他们订了婚。

第 四 章

芭 芭 拉

芭芭拉对这种从内心到思想都没有准备，特别是对其后果难以预测的冒险，感到异常惊愕。她陷入了何种境地？她怎么啦？她曾经得到过什么呢？她是否与这个机灵的、性格复杂、时而讨人喜欢、时而又有点让人讨厌的人——喜剧演员亨德里克·赫夫根，有过某种较深的交往呢？

芭芭拉恐怕不会受人诱惑，她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诡计还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滋长了怜悯和同情。情场老手亨德里克很快抓住了这一点。自从那第一个晚上，由于他同马尔德尔的夸夸其谈相反，在芭芭拉面前表现得冷静聪明和谨慎。这种态度收到了极其好的效果。他们之间的话题只涉及严肃认真的问题：自己的政治道德观，青年时期的孤独，职业的艰难和魔力；最后，在关键时刻，他当着姑娘的面泪流满面，内心的痛苦全部表现在脸上。他试图继续跟她说些什么，却已泣不成声。

芭芭拉习惯在她的朋友感到苦恼和惶惑时，为他们排忧解难。

解难。她在解除别人痛苦方面很有经验。从少女时代开始，她就不太善于表露自己的痛苦和茫然，因此，人们以为，没有任何事情会扰乱她内心的平静。她的朋友们把她芭芭拉看成是一个稳重、聪明、成熟、温柔和可靠的人。也许在她周围的人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她内在的不稳定性，知道她对自己力量的怀疑，对往事带有忧伤情调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胆怯心理。这就是老布鲁克纳，只有他了解自己的女儿，他爱她。

因此，当他得知她订婚的消息后，给她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不仅包含着悲哀，因为她要离开这个家了，还包含着忧虑。她是否对这一切都仔细考虑过了，是否认真作出了决定？父亲想知道一切。芭芭拉对他那带有警告意味的询问感到吃惊。以往，她给朋友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斟酌的，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她却轻率地让一些事情疏忽过去。有时，她也感到有点儿害怕，但远远不足以避免或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她怀着疑虑等待着，等待着将要到来的事情。她微笑地注视着这个与众不同的亨德里克，他用充满激情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愿望——要她成为自己的天使。也许这是值得的，也许这是她此刻的义务，也许他有一颗高尚的、被伤害的心，对它的保护正是赋予她的职责。

事情发展得很快。亨德里克催着在夏天举行婚礼。尼柯列塔支持他的想法，“如果你们必须结婚的话，我亲爱的，”她说，“假如你们迟早要结婚的话，”她谨慎地加重语气道，“最好马上就办，订婚后长期拖下去不结婚是可笑的。”

婚期已确定在七月中旬，于是，芭芭拉回到了家乡，因为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办理和准备。尼柯列塔和亨德里克此刻

正在波罗的海的海滨浴场客串表演只有两个角色的喜剧。芭芭拉不得不花费很多钱给亨德里克打了几次长途电话，直到他把结婚登记必不可少的证件寄给她为止。婚礼的前两天，尼布尔到达布鲁克讷家。她的出现在这个南德地区的小小大学城引起了轰动。翌日，亨德里克也到了。他先在汉堡逗留，取了他定做的新燕尾服。在站台上，他向芭芭拉讲的第一句话是，他的燕尾服惊人的漂亮，遗憾的是还没有付钱。他不住地笑，显得很激动。他们离布鲁克讷家的别墅愈近，他的笑声也就愈不自然。芭芭拉觉察到亨德里克怕见她的父亲。

枢密顾问在自家房前的花园里等着这对年轻的未婚夫妇。他向亨德里克致意时，过于庄重，使人觉得有点儿讽刺的味道。然而，他却不笑，面部表情严肃，令人望而生畏。本身的气质和年龄，赋予枢密顾问一种高贵的气派，令人惊讶的是那双眼睛，深邃、温柔，湛蓝里透黑。这和亨德里克所熟悉的芭芭拉的那双眼睛一模一样。当然，父亲那双和善的沉思的眼睛的眼皮很沉重，几乎总是搭拉着，这样他在观察事物时就不易被人觉察；女儿的眼睛则是明亮的，睁得大大的。

“我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枢密顾问说道，“认识您很高兴，旅途一定愉快吧！”他发音非常清楚，但不如尼柯列塔那样绝对精确。

亨德里克还没来得及做出一副庄重的表情，先是笑了笑，然后毫无意义地就象在汉堡剧院餐厅和多拉·马丁打招呼一样和老人握了握手。芭芭拉用不安的眼光看着他，看来如此奇怪的举止似乎并没有引起枢密顾问的特别注意。他仍

旧保持着那种无可指摘的亲切友好态度。他亲切地请两位年轻人进屋，芭芭拉请父亲走在前面，但他对她说：“你在前面引路，我的孩子，告诉你的朋友，他那顶漂亮帽子该放在哪儿。”

门厅里光线较暗，但很凉爽。房间四壁的书架上放满了各类书籍，一直堆到天花板。

亨德里克看了很多房间，他一个劲地说东道西，以此来表明，他没有把这些富丽堂皇的房间放在眼里。年老的女管家是一个身材矮小、心地善良、喜欢唠唠叨叨的老妇人。她腰里系着一条浆得硬挺的长围裙，在年轻的女主人的未婚夫面前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她马上和芭芭拉说起一些家务事。亨德里克发现，芭芭拉对家务事了解得非常详细，对厨房和花园里的事也很在行，他感到很惊讶。此外，他还惊奇地发现，尽管女管家称她为“小姐”，却用“你”来称呼。

芭芭拉的家里铺着华丽的地毯，挂着色调较暗的画，摆着青铜器，嘀嗒作响的落地大钟和许多丝绒套子，她就在这里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亨德里克有一种妒忌心理，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想到，明天必须把母亲贝拉和妹妹约西带到这里，并会见这样一位父亲。他现在就已经为她们的那种十足的小市民习气感到痛心和羞耻。值得庆幸的是，至少父亲科贝斯因有事不能前来……

大家在临花园的阳台上进餐。亨德里克对花园里的优雅景致，花坛、树木和林间小径赞叹不已。丰盛的佳肴也使他感到愉快，有那么甘美的葡萄酒和饮料，他各样都适当地尝了尝。看来女婿给枢密顾问的印象还可以，对他表现出一种友好的感情，也许也包含讥讽。枢密顾问的微笑似乎想要表

示：诚然，我从来没有预料过，而且也没有希望把你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女婿，请到我的饭桌旁来。但是，我倾向于凡事听其自然，既来之则安之；再说，既然我的芭芭拉决定嫁给你，那么，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

亨德里克自以为有了获得成功的机会。他越来越想炫耀一下自己，再也控制不住了。他把头朝后一仰，强装出意味深长的微笑，以激烈的言词抨击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和纳粹主义的疯狂罪行。老人让他尽情地发泄，夸夸其谈下去，只有一次举起瘦瘦的手打断了他的话，插了一句：“您对资产阶级是如此的蔑视，我亲爱的赫夫根先生。但是，我也是其中一分子，当然我不是纳粹主义者，但愿也算不上剥削者。”他友好地补充了一句。亨德里克的面颊因慷慨陈词，也因喝了葡萄酒而变得通红，他结结巴巴地说，“当然也存在着大资产阶级和超级资产阶级类型的人。”对这种无稽之谈，枢密顾问只是摇摇头，一笑了之。接着，他生动地叙述了他在苏联旅行时所得到的深刻印象。他一板一眼地慢慢地叙述着，湛蓝的眼睛望着远方，好象他在看那个国家所发生的伟大、震撼人心的事情似的。他还严肃地说：“只有白痴或者骗子才否认这个事实。”接着，他突然改变了语调，请别人递给他盛着覆盆子果的碗，他一边吃一边说：“亲爱的赫夫根先生，请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当然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是完全陌生的，就象我所害怕的那样。这难道就意味着我没有感到它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强国吗？”他一边说着，一边向递给他奶油的芭芭拉点头致谢。亨德里克感到高兴，因为又可以轮到 he 说话了。看来，他对苏维埃俄国生活的细节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相反，他开始慷慨激昂地

谈起革命戏剧，谈到他在汉堡受到反动派迫害的情况。他的语言非常激烈，不断用“畜牲”、“魔鬼”和“白痴”等字眼来形容法西斯分子，并猛烈地抨击那些出于卑鄙的机会主义目的、对好战的纳粹主义表示同情的知识分子。“应把这种人统统绞死！”亨德里克大声喊道，甚至还用拳头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枢密顾问仿佛用安慰的口吻说：“对，对，我也有过不愉快的事情。”他这话是在暗示那些臭名昭著的事件，是指那些纳粹大学生给他制造的起哄场面，也是指他在反动报刊上遭到的那些无耻下流的攻击。

饭后，老先生请当演员的赫夫根给大家表演一段戏。亨德里克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一点，推托了好久。但是，枢密顾问很想消遣娱乐一下，他说：“既然我的女儿已经选择了一个穿玫瑰红衬衫、戴单片眼镜的喜剧演员作为自己的丈夫，那么，我作为父亲至少要观赏一下他的诙谐的表演。”亨德里克不得不在门厅里朗诵里尔查的诗篇，甚至连女管家和那条大狗也过来倾听他的朗诵。在这为数甚少的观众里还有尼柯列塔，她没有和他们一起吃饭。枢密顾问用半开玩笑的庄重神情欢迎她的到来。亨德里克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极其熟练地完成了他的表演，因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当他演完了《小号角》的片断后，枢密顾问激动地紧握他的手，而尼柯列塔则赞扬他“出色的语音”。

翌日，他们到车站去接赫夫根的母亲和妹妹。亨德里克和芭芭拉站在月台上等，他对她说：“你等着瞧吧，约西会搂着我的脖子告诉我，她又与人订婚了，听起来真有点吓人，她至少每半年订一次婚，真不知道是和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每当她解除婚约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高兴。上一次，

差一点使我可怜的义父送了命。未婚夫是个赛车运动员，他开着车和我父亲一起出去远足，结果车开到公路旁的排水沟里去了。谢天谢地，那位赛车运动员丧了命，爸爸只伤了一条腿……”

情况和亨德里克预料的完全一样：他妹妹约西穿着一套浅黄色夏装，上面绣着红花，她以轻盈的小步从火车上跳下，这时妈妈却在车厢里忙着整理手提箱，飞快地跑过去搂住哥哥的脖子，急促促地要他赶紧向自己表示祝贺，这回她交的朋友是一位在科隆电台有个好职务的先生。“我将获准在麦克风前唱歌呢！”约西欢呼道，“他觉得我很有天才，我们将在秋天结婚。你幸福吗，海因？亨德里克！”她迅速，自责地改正了她的口误。“你也很好吧？”赫夫根象对待一只朝他扑来的讨人嫌的小狗似地把她甩开了。他赶紧跑过去帮助正从车窗里招呼搬运工的妈妈。就在这时，约西在芭芭拉的两颊上亲了一下。“认识你真高兴，”她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当然，我们之间应该用‘你’来称呼了。如果姑嫂之间用‘您’也太生硬了。我真高兴，亨德里克终于结婚了。到现在为止，我还只是一个劲儿地订婚。我想，亨德里克一定告诉过你，我上一次搞得多么糟糕，爸爸的腿到现在还上着石膏绷带。但是，康斯坦丁的确在电台有个好职位，我们打算在十月份结婚。你真了不起，芭芭拉，你这件衣服是哪里买的，一定是真正的巴黎时装。”

亨德里克带着母亲走了过来。当她向芭芭拉伸出双手时，她顿时喜形于色。“我亲爱的，亲爱的孩子，”赫夫根太太说道，她的眼睛有点湿润。亨德里克温柔而自豪地微笑着。他爱他的母亲，芭芭拉察觉到这一点，她为此感到高

兴。当然，有时他也替自己的母亲感到难为情，他觉得她不够高雅，她的小市民习气使他感到丢脸。但是，他爱她：这可以从他充满喜悦的眼神里，从他紧紧挽住她的胳膊的举止里看出来。

母子两人长得多么相象！亨德里克和贝拉太太一样，有一个又长又直、略为有点丰满的鼻子，鼻孔经常扇动；宽大、柔软和肉感的嘴；强健而高雅的下巴中间有一条显眼的凹痕；暗绿色的大眼睛；金黄色的高挑眉毛，从眉尖到太阳穴线条分明，很有特征。这位身材魁伟的老实的太太只是显得比她的儿子谦虚。贝拉太太五十出头，精力充沛，并且保养得很好。她脸色红润，胸部的轮廓优美，一头金黄色的卷发，鼻梁上有一片不明显的雀斑。

他们乘坐敞篷汽车穿过夏日炎炎的城市。贝拉太太一个劲地唠叨着日常琐事，又不停地向芭芭拉投去自豪的目光。亨德里克对妈妈有失体统的谈话深感不安。他的脸红了，咬着嘴唇，最后，他急中生智地称赞起美丽的街景。

枢密顾问在花园门口用头一天接待亨德里克的方式来迎接这两位女士。芭芭拉把贝拉太太和约西领到楼上，她们想在那里洗洗手，往鼻子上扑点粉。一小时后，他们分乘两辆汽车到婚姻登记处去：坐在布鲁克讷汽车里的除了新婚夫妇外，还有赫夫根太太和枢密顾问，坐出租汽车跟在后面的有尼柯列塔、约西、女管家和一个叫塞巴斯蒂安的男子，他是芭芭拉年轻时候的朋友。对于塞巴斯蒂安的到来，亨德里克感到很纳闷。

正式仪式很快就结束了。尼布尔和枢密顾问当证婚人。所有在场的人都相当激动。贝拉太太和女管家流了眼泪，而

约西则神经质地哭了起来。亨德里克用沙哑的声音回答了结婚登记处官员的问题，他有时朝新娘看上一眼。芭芭拉则用温柔、审视的目光看着站在她身旁的这个男人，从现在起他就成了她的丈夫。接着是祝贺和拥抱。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是，尼柯列塔尖声尖气地请求赫夫根太太允许对她以“贝拉姑姑”相称。当她的请求获得对方同意后，她吻了吻贝拉太太的手。这位仪表堂堂的姑娘今天上午打扮得特别干净利落，神采奕奕。她穿着板挺洁白的亚麻布裙服，腰间系一根宽宽的鲜红漆皮腰带，这使她显得十分挺拔。她对芭芭拉说：“我很高兴，亲爱的，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这句话有点儿多余，但却是千真万确。她那双漂亮的猫眼闪闪发光。她把约西小姐拉到一边，告诉她有一种治雀斑的良药妙方。她突然间扯谎说，这是她父亲发明的，而且已经传遍整个远东地区。“您可以用这种药，亲爱的小姐！”尼柯列塔用一种威慑般的表情说道。她非常乖张地用你来称呼贝拉太太，但却用您来称呼约西小姐。“您的小鼻子有损您的外貌。”说着，她用严峻的目光打量着约西鼻梁上的密密麻麻的红斑点。“是啊，我自己也知道，”约西难为情地说道，“每年夏天，这些雀斑总是使我感到十分气恼。不过，康斯坦丁倒是非常喜欢这些雀斑，”她聊以自慰地补充了一句。

芭芭拉的祖母，即那位将军夫人，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才露面。这位老夫人的生活准则之一——是绝对不坐小汽车。她那个小小的庄园离布鲁克讷别墅有十公里的路程，她是乘坐一辆古老的四轮单驾的轮便马车来的，所以，她没有赶上所有的家庭庆祝活动。她用优美、丰润、抑扬顿挫的声音抱怨着

自己错过了户籍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的一幕。“好吧，让我看看您相貌如何，我的孙女婿，”兴致勃勃的老太太边说，边用她挂在胸前的单柄眼镜仔细地打量亨德里克。亨德里克脸红了，眼睛不知该往哪里瞧。这番审视颇费了些时间，对他的评论还算不坏。当将军的遗孀终于放下眼镜时，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蛮不错！”她双手叉腰，下了定论。她快活地冲他点着头，从那双美丽、深邃明亮而又灵活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神情比说的话更令人感到真切、聪慧和有力。

亨德里克一生中还未见识过这样一位奇妙的好老人。将军的遗孀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她有着一副十八世纪贵族的仪表，一头银发，一张高傲、智慧、愉快而又庄重的面庞，身着一件领、袖口处镶着卷边的珍珠灰色夏装。将军遗孀保持着军人般挺拔的姿态。围领上的蓝色宝石和微微作响的单柄眼镜挂链上的珠宝的色调也很和谐。

将军遗孀出席任何社交场合，都是发号施令，对此她已习以为常。十九世纪末，她被视为德国社交界最有姿色的女人之一，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里她仍是受崇拜的对象。那一时期的所有画家都给她画过肖像，进出她的沙龙的人不外乎王孙、将军、诗人、作曲家和画家。她几年前故去的丈夫由于受最高当权者的青睐，再加上本身的富有，所以人们对她的某些见解、观点和行为都持宽容的态度。

将军遗孀给亨德里克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这时他才真正懂得，自己被允许跻身在一个多么体面荣耀的阶层。芭芭拉在亨德里克的心目中也升了一级。他回忆起，芭芭拉曾说过，她的周末都是在祖母的领地上度过的。想到芭芭拉那美好的童年，赫夫根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嫉妒之情。在父亲府邸度过欢

乐的假日，在高贵的祖母的领地上享受，把这样的童年和自己的童年相比，亨德里克怎么压抑得住涌起的愤懑不平呢？

他一边和将军遗孀说着话，一边却在想：芭芭拉，在她面前所有道路都是平坦的，她是名门望族、大资产阶级的典型造物。我所饱尝的艰辛只会使她吃惊。我所取得以及将要得到的一切全是凭借着自身的力量。当年轻的妻子领着他走向堆满贺电和礼物的桌子时，他不无愤懑地对她说：“这些东西自然都是给你的，没人会给我发贺电。”“不，亨德里克，恰恰相反，好几个人的电报是署名只发给你一个人的，比方说马尔德尔的。”她从大堆的信件、明信片 and 电报中挑出了那些专门发给亨德里克的邮件。除了台奥菲尔·马尔德尔那封无可挑剔，可能内含讥讽之意的新婚贺电之外，还有小安格丽卡·西贝特、剧院经理施密茨和克罗格以及黑姐·封·赫茨费尔德发来的贺电。令亨德里克深感震惊的是其中也有朱丽叶的贺电。她怎么会知道这个地址及结婚的日期呢？脸色惨白的亨德里克揉碎了那张电文。为转移别人的注意力，他夸张地赞叹着人们送给芭芭拉的礼物：瓷器、银器、水晶玻璃器皿、书籍和首饰，数量可观的由亲朋好友们以仁爱之心，精心挑选的实用而精巧的物件。“我们用这些值钱的东西干什么好呢？”芭芭拉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一堆表达祝福之意的礼品问道。亨德里克想，这些文雅的器件将为他在汉堡的那间屋子生辉。这一想法他并没有说出来，只是笑了笑，不屑地耸了耸肩。

那个被称为“塞巴斯蒂安”的青年男子凑了上来，他的在场使亨德里克略感不安。他和芭芭拉用一种急促而又充满晦涩难懂的个人默契的语言交谈。亨德里克吃力地旁听着这

场谈话，自己极不喜欢这个男子。芭芭拉称他为自己最好的童年密友，说他写得一手漂亮的诗词文章。这个人真是傲慢而令人不能容忍，亨德里克暗自思忖。在他身旁，亨德里克感到特别不踏实。尽管塞巴斯蒂安对他的态度很友好，但恰是这种无所谓的、略含嘲讽的友好态度带有一种伤人的威胁。塞巴斯蒂安长着一头略带灰色的浓浓的金发，清秀的脸上微显倦意，鼻子又长又直，朦胧的眼睛呈灰色，可能他爸爸也是个教授之类的人物，亨德里克愤愤地下了结论。芭芭拉最终会毁在与这种娇生惯养、才华横溢的公子哥儿交往中。

饭后大家坐在门厅里，因为阳台上热不可耐。贝拉太太觉得应该谈点儿文学，便说起在火车上读了本特别有趣，让人不忍释卷的书。唉，是谁写的来呢？“噢，对了，就是我们那位俄国人嘛，那位最伟大的……”这个可怜的人无奈地叫道，“我怎么会一下子想不起我最喜爱的这位作家的名字了呢？”尼柯列塔解围地问她是不是托尔斯泰。“啊，不错，就是托尔斯泰！”贝拉太太如释重负，“我刚才说过嘛，就是最了不起的那一位。我读的还是他一部新作呢！”可大家后来才弄明白，给贝拉太太带来如此享受的是妥斯陀耶夫斯基的一部中篇小说。亨德里克一下子满脸绯红。为了转移话题，也为了向这一帮不可一世的人证明自己在窘境中是不会丢弃自己母亲的，亨德里克示威性地和贝拉太太说笑着，开心地向她提起过去的一些趣事。是的，那次过复活节，母子俩在家里的恶作剧可把科贝斯老爹吓得不轻，真是开心！贝拉太太那次化装成土耳其将军，而小亨德里克，那时还叫海因茨呢，不过这一点他们没有提，则扮成印度舞

女。俩人把整个家闹了个天翻地覆，科贝斯老爹回来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妈妈是第一个发现我有演戏才能的，”亨德里克亲切地望着母亲，接着说：“爸爸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听也不要听。”随后他又说起自己是如何开始舞台生涯的往事。那正是在1917年的战争年代。当时尚不满十八岁的亨德里克从一张破报纸上读到一则启事，说的是比利时占领区的一支前线剧团招募年轻演员。“但我是在何处看到的这张决定了我命运的小纸片，这一点是绝不能泄露的。”看到众人都大笑起来，亨德里克装作羞得无地自容，双手掩住脸，从指缝中说道：“噢！我怕你们已经猜到了……”“是在厕所里！”将军遗孀毫不难为情地大叫起来，那开怀的笑声一下子从矜持的低音升到了银铃般的高音。

随着气氛变得轻松和热烈，亨德里克话题一转，又讲起他曾饰演父亲角色的那个流动剧团的一些轶事趣闻。他毫不难为情地、兴致勃勃地端出那些多次讲述过的旧事，以娱乐众人，因为这些趣事在这个阶层中尚无人耳闻。他现在说起的事只有芭芭拉已听过一些，所以她那注视着侃侃而谈的讲述者的目光中流露出诧异，甚至有些厌恶的神色。

晚上来了几位朋友，亨德里克可以展示他那套剪裁合体而价格惊人的燕尾大礼服了。餐桌用鲜花装点得非常漂亮。在烤肉端上来之后，枢密顾问敲响了他的香槟酒杯，开始讲话。他欢迎各位，尤其是亨德里克的母亲和妹妹的光临，戏谑地把贝拉太太称为“另一位年轻的赫夫根夫人”。随后他泛泛地讲到婚姻问题，着重说到新女婿的人品和艺术上的成就。枢密顾问字斟句酌，亲切得体地把演员赫夫根形容为类似童话中王子的形象，白天隐形匿迹，夜间方显现真身。布

鲁克讷用他那修长的食指指着亨德里克，高声喊道：“看，他就坐在那里！”亨德里克的脸立刻有些红了。“他就坐在那里，请诸位认真看看他。一位身材颀长的青年男子，身着精心裁制的礼服，是的，很出色。但一般来说还并不是那样招摇，我说，他还不是那样引人注目，是和晚间舞台上那由他饰演的炫丽而神奇的形象相比而言的。在舞台上，他焕发出不可抗拒的丰采！”尽管这位被自己的讲话所振奋的学者没有见过舞台上的赫夫根，然而却把演员赫夫根比喻为一只在白日里谦逊不露、在黑暗中才大放其诱人光华的萤火虫。听到这里，尼柯列塔发出一阵响亮的大笑，将军遗孀则摆动着单柄眼镜上的银链，发出轻微的金属撞击声。

枢密顾问以对年青夫妇白头到老的祝愿结束了讲话。亨德里克吻着芭芭拉的手，深情地微笑着对她说：“你太美了。”芭芭拉身着丝绸晚礼服，尼柯列塔曾挑剔说，这件衣服不够入时，一眼就能看出是由家庭裁缝自裁自制的。但没人否认，芭芭拉穿这件衣服非常合身。她对亨德里克报以的微笑有点儿心不在焉，那深蓝色的眼睛迸发的温柔和试探的目光仅仅在赫夫根的脸上一掠而过。亨德里克倏然转过身去，看到了芭芭拉的挚友塞巴斯蒂安。他脸色阴沉，双手指头奇特地跳动着，就象弹着一架看不见的钢琴。他是否在向芭芭拉做着一一种只有她才懂的手势暗号？这可恶的家伙！他脸上为什么挂着那副忧伤的神态？他爱芭芭拉吗？肯定他是爱她的，也许还想和她结婚，俩人可能在多年前曾订过童子婚。哼！这下子我可让你美梦难成了。想到这里，亨德里克既得意又惊恐。他真让我受不了！亨德里克的目光从他身上转到其他客人那里，转向这些名门望族的朋友们身上。他觉

得这些人都阴沉着脸，表情做作，而又富有特色。在欢迎他们时，亨德里克没能记住他们的姓名，但他们不外是些教授、作家、医生等名流。几个在座的年轻男子他觉得都和塞巴斯蒂安有着令人不快的相似之处，而几个姑娘身着晚礼服，就象是化了装一样。亨德里克觉得，他们注视着自己的目光中都流露着妒忌鄙夷之情。他们是不是都爱过芭芭拉？他是不是从他们所有人身边夺走了她？他是不是个闯进这个圈子的外来人，一个不可信而又不严肃的角色。人们是不是顾及到芭芭拉那令人费解的、可能只是一时的心绪才不情愿和他同桌进餐的呢？其实在坐的人都在谈论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一本新书、一出新戏或是叫人担忧的政局，等等。但亨德里克却觉得他们只在关注着自己，他们的谈话、微笑和讥讽都是为他而发的。

突然他感到羞耻，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枢密顾问刚才的一席话不也是在嘲弄自己吗？短短的几秒钟里，他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一下子变成了对他的贬低和侮辱。枢密顾问那宽容、活跃和掺杂着善意揶揄的话语刚才还使他感到骄傲，现在看来，不是比任何严厉的，不加掩饰的傲慢都更加刺伤人，更加使人羞辱吗？亨德里克这才悟出，连将军遗孀那无拘束的话语也含着那么多伤人的嘲讽。当然，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个有大户人家风度的贵妇人。就连她现在腰板笔直地，既庄重而又无拘谨地摆弄着眼镜，向这对年轻人走过来的样子，也显得风韵迷人。她晃着手上的香槟酒杯，粗声大气地喊道：“我得跟小灯泡和我那小芭芭拉干一杯！”

尼柯列塔也从另一边走过来，手中也举着酒杯。她星眼流盼，肉感的红唇微启。“干杯！”将军夫人叫道。“干

杯！”尼柯列塔应道。亨德里克先是和高贵的祖母，随后又和尼柯列塔碰了杯。这个姑娘和他一样，也是被神奇的命运所驱使，跻身于这样一个显贵的阶层。亨德里克清楚而强烈地感到他和尼柯列塔之间有共性，感到自己对她怀有一种象对亲人似的情感。他深深知道她和他同属一种人，尽管她的父亲是文人和冒险家，其旺盛的精力和玩世不恭的机智曾使放荡不羁的文人墨客们为之倾倒，而科贝斯老爹那种小市民的轻狂则吸引不了任何人，相反，它只能激起那些债主们的肝火。但在这里，在这极富有才学和金钱的人群中间，其实在座的大部分宾客并不十分富有，但亨德里克却认为他们个个都是腰缠万贯，在这群自命不凡和清高的人群中间，尼柯列塔和亨德里克两人却在扮演着同一个角色，两个外来者的角色。两人都在内心深处下定了决心，要让这个他们身在其中，却不感到是其中一分子的社会阶层扶他们青云直上，享受高踞于这一阶层之上的欢悦，作为对它的报复。

“干杯！”亨德里克叫道，杯子碰在尼柯列塔的杯子上，发出一声脆响。一直在桌边谈笑的芭芭拉来到父亲身边，无言地把胳膊搭在父亲的脖子上，默默地吻着他。

陪伴新婚夫妇蜜月旅行的尼柯列塔建议到上巴伐利亚一个美丽的湖边旅馆下榻。在这里，芭芭拉感到非常幸福，她爱这里的风光，爱这里丘陵上的草地、森林和溪流、湖泊。

亨德里克对自然风光的魅力和壮观颇不敏感，旅馆里高雅的环境和气氛使他激动不安。他对服务员的态度是多疑而易怒的，断言说，对他的服务不象对其他客人那样周到，并抱怨芭芭拉现在就已在引诱他过一种高于自己收入水平的生

活。但另一方面，对旅馆客人们的不同凡俗他又感到极大的满足。“除我们之外，在这里下榻的差不多全是英国人，”他满意地说道。

他们在这里有时也度过欢愉的时光。上午，三人躺在木板搭成的供船停泊的栈桥上，它远远地伸进蔚蓝的水中。每天中午都有一只擦得锃亮的小汽船在这里停靠。尼柯列塔又是做操又是练功，时而在绳索上一跃而过，时而用手倒立行走，时而又向后弯曲腰肢，直弯到前额碰地。芭芭拉则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但游起泳来，她就比性急的尼柯列塔更出色了，她游得更快，游程也长。亨德里克在体育上是无法和她们竞争的。脚刚一沾凉水，他就呼叫起来。芭芭拉要长时间地连劝带挖苦才能敦促他扑腾几下子。亨德里克竭力使自己呆在水浅的地方，因担心脸上露出一副苦相。芭芭拉饶有兴致地盯着他，突然冲他喊道：“你和你妈妈真是可笑的相象，游泳时则更象。天哪，你的脸简直就和她的一模一样！”亨德里克笑的连水都划不动了，喝了不少水，差点儿被淹死。

但到了晚间，在舞会上，他可就大出风头了。他和尼柯列塔或是和芭芭拉一跳起探戈，所有的客人乃至服务员都象着了迷。其他绅士中没有人能这样优美而潇洒地翩翩起舞。亨德里克简直就是在进行一场地道的表演。舞步一停，全场一片掌声。他微笑着鞠躬致谢，就象置身在舞台上。让他置身于人群中，作为观众的一员，他就会感到拘束不安；一旦和众人拉开距离，在炫目的灯光下，他的安全感就又得到恢复，并转化为必胜的信心。只有站在一个突出的高台上，只面对着对他喝采、鼓掌声的人群，他方能感到安全。

有一天，他们才知道马尔德尔正是在这个尼柯列塔极力推崇的、有着旖旎风光的湖边有一幢度夏别墅。芭芭拉变得沉默寡语，她先是拒绝去拜访这位讽刺剧作家，但最终还是被尼柯列塔说服同去。他们乘那艘在栈桥旁已见过多次的白色汽船横穿湖面。天气很好，凉风吹动着那象天空一样湛蓝的水面。尼柯列塔兴致越高，她的女友芭芭拉就越心事忡忡沉默不语。

马尔德尔在岸边迎接了他们一行。他身穿大方格运动衣和肥大的灯笼裤，头戴硬壳凉帽，显得怪里怪气。一个英国式短烟斗，说话时叼在嘴上。当尼柯列塔问他什么时候抽上烟斗时，他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回答说：“新人要有新习惯。我在变化。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吓了一跳，因为，一觉醒来，我已不是入睡前的我了。我的脑子一夜间开阔了，常在睡梦中获得不可思议的知识。正因为这样我才睡得很多，每天至少十四个小时。”这段话招来一阵开心而戏谑的笑声。台奥菲尔恢复了常态，对亨德里克和尼柯列塔尽力表现得亲切有礼，对芭芭拉却如同视而不见似的。

在一间用本色木料拼装内壁的宽敞、明亮而又雅致的餐厅里用过饭后，台奥菲尔搂着赫夫根的肩膀走到一旁。这位剧作家目光炯炯，吧嗒嘴唇说：“好，我们现在是两个男人交谈。您对自己的尝试满意吗？”“什么尝试？”亨德里克不解地问道。台奥菲尔一阵大笑，更起劲地吧嗒起那张贪婪的嘴。“嗨，这您还不清楚？我当然指的是您的婚事了。”他哑着嗓子小声说，“您真是好样的，敢走这步棋。这个枢密顾问的千金可不是好对付的，我是尝试过的。”他承认道，眼里露出恶毒的神色。“在她那里您尝不到什么甜头，

亲爱的。她是个乏味货，请相信我这样一个本世纪最具有判断力的行家说的话，她是个乏味货！”

亨德里克被这样一种粗俗的话语惊得连单片眼镜都掉了下来，而马尔德尔却开心地捅着他的肚子高喊道：“可别生我的气呀！”情绪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也许您会大功告成，谁知道呢？您可真是个好样儿的！”

整个下午马尔德尔都在发牢骚，抱怨这个时代缺乏纪律观念。他不厌其烦，无数遍激烈地重复着自己的观点，不断强调说：“哪里也找不着个象样儿的人物，只有我。不管我怎样细心观察周围世界，最后仍旧只能看到我自己！”他把自己和历史上的几位伟人相比，不但和荷尔德林比，也和亚历山大大帝比，随后又不无感慨地赞美起自己青年时代所经历的美好时光。接着又就这个话题谈起了枢密顾问布鲁克纳：

“这位老先生真是乏味透顶。但毕竟还是个靠得住的老好人，不是个不学无术的牛皮匠。是个还值得尊敬的，相对而言的伙伴。现今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罪犯。”之后，他又领尼柯列塔、芭芭拉和亨德里克三个年轻人来到他那拥有几千册藏书的书室，要求他们“先得学点儿东西，”然后又出其不意地冲着他们嚷道：“你们全都狗屁不通！都愚昧无知得令人心惊！你们是完全垮掉了的一代！所以欧洲的灾难是不可避免，从更高的角度来看，甚至是合情合理的！”当他又打算考考亨德里克希腊语不规则变化动词时，芭芭拉觉得是到了启程回家的时候了。

在乘汽船返回的途中，尼柯列塔说她那个冒险家的父亲肯定就是类似台奥菲尔·马尔德尔的人。“我没有爸爸的照片，”她说道，然后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水面。在降临的暮色中，

静静的水面因失去了阳光的照耀而呈现出蚌灰色。“没有他的照片，只有那个鸦片烟枪，但他肯定和台奥菲尔有不少共同之处。我能感受到这一点，并因此觉得和马尔德尔是心心相印的。”一阵短暂的沉默后，芭芭拉开口说：“你爸爸肯定比马尔德尔好得多。马尔德尔这人一点儿也不好。”尼柯列塔的绿色猫眼中闪动着狡诘而惬意的光芒，嘿嘿地小声笑了起来。

尼柯列塔差不多天天都乘船到对岸的马尔德尔的别墅去。她近中午动身，往往到深夜才返回。芭芭拉越来越寡言多思，同尼柯列塔在一起的短暂时光里更是如此。

另外，尼柯列塔和台奥菲尔那种不理智而任性的调情并不是使芭芭拉心事忡忡的唯一原因。当她夜半独守空床时，是的，她是独守空床，她便倾听自己心底的声音，想弄明白亨德里克那古怪而丢脸的举止，也可将其说成是一种无能，她感到轻松，但也感到失望……

芭芭拉和亨德里克的卧室之间有一扇门相通，赫夫根惯于在深夜时分裹着那件过分奢华的睡袍走进妻子的房间。他仰着头，微垂着眼睑，一对闪烁而微微斜视的眼睛。他急匆匆跨进房间，用唱歌般的声音向芭芭拉表示自己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他拥抱她，但只是那样草率而仓促。在把她拥在自己怀里时，他脸色变得苍白，他痛苦、战慄，满头是汗，噙着泪水的眼中充满着羞辱和愤怒。

这种难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曾相信自己是爱芭芭拉的，是的，他确实爱她。但是难堪而又毫无成效的拥抱成为对他的一种折磨，他确信在芭芭拉的眼中看到了讥笑和责备，其实这双眼睛里流露的是一个无声的、略感吃惊的问

号。为摆脱这可怕的窘境，他胡扯着临时想起的一切，变得活跃而好动，神经质地笑得前仰后合，在地上匆匆地踱来踱去。

“你也象我一样，有着那令人厌恶的往事吗？”他向静静躺在床上观察着自己的芭芭拉问道，“知道吗？就是那种想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的、但又无法摆脱的往事……”他停下脚步，靠在芭芭拉床边，接着便急不可待地讲起来。他脸上浮起不健康的红晕，不时咯咯笑得浑身颤抖。

“我在十一、二岁那年获准参加了我们中学的男生合唱队。当时我高兴得要命，可能是自以为比别人都唱得好吧。那可怕的往事就发生在那时。注意听，我现在讲起来肯定显得很平淡，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我们男生合唱队要参加一个教堂的婚礼仪式。这可是件大事，我们大伙儿都很高兴和激动。魔鬼怂恿我这次一定要露一手儿。我们合唱队刚开始唱起那虔诚的宗教歌曲，我便想出一个可恶的念头：要比别人唱得高八度。我竭尽全力，努力唱好，并以为自己那尖声尖气的高音在教堂穹形大厅里回荡，肯定会有奇妙的音响效果。我骄傲地站在那里，放开嗓门儿唱。这时我才发现指挥合唱的乐师以一种厌恶，甚至责怪的眼神盯着我。

‘你给我住嘴！’他说道。听明白了吗，芭芭拉？！他高叫着，双手掩住发烫的脸，‘你知道这多糟糕吗？’他干巴巴地小声对我说：‘你给我闭嘴！’，而当时的我还自以为是个婉转高歌的小天使呢……”亨德里克一下子顿住了，一阵长久的沉默后，他接着说：“这种往事就象是座小小的地狱，我们不得不时时沉沦在里面……”他脸上带着怀疑的神色又问道：“芭芭拉，你也许没有类似的往事吧？”

是的，芭芭拉是没有这种往事的。亨德里克突然感到一阵烦恼，甚至愤怒。“问题就出在这里！”他恨恨地叫道，眼里闪着恶毒的光，“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你的一生中，你从未真正感受过耻辱……而对我来说，则是家常便饭。刚才讲的仅仅是开始。我常常感受到那种强烈的耻辱，臊得我恨不得下地狱……你懂我说的意思吗，芭芭拉？！”

第 五 章

丈 夫

八月末，年青的赫夫根夫妇偕同尼柯列塔·封·尼布尔前往汉堡。亨德里克把蒙克贝格领事夫人的别墅的底层（包括三个居室、一间小厨房和一间浴室）全都租了下来。枢密顾问布鲁克讷先生花高价添置的一些家具也放进了宽敞、舒适的房间里。

然而，尼柯列塔却宁愿去住旅馆。她傲气地声称：“我可受不了蒙克贝格太太家里的那股子市侩味儿。”芭芭拉以调解的口吻说：“领事夫人是个正派人，又很善于装饰，布置。”接着她又补充说，“不管怎么说，我和她相处得倒是蛮不错。”为迎接新婚夫妇迁入新居，蒙克贝格太太送来了两只小猫咪，一白一黑。她还一再夸它们是多么听话，多么讨人喜欢。老夫人对她的新房客说：“孩子们，我真高兴你们住我这里，咱们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领事夫人的父亲当年是位大学教授。夫人年轻时在海德堡结识了当时在那里任客座讲师的布鲁克讷博士。随后，领事夫人请芭芭拉上楼用

茶，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女友们。

尼柯列塔却生气地嘲笑芭芭拉居然会接受这样的邀请。她自己则在旅馆里接待诸如杂耍艺人、职业男舞伴以及交际花之类的人物。每当亨德里克想起在一次不幸的、偶然的会和人称“特芭普公主”的朱丽叶相识后，自己陷入的这个奇特的圈子，心中就不由得不寒而慄。封·尼布尔小姐肯定会非常乐意在自己的住处接待这位黑皮肤的维纳斯的。因为尼柯列塔对自己怪僻的假绅士派头和放荡行为一向是孤芳自赏的。她常喜欢对一些洗耳恭听的人说：“凡是我父亲认为值得一交的人，我都觉得没什么不好。”

尼柯列塔那会儿确实长得妩媚动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她身上的一切都给人一种新鲜感，象是浑身带着电，闪闪放光，动人心魄。她以那种前所未有的胜利者姿态，仰着头，一口洁白的牙齿在娇艳的红唇之间闪亮。艺术剧院里的大部分男演员都深深地迷恋着她。有一次，彼得森激情难捺，象个毛头小伙子一样花了不少钱请尼柯列塔在“大西洋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结果使莫茨嫉恨得又是骂街又是落泪。她已经习惯于代替矜持的小安格丽卡为英俊的波奈第效力。她固然也有着不同寻常的魅力，但和尼柯列塔那无比妩媚动人的气质相比，可就相形见绌了。拉埃尔不服这口气，非要和尼柯列塔一比高低不可，于是把双唇涂成发紫的深玫瑰色，把一付秀眉拔得几乎一根不剩，嘴里还叼上了细长的美国弗吉尼亚香烟。可这付扮相除了让男人倒胃口外，对她可是什么忙也没帮。尼柯列塔的双眼光彩照人，她那魔法般的神奇魅力使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她那修长的大腿是多么迷人。

尽管奥斯卡·赫·克罗格对封·尼布尔小姐根本没有好感，但经不起他的好友施密茨一再说情，同意让她在秋季首次公演的新剧目中担任主角。施密茨断言观众定会乐意看“这类角色”登台。尼柯列塔在这部很卖座的法国剧中扮演一个带悲剧色彩的轻佻女郎，在第三幕结束时被其情人谋害。波奈第扮演那个年青的凶手。波奈第这个人本来就自命不凡，虚荣心甚重，再加上傲气十足的劲头，他倒是挺适合扮演这一角色。赫夫根扮演一个拉皮条的角色，此人从外表上看是个大人物，实际上却是个卑劣小人。赫茨费尔德夫人先将剧本译成德文，后又对其进行了艺术加工，并亲任本剧的导演。“在这部戏里，您将获得比在《克诺克》一剧中更大的成功，”她这样向尼柯列塔预言道。过去，她因为亨德里克而和尼柯列塔争风吃醋，但自从她的心思转移到另一个男人身上之后，她对尼柯列塔就表现出一种慈母般的关切。

“说实在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尼柯列塔以尖刻而冷漠的口吻回答说，“明天晚上我要露一手，让那些汉堡人也开开眼界。”

“准会成功！我觉得这个戏至少可以连演三十场。”施密茨满意地微微一笑，还迷信地不住手地敲着木头。大幕落了下来，剧场里掌声雷动。观众们一再欢呼着尼布尔的名字，恨不得马上再看一遍女主角之死的那场戏，以饱眼福。说真的，当罗尔夫·波奈第举起手枪对准她时，尼柯列塔的惊呼声和姿态确是逼真到无与伦比的地步。枪声响了，这个可怜的交际花栽倒在地，扭曲着肢体，哀号着，挣扎着，呐呐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愤怒谴责着男人，特别是那个爱嫉妒的情人。那诉说和谴责真使人难以忘却。然后，这个不幸

的女人开始祈祷，随着最后一声凄惨的哀叫，她终于死去了。

第二天，评论界全都是一片赞美之声。所有报纸一致认为，尼柯列塔获得了非凡的成功。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午间报》在头版头条上有一篇以“尼柯列塔·封·尼布尔开始了伟大的艺术生涯”为题的文章；柏林的报界也刊登了类似内容的电讯。从上午起，艺术剧院的售票处前就排起了长龙，这可是多年未有的情景。这部描写妓女生涯的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头五场的门票一售而空。

而尼柯列塔却在首场公演的第二天中午收到台奥菲尔·马尔德尔发来的电报：“要求你立即回到我这里来，不许你以演员的身份继续卖淫。男子的尊严责令我抗议你这种贬低人格的作为，正派女人要无条件地服从能扶持自己青云直上的天才男子。明天在火车站接你，如若在这关键时刻不来，或找什么借口搪塞，这意味着你已被我心甘情愿地最后抛弃。台奥菲尔。”

几位前来对演出成功致贺的年轻芭蕾舞女演员和职业男舞伴被尼柯列塔粗暴地打发走了。她接着给赫夫根打电话，简短地对他说自己将在一小时后乘车去德国南部。亨德里克问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发疯了，她干巴巴地回答说，两者都不是，而是要放弃自己的聘任合同以及女演员的艺术生涯。她还说，这部法国剧中妓女这一角色不必费什么周折便可找到替角，拉埃尔·莫伦维茨肯定为演这个角色做过准备。

“对您的尼柯列塔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台奥菲尔·马尔德尔的爱情。”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要无条件地服从能使自己青云直上的天才男子。封·尼

布尔小姐电话中的这席话，使赫夫根大为震惊。

他吃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嘟囔出一句：“你病了，我要辆出租车去看你。”十分钟后，他和芭芭拉一起出现在尼柯列塔的房间里，她正在打点行装。

芭芭拉那带有贵族气质和敏感的鹅蛋脸一点儿血色都没有，就象她背靠着的那堵墙一样白。她沉默无语，尼柯列塔也是一言不发，只有亨德里克说个不停。为劝阻尼柯列塔，他先是一番讥讽，又是一阵威胁，最后竟大发雷霆：“你是签有合同的，这种毁约行为是要处以罚款的！”尼柯列塔轻声，但却明确地回答：“克罗格先生大概不会有兴趣就我的归属问题同台奥菲尔·马尔德尔去打这场官司的。”“那你的前程就毁了，世界上再不会有剧院来聘用你了！”亨德里克的话语中充满着焦虑。“我已经对你说了，我是怀着万分的喜悦放弃这种生涯的。这种舍弃换来的是无与伦比的珍宝，是更为重要、更为美好的东西。”尼柯列塔回答他说。这时她的声调也不再象最初那样激烈，倒象是由于压抑住欢呼声而在歌唱。亨德里克却无法压抑自己的激动，这个姑娘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成了个谜。莫非真有此等爱情，此等震撼人心的爱情，足以使人放弃刚刚开始、但却已显现出无限光明的前程。他对职业的热爱，造就了他的坚定信念——有利于其艺术生涯的坚定信念，即任何东西都不能损害或者毁灭艺术生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狂妄的预言家。”他最后说。尼柯列塔一下子直起身子，翘着鼻子冲他喊道：“我禁止你这样说我的未婚夫！他是一位活着的伟人。”亨德里克无力地笑了，抹去额头上的汗说：“那好吧！我得把事情向可怜的克罗格先生说明一下。”

当他往艺术家剧院打电话时，芭芭拉才第一次开了口，那声音象罩着一层悲哀的挽纱：“那么说，你打算和他结婚了？”

“只要他肯娶我！”尼柯列塔的表情有着一种令人害怕的兴奋，但她同时却避免直视自己的女友。

芭芭拉说：“可他比你大三十岁，都可以作你的父亲了。”

“太对了，”尼柯列塔回答说，那双美丽的眼睛闪动着疯狂的火花，“他是象我的父亲。在他那里，我找到了失去的东西，又奇迹般地 and 过去恢复了联系。”

“可他有病！”芭芭拉简直是在恳求了。

失去理智的尼柯列塔却昂首回敬说：“但他有着更为健全的天才！”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呵！”这时芭芭拉只有呐呐自语了，双手捂住了脸。

一刻钟后，当奥斯卡·赫·克罗格、施密茨经理和赫茨费尔德走进旅馆时，尼柯列塔已收拾好箱子，正站在大厅里等着送她去车站的汽车。

以往说话和声细气的施密茨突然变了脸，大喊大叫，甚至用警察、逮捕一类的词句威胁她。奥斯卡·赫·克罗格象只老公猫似的咆哮着，而尼柯列塔则以猛禽扑食之势回敬他。赫茨费尔德女士力图用一些理智的话去劝慰她，但尼柯列塔的冷嘲热讽使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在场的几个人七嘴八舌：施密茨抱怨门票已经售光，克罗格说这种行为是缺乏艺术家的责任感和做人的正直，赫茨费尔德则把尼柯列塔的这一决定归结为一种姗姗来迟的、带有变态性质的青春发育期

的冲动。芭芭拉此时悄然离开了旅馆，尼柯列塔没有和芭芭拉告别，就离去了。

尼柯列塔突然离去对芭芭拉意味着一种痛苦，但同时几乎是一种解脱。尼柯列塔和台奥菲尔·马尔德尔悄悄举行婚礼的消息她听说了，但并没有感到吃惊。可怜的尼柯列塔本是她所惦念的一切，现在她心中已逐渐丢开了多年追随的友谊，这种友谊说不清、道不白，使人幸福，又令人烦恼。芭芭拉不再为今后同尼柯列塔的关系苦苦思索，现在她喜欢回忆她们在一起的共同经历，自言自语地讲述她们之间的友情。她们的友谊充满了浪漫色彩，为环境所缔造，并且因袭着一种奇特的规律发展起来了。

尼柯列塔的父亲维利·封·尼布尔的生活经历固然不象女儿那样富于冒险性，但也不是风平浪静的。作为父亲，他从未关心过女儿。他在中国去世时，小姑娘才只有十三岁。由于一件大丑闻，这姑娘被洛桑的一所寄宿学校开除了。老尼布尔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从上海给他大学时代的朋友布鲁克讷写信说：“请关照一下我的孩子吧！”这样，枢密顾问决定收留那姑娘在家暂住几周，直至找到新的合适的寄宿学校或是其它可能安顿她的地方。于是，尼柯列塔出现在布鲁克讷的家中。这位年轻的姑娘端庄严肃，又聪明固执。高高的微弯鼻梁，炯炯有神的眼睛，身材苗条，线条优美，昂首傲视远方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枢密顾问觉得这位年轻客人身上的一切都令人不安：富于诱惑而又带几分威胁的目光，咬文嚼字、重音突出的说话习惯，以及十分得体的举止。朋友的怪女儿在自己身边，整天要观察她，这对布鲁克讷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同时又有点儿不安。

使布鲁克讷惊讶的是芭芭拉竟能同尼柯列塔结下友情。是什么吸引着自己的孩子，使她那样喜欢接近这个陌生、显眼而又奇特的姑娘？作为父亲他曾苦苦思索。他觉得，芭芭拉是在尼柯列塔身上找到了一个同她自己迥然不同的人。身为芭芭拉的父亲，他认为这种友情实在令人焦虑。他竭力使尼柯列塔能离开这所房子，就这样，尼柯列塔被送去寄宿在法国里维耶拉城的一所公寓里。但没过多久，她又因出了什么丑事而被送回布鲁克讷处。这种送走送来的游戏重复了多次。尼柯列塔那年轻人爱热闹和无拘束的生活招来不少麻烦，而她每次又都从芭芭拉那里得到安慰。芭芭拉总是在等候着尼柯列塔的重归。每次尼柯列塔敲门，总是芭芭拉去打开房门。这一切枢密顾问都看在眼里。他感到纳闷，忧虑，但这一切他都容忍下来了。此外，他认为自己那美丽聪明的女儿也绝不会贻误了自己的青春，尽管她对自己那位处于特殊地位的女友时时怀着赤诚的同情心。她有许多朋友，在他们心情不好和忧郁烦恼时，她便倾注出无限的同情。她轻率而又喜欢耽于幻想，是个有着男子气概而又不乏女子柔情的姑娘；她头脑冷静又心地善良，矜持但却温柔，而那柔情也绝不失去分寸。芭芭拉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尼柯列塔，整天期待着她的随时到来。这会为她的生活带来她所需求的那种神秘感。

尼柯列塔总是去而复返，但芭芭拉感到这一次她是不会复返了。尼柯列塔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她认为在台奥菲尔·马尔德尔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化身，找到了门当户对的男子汉，一个类似她自己创造出来的传奇式人物。现在，她已不再需要芭芭拉了，她把自身的一切乃至生命都交付给这个

父亲般的新情人。这个颇能体现出尼柯列塔戏剧性性格的事件引起了轰动。尼柯列塔这个目空一切的姑娘却偏偏乐于听任他的摆布。对这一切，芭芭拉还能说什么？迫使她改变主意吗？不，这是芭芭拉的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她那十足的傲气使她连抱怨一句都做不到。她只有沉默了，但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仍保持着那付开朗的令人难以捉摸的面孔。可怜的尼柯列塔，现在你得自己安排生活了。这生活可不容易啊，我可怜的尼柯列塔！这就是芭芭拉所思所想的。

不过，芭芭拉这时也没有更多时间去为女友尼柯列塔着想。她要考虑的是自己个人的存在，那种在陌生的城市里，在一个尚不了解的丈夫身边开始的新生活。她应该习惯于同亨德里克·赫夫根共同生活。她能逐渐学会爱这个人吗？她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是由于同情才屈服于这个人的充满激情的求爱的。在提出能否爱他的这个问题之前，芭芭拉首先必须试图回答另一个问题，一个在她看来是关键性的问题，即亨德里克是否还爱她？更确切些，他是否真正爱过她？芭芭拉十分聪敏，也经历过人世间的不少事情，所以她对亨德里克在最初几周里对她表白的爱情，或者说是故作出的爱情是否真诚产生了怀疑。“我上当了，被一个伪君子欺骗了，”这样的念头近来常在芭芭拉脑海中闪过。“看来，他和我结婚是为他的前程着想的。同时他身边也需要有个人陪伴。不过他从来没爱过我，或者他根本就不懂爱情。”

芭芭拉受过良好的教育，富于同情心，却又十分清高。这一切使得她无法开口倾诉自己内心所受到的伤害，无法表白自己的失望。可亨德里克也是个很敏感的人，他完全觉察到芭芭拉现在对他盛气凌人而不象以往那样亲近的背后所隐

藏的东西。芭芭拉的聪慧却没有察觉出亨德里克也在为此黯然伤神。

他的感情得不到芭芭拉的回报，这使亨德里克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他原也有过，那是在他多次无力完成床第恩爱，不得不做出丢脸和怪诞的动作的时候。曾有一段时光，亨德里克激情振奋、感情真挚，或者说，真挚到他自己本难达到的程度。亨德里克回想起《克诺克》一剧首场演出后的日子，那时他的感情是如此的炽烈纯洁。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感受过那种强烈的激情了。“这次如果我在芭芭拉身上失败，就意味着我将永远难逃失败的厄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要承认这一现实，即我一辈子只能属于象朱丽叶那样的姑娘。”

自我责备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无论它是怎样的真诚和痛苦，终会在某个时刻变成自我辩解。经过一段时间后，亨德里克开始在内心里搜罗开脱自己，问罪芭芭拉的理由。“如果我没想错的话，难道不正是芭芭拉拒绝了我，用她那盛气凌人的冷漠熄灭了我那激情之火吗？难道不正是芭芭拉对自己出身名门扬扬自得吗？在她近来常常扫视我的目光中难道不是露骨地显现出嘲笑、高傲和淡漠的神情吗？”不久前亨德里克为之心醉神迷的那双眼睛现在已让他害怕了。从芭芭拉对他所作的无关痛痒的评论中，他感到了她的神经质和病态的傲慢对自己所持的蔑视。芭芭拉始终是那样沉着冷静，这倒使亨德里克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并为此深感羞耻。只有当他冷静思考的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缺乏理智。

这是婚后第一天的清晨。早餐前，芭芭拉去骑马散步。

快到九点的时候她来到餐厅。户外清新的气息随着她一起飘进房内。亨德里克双手托着脸，身穿一件旧便服，显得疲劳而无神。这时，他既不会强颜欢笑，双眼也黯淡无光。正巧亨德里克打了个哈欠。“你好象还没有睡醒吧！”芭芭拉这天心情很好，边说着，边把一个鸡蛋打在葡萄酒杯里。接着，她又在杯子里撒了点儿盐、胡椒、英国辣味汁、番茄汁和油，然后一起搅拌。这是芭芭拉在早晨吃鸡蛋的特有方式。“不，我完全清醒，甚至已办了点儿正事。我和那位殖民商品推销员通了电话。看来，他因我们送去的帐单数目太大而显得有些不耐烦。很抱歉，我不能一清早就给人以清新的面容。要是我每天也能象你那样骑马遛早，一定也会显得更加精神。可我担心你无法教会我这种优良的习惯，因为我已经太老了，无法改变自己。我出身的那个社会阶层里不流行这种高雅的运动。”亨德里克非常不高兴地回答说。

芭芭拉不愿让自己的情绪为此受影响，她宁可把丈夫的这番话看成是一种小小的幽默。“说得太妙了，”她笑着说，“谁都会相信，你真是这样想的。”亨德里克为表现一下自己的特性，把单片眼镜夹在了鼻梁上。他十分恼火，但却一言未发。

接着，芭芭拉又一次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尽管她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她津津有味地吃着从杯中倒出来的多味鸡蛋，对亨德里克说：“以后你也该试着这样吃鸡蛋。直接剥了皮就吃，而且不放辣味调料，那可真没什么滋味……”。沉默片刻后，亨德里克用激动、发抖的声音客气地问道：“我可以提醒你注意一件事吗，亲爱的？”“当然可以！”芭芭拉答道，仍没有停止咀嚼。

亨德里克昂首看着天花板，手指敲打着桌面，双唇紧闭，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子，慢慢开口说道：“你的幼稚和讲究，让人看着又吃惊又好笑。如果一个人的举止和你父亲或老祖母不一样，他又不象我这样对你不甚知情，那么他定会对你感到吃惊或者厌恶。”

芭芭拉那双刚才还充满了欢乐的眼睛刹那间射出探寻的目光。短暂的沉默后她轻声问道：“你怎么恰恰现在会冒出这种想法？”他仍然一本正经地敲着桌子，回敬道：“剥开蛋皮吃嫩蛋，再加上一点儿盐，这本是件很普通的事，而在布鲁克讷家里，吃鸡蛋要在玻璃杯里添加六种不同的调料，这倒是挺独特的。我看，这不应该成为取笑不习惯这种古怪吃蛋方式的人的理由吧！”

芭芭拉沉默了片刻，莫名其妙地摇摇头，站了起来，离开了餐桌。亨德里克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背影，看她迈着那样悠闲自得而又懒散的步子慢慢地穿过房间。突然，他觉得有点儿异样，那双他最喜欢的高统靴穿在芭芭拉的腿上怎么不如他想象的那样漂亮。她穿着运动式套装与这靴子倒也相配，可要是朱丽叶穿上，定会有另一种风韵……

在芭芭拉的面前却想到朱丽叶的名字，亨德里克心中油然而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胜利感，所受过的那些屈辱也得到了补偿。他心里叨念着：“骑你自己的马去吧！调你的鸡蛋大杂烩吧！反正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排练前我将和谁会面。”芭芭拉一声没吭，傲然离开餐厅，这使亨德里克尝到了大丈夫的威严。他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为她还蒙在鼓里而自鸣得意。

就在亨德里克归来的第二周，他便又遇见了黑色维纳

斯。那是在一天晚上，亨德里克正走在去剧院的路上。姑娘已事先在途中等他。一个熟悉而沙哑的声音从门洞的黑暗处传来：“海因茨！”他吓了一跳，这个久已弃而不用的称呼使他感到羞耻和恐慌，他听出这是那个黑女人的声音，这低沉的声音在他心头激起一丝柔情，使他心荡神迷。尽管如此，他仍强迫自己，向那个黑女人呵斥道：“你想干什么？！想趁火打劫吗？！”而那黑女人却用温情、美丽而有力的手冲他做了个手势：“别这样，我的宝贝儿！你要不听话，我可要到剧院去大吵大闹了。”“你想敲我的竹杠！”亨德里克又一次喊道，可一点儿用都没有。那黑女人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那当然了！”她龋着的牙齿和那双眼睛闪闪发亮，淫荡下流的笑声使亨德里克既害怕而又无法抗拒。当想到会有人路过此地看见自己这副狼狈样时，他浑身战抖，一下子把朱丽叶推进一户住家的大门洞里。看来这位特芭普公主很潦倒，额头上毡帽压得低低的，紧绷绷的旧西装上衣以及足蹬的那双高统靴都是刺眼的绿色，她脖子上胡乱围着一条肮脏的羽毛长巾。“你要多少钱？”亨德里克急促问道。“我现在手头是很紧……”“可只给钱是不行的，我的宝贝儿。你得去拜访我。”黑女人的口吻里含着戏谑。“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已经结婚了。”他嘴唇直抖，呐呐说道。“别费话，我的小绵羊！你的尊夫人是无法给予你此刻所需要的东西的。我已经看见过她了，你的那位芭芭拉。”朱丽叶恶狠狠地说道。她怎么会知道我妻子的名字？这件事本没什么大不了，但却使亨德里克特别心悸。“她姿色平平，”特芭普公主继续说道，闪动着那野性十足的目光。亨德里克因恐惧，额头上沁出冷汗，这个黑女人或许会把芭芭拉，布鲁克讷的女

儿，比做拐腿鸭。但朱丽叶看来并不打算继续这场理论性的讨论，而是用威胁的口气要求他作出明确的回答：“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来找我？”

在一间小阁楼里，沉闷的老一套又开始了。从前，领事夫人蒙克贝格夫人也曾以这个阁楼充当过中产阶级的门面。床的正前方的墙上挂有一幅十分醒目的画像，是拉斐尔圣母图的仿制品。这幅画像不但没给室内添些温暖的气氛，反倒使室内显得怪里怪气。就在这个小屋里，年轻的丈夫又重新嗅到一种异样而又熟悉的野性的气味。这是一种混杂的气味，有劣质的香水味，又有原始森林的芬芳。在这里，他恭敬地倾听女教师那粗俗的喊叫、狂热的击掌和有节奏的跺脚声。当他精疲力尽地倒在公主那张硬板床上之后，又吟诵起法文的诗句。赫夫根象从前一样，乐于每周光顾这里两次，寻求欢乐。

当老一套完成了之后，朱丽叶就停止了对她那心满意足、疲惫不堪的学生的纠缠和挑逗。这时，亨德里克便开始在这个小小阁楼里唠唠叨叨地说起他的妻子芭芭拉。

亨德里克的女友黑姐·封·赫茨费尔德是个机灵而又好妒忌的女人，凡事总是要刨根问底。和亨德里克志同道合、亲如兄弟的奥托·乌尔里希斯也常对亨德里克的私事表现出兴趣。亨德里克对那两人隐瞒的事，却统统都在称他为“海因茨”的这个黑皮肤维纳斯面前坦白了。他抱怨自己为什么要受芭芭拉的折磨。只有在这个黑女人面前，他才不由自主地倾吐一切，不向她隐瞒任何事情，包括他自己的耻辱。这位黑公主知道了他在夫妻生活中所受的羞辱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引起的，她开怀大笑了好一阵子。面对这种大笑，亨德里克只好背过脸去，最厉害的一顿棍棒也比这种嘲笑好受得

多。这位“国王的女儿”戏谑他说：“喂，宝贝儿，要是象你所说的那样，你可就别指望你的美人儿会特别尊重你。”

他还说到芭芭拉清晨骑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挑衅，他怨恨地历数了她所有放肆行为：“吃嫩鸡蛋，象配鸡尾酒一样，加上十种调料配成辣味汁。还嘲笑我象死人一样剥皮儿吃鸡蛋。我的房间都得尽力按她父亲和老祖母的房间样子布置。她还不同意我找小伯克当佣人，其实他是个很忠于我的乖孩子。不用他，无非是因为她不便拉拢他一起反对我。不仅不许雇小伯克，就是家里有人顺从我，她也不能忍受。后来，她借口说，小伯克整理房间没有条理，解雇了他。其实她根本不了解那个孩子。多年来，那个小伙子一直为我料理衣物。我发誓，他在整洁方面堪称楷模。这样的人不用，反倒雇了一个讨人嫌的老太婆。她从前在将军夫人的庄园里当了二十年的女佣人，让她到我这里，只是为使我那尊夫人的生活不至发生任何变化。”

芭芭拉的通信往来也使亨德里克大为不快。她总是写那么多信，又收到那么多信，而亨德里克对她同什么人进行着如此频繁的通讯联系都一无所知。在黑女人面前他对这一点抱怨的格外起劲。是否朱丽叶也认为芭芭拉写给父亲、祖母和少女时代的密友塞巴斯蒂安的信中是在贬低他，亨德里克呢？可特芭普公主不能，也不愿意参与这种探讨。“她肯定在信里嘲笑我，”亨德里克由于激动又喊叫起来。“如果她真的对我没有什么恶意嘲讽，肯定会给我看一下哪怕是其中的任何一封回信。但我一封回信都没有看过。”说着，亨德里克忽然觉得这种情况实在太严重了，真是应该注意，因为他曾多次给芭芭拉看过自己母亲贝拉夫人的信。“今后

我再不会这样做了！”他坚定地向黑皮肤公主声明道。“如果她总是对我保密，我为什么非得信任她呢？再说，她还曾无耻地嘲笑过我母亲写来的信。”（有一次，亨德里克把母亲的来信给芭芭拉看过后，她确曾开心地笑过。）在那封信里，赫夫根太太提到约西最近的一次婚约又告吹了。可怜的母亲是这样写的：“当然，我们大家都为此感到高兴，事情又一次顺利地过去了。”这句话使芭芭拉笑了很久。不过，亨德里克也和妻子一起笑了，当时他自己也觉得这番话是那么诙谐。事到如今，他才又想起这件事是多么可气。“她家庭里的一切都那么神圣，她绝不允许任何人议论那位手拿长柄眼镜的将军夫人，她的祖母。而我的母亲却可以任她耻笑。”对着他的黑维纳斯，亨德里克激动地倾诉着自己的怨恨。

亨德里克就以这些诉苦和抱怨结束了对朱丽叶的拜访。他往床头柜里扔了五马克。准备离去前，他对自己的公主说，爱她远远胜过爱芭芭拉。“这根本不是真的，”朱丽叶的声音平静而低沉，“你又在撒谎！”亨德里克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痛苦而又含有讽刺的意味。他轻声问道：“我撒谎了？”停顿片刻，突然下巴一抬，朗朗说道：“我得去剧院了……”

新编“仲夏夜之梦”的排演开始了。亨德里克在剧中扮演象王奥伯龙。

芭芭拉的日常生活就是每天坚持体育锻炼，看书作画，写信或是去大学听课。有时，她也在晚间到剧院去接排完戏或演完戏的亨德里克。有时她在化妆室或酒吧间呆上个把钟头。这可是亨德里克不愿看到的事。他深恐妻子会挑唆同事们反对他。他很不愿意妻子和艺术剧团的演员们有过于密切

的接触。芭芭拉打算为冬季上演的一部剧设计舞台背景，她的努力也没能如愿。亨德里克多次向芭芭拉许诺，要为她争取和剧院经理签个合同。可一回家，他总是说，施密茨和克罗格经理对此都不反对，事情就坏在持反对意见的赫茨费尔德夫人身上。

他说这话倒也不是凭空捏造的。确实，一提到芭芭拉，黑姐心情就不好，根本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满腹的嫉妒之情使这个聪明女子变得蛮横不讲理。当然，赫茨费尔德夫人从来也没有大胆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赫夫根身上。她知道自己所钟情的这个男人的特殊嗜好，清楚赫夫根和他的特芭普公主暗地里往来。她对自己多年来充当的角色十分满意，她成了亨德里克最为信赖的象妹妹般的女友。她的竞争对手芭芭拉不能满意地扮演赫夫根妻子的角色，这也可说是黑姐的胜利！亨德里克对她并没有说过芭芭拉如何如何，但女人本能的嫉妒心已使她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而且赫茨费尔德夫人也知道芭芭拉难以胜任的原因：这位枢密顾问的千金要求过高，永无满足。而要想同亨德里克·赫夫根处好，一定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因为他这种男人首先考虑到的当然是他自己。而芭芭拉却对他要求甚多，总期望丈夫能赋予她些什么。她渴求幸福，赫茨费尔德夫人不由得对此嘲笑一番。难道高傲的芭芭拉真不明白这些吗？亨德里克·赫夫根这种男人能给予他人的唯一幸福就是他那近在眼前的魅力。

小西贝特对这点也有类似的体会。只要是亨德里克发话，这个妩媚温柔的姑娘比那日趋衰老的赫茨费尔德还要顺从听话。小西贝特内心有她的苦楚，但却并不仇恨谁。每当碰到赫夫根夫人时，她总是怀着一种胆怯的敬意。芭芭拉的

手帕要是掉在地上，小西贝特马上就会机敏地弯腰拣起，芭芭拉也总是又惊又喜地表示谢意。每逢这个时候，小西贝特就会有点手足无措，满脸飞红地微笑一下，那双近视眼也因胆怯而眯成一条缝。

如果说芭芭拉同这两位失去希望的情人——赫茨费尔德夫人和安格丽卡的关系变得微妙而令人压抑，那她同剧团其他女士的关系倒是热烈得多。她喜欢和英茨谈论日用品的价格、女裁缝的手艺、男人们的通病，特别是热衷于对性格演员彼德森评头论足。芭芭拉很善于从那些幼稚而热情的女人们的话里品出话外音。她知道，英茨坚信她，年轻的赫夫根夫人，是个“好人”，这种态度英茨也常常表露出来。莫伦维茨的看法和英茨一致，说芭芭拉这样的老实人从不化妆，也不赶时髦，断难成为放荡的拉埃尔的竞争对手。

不管是彼德森还是波奈第都说亨德里克的年轻妻子是个“机灵鬼”；汉泽曼老爹总是唠唠叨叨地表示对她的好感，因为她买东西从不赊账；剧场看台人克努尔用军礼向她致意，因为他知道芭芭拉是枢密顾问的女儿；连施密茨和克罗格这两位经理先生也愿意同她聊天。开始，施密茨总喜欢象个长辈似的和她开开玩笑。后来，当他发现亨德里克夫人对剧院经费的困难持有实际而又明智的看法后，便拉她长时间地讨论这个越发紧迫和令人焦虑的难题。

芭芭拉喜欢同乌尔里希斯闲聊。他思想方法的绝对化和简单化的特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从事政治工作，奥托·乌尔里希斯耗费了他一半的时间和收入，但他却并不象亨德里克那样严厉。对芭芭拉讲起话来，充满了慈父般谆谆教诲的口气。“我深知，您会找到一条接近我们的道路，

芭芭拉。”话语中饱含着温和与信任。“您现在已经知道，真理在我们一边，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只是目前您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这一点，并敢于承担一切后果。”

“也许，我真的有些害怕，”芭芭拉微笑着回答说。

乌尔里希斯要芭芭拉佩服他，芭芭拉也在尽力做些工作，当然这其中有着她个人的目的：她希望，革命文艺作品的第一次演出的布景设计出自她的手。她差不多天天都对亨德里克说：“按说，革命戏剧并不是我的事，我也并不是那种把对世界革命的信仰视为自己生命的人。亨德里克，我可真替你害臊，以后你若对此事仍不认真对待的话，你可就太可笑了。”亨德里克对这些话的反映十分冷漠。他瞟了芭芭拉一眼，目光中没有温存，只有气恼，不可一世地宣称：

“你这些都是外行人的无稽之谈，你根本就不懂革命的策略。”

他的革命策略就是每天都找个新借口，使革命剧目无法开始排练。有一次，他突然又宣布说，要举办一个题为《时代剧和它的道德义务》的报告会，说是为革命的利益，要见诸于行动。克罗格对报告的题目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决定星期日上午把艺术剧院提供给赫夫根使用。亨德里克的报告内容一部分出自于热忱此事的经理之口，一部分取用了奥托·乌尔里希斯的语汇。这是一篇热情洋溢而又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讲演。剧场里的听众，不管是有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还是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的年轻人，都在报告中找到许多最合自己口味的警句。结束时，全场鼓掌致意，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对亨德里克所宣讲的艺术与政治倾向确信无疑。第二天早晨，报界评论员对此也给予了详细的报道和充分的

肯定。

亨德里克等待的正是这种肯定。“现在条件已成熟，我们可以行动了。”他同乌尔里希斯交换了意见，确定了革命剧目的第一次排练时间。出于策略的原因，亨德里克决定排练一部战争悲剧。这是一出气氛低沉的三幕剧，描写的是1917年冬天德国一座大城市的贫困。这个剧包含着一般的和平主义思想，但绝不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芭芭拉为该剧设计了舞台背景：一间阴暗的后室，一条灰濛濛的胡同，一大群排着长队等候买面包的妇女。该剧主角分别由奥托·乌尔里希斯和黑姐·赫茨费尔德担任，赫夫根执导。在第一次排练中亨德里克很卖力气；第二次排练时，亨德里克受到了嗓音沙哑的侵扰；第三次他则是一跛一拐地出现在排练厅，他抱怨说右膝突然僵直，根本不能弯曲了；到第四次排练时，他的面容苍白而烦恼，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害怕。后来才知道，他情绪恶劣不是没有原因的。他骂赫茨费尔德夫人是“笨蛋”，冲着提词员埃福伊咆哮，威胁说要立即无限期地解雇她。“您破坏了我们的工作！您别以为我不知道您的意图，也许您从米克拉斯的党内朋友们那里领受了这个任务。不过，我们会阻止你们的恶劣行径的。您、您的米克拉斯先生、清白的克努尔先生，以及你们这帮该诅咒的家伙，等着瞧吧！”无论埃福伊如何痛哭，发誓说自己没有过错，都无济于事。

所有参加排练的人脑海中都留下了可怕的记忆。排练之后，赫夫根因黄疸症卧床，十四天未进剧场。乌尔里希斯、波奈第和汉斯·米克拉斯共同分担他的工作。康复后他回到剧团，看起来仍是那样虚弱、疲乏，那宝石般的眼睛也黯淡

了。革命剧目的上演无限期地推迟了。遵照明确的医嘱，赫夫根先生除一些不可避免的和日常的事务外，不得参加任何附加工作。

艺术剧院里至少有一个人对发生的事大快。汉斯·米克拉斯先生容光焕发，他很快就得知所谓革命戏剧之举完全是有意制造的圈套。他在酒吧间里高声大气地和人谈论此事，赫茨费尔德夫人的警告性暗示也不起作用，他仍是颠来倒去地以此事为话题。革命戏剧的天折使他非常快乐，那倔强的面孔也变得明朗了。

但是不久他就又阴沉下来，两颊深深塌了下去，剧烈的咳嗽一阵接一阵，听着都让人担心。注意细心观察的芭芭拉感到他对其他所有人都怀有深深的仇恨。他身上有点儿什么打动了芭芭拉的心。为此，她有时试着把这个年轻人拉进自己的交谈圈子里。起初，米克拉斯对这位可憎的顶头上司的夫人总表现出一种易怒和不信任的神态，但芭芭拉逐渐赢得了他的好感，他的态度也变得亲近和信任了。有时她还请米克斯在剧院的餐厅里喝杯啤酒或替他要份夹肉面包。汉斯·米克拉斯很清楚这种关切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芭芭拉生亨德里克气的时候，就招呼这淘气的小伙子和她闲聊。“我们自己再聚一个晚上和他们唱对台戏不好吗？”她向小伙子提议说。对这样的提议，米克拉斯也是欣然接受。特别是芭芭拉替他付了啤酒和肉钱，他总是愿意陪芭芭拉一个晚上，与她的丈夫唱对台戏。

当米克拉斯谈到自己的爱和憎时，芭芭拉总是怀着一种惊恐感，就象是在窥听别人心里的秘密似的。象这个小伙子那么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芭芭拉还从未听说

过。她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小伙子仇恨和蔑视的正是她和父亲，以及他们的朋友付出了代价才换来的不可缺少的东西。芭芭拉深深感到恐惧，但那强烈的好奇心使谈话又继续下去。她觉得自己突然从已习惯的市民阶层的生活中解脱出来，陷入了一种完全异样的残酷现实中。

不久前，芭芭拉曾在另一个人那里领略过表达狂热信仰的类似言论。这个人就是奥托·乌尔里希斯。他那富有理性但又炽热的信仰使芭芭拉在理智和情感上对他所说的话都深信不疑，也不敢反驳。与汉斯·米克拉斯相处时的感觉却恰恰相反，于是她驳斥说：“如果德国真的变成您和您的朋友们所希望的那样，我宁愿不同它发生任何关系。我会马上出走。”她说这话时，对米克拉斯发出若有所思，但并非敌意的微笑。她的话倒使米克拉斯喜形于色：“我相信这一点。将会有形形色色的先生老爷们出走，前提是我们事先没有把他们关起来，并同意他们出逃。以后就看我们的了！到那时，德国人在德国就会有发言权了！”

米克拉斯这时看起来象是个兴奋的十六岁的青年，蓬乱的头发下两眼炯炯有神，尽管他说出口的每个字都使芭芭拉感到陌生和厌恶，但她不能否认自己喜欢这个年轻人。他用那常常是内容混乱，但却始终咄咄逼人的雄辩口才向芭芭拉表白，说自己为之奋斗的信仰才是最彻底的革命信仰。“如果我们元首接管了一切权力，资本主义和垄断经济就完蛋了，交租的义务也将被废除，搜刮民脂民膏的大银行、交易所统统要关闭，没有人会为他们哭泣。”

芭芭拉想知道，米克拉斯和她一样，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为什么却不追随共产主义者。象用功的孩子背诵课文一

样，米克拉斯解释说：“因为共产党人对祖国没有感情，他们是国际主义的，是俄国犹太佬们的附庸，他们对理想主义一无所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分子都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取决于金钱。我们要的是自己的革命——德国式的、理想主义的。”

芭芭拉提醒这位头脑发热的年轻人注意，他那位要废除资本主义的元首可是从工业家那里拿了不少钱。这话使米克拉斯大动肝火，斥责是“典型的犹太人的煽动”。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谈到深夜。提词人埃福伊一直缩在角落里，嫉妒地望着这一对沉浸在辩论中的人。她对那看门人克努尔说：“赫夫根夫人正在打我那个小伙子的主意。偏偏在这时候找我的麻烦，她想夺走我的年轻人……”

就在当天晚上，汉斯·米克拉斯和他的埃福伊闹翻了；芭芭拉和亨德里克之间也发生了争吵。亨德里克大吵大闹，并强调说，这决不是由于争风吃醋，而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大喊“不能同纳粹分子，这样的流氓，整晚上坐在一张桌旁交谈”，他气得浑身发抖。芭芭拉回答说，年轻的米克拉斯在她的眼里并不是什么流氓。芭芭拉轻声说：“我承认，我对这个小青年怀着同情心，觉得他挺有趣。他身体多病，一味追求虚荣，肚子还常常填不饱。他在寻找可以依赖，并使他振作起来的精神支柱，这才使他有了那种疯狂的信念，并为这种信念而自豪……”

亨德里克从鼻子里发出一阵冷笑。“你可能还会从法西斯恐怖主义中找到他们的有趣之处。自由主义在纳粹的专制统治下也将学会苟且求安。只有我们，战斗的革命者，才是他们的死对头，只有我们去阻止他们上台！”他在房间里

高傲地走来走去，那趾高气扬的劲头活象只啼叫的公鸡。他用闪烁着兴奋光芒的眼睛瞟着对方，下巴颏拉得老长。而芭芭拉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要是亨德里克此刻能看到她那极为严峻的面孔，一定会被吓呆的。

几天之后，亨德里克和米克拉斯之间爆发了冲突。这天晚上，亨德里克心情好极了，总想说说笑话，开开玩笑。他对自己所具有的那种莱茵人的开朗性格，是十分得意的。他讲了不少新笑话，把崇拜他的同事们逗得大笑不已。亨德里克通晓德国话剧、歌剧和轻歌剧，以及各剧团的情况，为了让同事们考核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就让大家从戏剧方面向他提问。这使大伙很开心，笑个不停。有人问：“在哈尔伯市是谁在扮演那位年轻的花花公子？”他立即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凡是大家问到的，他都一一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和米克拉斯的冲突就发生在这种轻松的问答游戏中。有人问“耶拿剧院里谁是最爱动感情的人？”亨德里克回答说：“一头名叫洛特·林登塔尔的蠢牛。”站在一边的米克拉斯没有跟大家一起笑，他插问道：“为什么恰恰是洛特·林登塔尔？”赫夫根冷冷答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她，但她确是一头蠢牛。”“不过，我要对您说，赫夫根先生，您没有必要侮辱这位女士。您清楚地知道，她是我们国社党一位领导人的女友，是我们英雄的轰炸机飞行员……”米克拉斯声音虽然很低，但语气粗鲁。

赫夫根那张傲然的面孔板得象是一块石板。他用力敲了一下桌子，断然截住了米克拉斯的话头：“对林登塔尔小姐的情夫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我很感兴趣，能拉一张长长的名单。林登塔尔小姐不只是同那位飞行军官鬼混。”

米克拉斯低头攥拳，摆出一副街头打架斗殴的野小子的架势。极度的愤怒使他那双发亮的眼睛象是瞎了一样。“您小心点儿！”他喘着粗气说。酒吧间里所有的人被他那凶狠勇猛的气势吓了一跳。“我不能容忍一位妇女受到这种公开的侮辱，只因为她是国社党的党员，我们德国民族英雄的女友！不，我不能容忍！”他咬牙切齿地说，威胁地又向前迈了几步。“您不能容忍？！”亨德里克重复了一遍，恶狠狠地一笑，又讥讽地补充说：“嗨，嗨！”这时米克拉斯正打算扑过去，但被奥托·乌尔里希斯有力的手一把拉住。“你喝多了吧？！”乌尔里希斯大声吼着，使劲晃着还在高声喊叫的米克拉斯。

“恰恰相反，我没有醉！在这间屋里，我可能是唯一一个躯体内尚有点儿荣誉感的人！当有人侮辱一位女士时，这群犹太佬中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荣誉感……”

“够了！”赫夫根的喊声铿锵有力，他笔直地站立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他。他缓缓说道：“这我相信，亲爱的，您现在还没有醉。您今后再也不会碰到这种麻烦了，不会再继续留在您现今所在的这个犹太人的圈子里遭受折磨了。请相信我所说的话！”说完，赫夫根迈着僵硬的碎步离开了酒吧间。

“太可怕了，真让人不寒而慄！”一片肃穆的静寂中只听见莫茨嘟囔了一句。不知从哪个角落里传来轻轻的哭泣声，提词员埃福伊那沉重的身子伏在桌子上，肥胖的指缝间流出滚滚的泪水。

克罗格没有看到酒吧间的这出闹剧，也没有意思将这个年轻人无限期解雇的。为了解除克罗格在法律、政治和人

道方面的顾虑，赫茨费尔德夫人和亨德里克联合起来施展了他们的雄辩之才。经理摇着头，脸上愁云密布，眉头紧锁。他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低声说：“你们可能是对的……，这我也承认。这家伙的举止是让人难以忍受……，不过，他身无分文，疾病缠身，我不愿把这样一个人赶上街头。”

在克罗格差不多已被这两位说服了的时候，有人出来替米克拉斯说话了。出乎所有在场人的意料，这人竟是奥托·乌尔里希斯，他迫不及待地喊道：“我向你们发誓，你们不能开除他！依我看，下一个演出季节不让他登台，这种惩罚也就够了。这个傻瓜昨天晚上胡言乱语，根本是未加考虑脱口而出。谁都有丧失理智的时候……”

亨德里克透过单片眼镜打量着他的朋友奥托，说道：“我真奇怪恰恰从你的嘴里听到这番话，真让我不明白！”

乌尔里希斯生气地示意让他继续讲下去：“我承认我可怜这个小青年，但仅出于个人感情我是不会替他说话的，你是很了解我的，亨德里克。我的态度往往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们不要人为地制造殉道者。特别在目前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

亨德里克站了起来，用一种充满蔑视的口吻说：“请原谅我打断你的话。这场似乎很有意思的理论性辩论我看再进行下去已毫无意义。事情很简单，你们在我和汉斯·米克拉斯先生中间选择一个，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他的话庄重简明，问题的严重性是毋庸置疑的了。他站在桌旁，双目低垂，似乎想尽量表示出一种谦虚的态度，避免用那逼人的目光影响在场各位的抉择。

亨德里克这种可怕的表态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克罗格

紧咬住嘴唇，赫茨费尔德夫人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怦怦跳的胸口上，施密茨经理惊恐得脸色煞白。一想到剧团自丧失了那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尼柯列塔·封·尼布尔之后，又将失去这个无人可以替代的赫夫根，他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感受。

“别说傻话！”这位胖经理擦去额头上的汗珠，低声说道。他以意外柔和亲切的声音又补充了一句：“您放心，让这年轻人走！”

米克拉斯走了。为了替这个即将离职的年轻演员争取两个月的薪水，克罗格颇费了些周折，还多亏有乌尔里希斯从中大力协助。没有人知道米克拉斯的去向，连可怜的埃福伊都再没有见过他。在这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发生之后，愤愤离去的米克拉斯隐居了，再也没有踏进过剧院的大门，他销声匿迹了。

米克拉斯是他那孩子般的固执、头脑发热、狂热信念的牺牲品。他走了，亨德里克踢开了绊脚石，剧团里的所有人，包括莫茨和伯克都从未象现在这样赞赏他。舞台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经常出入的酒店里称赞他的魄力，舞台管理员克努尔再也不敢信口开河，把自己的卐字徽章小心地藏在校服袖口的翻边里，摆出一副闷闷不乐的忧郁面孔。每逢赫夫根走进剧场，坐在门房暗处的管理员总向他投去不怀好意的目光，似乎在说：“等着瞧吧，你这个该死的有文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不会听任你这样猖狂！救世主——我们的元首走向我们，他到来的那一天近在眼前了！”亨德里克看到这种目光，心里在发抖，但他依然摆出一副难以捉摸的高傲面孔，连招呼都不打，就走过去了。

他那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容任何人怀疑：在餐厅、办公室和舞台上都由他说了算。他的月薪已提高到一千五百马克。亨德里克的任何要求现在只须三言两语便能实现，克罗格和赫茨费尔德女士几乎象下属一样任他指使。只有对奥托·乌尔里希斯他才用朋友的口吻说话，但说话中也夹杂着施主般的轻蔑口气。

在他周围的所有人中，只有一个人还需要他去说服、争取和诱骗，这就是自己的妻子。芭芭拉总是用一种不信任的神色审视亨德里克。自米克拉斯事件之后，这种不信任更加深化和尖锐了。亨德里克是不能忍受身边有一个不敬重、不信任他的人。在这个冬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了。这时，亨德里克又竭尽全力发动了一场新攻势，以求将芭芭拉完全制服。他曾把芭芭拉称为自己的“善良天使”，现在正是他的这位善良天使成为他良心上的重负。芭芭拉那无声的反抗给他的胜利蒙上一层阴影，为能彻底地享受这个胜利，他必须要抹去这层阴影。亨德里克竭力表现出自己对妻子的真情，象他们结识后最初的几周那样，他对她寸步不离，为她讲更多的笑话，同时有时也同她郑重其事地交谈。

为使妻子能看见自己如何在积极地发挥作用，他总让她去剧院旁观大型的排演。他垂下那宝石般闪闪发光的眼睛，用谦逊的口气说：“你一定能为我提出些宝贵的建议。”

有一次，亨德里克正在指导一部新编轻歌剧的第一次彩排，芭芭拉轻轻走进观众席，在阴暗的正厅前排座位的最后一排上悄悄坐下。当时舞台上正有一队女郎甩着大腿，尖声高唱着一首诙谐小曲。小西贝特化装成爱神，在整齐队列前蹦蹦跳跳，裸露的双肩上插着一对可笑的小翅膀，脖子上挂

着爱神的弓和箭。她那苍白而美丽的小脸上却充满畏惧的神色，涂红的小鼻子轮廓鲜明。芭芭拉想，亨德里克为她设计的这副扮相真是难看，简直是个忧郁的爱神。芭芭拉坐在暗处，深深地为可怜的安格丽卡在台上蹦蹦跳跳的神态所打动。她可能此刻才明白，安格丽卡脸上那哀怨畏惧的神情正是因为亨德里克的缘故。

亨德里克站在舞台右侧，一面骄横地挥动着胳膊指挥着一切，一面随乐队的曲子节奏踩着步点。他那张毫无生气的面孔刻印着强烈的自信，倒也颇有风采。“停下！”他连呼三声，音乐嘎然而止。那些边歌边舞的姑娘们手足无措地站住了，连下面的芭芭拉都被吓了一跳。那长着一个象被冻红了的小鼻子的爱神竭力控制着自己不流下眼泪。

这位导演向前一跃，站到了舞台中央。“你们的大腿里象是灌了铅！”他冲姑娘们喝斥道。女孩子们象遭霜打了的花朵一样，全都伤心地垂下了头。“没让你们跳送葬的舞，这是奥芬巴哈的戏！”他趾高气扬地示意乐队重新演奏，自己随着乐曲翩翩起舞。人们简直忘记了眼前这位穿一件破旧灰便服的是一个几乎秃了顶的先生。芭芭拉十分震惊地注视着他，难道他此时极度兴奋地摆动着四肢的样子不酷似那个酒神狄俄尼索斯吗？刚才还俨然是一位傲慢而强硬的统帅，现在亨德里克·赫夫根站在他的前军，那一排合唱队的姑娘面前，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醉酒的暴君，毫无血色的脸扭曲得变了形，宝石般的眼睛在直翻白眼，咧开的大嘴发出一些胡言乱语，嗓子也沙哑了。不过，他的舞姿却出色极了。合唱队的姑娘们怀着敬慕之情看着这位舞技高超的导演，特芭普公主主要是看到他的表演也会高兴的。

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一手儿？芭芭拉暗自思忖，“他现在在干什么？为姑娘们做示范，教她们该如何摆动大腿，这是最令他心醉神迷的了。”

这时，亨德里克中断了狂热的排练。一个从办公室来的年轻人小心地穿过前厅观众席走上舞台。他轻轻地拍了拍导演的肩膀，低声说：“请原谅打搅您了，赫夫根先生。施密茨经理请您过目一下为这部轻歌剧首次演出所设计的广告样稿。”亨德里克示意音乐停一下，他潇洒地站住了，把单片眼镜夹在鼻梁上，挑剔地审视着送来的样稿，就在两分钟前，他还象个酒神似地舞动四肢。这样的人简直世间少有，顷刻间他把样稿揉成一团，放开嗓门，不满地叫道：

“整个样稿必须重排！又把我的名字拼错了！在这个剧团里我究竟还能不能指望有个正确的名字？我不叫亨里克！”他怒气冲冲地扔掉纸团，“我叫亨德里克！你们这会儿总该记住了吧：亨德里克·赫夫根！”

那个年轻人低着头，小声解释说，这是新来的排字工的无知造成了这个不可饶恕的差错。这时，从姑娘们中间传出一阵吃吃的窃笑，就象是有人在小心翼翼地晃动着一串铃铛。亨德里克腰板一挺，凶狠的目光使那轻柔悦耳的响声顿时消失了。

第 六 章

“这简直无法形容……”

亨德里克·赫夫根坐在剧院餐厅里翻阅那些柏林报纸时，感到非常难过。他的心痛苦地颤抖着；嫉妒折磨着他。马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家剧院新排的《哈姆雷特》，在什夫保尔达姆举行的首场演出引起了很大轰动……而他却依然呆在省里。没有他，首都照样应付的了，那些影业公司、大剧院根本不需要他。没有人在召唤他，在柏林，人们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有一家柏林驻汉堡的报社记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他，还把名字给拼错了：“一位名叫亨里克·霍普夫根的先生所扮演的那个极为狡诈的阴谋家的角色分外引人注目……”一位亨里克·霍普夫根！他的头低垂了下来。对荣誉的追求，对首都的渴望折磨着他，犹如一种切肤之痛。亨德里克手捂面颊，就象牙疼似的。

赫茨费尔德夫人曾深表同情地询问过他如此懊丧的因由，又试着用几句得体的奉承话以给他一些安慰。亨德里克抱怨说：“在汉堡坐第一把交椅，这固然不错，成为省城观

众的宠角儿，我也真是感激之极。可我宁肯在柏林重打锣鼓另开张，也不想在这乡镇般的省城里惨淡经营。”

赫茨费尔德夫人听到这番话大为吃惊：“亨德里克，您不是真的打算远走高飞吧？”说着，她哀怨地睁大了那双温柔的褐色眼睛，那薄施脂粉的嫩脸上掠过一丝震颤。

“这一切都还未定，”亨德里克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赫茨费尔德夫人，不由自主地耸了耸肩，“我先去维也纳客串演出。”他漫不经心地说道，好象是顺便提到一件黑姐肯定早已知道的事。其实在此之前，她也象剧院里其他人，象克罗格、乌尔里希斯、甚至象芭芭拉一样，只是对亨德里克去维也纳客串演出有些预感而已。

“是教授邀请我去的，”他边说边用一块丝手帕擦了擦他的单片眼镜。“是扮演一个挺不错的角色。本来我打算推掉，但因为现在是演出淡季。眼下谁会在六月天里到维也纳演出呢？但后来我还是决定去。到教授那里去客串演出，结果实难预料……再说，马丁还将同我合作呢。”他特意又补充了后一句话，把眼镜重又夹在鼻梁上。

他说的“教授”是指那位获得巨大的国际威望的导演兼剧院主管人。他统辖着柏林和维也纳的好几处剧院。他的秘书的确曾向赫夫根发出过邀请，请他在一出老式维也纳喜剧中扮演一名配角。夏季教授打算让多拉·马丁在自己管辖的一个维也纳剧院上演这出喜剧。给赫夫根发来的邀请并非从天而降，而是赫夫根找了一位保护人为其美言的结果。这个人就是剧作家台奥菲尔·马尔德尔。虽然这位剧作家对教授的态度如同对整个世界一样充满着愤怒，但这位名导演对他，这位讽刺性剧作家，却是友好相待的。当然，这种友好

也是冷嘲与尊重参半的感情，再者，教授从前还十分成功地上演过这位剧作家的几部作品呢。马尔德尔时常用激动和威胁的口气向剧院主管人称赞某个他所感兴趣的女士，但几乎从未为一个男子美言几句。正因为如此，他对赫夫根的引荐确实给教授留下了印象。但在引荐赫夫根的信中，仍不乏对教授本人的冒犯之词：“您对戏剧如同对文学一样，知道的甚少，”台奥菲尔在信中写道，“我预料您将做为一家跳蚤马戏团的领班在阿根廷结束自己的艺术生涯。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您会想起我的话的，博士先生。眼下，本人正和我那个言听计从的年轻妻子体验着童话般的幸福，这使我变得和善了，甚至对您也是如此。若干年来，由于卑鄙无耻和愚昧无知，您一直在抵制我的那些天才之作。您知道，在这可悲的时代里，只有我对真正的艺术价值尚保持着令人信服的鉴别力。出于宽容大度，我打算给您那些每况愈下的剧院，其实只不过是些娱乐场，推荐一个人材。这个人所具备的独特之处是无法否定的。演员亨德里克·赫夫根在汉堡为我的古典喜剧‘克诺克’做出了贡献。毫无疑问，赫夫根先生比起您所有的喜剧演员，当然，他们和此事无关，都要略胜一筹。”

教授忍不住笑起来。他沉思默想了几分钟，舌头在嘴里不断转动着，最后按了铃，吩咐他的女秘书和赫夫根取得联系。“我们不妨试一试，”这位教授缓慢地、一字一板地吐出了这句话。

亨德里克从未向任何人，包括芭芭拉在内，吐露过实情，即教授对他的邀请应当归功于台奥菲尔·马尔德尔。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和尼柯列塔的丈夫还有着联系。对于他到维也纳客串演出一事，亨德里克表面上现出一种颇为自信的漫

不经心，而私下里，他安排和筹划这件事真是费尽了心机。

“我不得不马上去维也纳，在教授那里客串演出。”他皮笑肉不笑地，象不当回事似地说。随后，他到第一流的裁缝那里订做了一套夏装。在蒙克贝格夫人处，在汉泽曼老爹处，以及在殖民货店和酒店老板处都欠了钱，既然已经是债台高筑，那么再加上四百马克也就无所谓了。

亨德里克突然出走的决定使汉堡这座善良城市中的不少人都感到吃惊。他的魅力已征服了这座城市中的不少人的心。施密茨经理的惊慌程度可能丝毫不亚于西贝特和赫茨费尔德二位女士，赫夫根找出种种托词拒绝延长和艺术家剧院的合同，这个合同本应延长到下一个演出季节。施密茨红润的脸渐渐变成蜡黄色，连眼睛下的皮肉也突然搭拉下来。亨德里克执拗地反复申辩说：“我不能把自己束缚住，施密茨老爹……我对受约束最为反感，我的神经受不了……也许我还会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了……我自己也说不准。施密茨老爹，我要的是自由，请您理解这一点。”

亨德里克要前往维也纳，而芭芭拉则要动身去父亲和祖母的庄园。赫夫根作为行家老手，把和年轻妻子的离别演成了一场美好而动人的戏。“亲爱的，我们秋天再见，”他低着头对芭芭拉说，那姿态显得高傲而又谦卑。“我们一定会再见。到那时，我也许已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一定要达到目的，一定……亲爱的，你知道我这雄心都是为了谁，你知道我想在谁的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他那充满必胜信念，同时又流露出几分悲怆的声音越来越弱，亨德里克把他激动而苍白的脸埋在芭芭拉的手里。

难道这真是出喜剧，或许还包含着几分真情？无论是清

晨还是在午后骑马散步时，芭芭拉的脑子里始终萦绕着这个问题。这个人的虚伪究竟始自何时，又在何处终止呢？芭芭拉苦思冥想，还和父亲、祖母及自己的那个聪明、忠诚的男友塞巴斯蒂安谈到这些想法。“我确信自己是了解他的，”塞巴斯蒂安说，“他时时在扯谎，又从来不扯谎，他的虚伪便是他的真诚。这听起来有点玄妙，但实际上非常简单。他相信一切，但又什么都不信，他是个演员。你现在还对付不了他，芭芭拉。他还在利用你，而你还对他感到新奇，你仍要留在他的身边。”

在那出著名的喜剧中，多拉·马丁时而扮演柔弱的女孩子，时而又扮演鞋匠学徒，使维也纳的观众兴奋不已。她在舞台上飘然跃动、悠荡闲逛。她的巨大成功使她周围的其他演员黯然失色，报纸上的评论文章连篇累牍地颂扬她的天才，对她的同伴则是一笔带过，而对扮演愚蠢的近乎荒诞可笑的绅士的亨德里克甚至进行了抨击，指责他的表演过于夸张做作。

“亲爱的，您可是栽了个跟头！”马丁娇滴滴地笑着说，狡黠地向他挥了挥那些简报。“这纯粹是个失败。最糟糕的是到处都把您叫做亨里克，这一定让您很生气。我深表遗憾！”她努力想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真是非常遗憾，真的。但您演的那个角色也实在是够糟的。”她的声音中几乎充满着深情。“纯粹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的缘故，您在舞台上象个小丑似的坐立不安，我真是遗憾极了！但尽管如此，我仍觉察到您很有天赋。我一定告诉教授，一定要使您能在柏林演出。”

第二天，教授便召见了赫夫根。这位大人物目光犀利地

打量着亨德里克，舌头在嘴里不停地转动。他两手倒背在身后，大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嘴里不时地蹦出几个字：“哦……噢……，那么，您就是那位赫夫根了……”最后，他低着头，摆出一副拿破仑的架式，站在他的写字台前说：“您有朋友吧，赫夫根先生？！几位对戏剧略知一二的人向我提到了您，象马尔德尔……”说到这里，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干笑。“是的，马尔德尔，”他又重复了一遍，神色变得肃穆起来，带着敬佩的神色扬起眉毛补充说：“我最近在文化部长那里遇到了您的岳父。这位枢密顾问先生也向我谈起了您。另外还有多拉、马丁……”教授说到这里，又一次陷入沉思，在好几分钟内只是断续地迸出几个字。赫夫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那笑容使面孔都走了形。这位教授先生又矮又胖，目光深沉、冷酷，但又扑朔迷离、洞察一切，真是令人难以忍受。亨德里克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位善于观察一切的教授被他的崇拜者们称为“巫师”。

最后，还是赫夫根打破了这尴尬、沉闷的僵面。他用唱歌般的嗓音献媚地说：“在生活中我并不引人注目，教授先生，但是在舞台上……”这时，他直起身子，骤然伸开双臂，话音一转而变为铿锵有力，“在舞台上我可以使人发笑。”他说这番话时，脸上始终挂着令人作呕的笑容。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补充说：“有一次，我岳父曾对我的这种本领作了相当贴切的比喻。”

听到老布鲁克讷的名字，教授又尊敬地扬起了眉毛。几秒钟意味深长的沉默后，他说话的声调重又变得冷漠起来：

“好吧，可以让您试试……”

赫夫根高兴地跳了起来。教授做了个手势制止了他的这

种冲动。“您不应抱什么奢望，”教授正颜说道，仍用那冷峻的目光审视着亨德里克，“我所给您提供的还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聘用合同。另外，您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但不会使人发笑，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失败。”亨德里克不由一惊。教授友善地冲他一笑，又冷酷地重复了一遍：“是的，一定程度的失败。但这倒也没什么大不了，您仍可以试试。至于薪水……”说到这里，教授的微笑变得近乎于戏谑，舌头在嘴里转个不停：“在汉堡，您可能已习惯于享有比较可观的收入。而在我们这里，您的收入开始时恐怕不得不少一些——您对生活要求高吗？”教授问道，那口气仿佛表示，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只是出于关心。亨德里克赶紧表白说：“我对钱丝毫不感兴趣，真的是毫无兴趣。”看到教授表示怀疑的神情，他又以令人信服的口气强调说：“我不是安逸惯了的。我在生活上需要的仅仅是一件干净衬衫，有瓶花露水。”教授又笑了笑，然后说道：“有关细节问题，您可以找卡茨谈。我会通知他的。”

接见结束了，教授挥了挥手，表示亨德里克可以走了。“请您代我问候您的岳父大人。”说着，教授又把手倒背在身后，那矮胖敦实的身体摆出拿破仑的姿式，在房间的厚地毯上踱来踱去。

卡茨先生是教授的秘书长，统管这位大人物领导的各个剧院的业务工作。他说话的声音也同教授一样刺耳，舌头也象教授一样在嘴里转个不停。他和演员赫夫根当天就谈了话，赫夫根爽快地接受了合同。要是换了施密茨经理的话，他定会把这个合同扔到他的脸上。真是可怜，月薪才七百马克，还要从中扣除各项税款，另外还没有保证能分派给他

扮演固定的角色。难道他得受这种窝囊气吗？他实在是不得已啊！因为他渴望到柏林去，一切又要从头做起！这并非易事，但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要出人头地，就要付出代价。

亨德里克给多拉·马丁送去一大束黄玫瑰，他在娇艳的花朵上面放了一张纸条，上面用庄重、工整的大写字母写着“谢谢”。与此同时，他又给施密茨和克罗格经理发了一封信。在这封干巴巴的简短信中，他向两人说明，他已无法和艺术家剧院重新签订合同，并对此深表遗憾，因为教授同他签订了一个非常好的演出合同。对于这两位经理，亨德里克是欠了不少情的。当他把信装进信封时，有几秒钟的时间，他眼前浮现出汉堡艺术家剧院办公室里那一张张吃惊的面孔。他一想到赫茨费尔德夫人眼里噙着泪水时的目光就忍不住吃吃地发笑。他非常兴奋地乘车前往剧院。

他让人到多拉·马丁的更衣室去通报一声，但那女佣人示意他，她的女主人眼下正在接待教授先生。

“我可是特别看在您的面子上的，”教授说，若有所思地看着多拉·马丁那用化装围布遮护的削瘦肩膀。“那位老兄已经受聘了，那位——他叫什么来着？”

“赫夫根，”马丁笑了，“亨德里克·赫夫根。您会记住这个名字的，亲爱的。”

教授傲慢地耸了耸肩，舌头不停在嘴里转动着，嘴里迸出几个字：“我不喜欢他，”又补充说：“一个喜剧演员。”

“您打什么时候起开始反对喜剧演员的？”马丁微笑着问，露出她那洁白的牙齿。

“我只是有点儿不喜欢蹩脚的喜剧演员。”教授有些愠怒地说，“不喜欢省里的喜剧演员。”

马丁一下子严肃起来，那高高额头下的眼睛一下子黯淡下来。“他让我很感兴趣，”她轻声说，“他毫无良心”马丁含情脉脉地笑了，“一个很坏的家伙。”她淫荡地舒展了一下四肢，把她那带有几分孩子气的脑瓜朝后一仰。“我们也许会因为，而经历意想不到的事情。”她陶醉般地仰望着天花板说道。

就这样过了几秒钟，她突然匆忙站起身来，挥手让教授出去。“时间到了！”她笑了，“快出去，您快出去呀！我要戴假发了！”

教授迫不得已地走到了门口，但还是问：“难道就不能让人看吗？不让看您是怎样戴假发的？就连看一次也不行？！”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里闪露出贪婪的神情。

“不，不，绝对不行！”马丁吓得浑身发抖。“这绝不行！我的披巾要从肩上滑下来了……”说着，她又用那块围布把自己紧紧裹了裹。

“遗憾！”教授的声音显得很压抑。这位名噪一时的巫师对周围所有的女人都感到厌烦，因为她们总是过分殷勤地去奉迎他。他转身离开了更衣室，觉得身后的多拉·马丁变成了一只水中怪兽，一个小精灵，一个不可言喻的造物。她变得如此陌生，似乎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这位伟大的女演员那种狡黠、注重贞操的奇特表现使得教授神志恍惚，以致于第一眼根本没能认出他面前那个化了妆的家伙是谁。当时那人正微笑着脱下那装有羽饰的帽子向他致敬。事后他才想起来，那个阿谀奉承地向他致以问候的人就是“赫夫根”。

由于自己处境的突然变化，亨德里克·赫夫根变得年轻了。他的身后是在省城里获得的巨大成功，想起来令人惬意。

意；他的面前是新的开端，他又成了新手，去经历再次的考验。为了向上爬，这一次他一定要爬上去，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他满意地看到，他的力气不会白费，他已作好全力以赴的准备。他的身体又已处于那种紧绷绷的状态，他的动作象是舞蹈，同时又富于进取性。凡是象他那样微笑，象他那样两眼焕发神采的人是一定会成功的！

芭芭拉怀着一种若有所思的兴致观察着丈夫身上的这种新的变化，在真诚的关心中也掺杂着冷漠而陌生的好奇。她半嘲讽半赞赏地注视着亨德里克。正如她的朋友塞巴斯蒂安所预言的那样，芭芭拉又回到了亨德里克身边。但她对此举绝不后悔。他们俩现在租了两间配家具的廉价房间。如今的亨德里克简直和过去判若两人，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这比那个身为省城里的大红人倒更使芭芭拉满意。现在，和亨德里克一起住在这两间陋室里，芭芭拉感觉蛮不错。在晚场演出结束后，她喜欢和他在这家昏暗的小咖啡店里碰头。在那里，一架电动钢琴在半明半暗中悲鸣，所有的茶点就象是用胶水粘起来的硬纸板，在他们周围没有一个熟人。

亨德里克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讲述着自己事业上的每一进展，芭芭拉听得简直着了迷。在这种时候，她知道他是真诚的。他那苍白的脸在这简陋的咖啡店里，在充满怪味的昏暗中好象熠熠发光，犹如黑夜里一块闪动着磷火的朽木。他侃侃地讲述着，突出的下巴中间有一道十分明显的、深深的凹痕。单片眼镜在眼前闪闪发光。那双宽大、长满红色汗毛的手蕴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显得十分漂亮。这双手正在摆弄着台布、火柴以及它所能触及的一切东西。

亨德里克情绪高昂，谈论着他的希望、计划和打算。芭芭拉对这些颇为关注，不再用一种傲慢的态度不加以理睬，而这更加强了他的虚荣感。是的，芭芭拉开始用积极的态度为他的进取出力。她那象圣母似的面孔可不是白长的。她很滑头，穿上了自己那件黑色的丝绸长裙去拜访教授，给他带去父亲，那位枢密顾问的问候。这位柏林选帝侯大街上所有剧院的主宰友好地接待了自己那位新演员的夫人，因为她是枢密顾问，一位经常见报的大人物的千金，教授前不久还在文化部长那里见到过他。教授打量着这位来访者那栗色的臂膀和那张机灵而又多愁善感的脸。“嗯，那么您是和那位赫夫根先生结婚了，”一阵长时间的打量后，嘴里蹦出这几个字，舌头不停地在嘴里转动着，“看来，他肯定还是有些天赋的。”

当然，这一切都给亨德里克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他和选帝侯大街各剧院的其他头头们，和卡茨先生及贝恩哈特小姐关系本来就很好。卡茨是赫夫根的牌友，这位业务主管人早已不再象从前那样动辄就摆出一副拿破仑的架式了。贝恩哈特小姐是一位颇具影响、精力充沛的秘书，她身材矮小结实，皮肤呈深褐色，生着一副象黑人一样的厚嘴唇，戴着夹鼻眼镜。赫夫根对她那股子讨好的劲儿就象他过去对施密茨经理那样。如果有人突然把通向办公室的房门打开，准能发现他正坐在她的怀里。无论如何，亨德里克·赫夫根对这位严厉的贝恩哈特小姐是以“罗泽”相称的，来剧院才不过两周，他就已做到了这一步，足以说明他和她混得多熟了。到目前为止，究竟有多少演员能享有这种特权？恐怕知道贝恩哈特小姐名叫罗泽的也并不多呢。

同事们私下说，这是在柏林成名的好开端：他漂亮的妻子拜访了教授，他成为卡茨的牌友，可以搔贝恩哈特小姐的下巴，从这一切中是能捞到好处的！

开始时，人们注意到他只是小角色的扮演者，但人们也注意到报纸已把他称之为“有才华的亨德里克·赫夫根先生”了。

在演出一场极为轰动的剧目时，赫夫根以其瞩目的成功表演把观众和新闻界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人们对他成功的表演的谈论远远超过了对《罪责》那个动人心弦的剧本作者的议论。究竟这位化名里夏德·洛泽的剧作家是谁呢？他在自己的这部悲剧作品中竟塑造了如此众多震撼人心，饱尝不幸、困苦和迷惘的角色，揭示了如此之多的堕落和被毁灭的爱情，如此之多的烦恼和痛苦。这部作品用极为吸引人大胆的手法把各种文学流派的要素，无论是象征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统统揉和在一起。他准是个孤僻的人，远离市场交易的喧嚣。总爱对自己的职业抱猜疑态度的作家们发誓说：这家伙肯定不是个作家，他毫无写作经验，笔下的一切都出自天才的本能。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自称了解底细，说他是一个年轻的经神病医生，本剧问世前从未动过笔，现住西班牙，对收到的信件从不予以答复，与他的商谈是通过许多中间人进行的。所有这些传闻都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那些注重自己声誉的人们，也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们热烈地议论着这件事。

在所有这些堕落的人们中间，为首的当推亨德里克·赫夫根扮演的那个角色，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最为热烈的掌声。从他那惨白的、魔鬼般的面部表情上，从他那嘶哑而虚

弱的嗓音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对一切恶习无不通晓，甚至于是靠这些恶习获取经济利益的。他扮演一个大诈骗犯，肆无忌惮地把年轻人推入不幸的深渊。赫夫根在柏林西部的那些富有的观众面前展现了这种赤裸裸的堕落，并以此引起了轰动。在演出中，他那疲惫中夹杂着紧张的面部表情，尤其是他的举止中那种漫不经心的软弱和文雅的奸诈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动作就象是只猫，一只坏猫！啊，他可真是坏得出奇！”让赫夫根称她为“罗泽”的贝恩哈特小姐忘情地谈论着他的表演。不少小剧院里的同行已经开始模仿他道白的方式，声音微弱而嘶哑，但忽而又转变成那颇具魅力的歌唱般的嗓音。“我说的不错吧，他已干出点儿名堂了。”多拉·马丁向教授说道。“那好吧……”他嘴里迸出这几个字，舌头在嘴里转动着，目光中流露出沉思。从根本上说，他对这个“赫夫根”仍然未加重视，就象奥斯卡·赫·克罗格曾经做过的那样。“不就是个喜剧演员嘛！”教授也象克罗格当初那样想道。亨德里克是一位极有魅力的喜剧演员。评论家们这样认为，贵妇人们这样认为，贝恩哈特小姐这样认为，同行们也不能再否认这一点。《罪责》一剧之所以大获成功，主要归功于赫夫根的杰出表演。该戏能连续上演上百场，教授因此而挣得了一大笔钱。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个演出季节中他便给亨德里克加了工资。并没有任何合同让他承担这一义务，是贝恩哈特小姐和卡茨先生在他们这位负有盛名的上司面前促成了此事。

本来，这出戏可以上演一百五十到二百场而不衰，但渐渐地有关作者的谣言四起。有人声称，那个作者根本不是住

在西班牙的有什么怪僻的精神病医生，他也不是什么只熟悉人类灵魂堕落的文学创作的门外汉，他就是卡茨先生，和每个人都有过不愉快的卡茨先生。于是乎产生了普遍的失望感，唉，是卡茨先生，这个精明的商人写出了《罪责》这个剧本！一下子，人们发现这出戏只不过是下流行为的堆积，简直是索然无味，一文不值。《罪责》这出戏不得不被取消了。

这种令人气愤的丑事大白于天下使得卡茨倒了台，但赫夫根却如愿以偿了。他借助于对阴险、丑恶行为的表演征服了所有人的心。柏林的第一个演出季节结束时，他是踌躇满志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未来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是戏剧界的重大希望。他所签署的下一个演出合同，即1929年至1930年的合同已经与现在的合同大不一样了，他的薪水增加了差不多三倍。教授虽然唠唠叨叨发牢骚，但也不得不认可。赫夫根所面临的严重竞争已成为过去。“好吧，您现在阔得可以买足够的新衬衫和熏衣草香水了。”教授对他的新星说。“是花露水，教授先生，我只用花露水！”新星露出胜利者的微笑，更正道。

夏天来临了。亨德里克退掉了那两间昏暗的斗室，在新西部区帝国总理广场附近租了一套明亮的住房，又给自己添置了不少衬衫、黄皮鞋和颜色柔和的套服。他参加了汽车驾驶训练班的学习，并和几家公司的洽谈购买一辆时髦的篷式汽车，他要求只以低廉的广告价购买。芭芭拉去了将军遗孀的庄园。这位已功成名就的丈夫比起当初奋斗的他，芭芭拉对早先奋斗的他更感兴趣，尽管那种奋斗也是为永不满足的虚荣心所驱使。赫茨费尔德夫人前来拜访亨德里克，帮他布置

新居。她选购了钢木家具，用凡高和毕加索的绘画复制品装饰墙壁。房间虽然略显空荡，但却不失雅致和讲究。亨德里克品味着赫茨费尔德夫人的赞誉之辞，接受了她那尚可应付的爱情，如同接受一件受之无愧的贡品。黑姐现在也抛开了过去对他的种种嘲讽。她那双温柔的褐色眼睛带着一种忧郁的渴望，注视着她的意中人。“那瘦小可怜的西贝特看上去脸色苍白，都是想您想的，”她这样说道，却只字未提自己曾伴着安格丽卡一起痛哭良久的事。她们是为失去这个人而痛哭的，其实她们何尝曾真正得到过他呢？

赫夫根答应让赫茨费尔德夫人陪他同往摄影棚，因为在这个夏天，他是第一次拍电影。他在“抓小偷！”这部侦探片中饰演主角。这是一个总戴着黑色面具的罪犯，神秘莫测，不为人知。他浑身上下一身黑打扮，连衬衣都是黑色的。这一身黑打扮表示他灵魂的邪恶，人称“黑魔王”。他是一个犯罪集团的首领，他们伪造钞票，走私贩毒，抢劫银行，残杀无辜。黑魔王的作恶多端不仅仅是对冒险生涯的渴望，以此为乐，而是有着更根本的原因：他早年和一位年轻姑娘的交往遭到失败，使他成为人类的敌人。制造人间惨剧成为他的一种生理需求，他是出于信念而犯罪。在他被捕前不久，他向同伙们承认了这一点，使他们震惊和恐惧，因为他们行窃做恶的背景远没有这样复杂。他们怀着敬畏和惊慌喃喃自语，这才了解到自己的首领黑魔王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人物。他绝非惯犯，过去曾是一位轻骑兵军官。在自我表白的这场戏里，这个恶棍摘下了自己的面具，歪戴着黑色礼帽和高领黑衬衫更显出他的脸苍白得吓人。他尽管颓丧潦倒，仍不失贵族气派，那英俊的眉宇间隐隐露出一丝哀情。

这家规模庞大的影业公司中的权威人士对亨德里克那凶残而又痛苦的表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夫根的表演耐人寻味。再加上他那独特的风格，片子的卖座率肯定会很高，无论在省里还是在首都都会如此。这是权威人士的一致看法。亨德里克从电影界受到的聘请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多，有时甚至不得不辞退一些。他和教授所签的合同束缚了他的手脚。但各大影业公司求贤若渴，他们与卡茨先生和贝恩哈特小姐频繁联系，说他们准备支付可观的补偿费，如果剧院方面肯在这个演出季节将演员赫夫根出让几个星期的话。这样一来，电影界和戏剧界之间几乎电话不断，信件穿梭，洽谈频繁。物以稀为贵，贝恩哈特和卡茨十分苛刻，在对方出价很高的情况下，仍不想出手自己的红人。亨德里克如今似众星捧月，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坐在自己那配有钢木家具，略显空旷却十分讲究的房间里，脸上挂着那种令人厌恶的微笑，对电影和戏剧界就他这位身价百倍的人物所展开的争夺战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这才叫平步青云，伟大的梦幻变成了现实！只要内心里真诚渴望、追求，大胆的梦幻就会成为现实，亨德里克思索着。啊，这现实甚至比梦幻还要美妙！他翻开各家报纸都看到自己的大名，老练的贝恩哈特关照了新闻出版界，如今，他的姓名的拼写总是正确无误，而且和那些久负盛誉的大明星一样使用了黑体字。一家举足轻重的画报在封面上刊登了亨德里克的照片，克罗格要是见到这张照片，会有怎样的表情呢？蒙克贝格领事夫人会有何感想呢？还有枢密顾问布鲁克讷又会怎样呢？所有对赫夫根持怀疑态度，摆出一副傲慢神情的人都将面对他的飞黄腾达瞠目结舌，他简直是沿

着一条令人头晕目眩的曲线飞速地上升。

1929年至1930年的演出季节结束时，亨德里克·赫夫根已是今非昔比。他一切如愿以偿，事事都大获成功。在教授管辖的所有剧院里，他几乎比经理本人更有发言权，当然，经理们很少呆在柏林，大都出没于伦敦、好莱坞或是维也纳。卡茨先生和贝恩哈特小姐已经是赫夫根的人了。其实，对这二位他早已是不拘礼节了，如同对施密茨经理和赫茨费尔德夫人一样。什么戏上演，什么戏不该演，统统由赫夫根最后拍板，他和贝恩哈特小姐共同负责给演员们分派角色。希望上演自己作品的作家拍他的马屁，想登台的演员说他的好话，连社交界人士，那些自称阔佬的人们也对他阿谀奉迎，因为他已成为显要的新闻人物。

他在柏林取得了在汉堡所取得的一切，只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他白天工作达十六小时之久，在这中间常常神经出些小毛病。在布置的十分高雅的“疯狂骑士”夜总会里，亨德里克身边经常簇拥着他的崇拜者，从深夜一点直至凌晨。有时他会手持鸡尾酒杯，突然呻吟着从高脚凳上跌下来。这只不过是一阵昏眩发作，本无需大惊小怪，但已足以使那些在场的女士们尖声惊叫。贝恩哈特小姐手拿香袋守在他身边，就象赫夫根每次小发作时总会有位女士忠实地守护在身旁一样。他的歇斯底里小发作近日来变得很频繁，症状从轻微的震颤、突然的昏厥发展到痉挛抽搐、失声狂叫。但这种小发作对他不无好处：每次发作后，他就如同洗了个温泉浴，容光焕发，精力充沛，重又投身到他那充满希冀、进取和享乐的事业中去。

自从特芭普公主重新回到他的身旁，他就不得不偶尔求

助于那种有助于恢复精力的应急疗法。在柏林的第一个冬天里，他曾收到过这位黑皮肤公主写来的不少威胁性信件。信件文体奇特，拼写错误满篇皆是。对这些信件赫夫根不予理睬。现在，芭芭拉几乎不再与他来往，她无法忍受这位精明丈夫周围的那些人，因此到柏林来的次数愈来愈少，她在帝国总理广场附近那套漂亮住宅里的房间时常无人居住。她倒是更愿意栖身在枢密顾问家的那些安静的房中，或是祖母的别墅里。于是，亨德里克决定给朱丽叶寄去旅费召她前来。生活中没有她便十分乏味，那些目光可怕，足蹬高统靴在陶恩特岭大街上招摇过市的高贵女士们绝对代替不了他的朱丽叶。特芭普公主没让亨德里克再次邀请，便应召到了柏林。

亨德里克在偏僻的地区为她租了一间房，每周至少光顾她那里一次。他每次拜访心上人的时候，总是把围巾裹在下巴处，帽子压得很低，一个活脱的正在作案的歹徒。“如果在这种时候，这身打扮，让人抓住，那我可就完了，彻底完蛋了！”他小声说着，很快穿上了运动裤。特芭普公主看到他那胆战心惊的样子十分开心，会心地大笑起来，一则是高兴看到他吓得浑身发抖的狼狈相，再则也想从他身上多捞点儿油水。特芭普曾上百次地威胁他说，逢到他登台演出，她就到剧场去象个野猫似的大喊大叫。“当心点儿，你这个小坏蛋！”她毫不留情地嘲弄着他。“没准哪一天我真会这么干。比方说在下星期举行的大规模首场演出时，我身穿那件五彩丝绸长裙坐到第一排上，那定会有好戏看！”这个皮肤黝黑的姑娘说着，兴奋地搓着双手。她又向他敲了一百五十马克，方允许他练习新的舞步。随着赫夫根的一步登天，她

的生活也越来越讲究。现在，她使用昂贵的香水，买了一大堆各色丝巾，叮当作响的首饰和蜜饯果品。她很喜欢用那粗糙而灵巧的手指从大纸袋里往外一块块地挑拣着吃。当她痴笑地大嚼着果脯，快意地用手搔搔后脑勺时，那样子可真象只大猴子。亨德里克只有掏腰包，而实际上也愿意掏，这个黑皮肤的维纳斯敲他的竹杠倒是平添不少情趣。“我象当初一样爱你，”他对她说道，“甚至爱你比当初更甚。在你离开我的时候我才理解，你对我意味着什么。陶恩特岭大街上那些一本正经的女士们简直乏味得让人难以忍受。”“那你老婆呢，你的那个芭芭拉呢？”这个野姑娘咯咯笑着问道。“噤，她……”亨德里克苍白的脸背过去，浮现出苦恼而又有几分轻蔑的神情。

芭芭拉上柏林来的次数越来越少，连枢密顾问也几乎不再在首都露面了。而从前他习惯于在冬天到柏林做几次报告，参加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活动。他说：“我不喜欢再呆在柏林，是的，它开始叫我害怕。这里正蕴育着一些令我惊恐的事。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与之交往的那些人们却对这种危险视而不见。人们只图享乐，煞有介事地互相争吵不休，他们成了瞎子，看不到此刻的天空又布满阴云，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不屑一顾，而这暴风雨已是迫在眉睫了。不，我不喜欢再呆在柏林，也许我躲着它，正是为了不去鄙视它……”

他毕竟又来了一次，但不是来参加有代表性的社会活动，也不是在大学讲学，而是就文化政策发表一次时事政论性的讲演，讲演的题目是“正向我们咄咄逼近的暴力”。枢密顾问打算借这个讲演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告诫资产阶级思想界，要提防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告诉他们那暗无天日的

暴力统治和倒退意味着什么，而那些制造暴力统治和倒退的人竟还在声称是在“觉醒”，是在进行一场“民族革命”。这位老先生在喧哗的听众面前足足讲了一个半钟头，喧哗声部分是掌声，部分是表示反对和不满的喊叫。

最后一次在柏林逗留期间，由于他曾出访过苏联而遭到右翼的忌恨，连民主派人士对他也多少产生了怀疑。这位资产阶级学者同许多朋友、政治家、作家和教授进行了交谈，但所有这些谈话都以激烈的意见分歧告终。所有的朋友们都不无嘲弄地问他：“枢密顾问先生，您的宽容精神何在？您的民主原则又在哪里？我们简直认不出来您了，您的讲演不象是出自一位有教养和头脑冷静的学者，倒象是出自一个激进的政客。一切有教养的人都应统一在这样的看法下：即对国社党人只能实行一个办法，那就是进行教育。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借助民主的力量来驯服他们，我们必须争取他们，而不是和他们搏斗，我们必须说服那些年轻人相信共和国。”随后，这些社会民主党或自由党的先生们用亲切、压低了的声调严肃地补充说：“另外，亲爱的枢密顾问先生，我们的敌人在左翼。”

对谈话中所涉及到的某些问题，布鲁克纳格外留意，比如关于那些“健康的、富于建设性的力量”，关于一代青年那崇高的民族激情；关于“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直觉”等问题。

在柏林的社交沙龙里，一切有钱人或消遣性报纸常提到姓名的人都会受到欢迎。在动物乐园里或是在绿林别墅里，投机商、赛车明星、拳击名将和知名演员统统聚在一起。别墅的主人，一位大银行家对能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亨德里克·赫

夫根深感自豪，当然，他更愿意在自己家里见到多拉·马丁，但她不是应邀不到，就是回绝邀请，就是人到了，至多也就呆上十分钟。

赫夫根在午夜之前也没有露面，晚场演出结束后他又去了一家音乐厅。短短七分钟登台时间，轻松地唱支歌，他就挣了三百马克。午夜过后，当亨德里克终于到场时，这个由于他而来聚会的人们哼起了他常唱的那首歌的副歌，以示对他的欢迎。经他之口多次演唱，那首歌在柏林已是人人皆知：

“这简直是无法形容——

难道我应当变成一副粗野面孔？！

我的上帝，

我何去又何从！”

亨德里克步入前厅，是那么漂亮，那样文雅，简直无法形容！他边问候、边微笑地往来于来宾之间。亨德里克的身后，如同保镖一样跟随着卡茨先生和贝恩哈特小姐。“看他多象位勋爵！”雍容华贵、花枝招展，并带有东方情调的女士们窃窃私语地评论着，“他的嘴角上有一条表示放荡的纹线，看他那双眼睛多么自命不凡！他的燕尾礼服是克尼格公司的产品，值一千二百马克！”在沙龙的一个角落里，有人在议论赫夫根与多拉·马丁关系微妙，“不，他是和贝恩哈特小姐同床共寝的，”知情人马上予以纠正。“那他的妻子呢？”一位刚步入柏林社交界不久的天真青年问道，回答他的只是轻蔑的一笑。

“赫夫根先生，您能在此和我们共同度过一小时，真叫人愉快之至！”主妇奉承着她这位极有魅力的客人，随手把

一小盘盐渍鳊鱼子递给他。“大家都知道您是个大忙人，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两位您的狂热崇拜者：这位是米勒·安德烈先生，常在《趣味杂志》上发表脍炙人口的杂文，想必您也听说过。这位是我们的朋友，法国作家皮埃尔·拉鲁……”

米勒·安德烈衣冠楚楚，头发灰白，红扑扑的脸上长着一双凸出的蓝色眼睛。谁都知道，他是靠漂亮的妻子所有的各种便利关系而混日子的。

演员赫夫根的另一位“狂热的崇拜者”皮埃尔·拉鲁先生是个小个子，他向亨德里克伸出毫无血色、瘦骨嶙峋的手，用哭哭唧唧的女人腔说道：“太有趣啦，赫夫根先生！我能记下您的地址吗，亲爱的？”说着，他熟练地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我希望您下次能赏光，在我住的广场饭店里进餐。”他用那近似哭诉的嗓音大声说道。“昨天，我荣幸地在冬天花园里见到了您。”皮埃尔·拉鲁一边继续说着，一边把赫夫根的电话号码记了下来。接着，他又用带哭腔的声音开玩笑地重复起那首家喻户晓的副歌：“简直无法形容……”随后，他笑了笑，瘦骨嶙峋的手在胸前互相搓着，把脸深深地埋进厚厚的黑色羊毛围巾里。尽管屋子里烟雾迷漫，温度并不低，他还是在晚礼服外面裹上了这么一条围巾。

这简直是无法形容——世界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只有一次，永不会再现的奇观！德国的一切都是那么辉煌，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无忧无虑，充满希望。在这个国度里，怎会有危机、失业和政治斗争？这个共和国难道是缺乏自尊自重和生存本能？这个共和国的头号敌人受着阔佬们的供养和宠爱，这些阔佬害怕的只有一点：一个政府可能会想

到拿走他们的一些钱。在柏林，存在着大厅里的争斗和夜间的巷战吗？德国爆发了一场内战吗？难道差不多天天都有人死于非命吗？难道工人们已经横遭身穿褐色制服的暴徒们践踏？他们的喉咙被割断，而那个引导民众走向堕落的伟人，“富于建设性力量”的元首，工业家和将军们的宠儿竟冒天下之大不讳给那些野兽般的杀人狂发出了贺电，正是这个杀人狂命令长刀队夜间行动，并公开发誓说要让人头落地。这个伟人不是保证要“通过合法途径”上台吗？他怎敢如此放肆，天天用那狗吠般的狂叫对整个世界发出那样多卑鄙的威胁和恫吓？

这简直是无法形容——各个部都垮台了，重新组阁上台的人并不比前任更聪明。难道人竟会变得如此粗俗不堪？在受到尊敬的陆军大元帅的官邸里，客克大地主们在密谋反对业已摇摇欲坠的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人振振有词地声称真正的敌人是在左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警察局长下令向工人开枪，这就是这个制度！但就连这个制度也还是太好了，那疯狗般狂叫的声音不是每天都在预言说，这个“制度”将会受到血腥的惩罚而毁灭吗？

这一切世界还都没有看到。难道赫夫根，这个由这一制度优厚供奉的小丑也没有看到吗？无耻的疯狗般的狂吠正是向着这一制度发出的，无穷的咒骂，其对象就是这个现存的制度。赫夫根难道毫无觉察，他正在以其艺术上的表演，以其受人欢迎的舞蹈加速着这个制度的堕落和毁灭。

亨德里克·赫夫根，这个仪表堂堂的流氓，身穿燕尾礼服的刽子手，善耍手腕的阴谋家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觉察不到。他似乎根本就不是生活在柏林，正如

他从前也没有生活在汉堡一样。他的全部世界就是舞台、摄影棚、更衣室、夜总会、宴会厅和社交沙龙，他感觉不到季节的更迭，意识不到岁月的流逝。而这段时期恰恰正是魏玛共和国的最后时期，人们对这一共和国曾抱有极大的希望，如今它却在可悲地走向衰亡。1930、1931、1932年，这是可悲的共和国弥留之际呵！在这段时间里，演员赫夫根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场一场的演出，一部一部地拍片，“拍片日”、“排练日”、“演出日”构成了他的日历。他不知道何时冰雪消融，草木发芽，风送花香，他连大地流水都忘记了。他把自己锁在了野心之中，就象囚禁在一座监狱里，不知满足、不知疲倦，总是在歇斯底里般的高度紧张状态中享受和耐受着对他来说极不寻常的人生，这人生酷似芭蕾舞中的单足独立状态：濒临死亡，脱离精神，走向灾难。

这简直是无法形容——根本用不着陈述他都干了些什么，用不着罗列他用了多少种方式和出人意料的花样招术以招揽观众的兴致。为了能不受束缚地充分利用呈现在他面前的各种颇具吸引力的机会，他解除了和教授所辖的剧院的合同，使贝恩哈特小姐几乎痛不欲生。他时而在这里登台，时而在那里公演，在收入颇丰的拍电影之外的时间，他才光顾舞台。在大型轻歌剧中，他以机智刻薄的方式讴歌愚蠢无聊，以致那些傻瓜观众们把这些缺陷当成了美德；在古典戏中，他的表演优美而漫不经心，把席勒或莎士比亚的作品贬成了供消遣取乐的滑稽对话剧；那些在布达佩斯或巴黎用低劣手法炮制出的上流社会的丑剧，一经他的表演，使观众忘掉了这些拙劣作品本身分文不值。这位赫夫根真是无所不能，他那杰出的、对任何苛求都不会束手无策的应变能力真可算得

上是天才。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他的各项成就，人们或许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一项成就堪称是第一流的：作为导演，他绝不会达到教授的水平；做为演员，他无法与那位伟大的竞争对手多拉·马丁匹敌。构成赫夫根声誉并使这声誉不断上升的正是那些五花八门的成就，芜杂而没有精华。但观众们却一致认为，他的一切都是妙不可言，连新闻界也用精心的措词证实这个观点。

他是左倾资产阶级和左翼报纸的宠儿，正象他一直是犹太社交沙龙中的红人一样。正因为他本身并非犹太人，他才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倍受赏识，柏林犹太人为自己的圈子里能有这样一位“金发”的杰出人物而自豪。激进的右派报纸则对赫夫根抱一种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这些报纸天天都怒气冲冲地宣扬要通过回归国民真谛，提倡“血流与乡土”文学来复兴德国文化，在这些报纸看来赫夫根可算是个“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国社党的戏剧家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拒绝上演他们的作品。凯撒·封·穆克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国社党运动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中被绞死的犹太人和遭枪杀的法国人取代了舞台上常见的噱头。这位站在敌视文化的阵营里对文化问题具有最高权威的作家撰文谈到了新编上演的一部瓦格纳歌剧，赫夫根在该剧中的表演又一次引起轰动。凯撒·封·穆克把这出戏的上演称之为“极端糟糕的劣等艺术”，“贻害无穷的试验”，“深受犹太人的影响，是对德国文化财富肆无忌惮的亵渎”；赫夫根先生则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为了给选帝侯大街的观众们寻找新的消遣，他竟敢取笑最受崇敬的、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巨匠里夏德·瓦格纳”。穆克气极败坏地写道。这位“血统与乡土”文学流

派的拙劣作家的的大发作，使亨德里克和另外几位激进文人感到异常开心。

赫夫根从未放弃和共产党人及半共产主义者们的联系。有时，他在位于帝国总理广场附近的家里招待青年作家或党的干部，用时髦和动听的言词向他们表达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无比仇恨，对世界革命的热切向往。他之所以和革命者保持来往，不仅是他认为，他们有朝一日会掌权，也是为着安慰自己的良心。人嘛，总是抱有奢望的，他也不满足只做一个收入可观的喜剧演员，就算他对这一行已到了入迷的程度，也不打算把全部心思统统放在这种从根本上说是受人歧视的行业上。

在他不同寻常的内心世界里他始终认为自己有革命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把自己同柏林舞台生涯中的其他“知名人士”区别开来。他热心而又得体地保持着和奥托·乌尔里希斯的友情。奥托现在已放弃了他在汉堡艺术家剧院的位置，在柏林北部担任一个政治讽刺剧团的领导。他的小剧场名叫“海燕”，由于上演的剧目内容深刻、质量高，所以剧院不仅在无产阶级的居住区引人注目，而且还成为年轻工人们和名作家、名演员共同创作、共同演出的场所。

亨德里克认为自己也完全应该亲自登上“海燕”剧场的小舞台亮亮相。在乌尔里希斯为欢迎苏联作家来访而举行的庆祝会上，为吸引观众，他宣布国家剧院的著名演员赫夫根将到会。他话音未落，赫夫根就敏捷地从幕后一跃而出，站在了台上。他一身朴素的灰色套服，放着自己的本茨轿车不坐，而特意乘一辆出租汽车赶来。“不要提什么著名不著名，

也不要提什么国家剧院！”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双臂以漂亮的姿式伸向前方，“我是你们的赫夫根同志！”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第二天，一位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伊利希博士在《新交易所报》上说，演员赫夫根一举征服了柏林工人群众的心。

谁敢说他是庸庸碌碌、虚度年华？他对时代的发展及重大问题的强烈关注已经得到了证明。亨德里克欣喜地意识到自己具有无可指摘的激进思想，他有充足的理由蔑视那些不果断的徘徊观望者，芭芭拉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芭芭拉眼下正在枢密顾问家或是将军遗孀的庄园里过着悠闲、自私的生活，沉浸在她那古怪的胡思乱想和无为的忧虑之中，亨德里克这样思忖着。

其实，亨德里克对芭芭拉的心事或胡思乱想究竟知道些什么呢？他对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生活不也象对社会事物一样知之甚少吗？

他也不了解朱丽叶，正如他对芭芭拉或自己的母亲贝拉所知不多一样。他只是在等待着一个又一个的新角色。

在1932至1933年的演出季节里，他所扮演的最大角色是梅菲斯托。为了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国家剧院重新排练上演“浮士德”，亨德里克就在这个剧中扮演了这个角色。

梅菲斯托，“混沌的奇异之子”，这是演员赫夫根的伟大角色，对于任何别的角色他从没有焕发出这样大的热情。梅菲斯托应当成为他的杰作！单是那脸谱面具就够轰动的了。亨德里克把这个魔鬼表现为一个“爱说笑打趣”的人——无限仁慈的上帝也把这个魔鬼看作是个爱打趣的家伙，还不时地赞赏他，因为在所有反对他的神灵中，他最少给上帝添麻

烦。亨德里克的梅菲斯托是个可悲的丑角，狰狞的白脸丑角：他的光头和面孔上都用白油彩涂满，眼眉吊得很高，一副滑稽可笑的样子；血红色的嘴勾划得很大，象是始终在呆滞地微笑着；一双眼睛和吊眉之间涂抹得五光十色，给行家们提供了欣赏这超群化妆术的机会。梅菲斯托的眼脸上和吊眉下汇集着彩虹的所有色彩；黑中带红，红中又呈现着橙黄、紫和蓝，其间还点缀着闪闪的小银斑，另外还加上少许金黄，分布得恰到好处。在这个魔鬼的一双诱惑人的宝石般眼睛上方呈现出一片多么动人的斑斓色彩呵！

亨德里克扮演的梅菲斯托身着黑色丝绸的紧身衣，轻盈地走过舞台。他用一种令人迷惘、困惑的语句道出了那些棘手的真理和辩证的戏谑，谁还会怀疑这位堂堂的丑角能变成一只卷毛狗，能让空无一物的木桌子上出现美酒，能借助他那飘荡的斗篷在空中遨游呢？这个梅菲斯托真是无所不能，使大厅里每个人都感到他异常强大，甚至超过了上帝。他也时常喜欢看看这位上帝，用一种充满蔑视的骑士风度对待他。他不是完全有理由蔑视这位上帝吗？比起上帝，他更富幽默感，更为博学，至少是更为不幸，而他的更为强大也正是由于他更为不幸。上帝这位高尚的老者受着天使们的赞颂，他让人在激动人心的“赞歌中颂扬他那创世的美，他的无限乐观，他的慈悲为怀。除了有些可怕的忧郁和极度的悲伤外，他是一个既失真又令人崇敬的龙钟老者。同时，那个变得无比凶狠的受宠天使，那个该受诅咒和沦入深渊的人，在他兴致勃勃之时也突然沉浸在忧郁和悲伤之中。当赫夫根扮演的梅菲托斯从那涂抹得刺眼的嘴里说出下面一段话时，柏林国家剧场的大厅里掠过一场战慄：

“……因为一切出现的事物

都是为着要走向灭亡；

所以最好是什么也不要出现。”

说完话，他这个极富智谋的丑角一动不动，平静地站在那里。难道他是因不幸而发呆吗？在化妆油彩的斑斓色彩下面，他的眼里又闪现出深沉的目光。让天使们环绕着上帝的宝座欢呼颂扬吧，他们对人类是一无所知的。而那魔鬼却了解人类，洞悉他们一切卑劣的隐秘。啊，想到人类时，所感受到的痛楚，使他的肢体麻痹，使他的神情呆滞，仿佛戴上了一副绝望的面具。

“浮士德”的首场演出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演员赫夫根把自己反锁在化妆室里，不想看到任何人。但这时却来了一位小伯克不敢回绝的女士——多拉·马丁。多拉·马丁观看她自己不参与的演出是很少有的事，所以她今天晚上的出席颇引人注目。小伯克对她深深地一鞠躬，打开了通往圣地的大门——亨德里克·赫夫根化妆室的门。

赫夫根和他的这个同行兼竞争对手一样，显得过度疲劳，刚刚结束了演出的极度兴奋使他身心交瘁，这种疲乏是由于赫夫根尚未觉察到的忧虑所致。

“演得真好，”马丁轻轻地客观评价说，没容亨德里克说一声“请坐”，便一下子坐在一把椅子上。在那张窄小的靠背椅上她把身子蜷缩起来，那张有着高高的额头、一双孩童般思索着的大眼睛的脸深深埋在褐色毛皮大衣的领子里。“演得真好，亨德里克。我知道，您能演好，梅菲斯托是您创造的伟大角色。”

赫夫根坐在化妆台前，背朝着马丁。他冲着镜子里的她

笑了笑，“您说这话没有恶意吧，多拉·马丁？”

她仍旧用那种冷静、客观的语调说：“您错了，亨德里克。如果任何一个人确实是那样的话，我是不会为此生气的。”

这时，亨德里克转过脸来，眼脸上那副魔鬼的眉毛和斑斓的色彩已经擦掉了。“谢谢您今天晚上的光临，”他温柔地说道，眼睛闪闪发光。

马丁摆了摆手，几乎有几分不屑的神态，好象想说，我们别开这种玩笑了。他好象没有看见她这副表情，温情地问道：“您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多拉·马丁？”

“我学了英文。”她回答说。

他一副吃惊的样子：“英文？为什么？为什么偏偏要学英文？”

“因为我要去美国演戏，”多拉·马丁回答说，并没有避开他镇静和探询的目光。

由于亨德里克还在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所以多拉·马丁有些不耐烦地说：“因为这里已经结束了，亲爱的，难道您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亨德里克变得有些激动：“您都说些什么呀，多拉·马丁！对您来说，什么都不会改变！您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您是大明星，真正受到千百万人的喜爱。您完全清楚，我们之中没有人象您那样受到如此的爱戴！”

听到这些，她的笑容变得有些悲伤，又略带些嘲讽，使他也沉默不语了。“受到千百万人的喜爱！”她鄙夷地重复道，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还耸了耸肩。一阵沉默，她的目光掠过亨德里克后又道：“人们会发现新的宠儿。”

他却依然激动地胡扯着：“但剧院是在做生意啊！无论在德国发生什么事，戏剧总会使人感兴趣。”

“无论在德国发生什么事，”多拉·马丁轻声重复着，突然站了起来，“那好吧，我祝您一切顺利，亨德里克！”她很快地说道，“我们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见不到面的。过几天我就动身了。”

“过几天就走？”亨德里克茫然问道。她深沉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回答说：“再呆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在这里已无需再寻求什么了。”接着她又补充说：“但您会过的不错的，亨德里克·赫夫根，无论在德国发生什么事。”

她那浓密褐发下的面孔，那张脸对瘦小的身材来说显得略大一些，露出骄傲和忧伤的神情，她慢慢地向门口走去，离开了亨德里克·赫夫根的化妆室。

第 七 章

与 魔 鬼 签 约

不幸啊，这个国家的天空已经阴霾密布！上帝也把他的面孔从这个国家转向别处，血和泪的洪流冲进了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

不幸啊，这个国家已横遭玷污！谁也不知道它何时才能重新变得洁净，不知道它要遭到什么惩罚，要为人类幸福做出何等巨大的贡献，才能赎清罪孽？污秽搀杂着血和泪从各个城市的各条街道喷涌出来，美好的东西被弄得肮脏不堪，真理的声音被谎言的喧嚣所淹没。

不幸啊！“约翰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馑和死亡的四骑士已经上路，他们在这个国家歇脚，在这里实行恐怖统治。他们决心用战争对付世界，使其蒙受耻辱，就象他们让今天业已统治的国家蒙受耻辱，走向堕落一样，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它的天空已变得黑暗，上帝也恼怒地背过了他的脸，我们的祖国已淹没在黑暗之中。那些卑劣的恶棍们在他们纳粹党的各省分部窜来窜去，乘着大轿车、飞

机或专列到处煽风点火，在各城市的市政广场上进行喋喋不休的欺骗宣传。凡是他们或他们的帮凶所到之处，理性之光便被熄灭，接踵而来的便是一片黑暗。

亨德里克·赫夫根当时正在西班牙，在一部侦探片里扮演一名衣冠楚楚的大骗子，影片的外景是在马德里附近拍摄的。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晚上他疲惫不堪地回到旅馆，在看门人处买了几张报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在那个颇有见地、思想进步的同志们的圈子里经常充当取笑对象的那个言大言不惭的家伙怎么会摇身一变而突然成为全国头号的强权人物？！真是骇人听闻，亨德里克心中想道，一个骇人听闻的意外事件！我过去确信对这帮纳粹分子无需认真对待，真是失算！

他身穿漂亮的朱红色春装站在里茨旅馆的大厅里。在那里，一批外国客人正在谈论着德国发生的灾难以及交易所对这一事件的反映。可怜的亨德里克一想到他可能面临的一切，不由得感到一阵冷，一阵热。他一直恶意相待的许多人如今可能乘机对他报复，例如凯撒·封·穆克，天哪！他本应当和这位“血流和乡土”文学派的作家相处得好一些，可却把他的一切作品拒之门外！这是个多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啊！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一切，但已为时过晚了。深感震惊的亨德里克甚至不由地想到了那个身材矮小的汉斯·米克拉斯，如果汉堡艺术家剧院的那次不幸事件没有发生，他该有多高兴啊！当时究竟是什么小事导致了那场争吵呢？对，是一个名叫洛特·林登塔尔的女演员，而这个人有可能在这关键时刻一跃而成为左右局势的人物。

亨德里克踉跄着跨进电梯。他放弃了原定今晚和几个同行的约会，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了晚餐。半瓶香槟下肚后，他

的心里才感到踏实一些了。

人必须要冷静、沉着，要防止陷入恐慌。这个所谓的“元首”已成了总理，这是够糟糕的，但他毕竟还没有成为独揽大权的独裁者，可能永远成不了独裁者。那些让他上台的人，那些德国民族主义者会小心防范他过于独断专行的，亨德里克暗自思忖。他又想，现在毕竟还有势力雄厚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会进行反抗的，可能会进行武装抵抗。亨德里克·赫夫根就这样在他的房间里，喝着香槟酒得出了上述结论，虽然兴奋起来，但仍感到恐慌。不，国社党人的独裁统治还远着呢！也许时局还会骤变，可能会以社会主义革命而告终，到那时就会证实，演员赫夫根早已明智地预料到了。

他进一步假设，就算纳粹分子仍留在政府里，他赫夫根又有什么可怕他们的呢？他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是犹太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是犹太人这一点才使亨德里克感到宽慰。这是个多么有利的条件啊，以前怎么没有想到！他不是犹太人，好，可以原谅他的一切了，甚至在“海燕”小剧场任人把他当成“同志”来欢呼的事也可以原谅了。他是金发莱茵人，他父亲也是一头金发，当然是在他为钱财发愁而使头发变成花白之前，他的母亲贝拉和妹妹约西都是无可非议的金发莱茵人。

“我是金发莱茵人，”亨德里克·赫夫根哼起了小曲。由于喝了香槟酒，再加上他的思考有了头绪，所以他如释重负，心情愉快地上了床。

第二天早晨，他又忐忑不安起来。那些从未在“海燕”小剧场登过台，没有被穆克称之为“文化界布尔什维克”的

同行们会怎样对待他呢？当他们一起去拍外景时，他真的感到他们对他有些冷淡。只有那个犹太丑角演员和他聊个没完，这可真令人担忧。由于感到自己孤独，所以亨德里克变得倔犟而易怒。他对那个丑角演员说，纳粹分子很快就会完蛋而成为世人的笑柄。但那个丑角演员却忧心忡忡地说：“不会的。他们一旦上了台，就不会很快完蛋。但愿上帝能让他们理智一些，对我们宽容一些。”这就是那个丑角演员的希望，从根本上说也是亨德里克的希望。但他过于高傲，以至于难以启齿。

恶劣的天气持续了好几天，使这个德国演员剧组无法拍外景，他们不得不在马德里一直耽搁到二月底。从家乡传来的消息常常自相矛盾、令人不安。毫无疑问，看来柏林已经沉浸在崇拜国社党帝国总理的狂热之中了。如果那些报纸的报道以及小道的传闻可信的话，德国南部、尤其是在慕尼黑，情况则完全不同。人们关心的是巴伐利亚是否可能脱离德国，威斯特巴赫的君主政体是否会宣告成立。也许这只是些泛泛之谈，或者是带有倾向性的夸张。

赫夫根决心采取最简单、最有效的策略：他变得深奥莫测、寡言少语。他不能让任何人猜到他心中的忧虑。他从柏林的贝恩哈特小姐和其他忠实于他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令人十分沮丧。罗泽告诉他说，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在信中，她一再暗示说纳粹分子几年来一直在搞“黑名单”，枢密顾问布鲁克纳、教授和赫夫根都是另册上的人。教授现暂居伦敦，目前不打算返回柏林。贝恩哈特小姐告诫她的亨德里克眼下要远离德国首都。亨德里克看到此处真是不寒而慄。他刚刚还是位高贵人物，顷刻之间就成了一个被流放的人！他

已经很难在持怀疑态度的同事面前保持冷静了，很难在拍片时按照人们期待的那样表现得自然、无忧无虑又“令人厌恶”。

当这队人马准备启程回国时，亨德里克佯称有重要洽谈需要他去一趟巴黎。他打算暂时不在柏林抛头露面。再过几个星期，也许人们会渐渐平静下来……

当赫夫根抵达巴黎时，他得知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德国国会大厦被焚事件。亨德里克多年来在戏中扮演恶棍，对分析判断一些刑事犯罪的内在联系颇有研究。他马上明白了策划并制造了这一阴谋的人是谁，纳粹分子的卑鄙无耻的嘴脸，曾屡屡出现在亨德里克主演的电影和戏剧中。赫夫根无法掩饰对这次纵火案的战慄以及战慄中搀杂着的一种近乎快乐的感觉。那些冒险家可耻的企图在于进行厚颜无耻而又极容易被识破的欺骗，这种欺骗之所以能得逞，只是因为德国没人敢于挺身而出，还因为其他国家只关心自身的安宁，使自己不介入到这个不可信的帝国所发生的非常事件里去。演员赫夫根怀着敬畏的心情想，恶势力是多么的强大呵！这种势力强大到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而不受任何惩罚！世上还真有我主演的电影或戏剧里一样的事情！就当时而言，以上就是他所敢想的极限了，但可能是出于自我预感，他并不想承认自己所想的。赫夫根第一次感到自己与现实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而在现实中就有人策划阴谋，犯下了诸如国会纵火案这样下流的罪行。

最初，亨德里克并没有兴趣长时间地去分析思考那些德国恶棍们的心理，思索究竟是什么东西能把他与这些地狱恶魔联系起来。他首要关切的是自身的前途。国会纵火案发

生后，他在柏林的不少朋友被捕，其中也包括奥托·乌尔里希斯。罗泽·贝恩哈特离开了她在选帝侯大街剧院的职位，匆匆忙忙地跑到维也纳去了。她在那里写信给她的朋友赫夫根，恳求他无论如何不要踏上德国的土地。

亨德里克觉得可以把她的忠告看做是浪漫的夸张，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坐立不安。他把行期一天天推迟。他在巴黎的大街上无所事事，不安地闲逛，没有半点心绪去欣赏这座城市的魅力。

这几个星期，也许是他所经历的最为痛苦的一段时间。他没有遇到任何一个熟人，虽然得知他的几个熟人已到了巴黎，但却不敢和他们取得联系。再说，他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话好谈呢？他们准会对德国所发生的一切慷慨激昂地发泄他们的愤懑，这会使赫夫根丧失自制力的。德国愈来愈疯狂，愈来愈叫人胆战心惊。这些流落到巴黎的人肯定已斩断了和祖国的一切联系，他们痛恨统治这个国家的那些暴君。这些人已经沦落为流亡者，而我也算是个流亡者吗？亨德里克惶恐不安地自问道，但他内心却拒不承认这点。

在巴黎的这段孤寂时光里，他心中萌发着一种模糊的反抗情绪，一种十足的倔犟。难道我有必要向这些杀人的恶棍讨饶吗？难道我非要投靠他们不可吗？我在国际上不是已经很有名气了吗？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养活自己，虽然不太容易，但绝不是办不到的。如果那样，将是一种何等的轻松，何等的解脱呵！我十分自豪地、不再和那个臭气熏天的国家来往了，大声地宣布愿和那些反对这个血腥政权的人们站在一起！如果我能作出这个决定，会感到自己是多么清白呵！我的生命将获得怎样一种新的意义呵！

他的这种想法十分强烈，但时间持续得并不长。他又产生了一种想见到芭芭拉，和她进行长谈的愿望——他曾把芭芭拉称为自己善良的天使，在这种关头他是多么的需要她呵！但他已有几个月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连她现在在何处都不知道。也许她呆在将军遗孀的庄园里无所事事，他痛苦地想道。我原来就对她说过，从法西斯的暴政中她会找到有趣的内容。这种事肯定会发生：我作为殉难者，在这座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毫无目的地闲逛，兴许她则正和一名杀人犯、刽子手闲聊，就象她往常惯于和汉斯·米克拉斯闲聊一样……

由于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独，他总想把特芭普公主从柏林召到巴黎来。哪怕只听听她那开怀的大笑，只摸摸她双手上象树皮一样粗糙的皮肤也能使人精神振奋，使人感到一种活力呵！干脆远离德国，和特芭普公主共同开始一种崭新的、充满野性的生活。呵，这该是一种多么美好、多么正确的抉择呵！难道这不对吗？难道这不可能吗？不，只要给柏林发封电报，第二天这位黑皮肤的维纳斯就会赶来，提着箱子，里面装着她那双绿色的高统靴和那根红色的鞭子。亨德里克做着甜蜜的美梦，梦的中心便是特芭普公主。如果不是一条消息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处境的话，也许他真会为这种想法迈出第一步——给这位黑皮肤的国王女儿拍电报。

这个消息是安格丽卡·西贝特写信来转达的。谁能想到，这个经常被亨德里克嗤之以鼻的姑娘却在他的生活中再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赫夫根已经很久没有想到过小西贝特了，当他现在努力想起她时，他眼前就出现了她那张象十三岁女孩一样既可爱又有几分恐惧的小脸。她长着一双明亮的眼

睛，由于近视而常常眯缝起来。他觉得这双眼睛里总象似含满了泪水：小安格丽卡不是常常哭个不停吗？别人不是经常使她哭泣吗？亨德里克还清楚地记得，他自己就常常粗暴地对待她……尽管如此，她那颗执着而温柔的心始终忠于他。对此，亨德里克感到吃惊和不解。以自己的心理推断别人，他完全有理由把周围的人都看作是自私自利，卑鄙无耻的；而那些善良的行为，那些正直、亲切的行为却常使他手足无措。当他在这间单调乏味的房间里读着安格丽卡的来信时，忍不住哭了起来。这不单单是极度兴奋引起的啜泣，还有一种真挚的感情使他的眼睛湿润了。曾经为了他无数次痛哭流涕的小安格丽卡如果能看到他现在的眼泪，知道正是自己的爱使这双眼睛充满了泪水，她会感到一种怎样的欣慰呵！对她所经受的许多痛苦这是怎样的一种补偿呵！

安格丽卡在信中说，她现在在柏林，能拍些电影，近况尚好。一名颇有成就的年轻导演打算和她结婚。“当然，这事我根本不予考虑。”亨德里克看到这里，不由得微笑了。是的，她过去就是这样，对求婚者和送上门来的人一贯冷淡，但愿她的诱感力尚在！她总是执着地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总是把感情浪费在那些忽视和看不起她的人身上。

安格丽卡来信告诉他，在拍摄一部毕德麦耶尔的大型喜剧片时，她结识了女演员林登塔尔，也就是耶拿那位头号多愁善感的女人，国社党一位空军军官的女友。对报刊上有关德国的情况亨德里克总是十分关注的。他知道，那个空军军官是新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所以洛特·林登塔尔也就成了有影响的人物。在她面前，安格丽卡·西贝特为亨德里克说了不少好话。

信中还描述了林登塔尔过人的魅力，她的聪明、温厚和庄重。安格丽卡认为，可以肯定这位心地善良、为人可亲的女士将会在各方面对她那位有权有势的男友施加积极的影响。她现在正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戏剧的各种问题上。这位大人物对话剧、轻歌剧和歌剧有着特殊的兴趣和爱好。他的情人们或者他特别敬重的女人大都是体态丰满、感情丰富的女演员。在一些无关大局的事情上，比如象演员升迁发迹这种琐事，他倒是乐意效劳的。小西贝特曾经对洛特·林登塔尔说，亨德里克·赫夫根现仍呆在巴黎，不敢贸然返回德国。对此，这位强权者的情妇不由得深表同情地大笑起来：这个人究竟怕什么呢？她想知道这一点。赫夫根并非犹太人，而是一个金发的莱茵地区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党派，而且还是著名的艺术家。林登塔尔小姐曾看过他所扮演的梅菲斯托。这位高贵的女人说：“象他这样的人我们是少不了的。”她答应当天就和她那位有权有势的男友谈谈这件事。这位来自耶拿的多愁善感的女人保证说：“其实，曼内是个宽宏大度的人。”是否宽宏大度，她自然应该很清楚。然而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惊惧，因为她在谈到这位令人胆寒的大人物时，流露出一种强装出来的亲切劲儿。“他并不爱记仇。无论赫夫根过去干了些什么越轨的事曼内都会原谅他的，说到底是因为他有一副好心肠。”洛特心不在焉，好象早已预料到她的曼内会对赫夫根表现出宽宏大量似的。当这位大人物晚上来看她的时候，她恳求他说：“曼内，你可要听话！”她说，她这次一定要办成这件事：她在柏林国家剧院的首场喜剧演出必须由亨德里克·赫夫根作搭档。“担当这一角色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这位多愁善感的女人喋喋不休地说

道，“当我第一次在柏林登台时，需要有一位合适的搭档，这事最后可就全靠你了。”这位将军问了问赫夫根是不是犹太人，当得知他是个金发的莱茵人时，便答应说：“这家伙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不管他过去都干过些什么。”

林登塔尔把她和曼内友好协商的过程立即告知了她的同行小西贝特。西贝特又迫不及待地立刻告诉亨德里克，说事情已有转机。

在巴黎的苦日子终于结束了！再也不用沿圣·米歇尔大街而下，沿着塞纳河或是穿过爱丽舍宫孤独地散步了，对于那里的美丽女郎他已视而不见了。亨德里克·赫夫根在整理行装时已忘记了这一切。他兴致勃勃地哼着小调，匆忙赶到马德伦的托马斯·库克父子旅行社，订了一张去柏林的卧铺票。

他住的旅馆位于蒙特帕尔那瑟大街附近，返回旅馆时要路过大教堂的咖啡馆。因为天气暖和，许多人都坐在外面，在一顶顶轻便的篷伞下，桌子和椅子一直摆到了人行道的外侧。亨德里克走得有点热了，很想坐下来喝杯橙汁，歇上一刻钟。他站住脚，傲慢地扫视了一下那些闲聊的人，突然他顾虑起来，谁知道在这儿可能遇到什么人呢？也可能会遇见我还是避开为好的老相识。这座大教堂的咖啡馆会不会是个流亡者的聚会处？不，不！还是继续走我的路为好。当他转身要走时，目光落到了一小群人身上，他们正沉默地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亨德里克吓了一跳，就象有人用刀在他胃部猛刺了一下，呆滞了好几秒钟。

他先认出了赫茨费尔德夫人，然后才看到坐在她身旁的是芭芭拉。芭芭拉竟然也在巴黎！一段时间里她竟是近在身

旁，而他是那样渴望见到她，那样需要她。她就和他住在这同一座城市里，同一个区里，也许只有几幢楼之隔！芭芭拉离开了德国，此时此刻就坐在大教堂的咖啡馆里，坐在黑姐·封·赫茨费尔德夫人的旁边。在汉堡时，她可没有同这位夫人交朋友。而现在，特殊的境遇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了……她们坐在一张桌子旁，两个人都沉默不语，都流露出同样的忧郁。

芭芭拉看上去多么苍白呵！亨德里克想。他觉得眼前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坐在那里，只不过是意识中出现的幻觉而已。如果他们还活着，为什么一动也不动，为什么一声也不吭地默默坐在那里，眼里还流露出如此的悲伤？

芭芭拉双手撑着她那削瘦、苍白的脸。在她浓黑的眉毛中间有一条亨德里克从未见到过的皱纹，这皱纹可能是过度痛苦和焦虑留下的印记，给她的面部增添了一种沉思的、近乎愤怒的表情。她身穿一件灰色的雨衣，高高竖起的衣领里露出一条鲜红的围巾，这身打扮加上那痛苦的表情使她显得有些怪诞，甚至有点儿吓人。

赫茨费尔德夫人也是面色苍白，但她那宽宽的、温和的脸上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表情，有的只是一丝淡淡的哀伤。除了芭芭拉和黑姐之外，桌旁还坐着一个亨德里克从未见过的女孩子。两个男人中有一个是塞巴斯蒂安，赫夫根一眼就认出了他。

亨德里克想打声招呼，上前表示问候，一种本能驱使他想过去拥抱芭芭拉，和她说说话，一如他在那些孤独的日子里所常常想象的那样。但他又想道，他们会怎样待我呢？对他们向我提出的各种问题，我该如何作答呢？现在，我的上

衣口袋里装着一张前往柏林的卧铺票，通过两位友好女士的斡旋，我和当局可以算是已经和解了。而他们是被当局驱赶出来的。这个塞巴斯蒂安定会对我投来蔑视的一笑，我怎能忍受芭芭拉那深沉、讥讽和无情的目光呢？……我必须马上避开，他们好象还没有发现我，都还坐在那儿发愣。我必须马上逃离这里，这种相遇我是无力招架的……

那些围坐在桌旁的人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仿佛被一种巨大的痛苦揪住了似的。亨德里克急忙迈着碎步走开了，如同一个内心恐惧的人在逃离危险，却又想掩饰他的逃跑一样。

首次排练后，洛特·林登塔尔对赫夫根说：“真遗憾，将军眼下正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他能安排出时间的话，一定会来看看排练的。您简直想象不到，他有时会给我们演员提出多么出色的建议。我相信，他对戏剧的了解不亚于对他的飞机。”

亨德里克恭敬地点了点头，问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车送林登塔尔小姐回家。她谦和地一笑表示了应允。他把胳膊伸给她，轻声说道：“能和您同台演戏，我感到非常愉快。前些年，我的搭档们在表演时的那种矫揉造作简直让我吃够了苦头。多拉·马丁以她那种抽风似的表演风格，那种恶劣的样板败坏了德国女演员的形象，使得表演已不成为戏剧的演出，而是歇斯底里般的赌博。现在，从您那里我又重新听到了清晰温暖的声音。”

她用那双微微突出，充满无知的眼睛看了看他，目光中饱含着谢意。“我很高兴地听到您对我说这些话，”她轻声回答说，把他的胳膊紧紧挽在自己的手臂里。“我知道，您

不是在讨好我。一位象您这样以严谨的态度对待自己事业的人，在艺术问题上是不会讨好别人的。”其实，亨德里克内心却正在为此惊慌呢，怕自己的赞誉被她当成是拍马屁。“呵，看您说的！”他把手放在胸前，“我——讨好？！我的朋友们总是责怪我当人的面讲些令人不快的实话。”这话让林登塔尔很感惬意，“对正直的人我是很乐于接近的，”她直言不讳地说。“真遗憾，我们已经到了。”说着，亨德里克把车停在动物园大街的一幢安静、华丽的住宅前面。这里就是洛特·林登塔尔的住处。他躬身去吻她的手，还把她那灰色皮手套往下拽了拽，以使自己的嘴唇可以触到她那白皙的皮肤。她对这小小的鲁莽似乎毫不在意，或者说绝没有拒绝的意思，仍然兴奋地微笑着。“能够陪伴您真是感激不尽！”他俯在她的手上说。当她朝着房子的大门走去时，亨德里克想：如果她再次转过身来，那就是万事大吉；假如她还能再招招手，那可就是一大胜利了，我就可以照此行事。这时她已挺直身子穿过了马路。当走到门前时，她转过头来，招了招手，脸上露出一副幸福的表情。亨德里克顿时感到一阵幸福的战慄。洛特·林登塔尔还开玩笑地喊了一声：“呔，呔！”这简直超过了亨德里克的奢望！他如释重负般地深深吐了一口气，一下子靠在了他那辆本茨车的皮椅靠垫上。

回柏林之前亨德里克就明白，要是没有林登塔尔的庇护，他注定要完蛋。到车站去接他的小安格丽卡其实用不着对他讲明这一点，这种局面他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他有着一批可怕的冤家对头，其中有象剧作家凯撒·封·穆克这样的很有影响的人物。宣传部长让他当上了国家剧院的经理。这位剧作家对亨德里克的接待相当冷淡，因为赫夫根一直将他

的作品拒之门外。穆克的目光冷冰冰的，紧闭着嘴唇，整个面孔表现出一种难以接近的威严。他对赫夫根说：“我不知道您是否能重新和我们共处，赫夫根先生。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结束了。”说到这里，这位《枞树岭》一剧的作者威胁地向前探了探身子。“您不会再有机会在您的朋友马尔德尔的剧中，或者在您偏爱的法国滑稽剧中登台演出了。如今这里表演的既不是闪米特人，也不是高卢人的艺术，而是德国的艺术。赫夫根先生，您应当证明自己在如此高尚的工作中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坦白地说，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把您从巴黎叫回来。”说到“巴黎”这个词时，凯撒·封·穆克的眼中射出一股吓人的光芒。“但是林登塔尔小姐希望您在她的这出小型喜剧的演出中做她的搭档。”说这些话时，穆克露出几分轻蔑的神情，“我不想使这位小姐感到不愉快。”口气中充满了一种装出来的诚挚，但继而又傲慢地说道：“再说，我确信扮演这种衣冠楚楚的情夫和诱拐者不会使您感到困难。”这位经理用军人般简洁的手势结束了这场谈话。

这是个令人惊悸的开端。当亨德里克想到这个一心想报复的暴发户作家身后是那个宣传部长时，他的恐惧有增无减。那位部长大人在文艺事务中拥有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那位已被晋升为帝国总理的空军军官不时常就国家剧院发点议论的话，那个部长在文化方面就可说是绝对权威了。而那个胖子对剧院十分感兴趣也仅仅是由于洛特的缘故。这样一来，在这两个强权人物之间存在着权限的争夺。亨德里克还从未亲眼一睹那两位已被神化了的人物，但他明白，只有在他受到其中一个人的庇护时，才能够在一段时期

内抵挡住另外一方对他的敌视态度。通向总理的路必须经过那位女演员，他必须赢得洛特·林登塔尔。

初到柏林的几个星期，他头脑中萦绕的只有一点：“必须让洛特·林登塔尔钟情于我。这次事关全局，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要象攻克一座堡垒那样征服洛特。尽管她生着一双牛眼，臃肿得嘟出了双下巴，烫过的发式还带着一副乡巴佬的样子，但对我来说，此时追求她比追求一位女神还要紧。”

亨德里克在奋斗着，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的决心、他的智慧全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征服金发的洛特。如果小安格丽卡认为，赫夫根出于感激现在也应该对她表示几分关切的话，那她可就大错特错了。他对她的亲切态度只持续了他刚回柏林后的最初几个小时，而在她把他介绍给林登塔尔之后，安格丽卡对他来说就不复存在了。她不得不跑到她的电影导演那里大哭了一场，而亨德里克却已径直奔向了他的目标，那就是洛特。

他注意到柏林街道的变化了吗？他看到褐衫党和黑衫党了吗？他听见大街上、广播里、屏幕上播放的战争歌曲了吗？他注意到元首的吹牛了吗？他读那些吹捧、美化或表示沉默的报纸，或编造谎言进行欺骗但仍掩盖不了他们惊愕情绪的报纸了吗？他关心从前被他称为朋友的那些人的命运吗？亨德里克无意去了解那些。“我毕竟帮不了他们的忙。”这是他避开不想那些受难者时的惯用托词。“我自己本身也处在危险中，说不定那个凯撒·封·穆克明天就会逮捕我。只有当我完全摆脱了险境时，也许才能有助于别人！”

当人们向他讲关于奥托·乌尔里希斯的命运时，亨德里

克只是勉强地听着。这位信仰共产主义的演员和宣传鼓动者在国会纵火案之后立即被逮捕了，经历了被称为“审讯”的令人惧怕的诉讼程序——实际上就是残酷的严刑拷打。“这是一位被关在哥伦比亚大厦和乌尔里希斯隔壁的一个人告诉我的。”戏剧评论家伊里希害怕地压低了声音说。这个伊里希直到1933年1月30日还是激进的左派，一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只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学先锋战士，而现在正忙着和新政权讲和。

“奥托的事真是太可恶了，”这位正直的伊里希博士说道，脸上挂着忧伤。他曾在很多文章里把革命的剧场“海燕”称作是首都唯一有前途和值得重视的剧场，乌尔里希斯则是这位著名评论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太可恶，太可恶了！”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摘下玳瑁眼镜擦拭起来。

赫夫根也认为这是很可恶的。除此之外，这两位先生之间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当他们其中的一人处在另一人的圈子里时，双方都会感到不太舒服。他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偏僻，顾客不多的咖啡馆作为碰头地点。由于两人的过去，使他们都面临窘境，如果人们看到他们在一起，肯定会认为他们是在密谋策划什么。

“此刻我当然帮不了他什么忙。”赫夫根终于开了口，本想说同样话的伊里希赞许地点点头，继而又是一阵沉默。赫夫根摆弄着自己的烟嘴，伊里希在清喉咙。他们都清楚对方在想什么，他们的想法如出一辙。这种想法他们各自从对方的眼神里可以猜出来，因此，他们都感到惭愧。

因为难以忍受沉默，赫夫根一下站了起来。“我们必须有耐心，”他轻声说道，对这位革命评论家摆出一副无精打

采的面孔。“事情虽然棘手，但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再见，亲爱的朋友。”

亨德里克·赫夫根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洛特·林登塔尔的微笑越来越甜蜜动人，越来越含情脉脉。他们共同排演一出私情戏，——喜剧《心》，几乎全剧都贯穿着大商人的妻子（由洛特扮演）和多情献媚的男仆（由亨德里克扮演）的缠绵私情，在戏中，她常常叹息着把胸贴在搭档的胸上，两眼含泪。赫夫根则显得很克制，他心情抑郁而又守本份。但在这强烈克制的背后似乎又隐藏着炽烈的欲火，他对林登塔尔小姐的态度总是温文尔雅，通常称她为“尊贵的夫人”，只在偶尔的场合才称她为“洛特夫人”。有一次在排练中，他冲动地用了同行间表示亲密的“你”这个称呼。那次，他的眼神好象在说：“啊，要是我想怎样就可以怎么样的话，该有多好哇！看我如何拥抱你，亲爱的！看我怎样紧紧地搂住你这个美人！很遗憾，出于对一位德国英雄的忠诚，因为你是他的，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那种男性的情欲、似火的炽热从演员赫夫根的眼睛里流露了出来。实际上他只是在想：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那个可以把任何一个女人弄到手的总理偏偏选中了她！她想必是一位温柔的女性，一个出色的主妇。但她胖得出奇，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得可笑，再说她还是一个蹩脚的女演员……

在排练中，他有时也想喝斥这位林登塔尔几句。要是其他女演员的话，他会毫不客气地当面说：“亲爱的，您的表演只够得上最糟糕的地方剧团的水平。您饰演的是一位纤细女士，她不能象您演的那样粗声大气地说话，不能这样可笑地总把小拇指扬起来，婀娜贵妇们早已没有这种习惯了。

请您丢开那些愚笨幼稚的动作吧！”

当然亨德里克非常注意，尽量避免当着林登塔尔的面让这些话脱口而出。尽管她没有受到这种粗暴的对待，她却仍然感到自己在排练时丢了脸。“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把握。”她撒娇地说，装作天真烂漫的样子。“这是在柏林的戏剧中心——一想到这里就使我手脚无措。啊，我肯定会砸锅，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她装作一位崭露头角的小明星好象在柏林观众面前必然会有怯场的心理一样。“啊，亨德里克，请……请您告诉我！”说着象孩子似地拍着高高举起的双手，“人们会粗暴地对待我吗？会让我手足无措吗？会斥责我吗？”亨德里克以确信而深沉的口气宣称，他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在赫夫根和林登塔尔排练《心》剧的时候，有消息说，《浮士德》又要列入国家剧院的上演剧目。亨德里克惊愕地获悉，凯撒·封·穆克无疑是在宣传部长的同意下，已决定，梅菲斯托这个角色由一个多年的国社党党员来担任，此人已在几星期前由省剧团调来柏林了。这分明是《枞树岭》一剧的作者要对拒绝演他的作品赫夫根实行报复。亨德里克感到，如果穆克的可耻计划得逞，那么他就完了。

“梅菲斯托是我所塑造的伟大角色，不能演它，就证明我已经完蛋了；同时也表明，为了我，林登塔尔小姐对总理的影响也不灵了，那我就只有打铺盖卷回巴黎去——也许本来我就该呆在那里，这里太可恶可憎了。我的地位是很凄惨的，特别是和我过去的地位相比。每个人都以怀疑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他们知道，剧院经理和宣传部长痛恨我。但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受到空军将军的喜爱和器重。我正处于一种

微妙的境地，梅菲斯托可以拯救我的一切，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梅菲斯托了……”亨德里克暗自思忖道。

在一次排练开始之前，赫夫根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洛特·林登塔尔走去。当他开口时，他的声音颤抖着，这次绝不是在做戏。他说：“洛特夫人，我有个很大的请求。”她略有些畏缩地笑着说：“我的同行和朋友，我一贯乐于相助，只要我能办得到的话。”这时他才以深沉的、令人着魔的目光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一定要演梅菲斯托！您能理解我吗，洛特？”他那严肃认真的劲儿使她吃惊。他与她挨得那么近，又使她感到激动。她脸上泛起红晕，两颊绯红，两眼向下望着，活象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正面对着求婚者一样。她低声耳语般地说：“我尽力试试看，我今天就和他说。”第二天早上，剧院经理秘书处给赫夫根打来电话，通知他：下午等待新编《浮士德》的排练。这是一个胜利。总理为他说了话。亨德里克·赫夫根想，我得救了。他给洛特·林登塔尔献上了一大束黄色玫瑰花，在美丽的花朵上放了一张纸条，用大写字母写着“谢谢”。

剧院经理凯撒·封·穆克在排练前请赫夫根到办公室相会，这对他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这位民族主义剧作家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了他的热情——更多的是出于对演员艺术成就的尊重，而不是对亨德里克所表现出来的谦卑态度的尊重。

“我很高兴，您将饰演梅菲斯托。”剧作家说道，眼睛里流露出柔情。很清楚，在总理为赫夫根讲话以后，剧院经理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凯撒·封·穆克无意作出根本的让步。他不能让这个讨人嫌的家伙太露

脸，太出风头了。只要有可能，他要尽快打发这小子离开国家剧院。他现在好象已经意识到，同他这个老对手的斗争从现在起要以更加隐蔽、更加狡猾的方式来进行。穆克先生绝不愿意为了赫夫根而与有权势的总理或者这位林登塔尔小姐闹翻脸。作为普鲁士国家剧院的经理他完全有理由象与宣传部长搞好关系一样也和总理搞好关系……

“这话只在你我之间说，”经理象对知心朋友一样用信任的口气继续说道：“您能重新扮演梅菲斯托的角色多亏了我。”他说话时萨克森腔特别明显，也许想以此强调自己的无比忠诚吧。“不是没有争议，”他压低了声音，一副非常遗憾的表情，“在部长圈内也存在着顾虑。您明白，我亲爱的赫夫根……他们害怕您可能会把上一次《浮士德》演出时被人称之为文化布尔什维克精神再带到我们的新编剧中来。我成功地排除了这种担心。”经理高兴地结束了谈话，亲热地拍着演员赫夫根的肩膀。

赫夫根今天可谓是战绩辉煌，美中不足的是碰到一件使他吃惊不小的事。当他登上排练舞台时，碰到一位年轻人，他就是汉斯·米克拉斯。几周来亨德里克连想都没有想到米克拉斯还活着，甚至当上了国家剧院的雇员，他在新编《浮士德》中扮演学生。对这次相遇，亨德里克没有思想准备，他面临着许多令人兴奋的事，对次要角色的分配根本无暇过问。现在他必须想出自己该怎么办。“这倔犟的小伙子还在深深恨着我，他那充满恶意的眼睛盯着我，这是一种很不自然的表情。他恨我，他什么事都没有忘记。如果一时兴起，他可以损害我。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对洛特·林登塔尔说起我们当时在汉堡艺术家剧院的争吵，以及争吵的起因呢？如果他这

样干，那我就完了。但是他不敢，他大概还不会这么做。”亨德里克决定，“我对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使他对我的傲慢感到震惊。但又转念一想，我现在已高高在上，他奈何我不得。”他把单片眼镜夹在鼻上，用满脸不屑一顾的神情说道：“米克拉斯先生，您在这儿，您还活着！”他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自己的手指甲，狰狞地微微一笑，又清清喉咙，悠闲自得，不紧不慢地继续向前走去。汉斯·米克拉斯气得咬牙切齿，他一声不吭，脸抽缩着，仇恨和痛苦使它变了形。没有人理会这个倔强、孤独，靠布景而立的年轻人；谁都没有看到他紧握双拳，明亮的眼睛噙着泪水，瘦小的身躯气得发抖。为什么汉斯·米克拉斯浑身发抖，为什么他在伤心抽泣？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吗？此时，他还不能理解这一点，只是有些预感而已。正是这种预感使得他双手痉挛，泪流满面。

在国社党和他们的“元首”上台执政的最初几周里，这个年轻人如同置身天堂一般，他欢呼雀跃，高兴得流下了幸福的眼泪。那时他满脸喜悦，当人们高举火把向帝国总理、元首欢呼时，他在大街上象中了魔似地疯狂，乱叫乱嚷。现在，所有的许诺都成为现实了。毫无疑问，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已经来临，德国又重新赢得了荣誉和尊严。不久社会也会变化，变成真正的人民集体，如元首曾上百次许诺过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徒们用鲜血来担保他的许诺。

耻辱的十四年过去了。过去只是战斗的准备，现在生活才算开始，终于可以投身于重建强大统一的祖国的工作了。汉斯·米克拉斯受雇于国家剧院，薪水不高，但就这项工作还是通过党的一位高级官员为他引线搭桥才到手的。赫夫根

缩在巴黎，是个流亡者，而他，米克拉斯，却在普鲁士国家剧院的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这种对比是如此巨大，它使年轻人对通常会感到失望的东西也不去计较了。

这真是一个崭新、美好的社会吗？在这个社会里真能如鱼得水般地自由活动吗？在这个社会中，过去的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弊端和迄今尚未暴露的谬误不是依然存在吗？这类问题是汉斯·米克拉斯还不敢正视的，但有时他那年轻、疲倦、苍白的脸上又现出悖逆的痛苦表情，这种悖逆乃是他独特性格的特征。他看到现在人们是怎样更加无耻地来讨好剧院经理凯撒·封·穆克，这种献媚讨好的方式比过去人们向“教授”做的远为卑鄙无耻。当宣传部长光临剧院时，凯·封·穆克又是如何竭尽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之能事，让人看了真是不痛快。被民族主义宣传鼓动家称之为“官僚经济”的状况非但没有终止，反而变得更加糟糕，更无节制了。剧院的女主角不再叫多拉·马丁，而是叫洛特·林登塔尔；她不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演员，而是一个平庸无奇的蹩脚演员，是一位有权势的男人的掌上明珠和宠妃。一次，米克拉斯因为她的荣誉问题几乎和别人动起手来，这事才过去多久？并且正是为了她才丢了饭碗。她并不知道此事，他的傲气使他又不愿提及此事。他倔强地撅着嘴，扭过脸，避开这位伟大女士的蔑视目光。

德国现在又有了荣誉，因为共产党人和和平主义者都被关进了集中营，部分已被处决。全世界都开始惧怕这个以天下大乱为己任的“元首”，以及这个“元首”所统率的民族了。虽然目前还看不出任何社会主义的迹象，但汉斯·米克拉斯却天真地想道，我们的元首不可能一下子办成如此多的

事，我们要耐心等待。当他在排演表上看到，亨德里克·赫夫根将饰演梅菲斯托时，他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冲击。这个无耻之徒到处钻营，八面玲珑！“这个女人，当初正是为了她，我差点儿和赫夫根打起来，而现在却正是她亲自把他迎了回来，又帮忙使他能担任古典剧中的这个角色，而他演这个角色是有极大的成功机会的……”他，米克拉斯，难道就不能走过去对洛特·林登塔尔说，赫夫根当年在饭厅里是怎样对她评头论足的吗？！是谁当时制止他的？但现在这样做有意义吗？人们会相信他吗？他不会因此丢丑吗？赫夫根当时把这个洛特·林登塔尔称为蠢牛是全无道理吗？难道她不正是一头蠢牛吗？

米克拉斯沉默了，攥着拳头，把脸转向暗处，以便使人看不到他眼里含着的泪水。

他要和赫夫根——梅菲斯托，排练他的一场戏了，他不得不以谦卑的姿态向本是魔鬼的学者走去，口里说道：

“我才到这儿不久，
我怀着满腔的热诚
前来拜见先生。”

学生的嗓音嘶哑，当这位年轻人对伪装的撒旦的各种引人混乱的智慧和冷嘲热讽的诡辩必须给予答复时，这嘶哑的声音渐渐变成了悲叹：

“老实说，我好象在做梦，
我想下次再来请求指点愚蒙。”

总理兼空军将军在其女友洛特·林登塔尔的陪同下观看了国家剧院《浮士德》的演出。演出推迟了一刻钟，因为将军大人没有按时来。他让人打电话通知剧场，说他正在和帝

国国防部长谈话。化妆室里的演员们交头接耳，小声讽刺地说，他准是又一次没有准时梳洗打扮完毕。“他每次换衣服都要一小时。”甘泪卿的扮演者挖苦地说，她金黄色的头发不允许她进一步恶意攻击。在大厅的灯光还没有暗下来之前，这位总理一直躲在自己包厢座的后面，只有在正面的前排才能看见他。当帷幕升起的时候，总理才落坐，伴着一声轻轻的喘息，因为他大腹便便，要坐到相对来说较窄小的靠背椅里是需要费一番事的。

帷幕拉开了。当演出“天上序幕”时，这位知名的特殊观众，也不得不装出一副被剧情完全吸引了的表情。以后的几幕悲剧直到赫夫根——梅菲斯托变成一条狗钻到浮士德的书斋里为止，他好象一直显得很无聊；在浮士德第一次大段独白时，人们看到他屡屡打着哈欠；“复活节散步”一场也不能给他以享受，他贴在林登塔尔的耳边说着悄悄话，大概不会是什么好话。

直到赫夫根——梅菲斯托上场时，总理大人才激动起来。当浮士德博士喊出：“这是龙犬的核心！一位走动的学生？情形使我发笑。”这时，这个高官显贵也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如此之响，如此开心，全场的人都听到了他那开怀的大笑声。他笑着向前探出身子，两条胳膊支撑在包着红天鹅绒的包厢栏杆上。从这一刻起，他兴高采烈地注意着剧情的发展，更确切地说：是注意着亨德里克轻歌曼舞般的，下流献媚的表演。

深知她男人的洛特马上意识到：“这是一见钟情！赫夫根是在向我的胖子献媚，这点我再清楚不过了。小伙子也真是魅力非凡，他一身黑装，恶魔的白色脸谱，看上去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动人心魄。”他不仅幽默风趣，而且名扬四海，妇孺皆知；他象舞蹈演员那样跳跃得令人着迷，有时目光燃烧着可怕的怒火，就如同他吟诵的一样。

“这就是一切，
就是你们所说的罪孽、毁灭，
总之是罪恶，
这就是我原本的威气。”

演到这儿，总理赞同地点点头。后来在学生这场戏，在这场戏里汉斯·米克拉斯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僵化拘谨人物，这位大人物好象是在看最滑稽的闹剧一样，一边看，一边聊着天。他兴致勃勃，当演到在莱比锡奥王尔巴赫的地下室里时，赫夫根居心叵测，放肆地表演国王和青蛙之歌引逗观众，最后从桌子里为醉汉们变出托卡依甜酒和冒着气泡的香槟酒。当赫夫根在女妖的厨房里发出魔窟公爵的尖叫刺耳的声音时，胖子高兴的得意忘形。

“认得我吗？贱骨头！死鬼！
认得你师祖师爷吗？
有谁作难我，我便要捶，
要把你和你的小猴精捶得五零四碎！”

这是针对那垂头丧气的魔女说的，但空军将军却乐得直拍大腿：邪魔的自我意识，撒旦对自己丑恶头衔的骄傲都使他大为高兴。林登塔尔那银铃般的笑声伴随着他那呼呼噜噜打鼾般的大笑。女妖厨房里这场戏后是中间休息，总理叫人把赫夫根请到他的包厢里来。

当小仆人向他转达这一邀请时，亨德里克脸色煞白，眼睛闭了长达数秒之久：伟大的时刻来临了！他将和这位上帝

般的大人物见面了……在化妆室里安格丽卡给他端上一杯水。在一口气喝完这杯水后，他才有气无力地微笑了，甚至能够说：“一切进展顺利，都是按预期安排进行的。”他好象是在取笑这一决定性事件，但他的嘴唇血色全无，说话时口气里充满了自嘲的味道。

当亨德里克走向达官贵人的包厢时，胖子正坐在椅子的前端，肥胖的手指摆弄着天鹅绒。亨德里克在包厢门口站住了脚，他想，真可笑，我的心怎么会这样狂跳不止！他镇定了一下，这时洛特·林登塔尔看见了他。她打了一声口哨说：“亲爱的……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的出色的同行亨德里克·赫夫根。”这位肥胖的巨人转过身来，亨德里克听到了他那洪亮、严厉的声音说：“啊哈，我们的梅菲斯托菲勒斯……”，说完后，又是大笑。

在他的一生中，赫夫根还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手足无措过，他越是激动，就越为这种激动感到羞耻。在他模糊不清的视野中，他觉得林登塔尔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她是要显示一下赋予她贵妇仪表的装饰物呢，还是要显示一下她能如此接近这位高官和保护人呢？不管如何，她今天在亨德里克·赫夫根眼里突然变成了仙女，是一个体态婀娜，但也绝不是没有危险的仙女。她平时对他的那些善良憨厚的微笑，今天好象也包含着什么鬼计。亨德里克由于害怕，紧张得发抖，连胖巨人的尊容也没看清。显要的强权者好象蒙着一层纱幔，一层令人毛骨悚然，玄奥莫测的迷雾，把强者，决定命运者，这些上帝的象徵在死亡面前遮蔽起来。只有星状的勋章在这朦胧中闪光。这时胖子命令地说：“您站过来些，赫夫根先生。”

留在前排座位上聊天的观众把视线集中到总理包厢里。他们窃窃私语，不停地扭动着脖子。那些拥挤到座位过道上，踮着脚尖张口呆望的人们，把强权者的每一个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到，空军将军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友善满意，他笑了。正厅前排座位上的观众非常激动，以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这位伟大人物开怀大笑，他的笑声朗朗，笑得异常开心。洛特·林登塔尔更是笑成了一朵花，其笑声就象发自于一个花腔女高音之口。演员赫夫根，他还没有卸装，披着披肩，也露出了微笑，那微笑出现在梅菲斯托的脸谱上，看上去既象是凯旋的微笑，也象是痛楚的狞笑。

空军将军和喜剧演员的交谈越来越热烈。毫无疑问：总理非常愉快。好象赫夫根讲了什么趣闻轶事，使得空军将军沉浸在这种愉快的心绪中。每个坐在正面前排座位上的人都想听听赫夫根——梅菲斯托的血盆大口正讲述着什么。但是梅菲斯托说话的声音很轻，只有空军将军才能听见他讲的事。赫夫根表情愉快，披着披肩，展开双臂，就象生出两只黑色的翅膀。空军将军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动作每个人都看到了，立即响起一阵钦佩羡慕的赞叹声。但马上又是一片鸦雀无声，就象马戏团表演最惊险的节目时音乐会嘎然而止一样，面对眼下发生的极不寻常的事情，观众们都瞠目结舌。

总理站起身来，抬头挺胸，非常威武地站在那里。他伸出手来和喜剧演员握手了，是向他的杰出表演表示祝贺吗？看来，这位有权势的大人物是要和这位喜剧演员结成联盟了。

正厅前排上的观众看得呆了，对包厢里三个人的表情极

感惊奇，好象这是一幕非同寻常的神奇哑剧，剧名应该叫做“演员诱惑了权力”。亨德里克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被人嫉妒过，他多么幸福啊！

当亨德里克弯腰去握那位权贵长满了毛的胖手时，好奇的人群中有谁发现，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吗？仅仅是幸福骄傲使得他发抖吗？还是他也感受到了有什么东西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这另外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是胆怯害怕吗？这可真是让人恶心……现在我玷污了我自己的名誉，亨德里克的感情是惊慌失措；现在我的手上有了污点，我永远也洗刷不了的污点……现在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现在我的脸上已打上了出卖灵魂的印记。

第 八 章

不 择 手 段

第二天早晨全城已家喻户晓：总理在包厢里接见了演员赫夫根，并和他进行了长达二十五分之久的交谈。剧场休息后，演出推迟了许久才开始，观众不得不耐心地等待着。然而，他们这种等待却不无快意。因为，在总理包厢里演出的这场戏要比《浮士德》更加扣人心弦。

亨德里克·赫夫根在“海燕”剧院是以“同志”的面貌出现的。平时，他几乎为人们所唾弃，被视为民族的败类和渣滓，就象一个流亡者。而如今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肩并肩地和有权势的胖子坐在一起。这位胖将军兴致勃勃，梅菲斯托·菲勒斯不时地和他说笑打趣，将军多次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在告别时甚至还握着他的手紧紧不放。这一幕表演使国家剧院里的观众激动不已。当天夜里，在咖啡馆内，在沙龙里，以致在报社编辑部到处都在谈论这一轰动全城的事件。几个月前当人们提到赫夫根这个名字时，总是不无遗憾地耸耸肩，口气里带有一种讥讽。而现在，人们却以一种刚

产生不久的敬畏心情来提到他。他的名字闪耀着灿烂的光辉，而这光辉是权力带来的。因为，那位空军军官刚刚晋升为将军，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层人物，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这位身居显位的胖子每天都要想出一些人们预想不到的、令人吃惊的事情：观看演出、下令处决或享用华丽的高档服装。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娱乐，也是为了人民。他收集金星勋章、高雅华贵的服装和动听的头衔，他当然也搜刮钱财。当人们对他追求奢侈的种种议论和取笑传到他耳中时，他便会得意地发笑。当他心绪不好时，就叫手下人把那些说话过于放肆的人抓起来进行鞭笞。但在大多情况下，他只是心安理得地以狞笑作答。他觉得，成为公众的笑料恰恰是大家熟悉自己的标志，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出众的人物。因为他的口才远远比不上其竞争对手——宣传部的那个恶魔。所以，他必须更加无限度地花费钱财弥补这种不足。他沽名钓誉，追求享受。他极力打扮自己臃肿的身体，骑马狩猎，大肆挥霍。他可以让别人把博物馆里珍藏的名画偷偷取来挂在自己家里。他和那些富有而受过教育的人来往。王子和达官贵妇是他的座上客。他曾经是穷途潦倒的懒汉，这事才过去没有多久，但眼下他有钱，有许多漂亮的东西，且不管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因此，他便贪得无厌地追求享受。难道我的生活不象童话中的一样美吗？他常常这么想。他喜欢罗曼蒂克，因此他爱戏剧。他总是以极大的兴致嗅着帷幕后面的空气，心情愉快地坐在用天鹅绒装饰起来的包厢里。当他坐进包厢还没看到演出节目时，观众就已经在以一种敬畏的心情注视他了。

目前的生活他觉得还算舒适，但并不完全符合他的胃

口。他那冒险放荡的胃口只有在战争重新开始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战争对胖子来说是他现在所享受的全部娱乐更为积极的一种消遣方式。他对战争的渴望就象小孩子盼望圣诞节的到来一样。他认为自己的根本义务就是要认真周密而又十分机敏地准备战争。宣传部的那个矮个子也要为他的战争准备服务：在国外大量购买报纸，拿出千百万马克进行贿赂收买，在五大洲组织间谍网进行挑拨煽动活动，使天空中充满了无耻的恫吓和威胁，充满了虚伪的“和平”誓言。而他——这位胖子，所关心的只是飞机。因为德国必须首先拥有飞机。他是负责此事的，他决不会把全部时间都消磨在剧场里或花在打扮上。他和那位善于吹牛说谎的先生差不多和“元首”一样神气，因为“元首”就站在他们俩中间。元首好象什么都没看到，他的目光呆滞无神，一双眼睛就象瞎子的眼睛一样。他在窥视内心、倾听自己的心声吗？他又听到了什么呢？他内心里说的和唱的与宣传部长及其指挥下的报纸不遗余力地向他证实的是同样的东西吗？宣传机器把他称颂为上帝的使者，只要跟着他的旗帜，德国乃至全世界将会繁荣昌盛。他真的听到这种声音了吗？他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他那傲视一切的、平庸的脸上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狂喜表情，这足以向人们证明，他真的听到了这种声音，他确实相信这一点。——让我们把幸福或者怀疑留给他吧。这面部表情掩盖不了任何使我们长期狂热并束缚我们的秘密。他的脸上没有圣者的荣光，遭受磨难也不会使它变得高贵。我们离开他吧！

我们让这位伟大人物站在他最怀疑的奥林匹斯山中①

① 希腊山名，相传为众神居住之处。——译者

吧。他在那里被什么所簇拥呢？是一群使人觉得荒唐怪诞而又有危险性的精灵。在这群精灵面前，一个被上帝遗弃的民族正沉湎于崇拜的狂热之中。受人崇拜的元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诡计多端，扁平的额头下，一双冷眼凶残，令人愕然。这群人跪在他的脚下，口里念念有词，对他顶礼膜拜。宣传部长象雄鸡打鸣似地竭尽全力地嘶叫着。空军司令在狞笑。是什么事使他这样心情愉快？什么事使他这样兴高采烈？他又想以处决无辜、草菅人命来寻欢作乐？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中又变幻出一种闻所未闻的灭人新招法吗？你们看，他慢慢地举起了强有力的手臂！这位司令的目光落到人群中的一个人身上。难道这位不幸者会遭受严刑拷打以至人头落地的厄运？恰恰相反。他受到恩宠，这位司令准备提升他。这人是谁呢？他是一位演员吗？人们都知道，这位大人物对喜剧演员怀着特有的同情之心。赫夫根迈着适度而坚定的步伐朝前走去。应该承认，在这种场合下他表现得还是很得体的。他具有他们那种虚假的尊严、歇斯底里的劲头、自命不凡而又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卑微的权力。演员的下巴动了一下，两只宝石般的眼睛闪闪发光。这时胖子几乎是非常亲热地向他伸出双手，演员走近这群精灵，沐浴着他们的光辉。他以宫廷骑士般的姿态向这位胖子下跪叩头。

位于帝国总理广场旁的亨德里克的住处，电话铃声不断地响着。伯克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坐在电话机旁，以便把来电话者的姓名记录下来。他们中有剧院或电影公司的经理，也有演员、裁缝、汽车公司职员，还有专门搜集名人签字的女郎。

赫夫根不去接电话，他躺在床上，高兴得忘乎所以。因

为，总理请他晚上到官邸去参加私人宴会，总理在电话里说：赴宴的只有几位朋友。只几位朋友！亨德里克也算是总理可以信赖的亲朋至友了！他躺在床上，兴奋得手舞足蹈，在给自己身上喷洒香水时，竟连香水瓶也打碎了。他还把拖鞋抛向墙壁，大呼大嚷地叫道：“现在我真是了不起了！这位胖子使我变得非常非常伟大！”

突然，他脸上露出忧郁的神色。“小伯克！”他把伯克叫了过来，拉长声调说：“你听着，小伯克！”接着便斜视着他问道：“我是个大无赖吗？”伯克的眼睛里露出不解的神情，问道：“什么——是个无赖？为什么是无赖呢，赫夫根先生？您只是取得了成就。”

“我只是取得了成就。”亨德里克重复着说，两眼望着天花板。“只是成就，我将很好地运用这些成就，我将做好事。小伯克，你相信我这一点吗？”

小伯克是相信他这一点的。

这次是亨德里克·赫夫根的第三次腾飞。第一次是最稳固的，也是收益最多的腾飞；因为亨德里克在汉堡使观众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夜晚，他们对亨德里克是非常感激的。第二次腾飞是在柏林。第三次则具有晋升的性质和特点，而且来势非常之快，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不久，亨德里克·赫夫根还是个流亡者，还是被怀疑的对象，谁也不愿意和他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一夜之间他已荣升为一个大人物了，而这都是胖总理的一个暗示而促成的。

国家剧院经理立即高薪招聘赫夫根。他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出自内心，也许他根本就不乐意这么做，而是在按上级的旨意行事。他双手握着新聘来的艺术家的手，操着萨克森方

言对他表示热烈欢迎。“真是太好了，您又来到了我们中间，亲爱的赫夫根。我要对您说的是，我是多么钦佩您的发展和荣升。您已从一位稍有演技的演员发展成为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艺术家。”

对这种发展凯撒·封·穆克表示出完全理解。他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发展。当然，他那“不严肃的过去”，即政治上的不正派，比赫夫根的罪恶开始得更早些。早在凯撒·封·穆克成为元首的朋友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学明星之前，他已是著名的剧作家了。他的剧本曾充满了和平主义的革命激情。但此时，他已从受谴责的剧作家变成了世人的楷模和国家剧院的经理。当他谈到亨德里克·赫夫根的发展时，可能想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文学罪恶。接着，他温和地补充说：

“另外，今天晚上我将有机会把您介绍给宣传部长先生。他已通知我们，说他今晚要来观看演出。”

亨德里克结识了这些上帝式的人物。事实表明，他完全可以和他们很好交往，就象和奥斯卡·赫·克罗格交往一样。亨德里克觉得他们并不是那么坏，想到这里他感到轻松了许多。

这位个子不高，但却充满活力的先生是第三帝国宣传部的吹牛大师。他在工人面前爱把自己说成“我是你们的老经理”。他凭借自己演说家的天才，靠武装歹徒的帮助为国家社会主义征服了柏林人。柏林当时是一个觉醒的城市，不是一个容易欺骗的城市。这个宣传部长是党的智囊，他能想出一切办法来：何时举行火把游行，什么时候必须大骂犹太人，何时应对天主教徒下手。剧院经理讲萨克森方言。而这位宣传部长说话带着莱茵口音，这样就使亨德里克马上有一

种同乡的亲切感。另外，这位灵活的小个子在闲谈时，会提出许多有趣的现代想法。他谈论“革命的动力”，谈“神秘的生命规则”，最后谈起新闻界联欢舞会，并要赫夫根在联欢会上表演点儿节目。

这次演出，第一次使得亨德里克有机会在这些上帝式的人物面前抛头露面。他赶到正在大厅里的林登塔尔小姐那里，因为总理先生又一次迟到了。洛特身着漂亮的盛装，亨德里克谦恭而又严肃，看起来就象生了病一样。整个晚上他不但和空军将军谈话，而且也与宣传部长交谈，甚至还和宣传部长一同照了相。照片是宣传部长亲自示意拍摄的。他面带一种人们熟悉的狞笑。如果他冲着某个人发出这种狞笑，这个人几个月后往往就会成为一名无谓的牺牲者。宣传部长当然不能完全掩饰他那恶毒的眼神，因为他痛恨亨德里克，这个总理的宠儿，这个宣传部长和总理激烈竞争的产物。但是这位宣传部长不是一个凭感情用事的人，也不是让感情来决定行动的人。相反，他态度冷静，精心盘算着一切。他想，如果这位演员成了第三帝国文化界的大人物，而发现此人的功劳都被胖子占据，那将是自己战术上的失误。因此，他必须咬紧牙关，面带冷笑地站到这位胖子的身边。

这一切进行得是何等轻松！安排得又是多么惬意。亨德里克觉得他是一个幸运儿。他感到，一切宠爱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他未曾费吹灰之力就唾手而得。“我也会象他们那样光辉显赫吗？除我之外，谁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不该到巴黎去过流亡生活——我根本不该！”他自负地下着结论。周围是一片喧哗，当他想到在巴黎的孤寂心情时，越发感到不快。谢天谢地，现在他周围又有人了。

这位面貌英俊、头发灰白、两只蓝眼睛向外突出、热心劝说他的人叫什么名字？对了，他是米勒·安德烈，著名的《趣谈周刊》的随笔作家。他还能通过专栏文章《您知道吗？》挣那么多钱吗？不可能。《趣谈周刊》已经停办了。米勒·安德烈先生不仅活着，他甚至还高升了。他有一幢时髦的房子，非常受人尊重。早在1931年，他就写了一本名为《忠实于元首的人》的书，此书当时不言而喻是用别名发表的。现在他承认这部著作是出自他的笔下，最高当局对他予以重视。米勒·安德烈是走运的，他不必为《趣谈周刊》停刊而悲伤，因为宣传部长给他的钱比以前更多。现在，这位年老风趣的先生在宣传部工作。此刻，他热烈地握着演员赫夫根的手：“我们又相见了，时代变了，但我们俩都是走运的。”米勒·安德烈向来是演员赫夫根的崇拜者。

这位把手里的笔记本象小旗子一样挥动着的小个子是皮埃尔·拉鲁先生。现在，站在他周围的不是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而是身着笔挺的党卫军服装的年轻人。拉鲁先生感到，参加纳粹上层人物的宴会或受到他们的接见比在犹太银行家们举行的宴会上更为惬意愉快。他容光焕发，因为他能认识这么多令人感兴趣的人物。纳粹头面人物是知道如何来奖赏他这种好客精神的，也知道如何评价他的献媚。拉鲁还可以为他们在各国使馆实现他们的阴谋诡计。为了报答他，纳粹让他在体育宫发表演说。当这位骨瘦如柴的侏儒登上讲坛，开始发表关于“真正法兰西对第三帝国”的议论时，与会者不禁轰然大笑；但随后他们也变得严肃了。因为他们的老板——宣传部长大怒，警告他们要安静。现在皮埃尔·拉鲁在为赫尔斯特·魏塞尔朗诵爱情赞美诗。此人虽是靠妓女为生

的可怜虫，但却是新德意志帝国的信仰者。拉鲁把他看成是法兰西和德意志两个伟大国家永久和平的担保人。

重新见到赫夫根使拉鲁先生非常高兴，他几乎要拥抱演员赫夫根。“啊，亲爱的，能够再次见到你我非常高兴。”他们热烈地握手，亲切地谈笑。这难道不是生活在德国的一种愉快吗？我们新的宠儿身穿合体的党卫军服不是比那些穿着肮脏衣服的共产主义青年中的任何一个都漂亮吗，“我亲爱的，我非常兴奋，我要高呼：元首万岁！今天晚上我就要向巴黎报告，柏林人是多么风趣幽默；柏林是一派和平的气氛，谁也不想做罪恶的事。林登塔尔小姐看上去多么令人动心！啊，伊里希博士也来了，干杯！”

伊里希博士走过来又是一次热烈的握手。伊里希的心情好象也非常好。原因是他和德国新当局的紧张关系现在不断地改善。赫夫根和伊里希象两位推心置腹的老朋友，笑着互相端详着对方。他们现在又可以重新无拘无束地出现在公共场合了。他们不再互相揭老底，相互间也不再感到羞愧。成功可以证明任何卑鄙无耻都是崇高而又不可辩驳的。这一信条使两人忘记了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此时，总理和洛特·林登塔尔小姐跳着华尔兹舞从他们身边经过。拉鲁先生、伊里希、米勒·安德烈和赫夫根先生满脸堆笑，连忙起身，弯腰鞠躬。总理向他们挥了挥手。

亨德里克和洛特·林登塔尔二人主演的喜剧《心》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洛特对柏林新闻界的严重担心看来是没有必要的。相反，所有的评论都赞扬她“扮相俊俏、腰肢婀娜”，表演深沉、质朴；很好地刻画出了真正德意志人的形象。伊里希在他的长篇剧评中甚至认为，洛特·林登塔尔是“新德

国人的真正扮演者”。

“亨德里克，我应该感谢您。”心地善良的金发女郎说道，“如果不是您的友好合作，我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而亨德里克心里想，她应该把她的成就更多地归功于肥头大耳的空军将军，而不是归功于他。他心里虽是这么想的，但嘴里却没说。

他和林登塔尔小姐合作演出的喜剧《心》，在汉堡、科隆、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等大城市里连续上映。在全国各地，他们都被视为新德国人的真正表演者。在长时间的火车旅途中，他们总是在交谈。这位高贵的女人认为有必要让赫夫根更加深入地了解她的内心世界。她不仅谈她的幸福，也谈她的苦闷。她的胖子经常是那样暴躁。“您知道吗，我有时必须忍耐。”洛特说道，“但总的来说，他是个好人。”洛特断定地说，“不管他的敌人怎么说，他确实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非常浪漫！”洛特眼里含着泪水，她讲到她的总理有时如何在深更半夜身披着熊皮大衣，挎着锃亮的佩剑在他已离婚的夫人像前表示虔诚。“她是一位瑞典女人，”林登塔尔说，好象这一句话可以说明所有的问题。“一个荷兰女人曾开着车和我这位亲爱的周游了意大利。那是他在慕尼黑政变中受伤以后的事。他怀念她，我当然可以理解。他在这方面是极为浪漫的。但他现在终于要娶我为妻了。”她颇为动感情地补充说。

演员赫夫根可以进入这些上帝式人物的私人生活圈了。晚上演出之后，他到洛特那幢座落在动物园旁的漂亮住处去和她一起打牌或下棋。有时总理会事先不打招呼、粗气大声地来到房间里，伸开他那粗壮的大腿，和洛特嬉戏、喝酒，

他和赫夫根则谈论严肃的事情，他最喜欢谈梅菲斯托·菲勒斯。

“您使我对这个家伙有了正确的理解，我亲爱的！”将军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我们每个人不都向他学到了一点东西吗？我指的是：在每个正直的德国人身上不都有一些梅菲斯托的特征吗？不都有诙谐和捣乱的特征吗？如果我们只有浮士德的思想意识，那么我们将会走向何方？那样做正符合了我们敌人的愿望！不，不能那样！梅菲斯托，这也是一位德意志民族英雄。这一点只是不能向人们说而已。”空军司令结束了讲话，然后便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晚上，亨德里克在林登塔尔那里度过了亲密愉快的时刻。他利用“这种时机，在自己的施舍者、即那位喜爱艺术的朋友那里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如他头脑中盘算着：要在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扮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这是他的心愿。

“我不想总是饰演纨绔子弟和犯罪分子。”他面带不悦地向胖子声明说，“如果我总扮演这些角色，观众就会把我视为那些角色的同类。现在我需要扮演一个爱国主义角色。我们的朋友穆克已同意上演一个关于老弗里茨的剧本。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剧本，由我来演正合适。这对我来说确是一件大事！”将军想反驳说，赫夫根的长相看上去根本不象著名的德国霍亨索伦王室成员。“但是我可以化妆！”他脱口而出，“在我的一生中我已扮演、塑造了许多形象，只差扮演老弗里茨这么一个角色了！”胖子对他的化妆技术表示充分信任。他命令，由赫夫根饰演老弗里茨。

凯撒·封·穆克已把这个角色分配给了别人。他先是咬紧嘴唇，继而便握着亨德里克的双手，激动地说起了萨克森

方言。亨德里克得到了普鲁士国王这个角色，他贴上假鼻子，手中拄着拐杖，说话声音嘶哑。伊里希博士在评论中写道：亨德里克已逐渐成为新帝国具有代表性的演员。皮埃尔·拉鲁向巴黎一家法西斯评论报纸报道说，柏林国家剧院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是过去十四年中从未有过的完美。

亨德里克在他强有力的保护人那里除了赢得了信任以外，还办了一些其他的事。在一个特别愉快的晚上，洛特自制了一种果汁混合酒，胖子讲述起对战争的回忆，亨德里克决定，彻底亮出底牌，说出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这是一次彻底的忏悔和交待。强有力的人物慈善地听着。“我是搞艺术的！”亨德里克大声说道，眼睛在微微闪光。他在房间疾步走来走去，“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我也做过某些蠢事。”他停住脚步耸了耸肩，略微一伸双臂，慷慨激昂地说：“您可以处死我，总理先生。我现在把一切都向您实说了。”他供认，他不是没有接触过分崩瓦解的布尔什维克思潮，他也曾和“左派”打得火热。“这是艺术家的情调，也许是艺术家的愚蠢，如果您愿意这样说的话！”

这一切胖子当然早就知道了，他知道得甚至比这些还要多得多。他从没有对此感到恼火和气愤。在全国范围内必须到处都是铁窗，把尽可能多的人处决杀头；至于对他周围较密切的人，这位大人物倒是自由民主的。他只是“嗯”了两声，说道：“每个人都可能干出点蠢事来的。那是混乱不堪的坏时代造成的。”

但亨德里克的话并没有就此而止。他开始向将军解释说，其他有功勋的艺术家也和他一样，干了同样的蠢事。

“这些人可能还会因为这些罪恶而受到惩罚，而人们对我却

宽大为怀，饶恕了我。总理先生，您看，这件事一直使我不安。我要为一个人，为我的一个朋友向您请求。我可以担保，他已经悔过自新了。总理先生，我为奥托·乌尔里希斯向您求情。人们说他死了，但实际上他还活着，他应该得到自由的生活。”说着他做了一个极漂亮的手势，把伸开的双手举到齐鼻尖的高度，仿佛他真的有一双细长的、哥特式的手。

洛特·林登塔尔非常吃惊。总理喃喃地说：“奥托·乌尔里希斯……这是谁呢？”他终于想起来了，这是共产党“海燕”歌剧院的头头。“但这个人好象真是个坏家伙！”他厌烦地说道。

“不，不是，他不是个坏家伙！”亨德里克向将军发誓，请他不要相信这些。亨德里克承认，他的朋友奥托有点儿轻率，考虑事情不那么仔细周到；但他决不是个坏人。再说他也已经改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新人了”，亨德里克说道。亨德里克数月以来与乌尔里希斯已无任何接触。

由于洛特·林登塔尔从中帮助，亨德里克终于在胖子面前办成了这件难以置信的棘手事。乌尔里希斯被释放了，并且被推荐到国家剧院受聘，这都是亨德里克和洛特竭尽全力才争取来的。但乌尔里希斯却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答应此事。我讨厌这些杀人凶手的恩赐，也不愿意当一名悔过的罪犯。”

亨德里克该给他的老朋友作一次关于革命策略问题的报告吗？“哎呀，奥托！”他脱口而出，“你太受理智的限制了！没有诡计、没有伪装，你今天怎么能脱离这种境地呢！”

“我也知道，”乌尔里希斯说，他的表情亲切而又悲

伤，“你比我更聪明，但这种事对我来说是太难了……”

亨德里克加重语气说：“你必须强迫自己。”他向他的朋友讲述道，为了和豺狼一起嗥叫，他曾做出多少自我克制，而他至今仍在这样做。“我们必须深入虎穴。”他解释说，“如果我们只在虎穴外面，那我们只能叫骂一番，什么目的也达不到。我已进入虎穴，并达到了某些目的。”亨德里克以此暗示，释放乌尔里希斯是由于他帮了忙，才得以实现的。“如果你受聘于国家剧院，那么你就可以恢复以前的联系，政治上你就不必象现在这样躲在偏僻的隐蔽处了，而是可以另干一番事了。”这一番高论使乌尔里希斯茅塞顿开，他点了点头。“再说，”亨德里克继而开导说，“如果你不接受招聘，你想靠什么生活呢？你还想把‘海燕’剧院再搞起来吗？”他以讥讽的口吻问道。“或者是你想饿死？”

亨德里克为他这位前几天刚刚获释的朋友在邻居家租了一个小房间，地点就在赫夫根那幢座落在帝国总理广场旁的住宅内。“让你在我这儿住下是轻率的，”他说，“这可能对我们俩都会有害。”乌尔里希斯对这样的安排表示同意，“你应按最正确的方式去做。”

乌尔里希斯目光悲伤、精神恍惚，脸消瘦了许多。他经常诉说病痛的折磨，“我患有肾脏病，很痛，全是他们残害的。”每当亨德里克好奇地想知道得更详细些的时候，奥托却摆摆手避而不谈了。他不愿意讲他在集中营里的遭遇。有时他提到某一个具体细节，他立即觉得羞辱，后悔讲了出来。有一次，他和亨德里克在绿森林大街散步。他指着一棵树说：“就象这样的一棵树，我必须攀上去，而要攀上去是相当困难的。当我终于爬上去、坐在树上时，他们便向我投

掷石块，其中有一块打在我的额头上，现在这儿还有当时留下的疤痕呢。在树上我还必须上百次地高喊：我是象猪狗一样肮脏的共产党。等到我最终能从树上下来的时候，他们又用皮鞭来迎接我……”

或许是由于奥托·乌尔里希斯心灰意懒、对一切都感到厌倦，或许是由于亨德里克的理论说服了他，他同意受聘于国家剧院。赫夫根非常满意。我救了一个人，他骄傲地想。这是一件积德的善事。他以此来安慰自己还未完全泯灭的良知，尽管他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另外，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良知，还出于他内心的害怕和恐惧。亨德里克平时的所作所为能长此以往下去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形势完全改变，自己又要遭到报复呢？为防不测给自己留条后路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他这次对乌尔里希斯的积德行善，就是一条最有价值的后路。亨德里克对这条路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

一切都很顺利，亨德里克有理由感到满意。遗憾的是，有一件事却使他忧愁。他不知道该如何摆脱他的朱丽叶。

实际上他根本不想摆脱她。如果他万事如意的话，他希望最好是永远占有她，因为他还爱着她。也许可以说，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地想念她。他知道，对他来说没有其他的女人能代替她。但是，他不敢再到她那儿去，风险太大了。他估计封·穆克先生和宣传部长布置了密探，在监视他的行动。这是完全可能的。尽管剧院经理为了表示热情经常用萨克森方言与他交谈；宣传部长还曾经和他合影留念；但如果他们一旦得知，他和一个黑女人有暧昧关系的话，那他就完了。一个黑女人至少是和一个犹太女人一样坏。他和这个黑女人的关系正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种族耻辱”，是极为

卑鄙下流的事。一个德国男子必须与碧眼金发的德国女子一起生养孩子，因为元首需要士兵。他决不能再跟特芭普公主学跳舞，这种舞蹈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娱乐而已。没有一个行为检点的德国人跳这种舞，亨德里克也不能再去学跳这种舞蹈了。

他在一段时间里，曾怀有一种愚蠢的希望，希望朱丽叶不知道他在柏林。其实，在他到达柏林的当天，她就知道了，并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来访。由于他一直保持默然，她便采取了攻势：给他打电话。亨德里克让伯克告诉她，说他不在家。朱丽叶大发脾气，威胁地说，她要亲自来。啊，上帝呀！亨德里克该怎么办呢？给她写封信吗？他觉得这样做太不明智，她会利用信件进行敲诈的。最后他下决心，约她到曾与剧评家伊里希秘密会面的那个僻静的咖啡馆去。

朱丽叶没穿绿靴子，也没穿短外衣，只穿一身朴素的褐色套裙。她按约定时间来到咖啡馆。两眼又红又肿，她哭过了。她——这位特芭普公主、刚果国王的女儿，为她不忠实的白人朋友流了泪。她窄窄的额头上双眉紧锁，表情极为严肃。她一定是因气愤而痛苦过，亨德里克暗自思量着。他几乎不能相信，朱丽叶除了愤怒、贪婪、馋嘴和淫欲外还会有其他的感情。

“你要把我打发走吗？”黑姑娘低垂着眼帘说道。一双聪明智慧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

亨德里克小心翼翼，然而又急切地想让她明白当前的处境。他慈父般地关心她的前程。他语气温和地给她出主意，让她尽快到巴黎去，说她作为舞蹈家在巴黎可以找到工作。另外，他答应每月给她寄些钱。他诱惑地微笑着，把一张大

钞票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我不想去巴黎，”特芭普公主执拗地说。“我的父亲是德国人，我觉得我完全是个德国人。我的头发也是金黄色，生来就是这样，不是染的。再说，我一句法语也不会说，我在巴黎能做什么呢？”

亨德里克当然要笑话她的爱国主义。对此她很气愤。瞪着双眼，冲着他大声喊道：“你怎么笑个没完了！”她举起又黑又壮的手，把手伸向他，似乎是想让他看看自己洁白的手心。亨德里克惊愕地扫视着周围，看看是否有女招待员在附近。此时朱丽叶有意用悲愤的叫喊声让别人听到她的指责和哀诉，“你从未任何事情当真过！你从没有认真对待过任何事！没有！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功名外，没有任何事你是认真对待的！你对我没有认真对待过，对你的政治也没有认真对待过，你总是对我虚构那些政治！如果你真是站在共产党人一边，你能和那些向共产党人开枪射击的人相处吗？”

亨德里克的脸色变得苍白，他站起身来。“够了！”他小声说。而她则发出一阵辛辣讥讽的笑声。这笑声在咖啡馆里听起来非常刺耳。亨德里克感到欣慰的是，咖啡馆里再没有其他人了。“够了！”她重复着他的话，咬牙切齿地说道，

“够了，是的。这样就合你的口味了。够了！多年来，我只是充当了一个野女人的角色，尽管我不愿意这样做。而现在，你突然想当一个强大的男人！够了！——够了！你不再需要我了。也许是因为现在全国打人的人太多了，没有我，你也可以过得很快活了？！……啊，你这个无赖，一个地地道道的卑鄙无赖！”她用手捂着脸抽泣着，整个身子都在颤动。“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妻子芭芭拉在你身边

确实是无法忍受的。”朱丽叶透过被泪水浸湿的指缝说道，“我曾观察过她，她作了你的妻子是太不幸了……”

亨德里克走到门口，那张钞票还放在朱丽叶面前的桌子上。

啊，不！特芭普公主决不会让人这样轻易地打发走，她决不会退缩让步的。她非常明白，如果她做出让步，那么她就会完全失去了他，失去她的亨德里克，她的白色奴隶，她的先生，她的海茵茨。除了他，她没占有过任何人。即使在亨德里克和那位资产阶级小姐芭芭拉结婚时，朱丽叶也没有畏惧。她充满信心，她知道，他会回到她，他的黑色维纳斯身边来的。而现在，事情却是另一个样子。现在事关他的功名，他要把她送到巴黎去。她还是叫马尔滕斯，如果她的父亲不是因为在刚果染疟疾而身亡的话，今天也会成为一位非常有威望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

朱丽叶不想退让。但是，亨德里克要比她更强大，因为他同权势结成了联盟。

在一段时间里，这位可怜的姑娘总是给亨德里克写信和打电话，搞得他不得安宁。后来她就到剧院门前窥视他。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演出结束后，单独一个人离开剧院，碰到她站在那里。她穿着绿靴子，身着短套裙，丰腴的胸脯高高隆起，露出一口白得有些耀眼的牙齿。亨德里克尴尬地摆了摆手，就象是要驱赶一个恶魔一样。他疾步向自己的奔驰牌小轿车走去。朱丽叶在他背后发出刺耳的尖笑声。“我还会来的！”她叫喊着。他匆匆钻进自己的小轿车。“从现在起，每天晚上我都要来！”她以一种令人畏惧的口吻肯定地说。也许是由于对他的出卖感到痛苦和失望，也许是因为喝

醉了酒，她的精神有些失常。她总是带着那根红鞭子到处游荡。这鞭子是她和亨德里克·赫夫根结合的标志。

象这样可怕的吵闹决不能再发生了。亨德里克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恩宠他的总理先生。只有这个人可以帮他把问题解决。诚然，这是一种冒风险的作法。这位强权者可能会失去耐心，收回对他的全部恩宠。但此举关系重大，势在必行。否则的话，公开的丑闻是不可避免的。

亨德里克请求面见总理，又一次作了全面的忏悔。将军对他的不愉快的越轨爱情行为表示出极大的关心。“我们大家都不是无罪的天使，”胖子说道。总理对他如此宽宏大量，使亨德里克从心眼里表示感激。“一个黑女人在国家剧院门前来回挥舞鞭子！”总理开心地笑了。“这倒是一件新鲜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姑娘必须走开，这样才能完全……”

亨德里克并不愿意就这样结束特芭普公主的生命。他小声请求说：“但是请不要伤害她。”对这种事，这位政治家也非常风趣。“您看，”他用手指威胁着说：“您好象还惦念着这位美人！交给我来办吧！”他慈父般地用安慰的口吻补充说道。

就在当天，两位先生来到这位国王女儿的住处，宣布她被逮捕了。特芭普公主尖声问道：“为什么？”但这两位先生同时低声地用严厉的不容申辩的口吻说道：“跟我们走！”这时她只是抽泣着说：“我没有做任何坏事……”

在房子前面停着一辆汽车，两位先生以令人生畏的客气语调要求朱丽叶上车。在相当长的路途中，她不停地哭泣着，并喃喃自语般地提出问题，她要求知道把她带到哪里

去。因为没有人回答她，她开始大喊大叫。但当她的胳膊碰到了押送她的人的枪柄时，她不再作声了。她知道，说、喊、控告都是徒劳的，叫喊或许会使她丧生。亨德里克对她使用了权力，对她——一个孤苦伶仃、手无寸铁的姑娘，施展了淫威，要搬掉她这块绊脚石……她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方。

接着而来的是许多天的沉默，搞不清是过了十天，十四天，还是只有六天？她被关押在一间半明半暗的小牢房里。她不知道这间牢房是在哪里。没有人告诉她，她现在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呆在这儿，要在这儿呆多久。她根本也不去问这些事了。一个从不说话，扎着蓝色围裙的女人，每天三次给她送点儿吃的东西。朱丽叶有时候也痛哭，但大多数情况下，她一动不动地向隅而坐。她等待着牢门打开，来一个人带她走向使她可以得到解脱的死亡。

当她在一天夜里被人从梦中唤醒时，她几乎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感觉到：现在到時候了。但站在她面前的不是要结果她性命的党卫队队员，而是亨德里克。他面色苍白，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朱丽叶凝视着他，觉得他此时好象魔鬼一样。

“见到我，你不高兴吗？”他轻声问道。

特芭普公主不作回答，只是用两眼盯着他。

“你不说话，”他忧伤地说。然后，他用唱歌般的声调补充说：“我——我亲爱的，你现在自由了。我对这一时刻的到来感到高兴。”在说此话时，他用一种迷人的、宝石般的目光瞟了她一眼，并做了一个优雅的摆臂动作。

当看到特芭普公主还是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只是用两眼

盯着他，他便向她解释说：她现在可以去巴黎……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在她的护照里有法国的签证，她的行李已经送到火车站。在巴黎，她每个月的一号都可以在某一固定地点取到一笔钱。“这一巨大恩赐只有一个附带条件，”亨德里克，这位给她自由的人，说道，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你必须保持沉默！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的话，”他改变了声音，粗野地说：“那你就会完蛋。就是在巴黎，你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和下场。答应我，亲爱的，你会沉默吗？”这时他的口气里带有几分恳求。他温柔地向他的牺牲品弯下身去，朱丽叶没有反抗。多日呆在半黑暗的牢房里，使她的反抗本能完全消失了。她默默地点着头。“你变得明智了。”亨德里克一边说，一边轻松地微笑着。这时他心里想：我的强硬办法使她屈服了。但是，我不得不失去她。这多么遗憾！真是终生遗憾！……

特芭普公主到巴黎去了。亨德里克可以松口气了，笼罩在他幸福天空上的一块乌云消失了，再也不会会有可怕的电话打扰他的睡眠了。难道只是轻松吗？他还感到了些什么呢？

朱丽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芭芭拉也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曾向这两个人发誓说，他永远爱她们。他不是曾经称芭芭拉是他可爱的天使吗？“她嫁给你简直是太不幸了。”这是特芭普公主讲的话。这位粗野的黑姑娘对我和我灵魂中复杂的过程有什么了解呢？亨德里克努力思索着。但他并没有长久地把她这句话放在心上。有时他感到羞愧。也许是自惭形秽，也许是在朱丽叶面前感到无地自容。在半昏暗的牢房里，朱丽叶的眼神是那样忧郁和悲伤，但又是那样憎恨地逼视着他。现在，因为失去了她，远离了她，出卖了她，亨

德里克才有时间来品味他的黑色维纳斯。他曾经把她作为下流、没有灵魂的力量来享受，用她来刺激精神，赢得力量。他把她看作崇拜的偶像，并爱慕地对她说：“你是从天空中来，还是从深渊中来？”他兴奋地对她喊：“你是不择手段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但是，她根本不是恶魔，她只是孤雁一只，凄惨地生活在异国他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另外一个人能够不择手段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此人不择手段。”年轻的汉斯·米克拉斯轻蔑地评价他这位同事——国家剧院的著名演员亨德里克·赫夫根。这位悖逆的年轻人根本不顾他的死敌现在是置于总理和伟大的林登塔尔的鸟翼之下。他越发轻率起来，他不但大骂同事赫夫根，而且也骂职位比赫夫根高的那些先生们。他是真的不知道，这种不顾一切的谩骂会冒风险，还是他明知在冒险而不屑一顾呢？他是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决心干到底呢？难道这一切对他都无所谓吗？

他脸上流露出来的表情和决心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就是在汉堡时他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固执过。当时他还怀有希望和信心。而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他到处游荡，逢人便说：

“元首只想着权力，其他什么都不想。自从他上台以来，德国有什么好的转机吗？富人变得更坏了。他们一面做着肮脏的买卖，一面却侈谈着爱国主义的空话。这是和以前唯一不同的地方。那些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还是高高在上。”米克拉斯想到了赫夫根。“一个正直的、安分守己的德国人可能到死也没有任何人来关心一下。”他极为激烈地慷慨陈词。

“那些党棍、大亨和官僚们的日子却过得比任何时候都好。

你们看看那个胖子，他整天身穿金光闪耀的军服，坐着高级豪华的轿车到处兜风！据我所知，元首本人也不怎么样！否则他能容忍这一切吗？能容忍这可怕的歪风吗？运动刚开始时，我们这些人就为之奋斗，而现在他们却把我们视为左派。而文化界的老牌布尔什维克，象赫夫假之流，现在却成了受人器重的大人物……”

米克拉斯进行的这种放肆的宣传，每个人都能听到。国家剧院的演员们回避他，也就不足为奇了。剧院经理有一次把他叫去，警告他说：“我知道，您是多年的党员。”凯撒·封·穆克说，“正因为如此，您该知道纪律性吧。我们必须严格要求您。”米克拉斯脸上露出不顺从的执拗表情。他低下头，撅起那过于红润的嘴唇，嘶哑地低声说道：“我要退党。”他想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

穆克愤愤地转过身去，把背对着这位年轻演员。这时，米克拉斯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咳得很厉害，瘦弱的身子抖动着。多年来他对自己的身体太不爱惜了。他脸色发灰，两腮深深地陷下去，灰黑的脸上一双眼睛射出明亮而愤怒的光。他咳着离开了经理办公室。经理目送着这位年轻演员，他非常愤慨，但有点儿吃惊和同情。这个人完了！凯撒·封·穆克这样想道。

你错了，年轻可怜的汉斯·米克拉斯！经过这么多努力，现在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得到的是恨，是悲伤，是加速自己沉沦的粗暴作法。啊，这种沉沦来得太快了。它注定你不必再长期痛恨，也不必再长期悲伤。

你敢于反对你一向寄予希望的权力和人物。但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年轻的米克拉斯，你是弱小的；你没有后

台、靠山。

你所热爱的政权是残酷无情的。它不容许批评。谁起来反抗，谁就会粉身碎骨。年轻人，你将会被你曾为之祷告的那些上帝打得粉碎。

你倒下去了，从你的伤口浸出的血迹染在草地上。现在，你的嘴唇就象你发亮的额头一样惨白。

有人为你的倒下而哭泣吗？你那伟大的、热忱的、被愚弄了的希望破灭了。有人为此而掉泪吗？谁会落泪呢？你几乎总是孤独一人。你已多年不给你的母亲写信了。她嫁给了一位陌生的男人。你的父亲已经死了，他是在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谁来为你哭泣呢？谁会来覆盖你那饱含悲伤而死的面容呢？闭上你的双眼吧，你不要再长期怒目圆睁，也不必以无声的控诉和难以言状的谴责凝视长空了。你现在死了，这是你倔犟性格的归宿。可怜的孩子！你会宽宥我们——你的敌人吗？我们是唯一向你的尸体鞠躬的人。

你的命运完结了，这一结局来的太快了。是你性格造成了自己命运的终结。你是否曾把比你更加无知、更加年轻的孩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和他们一起搞过阴谋？你们想靠谁活着？靠你们的“元首”，还是靠他的任何一位州长？你们曾认为一切都会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这是你们的期望。你们认为，国民革命是真正不妥协的革命。为了革命，人们曾卑鄙地欺骗了你们：现在革命已经到头了，已经逾期了。你们不是曾给一位流亡者写过信吗？他以前曾是你们元首的朋友，他现在也和你们一样，对元首倍感失望。

一切都被出卖了。当然，一切都被出卖了。

一天早上，身着党卫军军服的年轻人出现在你的房间

里。你以前曾和这些人打过交道，大家都是熟人。他们要求你上车，车子已停在楼下等着你。你的反抗无济于事。他们把你带到城外几公里处的一片小树林里。早晨的空气清新而又带有凉意。你很冷，但这些往日的同伴中没有一个人肯给你一床被子或一件大衣。车停了，他们命令你稍微散散步。你走了几步，便闻到了野草的清香气味。一阵晨风扑面而来，你伸直了腰。也许他们在车里被你那用语言无法表达的高傲面部表情惊呆了；但他们不去看你的面部表情，只看着你的脊背。这时枪声响了。

他们通知国家剧院，说你数周不能登舞台了，说你遭了车祸。人们冷静地听着这一消息，决不去核实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和准确程度。林登塔尔小姐认为：“太可惜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除此之外，我对他从未有过什么同情。他看起来总是心神不安的样子。您不觉得他是这样吗，亨德里克？他有一双可怕的眼睛……”

这次亨德里克没有回答他这位女朋友的问题。他害怕回忆年轻的汉斯·米克拉斯的模样。但不管亨德里克愿意还是不愿意，米克拉斯的形象总出现在他的眼前。在暮色降临的走廊里，米克拉斯的形象清楚地站在他的面前：他两眼紧闭，额头上闪着光，向前突出的嘴唇不停地蠕动着。他在说什么呢？亨德里克转身逃走了。他借白日里工作的忙碌聊以自慰，为的是不听到这一消息。因为，这消息会使他联想起那副严厉的、由于死亡而被魔术般地美化了的面孔。

第九章

在许多城市里

岁月流逝，1933年过去了。那些按宣传部的旨意办事的新闻记者把这一年称作是伟大的一年，是欢庆胜利的一年，是德意志民族觉醒的一年，是德意志民族及其元首感到光荣和自豪的一年。

1933年对演员赫夫根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光辉灿烂的年头。亨德里克，这位善于应付各种事态的能手满怀信心地跨进了1934年。他肯定会得到掌权者的宠爱。他肯定会得到总理的青睐。这个大人物是他的保护伞。他把赫夫根——梅菲斯托，当作宫廷的小丑和优秀的滑稽演员。赫夫根在他眼中只不过是逗人发笑的玩具而已。赫夫根以前做过的蠢事早已得到谅解，那个手拿鞭子的黑女人也已被他摆脱了。赫夫根可以饰演许多美好的角色。他可以拍电影赚大钱。总理经常会见他。这位喜剧演员现在经常出入将军的官邸和私宅，就象以前出入施密茨经理和贝恩哈德小姐办公室那样无拘无束。

“因为要给你驱赶忧郁，
我——一位高尚的容克来到这儿”

亨德里克引用浮士德活泼风趣的话来问候这位掌权者。他知道，在他进行了血腥的交易之后，除了和这位小丑进行嬉戏消磨时光以外，别无更好的休息方式。林登塔尔小姐几乎有点嫉妒。但她很善良，再说她自己也很喜欢亨德里克·赫夫根。他与那位可怕的胖子之间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到处受人赞颂。这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名声！

“欣赏孩子和猴子，
如果合你们胃口！”

同事、剧作家、新社交场合的女士们，以及政治家对他的盛情款待和阿谀奉承，使亨德里克感到很高兴，觉得很甜蜜。

亨德里克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特殊人物，比如诗人帕尔茨。本亚明·帕尔茨的诗征服了许多流放中的青年。他是一位矮而粗壮的人，长脸、一双柔和明亮的碧眼，厚厚的嘴唇显得凶残贪婪。他私下向自己的朋友们宣称，他热爱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必将消灭呆板的、令人不可忍受的文明制度；因为它走向悬崖，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把无穷的痛苦撒向这块大陆——这块大陆的一半正蜕变成无可指责的有组织的工厂，一半蜕变成弱者的疗养院。“民主生活已不再危险了，”诗人帕尔茨批评道。“我们的生活慢慢失去了英雄的激情。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戏剧是一种新人类诞生的戏剧，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好战人类再生的戏剧。多么令人吃惊，多么令人激动的戏剧！为您是这剧中的一员感到骄傲和自豪吧，亲爱的赫夫根！”说话间他以温柔的目光亲昵地

注视着亨德里克。“生活又有了节奏和魅力，它已从僵死中醒来。愚蠢的人对现在表面紧张的生活感到失望。多么大的误会呀！现在我们可爱的元首在黑暗和虚无飘渺之中指引着我们。我们这些和黑暗深渊有着特殊关系的诗人，该如何钦佩他呢？把我们的元首称为上帝实在不过分。他是我们人世间的上帝，是人类最神圣的上帝。我无限敬佩他，因为我痛恨对理智的专制和对市俗的崇拜。创作本身就是要倒退到人类出现文明之前的神圣状态。创作和杀戮，血和歌，谋杀和赞颂，这些都相互协调的。一切超出文明范围、秘密而危险的事物都和谐一致。是，我爱这一灾难。”帕尔茨说，他微笑着，好象他的厚嘴唇在吃糖一样。“我对死亡、冒险，对悬崖深渊，对特殊经历都感到十分好奇。特殊的境遇使人类脱离了文明的联系，而陷入没有保险公司、没有警察、没有舒适的野战医院来保护人类免遭不幸。我们将经历这一切，您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将享受这可怕的经历。但可怕对我来说是不够的。人们是太温顺了。我们伟大的元首想做到的事也未能全部做到。公开的审讯在哪儿？烧死那些人道主义的饶舌者！”帕尔茨用小汤匙不耐烦地敲着咖啡杯子，好象是在催服务员似的。“为什么要进行不必要的保密？为什么要虚伪地掩盖集中营里的美好节日，即那些无情的摧残折磨？”他厉声地问道，“再说，据我所知直到现在焚烧的只是书籍，这根本不算什么。但我们的元首将给我们提供其它可供焚烧的东西，对此我确信不疑。火光映照着地平线，所有的道路上血流成河，幸存者欢快地跳着舞！”谈到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可怕事情时，诗人被一种欢乐的、充满信心的情感所感染。他双手虔诚地放在胸上，做出一副高雅、恭顺的

姿势。他肯定地对亨德里克说：“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您将是最可爱的幸存者。您是我们这个社会英俊的骄子，总理先生对您的表彰决非偶然。您具有真正的天才和创造性。我是高度评价您的，亲爱的赫夫根先生。”

对于这类奇特的，值得怀疑的溢美之辞，亨德里克倾听着，呆滞地微笑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象帕尔茨一样，有这么多的理由来说明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爱。其他人只是平淡地宣称：“不管谁在我国执政，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位德国艺术家和爱国者。我喜欢柏林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没有丝毫想离开这里的意思。此外，在任何地方我也不会象在这儿挣这么多的钱。”

晚上，在啤酒桌旁总能听到胖演员约阿希姆的议论。从他那里可以知道人们感兴趣的事物。假如有人给他在好莱坞找到一个有油水的差使，他早就出走了，也许已经变成一位充满激情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了。遗憾的是，他没有碰到这样的机遇。约阿希姆虽是德国最著名的演员之一，却未能达到荣耀的顶峰。因此，他常以诚恳的口气说：“哪个地方的啤酒能比德国酒窖里的啤酒好？有谁能给我讲讲吗？”他阴沉着脸挑衅似地看着周围的人。他那富有表情的脸上生着一双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小眼睛。有人对约阿希姆说，他非常象总理。他听后脸上马上露出了微笑。相反，如果他听到有人说，他是半个犹太人，他会非常气愤。有人说，他奶奶或姥姥有点儿问题。这位德国男子汉通过侦探进行调查，最后使很多人进了集中营，因为这些人胆敢怀疑这位悲剧演员的祖母。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约阿希姆兴高采烈地去拜访赫夫

根。他对赫夫根说，“凭心而论，我没有任何问题，我没有任何可指责之处。”他习惯地，象一条讨好主人的哈巴狗那样，仰脸看着赫夫根，就象他饰演的那些性情粗暴，但心地善良的父亲那样。这些父亲总是与儿子吵架，而后又满含泪水地与儿子和好。“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让人把那些谣言制造者关押起来。”这位德国男子汉最后说这话时，有一点儿多愁善感。“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有法制的国度里。”这一观点亨德里克也只得同意。赫夫根请他这位为自己声誉而努力奋斗的朋友抽烟、喝可口的陈年香槟酒。两位艺术家非常愉快而亲切地度过了上午的时光。告别时，约阿希姆象狗熊似的笨拙地紧紧地拥抱他的同事赫夫根，并请赫夫根代他向林登塔尔小姐致以热烈的问候。

赫夫根现在有很多新朋友，他以前曾称之为朋友的那些人现在生活在何方呢？他们怎么样了昵？

芭芭拉从巴黎来信说，她希望离婚。法律手续在夫妇双方缺席的情况下，迅速而顺利地办妥了。无须特殊的离婚理由，法官对此是充分理解的。男方是有地位的人，是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杰出成员，又是总理的私人朋友，他决不可能与一位流亡国外，反对自己国家的女人保持夫妻关系。另外，最近又获悉，她不是纯雅利安人血统。虽然，国家社会主义新闻宣传部的职业谎言家不敢说她的父亲血管里有犹太人的血液，但人们指责这位政治上失宠的枢密顾问干了卑鄙而不能容忍的事：他干了“种族耻辱”的事。他的夫人，一位将军的女儿，不是百分之百的、无可挑剔的“雅利安”人。芭芭拉的外祖父是一位高级军官，可人们现在不想知道他以前的赫赫军功。他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将军夫人在军官圈

子里异乎寻常的活跃也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将军不是同族人，而是下等闪米特人。威廉二世宽宏大量不计较这一点，但纽伦堡一家反闪米特人的报纸揭露了此事。将军夫人也是半个闪米特人，那些宣扬民族仇恨的报纸可以证明这一点。伟大光辉的过去，她那伯爵贵族的容颜和威望对她还有什么用呢？一位卑鄙、善于胡诌杜撰的人——在他肮脏的一生中从没写过一个正确的德语句子——断言：她不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员。

芭芭拉的血管中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血液不属高贵血统。对德国法庭来说，仅这一点就可以作为裁决离婚的理由了。金黄头发的莱茵人有权娶一位无可挑剔的纯血统妻子。倘若芭芭拉是一位没有问题的“雅利安”人的话，亨德里克是不会象现在这样听任事态发展的。因为，她这样做在通常情况下，简直是一种耻辱，是一件公开的丑闻！

自从1933年2月芭芭拉到了巴黎以后，她就再没有离开过那里。所有从前认识她的人想必都会发现：她变了。她眉宇间凝聚着坚毅，就连在她微跛的步伐里也充满了一种新的力量。她就象一个胸怀目标的人在未达到目标之前不愿休息一样，不停地从事着自己的活动。

芭芭拉过去常靠画画、读书，轻松地玩玩或思考一些问题来消磨时光，现在却积极行动起来了。她在德国流亡者委员会工作。此外，她和她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封·赫茨费尔德夫人一起负责出版一份杂志。这份杂志的主要宗旨是，揭露德国法西斯准备战争以及其他方面的罪行。塞巴斯蒂安和赫茨费尔德夫人负责编辑工作，芭芭拉负责财政等事务方面的工作。她在处理财政事务时很有才能，这完全出乎她自己的意

料。这份杂志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它的经费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资助。杂志用德语和法语两种文字出版，每周出一期。创刊半年以后，这份杂志从原来薄薄的几页变成一份真正的评论性刊物。除了在德国，欧洲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有它的读者。“在斯德哥尔摩有五十人订阅我们的杂志，在马德里有三十五人，在特拉维夫有一百一十人。”芭芭拉说，“对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我非常满意。但瑞士的情况还应更好些。如果我们在美国有一个更为能干的代表就好了！那儿的发行量还太少。成千上万的人应该知道，我们要说什么。我们的财力不足。”她说，“我们的敌人不惜投入重金，以便使其谎言能蛊惑人心。可我们却只能在旅馆的房间里召开编辑会议。”她把瘦瘦的手攥成拳头，眼里射出仇恨的目光。

塞巴斯蒂安也变了。他以前只关心一些小事情，写些晦涩难懂的文章。现在他尽量使自己写出的文章简洁、通俗易懂。

“斗争与艺术相比，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他说道，“斗争规律要求我们放弃千百件小事，要集中精力干一件大事。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去描写美好的事物，而是要尽我们的努力去做实际工作，去发挥作用。我过去就是只注重小事，而使工作受到损失。”有时候他精疲力尽，他便说：“我厌烦了。这工作毫无意义。我们的对手比我们强大得多，他们能做到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扮演堂·吉珂德的角色是可悲的，长期下去也是很可笑的事。我渴望到一个遥远而偏僻的小岛上去，在那里没有现实，一切使我们伤脑筋的事都会全部消失……”

“这样的小岛是没有的！”芭芭拉冲他喊道，“这种小

岛是没有的！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小岛，塞巴斯蒂安！再说，我们的敌人也不是强大得令人害怕。他们反倒有点儿怕我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真理，都刺痛了他们，都在逐步加速他们必然要到来的灭亡。塞巴斯蒂安，你明白吗？”她是如此地坚定不移。她觉得，她的朋友塞巴斯蒂安近来太累了。“想着点儿，”她对他说，“我们在阿根廷又有了两个新订户。这很好。他们甚至把钱都寄来了。”

芭芭拉和黑姐·赫茨费尔德之间的关系已超出了同事之间的友谊。芭芭拉对封·赫茨费尔德夫人很尊敬。因为封·赫茨费尔德夫人有毅力，有干劲，心中只装着工作。她就象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般，爱自己编辑的这份评论性杂志。当第一期杂志印刷、装帧出版时，黑姐高兴得几乎哭了起来。她拥抱芭芭拉，小声对着芭芭拉的耳朵，尽管房间里没有第三人在场，说，她是多么感谢芭芭拉。芭芭拉长时间地打量着封·赫茨费尔德夫人那搽满粉的微瘦的脸颊。她发现这张脸上的皱纹加深了，也更加明显了。

这一年她们是一起熬过来的。在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周里，有一次黑姐碰到了多年前曾和她结过婚的那个男人。这次相遇使她产生了重温旧梦的幻想。后来当她知道他在莫斯科已和一位姑娘共同生活时，感到很失望。

芭芭拉还想着亨德里克吗？黑姐当着芭芭拉的面只提到过一次他的名字。“他现在好吗？”在夜深人静时，黑姐这样问道，“他对新的工作满意吗？对取得的荣誉满意吗？”

“你在说谁呢？”芭芭拉反问道，连头都没有抬。封·赫茨费尔德夫人脸色绯红，她讥讽地微笑着说：“嗯，能说谁呢？在说你那离了婚的丈夫先生！……”芭芭拉毫无表情地

问道：“他还活着吗？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他这么一个人。对我来说，他早已死了。我不爱过去的魔鬼，至少不爱象他那样的魔鬼。”打那儿以后，她们就再也没有提起过他。

芭芭拉有时去看望她的父亲。他孤身一人住在法国南部濒临地中海的一个城市里。他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便离开了德国。事发后，一伙纳粹学生为了向这位“红色枢密顾问”表明真正的德国青年是如何看待他的，便冲向他的住所，打算把这位世界上知名的老先生痛打一顿，然后装上汽车送到附近的集中营去。然而，当他们赶到时，屋里已空无一人。在这座别墅里，只找到一位吓得发抖的看房女佣人。这伙匪徒狂怒了。他们把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关进了地下室，然后他们在楼上的书房里，在歌德、康德、伏尔泰、叔本华、莎士比亚和尼采的著作上肆意践踏；当列宁和福劳德的著作被投入壁炉中焚烧的时候，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回去的路上，这些年轻人感到他们在枢密顾问家度过了几个美好的时辰，兴奋地喊道：“如果这个老贼在家的话，肯定有好戏看了！”

枢密顾问把最重要的文件的一部分他喜爱的书籍装进箱子带走了。最后他在法国南部定居下来。他租了一所小房子，花园里有美丽的花丛和几棵棕榈树，从这里还可以眺望大海。

这位老先生很少出门，常常独自一人呆在家里。有时他连续几小时在花园中散步，或坐在房前眺望大海。“这是我莫大的安慰。”他对自己的女儿芭芭拉说，“我面前有这么美好的海水，我觉得非常好。在我搬到这儿来住以前，我几乎忘记了地中海是多么美……。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念它，渴望见到它，把它推崇为我们文明的摇篮。而现在，我们的国家

却仇恨它，德国人想用武力摆脱它那巨大的力量和温柔的宠爱。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不要那清澈的海水。这里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但他们却宣称对此感到厌烦。他们要否认自己对人类世界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吗？看来几乎就是这样……。啊，这些德国人！他们还要忍受多少痛苦，他们还要给别人带来多少痛苦！”

纳粹政府将枢密顾问的住宅和财产没收了，并宣布取消他的国籍。布鲁克讷通过法国通讯社的电讯稿得知，他已被“开除国籍”后，便开始写作。“这次应该写成一部很厚的书。”他在给芭芭拉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本书就叫《德国人》。在这本书里，我要总结自己对德国人的了解，对德国人的担忧，对德国人的希望。我很了解德国人，也很为德国人担忧。直到现在我仍对德国人寄予很大希望。”

他苦闷地在异邦的海滨度着艰难的日子。除了有时同管理家务的姑娘说几句法语以外，他整日一句话也不说。他收到许多信件。他以前的许多学生，有的在流亡，有的怀着疑虑的心情仍呆在德国，他们纷纷向他求教，以期得到鼓励和忠告。枢密顾问激动又痛苦，他想，所有写这样的信以及有这样感觉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过于忍耐了。他把这些信放在一边，重又打开手稿。手稿在不断地增多。这手稿充满了爱，充满了忧虑和强烈的反抗，也充满了怀疑。

布鲁克讷知道，台奥菲尔·马尔德尔和尼柯列塔·封·尼布尔都住在距他这儿不足五十公里的法国南部的另一个城市里。布鲁克讷和马尔德尔在外出时曾相遇过。两人互相寒暄后，却没有相约再见。马尔德尔和布鲁克讷一样，对谈话和

社交都没有兴趣。这位剧作家已失去了那种情绪激昂、谈锋敏锐的说话风格。对德国灾难的惊愕使他变得沉默了，和布鲁克纳一样，他常常凝视着大海，在长有棕榈树和花丛的花园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但马尔德尔的眼里没有那种安详、沉思的目光，他的眼神显得不安，一双眼睛不停地闪动，木然地注视着海面。他那略微发育的嘴唇不停地嚅动，只是此刻并没有发出声音，他是在作无声的控诉。有时，他象受到惊吓一样，身体猛地颤动一下。然后，他便艰难地站起身来，用那老年人嘶哑声音叫道：“尼柯列塔，快来！请你快点儿来！”他哀叹着急切地叫着尼柯列塔。尼柯列塔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的脸上现出困倦忧郁的表情。这种表情与她那微翘的鼻子、线条分明的嘴巴以及高高的额头很不相称。她的两颊显得有些松弛，一双大眼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闪烁着讨人喜欢的目光。尼柯列塔似乎已不是一位执拗清高的姑娘，而象是一个饱经爱情沧桑的妇女了。她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精神沮丧的人。

“你怎么了，台奥菲尔？”她问道，仍然保持着标准纯正的语音。“亲爱的，要我帮你干点儿什么？”

但台奥菲尔却象刚从恶梦中醒来一样，大声喘息着说：“尼柯列塔——尼柯列塔！我的孩子……如此令人害怕，太可怕了！……我听到了那些德国被鞭笞的人的叫喊声。……我听得十分清楚，大风使喊叫声飘洋过海……我什么都能听到。上帝在惩罚我，它给了我听到死者声音的、最灵敏的耳朵……我是世界的良知，我能听到一切。尼柯列塔，我的孩子！”他恐惧地抱紧她，双眼睛凝视着远方。尼柯列塔把手放在他又热又湿的额头上。“我知道，我的台奥菲尔。”她

极为轻柔地说道，“你能听到一切，你能看透一切。你必须向全世界讲明你所知道的一切；这对你，对世界都会有好处。你应该写书，台奥菲尔！你必须写书！”

一年来她一直恳求他写书。她忍受不了他那种绝望的沮丧。她非常钦佩他，认为他是活着的人们中最伟大的人。她不愿意看着他脱离现实，而是希望他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希望他深入进去唤起世人的思考，向人们发出警告。但是他回答说：“我还应该写什么呢？我把一切都说了。我事先知道一切事情，我揭露谎言和骗局。我已嗅到了腐败。你要知道，我的孩子，处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中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我的书都被人们遗忘了，就象我根本没有写过它们一样。我的全部著作都被焚烧了。我那么多的预言都随风消失了。可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所有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伤，只不过是全部预言的一小段尾声和余音。现在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我，我，我……”当他说到“我”字时，精神混乱，象是落入陷阱中一般，无法继续说下去了。他低下头，不再说话。此时，他好象平静了一些。

尼柯列塔回身向住所走去。她在黑濛濛，冷冷清清的前院里停下脚步，慢慢地举起两臂，用手捂住了脸。她想抽泣，但没有眼泪，她哭得太多了。尼柯列塔透过手指缝轻声叹息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不得不离开这儿，我坚持不了啦！”

许多曾被亨德里克称之为朋友的人，现在生活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城市里。他们中有些人的处境还不错，其中“教授”就是一例。象他那样在国际上享有名望并不是没有用的。他一生都住在配有巴罗克式家具和地毯的宫殿里或

住在世上第一流的伯爵府内。他不能在柏林演出，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吗？这种做法对柏林人来说是好还是坏呢？教授神情庄严，多日闷闷不乐，最后他发现，有更多的事需要他去办。柏林人想自己办剧院吗？难道这位赫夫根要给他的“元首”上演喜剧吗？而他——这位教授，在此期间要在巴黎演出小歌剧；在罗马和威尼斯演出莎士比亚的两个喜剧；还要在伦敦进行宗教巡回演出；另外，还要到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巡回演出《阴谋与爱情》和《蝙蝠》；春天他务必回到好莱坞，因为他同好莱坞已签订了拍电影的合同。

他在维也纳的两个剧院由贝恩哈特小姐和卡茨先生代管。对这两个人是放心的。

多拉·马丁在伦敦和纽约又第二次飞黄腾达起来，相比之下，在柏林时的成绩就相形见绌了。她勤奋地学会了英语。现在，她用新学会的语音进行表演。

她拉长元音，说话时细声细语；她讥讽窃笑，欢呼、歌唱；她羞怯；她象十三岁的顽童那样脱略不羁；她象魔鬼一样轻飘。她好象是在进行草率而喜怒无常的即兴表演，实际上她在用其巨大的才智力争准确地把握每个细小的差别。她以此征服观众，使他们微笑，使他们抽泣。她非常机灵，她知道英国人喜欢什么。她故意比在德国时演得更加多愁善感，更富有女人气息，更温文而雅。她现在很少用粗犷沙哑的声调。“我的形象稍微有一点点改变”，她边说边卖弄风情地把脖子一缩。“仅改变了一点儿，以便英国人和美国人能够喜欢我。”她经常来往于伦敦和纽约之间，她在这两个城市演出同一个剧目，连续演出上百场。白天她还参加拍电影。使她感到吃惊的是，她的体力居然能够吃得消，而且坚

持下来了。她那顽童般的身躯就象受到魔力的驱使，似乎从来不知疲倦。美国和英国的报纸称赞她是世界舞台上最伟大的女演员。她如果在演出后，到塞维旅馆呆一刻钟，乐队也会高奏欢迎曲，所有在座的人也会起立以示敬意。从柏林被驱赶出来的犹太女演员，得到英、美两大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尊崇。英国女王接见她，威尔斯王子亲自到化妆室把玫瑰花献给她。美国年轻的剧作家为她创作剧本。为了采访她，有些记者专程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赶来。他们问她，有没有兴趣再一次用德语演出？她回答说：“不，对此我再也没有兴趣了。我已经不是德国演员了。”但是，有时她也在想：

“柏林的人们对我的成就有何看法呢？他们知道这些情况吗？我想，他们一定听说了。我希望，人们会因此而生气。因为在那里没有人为我的新成就而高兴。看过我演出的观众足有数十万人，他们好象都很喜欢我。他们现在起码应该对我生气，这样他们才不会把我彻底地忘掉。”

她主演的一部大型英国影片在柏林上映了。但只演了几天，就遇到了问题。宣传部长非常愤慨，下令停止放映。冲锋队的人穿上便衣赶往电影院。当多拉·马丁的特写镜头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分散在整个大厅里的这伙人就开始吹口哨，狂叫，并向银幕上扔臭鸡蛋。“在德国电影院里，我们不要这该诅咒的犹太女人！”这些装扮成观众的暴徒狂吼着，放映停止了。那些来看电影的人吓得狼狈不堪，急忙离开了影院。谁对这位逃亡的犹太人表示好感，为了观看多拉·马丁的演出，来了相当多的犹太人，谁就被逮捕，被严刑拷打。宣传部在伦敦散布消息说，自由的德国政府允许放映这部电影，可柏林的观众不能容忍这样的影片。公众的愤慨是自

发的、激烈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现在开始，凡有女演员马丁出现的影片，就不准放映。当马丁获悉，由于她的缘故，或者说由于她的艺术活动的影响，而使犹太人遭到残酷的虐待时，她非常难受，也非常气愤。“这些流氓！”她喃喃说道，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焰。“这群卑鄙下流的无赖！”她挥舞着拳头，就象一位巾帼英雄号召人们起来报仇雪恨一样。

流亡者分别逃往许多国家，他们生活在许多城市里。比如奥斯卡·赫·克罗格暂时住在布拉格。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是一位文学界的革新人物。他相信剧院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推崇正义和自由。对他来说，新德国没有他的立锥之地。到布拉格以后，他立即寻找那些有热情，而又能理解他的人，寻找能为他提供几千捷克克朗的人。因为他想在布拉格郊区的一个地下室开办一个艺术剧院。一贯忠实于自己朋友的施密茨负责管理财务，而克罗格，一位固执的理想主义者，热衷于最高尚、最美好的事情，想不受外界干扰而囿于纯艺术的小天地。可是，施密茨不能让他老是高高在上不过问具体事情。因为他们缺少最必要的东西——钱。克罗格是个上了岁数的资产阶级艺术家，他虽然有时也会感到经济紧张，甚至遇到困难，但是他还没有尝过真正贫困的滋味。克罗格从来也没认为，用这么一点儿可怜的钱能够维持简朴的剧院。眼下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困难，但也有政治方面的困难。因为德国驻布拉格的外交使团不断向当局施加压力，想制止克罗格开办艺术剧院。克罗格和施密茨非常坚强，丝毫不退让。两人变得消瘦而苍老。施密茨脸上已无红润之色，克罗格布满忧愁的额头上和嘴角周围的皱纹明显地增多了。

在许多城市里，在许多国家里……

朱丽叶·马尔顿斯，在蒙格马尔特^①的小剧场找到一个职业：在深夜十二点至凌晨三点钟，她可以为那些美国人，自美元下跌以后，这些美国人在巴黎已越来越少见了，和那些微醉的先生以及一些妓院老板表演她那美丽苗条的身体和充满艺术的舞步。她袒胸露臂，只戴一副用绿色玻璃珠子装饰的乳罩，穿一条很短的，用绿缎子做成的三角裤，几乎是赤裸地登上舞台，臀部上还沾有许多绿色的鸵鸟毛。至于这种华丽的羽毛有什么含意，她解释说，她自己是一只小鸟，飞越重洋而来，为的是在蒙格马尔特为自己筑个巢。实际上她和小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她在蒙格马尔特大街的可怜住房还不如一只鸟窝，房子很暗，只有一个很狭窄的小庭院，在那四壁空空、斑渍点点的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亨德里克·赫夫根的一张照片。朱丽叶曾在一怒之下把这照片撕得粉碎，但后来她又把碎片重新贴好。在重新拼起的照片上，亨德里克的嘴有点儿歪，脸显得很阴沉，额头上有一道泥渍，就象一块伤疤。除此之外，他的容貌被恢复得无可挑剔。每个月的一号，朱丽叶到一家看门人那里去取亨德里克寄来的一笔钱。蒙格马尔特小剧院的薪水加上从柏林寄来的钱恰好够朱丽叶维持生活，不必去出卖肉体做娼妓了。她没有心上人。关于她在柏林的那段风流事，她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过。一方面，她怕失去目前最起码的生活来源；另一方面，她也不愿意给亨德里克制造麻烦。因为，她的心里还在爱着他。

她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不能原谅。每天她至少要回

① 位于巴黎北面的郊区，是艺术及游乐场所。——译者

忆一次使她遭受了那么多痛苦的昏暗的小牢房。她想报复，但又不想卑鄙地去干。每天特芭普公主躺在肮脏的床上休息数小时，做着美梦。她将到美国去，所有的黑人将聚集在她的周围。她将成为全体黑人的女王，成为好战的君主，以便领导她的臣民进行反对欧洲的伟大起义和战争。这块白色大陆已经到了灭亡的时候了。她希望看到亨德里克作为她心爱的奴隶跪在自己的脚下。啊，她该怎样去折磨他！又该如何去讽刺他！她想在他光秃的额头上饰以花环，但他必须跪着戴这个花环。这个下贱的人——她心爱的人，应该在她的侍从的看押下大声喊叫。

黑色维纳斯做着这样的美梦，她那粗大有力的手摆弄着红鞭子。

有一天晚上散步时，朱丽叶在人流中看见芭芭拉，亨德里克的夫人，她长期以来是朱丽叶争风吃醋和怜悯同情的对象，匆忙而过。她正冥思苦想着什么，朱丽叶用手指尖触了一下她的袖子，用深沉粗哑的声音说：“您好，夫人！”说着微微低下了头。当芭芭拉惊奇地抬起头来时，这位黑女人已经走过去了。芭芭拉只看到她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的宽大背影……

在许多城市里，在许多国家里都有德国流亡者。他们有的生活在丹麦，有的生活在荷兰，有的在伦敦，有的在巴塞罗纳或佛罗伦茨，还有人前往阿根廷或中国。

尼柯列塔·封·尼布尔——尼柯列塔·马尔德尔有一天又在柏林出现了。她提着一个已经龟裂的红色衣帽箱来到位于帝国首相广场旁的亨德里克·赫夫根的住处。“我来了，”她说，尽量使眼睛明亮起来。“在南方我呆不下去了。台奥

菲尔很好，他是个天才，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他。但是，他把自己置身于时代和现实之外。他已变成了幻想者，变成了中古时代的英雄，这是我无法忍受的。亨德里克，你能理解吗？我受不了这一切。”

亨德里克是理解这一点的。他是个反对幻想的人。“流亡是弱者的事情。”他严肃地宣称，“那些生活在法国南部的人自以为是殉难者，是烈士。实际上他们是逃兵。我在前线，而他们却蜷缩在补给线内。”

“我要重新参加演出。”离开了丈夫的尼柯列塔说道。

亨德里克认为，这没有多大困难。“在国家剧院里，只要我对什么感兴趣，大多都能办到。凯撒·封·穆克，嗯， he 现在是剧院经理，但总理并不喜欢他。宣传部长保护他也不过是碍于面子。现在到处都在说，我们的凯撒是一位可怜又可悲的剧院领导人。他总是安排上演一些无聊的、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上演的节目，最好都上演他的剧本。他根本不理解演员。他能干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使剧院亏损。”

亨德里克想首先和她在汉堡作邀请演出。演出的剧目只有两个角色。这个剧目他俩曾在波罗的海沿岸巡回演出过。

汉堡艺术家剧院为能接待自己的赫夫根感到非常骄傲，况且这个人现在已享有盛誉，又是政府的朋友。剧院的新领导，克罗格的继任人，是巴尔杜尔·封·托腾巴赫先生。托腾巴赫先生曾是一位善战的军官，脸上有许多伤痕。他和穆克先生一样，说话带有萨克森地方口音。他亲自到车站迎接赫夫根和他的同伴。他大声说：“欢迎您，赫夫根同志！”就好象赫夫根也有着军官那样光荣的过去，而从来涉嫌过什么文化布尔什维克。和托腾巴赫先生一同来车站迎接的人们

也都高呼“欢迎！”他们中间有女演员莫茨。她拥抱着亨德里克，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多少时间过去了！”这位勇敢、泼辣的女人说道，口中的金牙不停地闪着光。“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她现在已有了孩子，是和那位常常扮演父亲的演员彼得森生的。“是一个德国血统的小女孩。”她说，我们给她起名叫瓦尔朴尔佳。”

彼得森仍然如故，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脸上还是光光的，因为他没有山羊胡子。他并没有改掉大手大脚花钱的坏毛病，也没改掉追求年轻姑娘的坏习惯。相貌堂堂的波奈第身穿黑色党卫军制服，很有派头。这足以向人们表明，他现在从观众中收到的情书要比以前更多。女演员莫伦维茨已离开了剧院。“因为她有犹太血统。”莫茨用手捂着嘴小声说道，然后发出一阵奸笑，笑得她浑身颤动，好象她说了猥亵淫秽的事情。罗尔夫·波奈第的脸上总是露出一反感的表情，也许他想着他和拉埃尔所犯下的“种族耻辱”。拉埃尔是一个有魅力的姑娘，亨德里克听人们这样说。当她知道自己的血统不纯的时候，曾起过自杀的念头。最后她与捷克斯洛伐克一位鞋厂老板结了婚。“在物质生活方面，她大概会过得很好，因为那是在外国……”莫茨以轻蔑的口吻加重语气说着，并用拇指向下一指，好象这个“外国”是在一个什么丑恶的地方。剧院的新成员也和这位大名鼎鼎的赫夫根见了面，这些新成员都是金发碧眼、身体结实的姑娘、小伙子，他们都受过严格的军训，但却缺乏文艺素质。赫夫根是童话中的王子，是漂亮的魔术师，人们对他的羡慕和赞扬超过了他应得到的敬意。是啊，他又回到了这个小小的地方剧院，虽然只是暂时的。但他毕竟是从这里走出去后才发迹的。他

的举止和蔼可亲，甚至还把手放在莫茨的肩上。“哎呀，你还是老样子。”她爱慕地说着，一边压着他的手。彼德森大声说：“亨德里克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同事。”而托腾巴赫却以一种严厉的语调宣称：“在新德国只有同志，不管他们在哪个岗位上。”

亨德里克表示，希望能见到克努尔先生，就是那位舞台看门人。他以前经常把法西斯的卐字徽章别在外套的衣领里随身带着。过去，赫夫根，这位“文化布尔什维克”，总是受着良心的责备，心情不快地从他的房前走过。这样一个老党员现在能与总理的朋友和宠儿握手难道不高兴得浑身颤抖吗？然而，出乎他的意外，克努尔先生对他的欢迎极为冷淡。克努尔的房间里没有悬挂元首的像，虽然这样做是许可的，甚至是人们所希望的。当亨德里克询问他的近况时，他只是从牙缝里哼唧了几句，这是很不友好的。他两眼盯着赫夫根，目光里充满了恶意。显然，克努尔先生对元首，救世主，以及整个光辉的民族运动深感失望。就象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也曾满怀希望，结果却受到极大的欺骗。这对空军将军的朋友赫夫根来说，是非常尴尬的，就象过去从他的房前走过时的一样，他和克努尔先生的关系没有得到改善。

亨德里克感到欣慰的是，以前见面时总是举起拳头以“红色战线”的礼节互致问候的共产党舞台工人，现在没有一个人还在剧院工作。他不敢打听他们的下落，他们也许被关押起来了，也许正在流亡……

晚上，剧院爆满。汉堡人向这位以前就受他们欢迎的演员欢呼雀跃。他到柏林去后，先是在教授的威名下，后来又在胖总理的庇护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但观众普遍对尼柯列

塔感到失望。人们觉得她的表演僵硬不自然，看了叫人有点儿不舒服。她的演技确实荒废了不少。她的体态变得僵硬，声音浑浊悲切，就好象身上某一部位已结了冰，却又被打碎了似的。此外，她的大鼻子也引起观众的注意，她是否有点犹太人血统？在正面座位上的人们窃窃私语地议论着。“这不可能，”其他人说道，“如果她是犹太血统，那么赫夫根就不会公开与她合作演出了！”

第二天早晨，亨德里克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他要去拜访蒙克贝格领事夫人。就是这位夫人，多年来总是凭借自己的高贵身份污辱和嘲笑他。她把枢密顾问的女儿芭芭拉邀到二楼喝茶，却有意冷落赫夫根，致使人们常常含蓄而又有讥讽意味地向他报以微笑。现在，他要坐着奔驰牌轿车从这位老夫人面前驶过。

使他感到失望的是，他从陌生的别墅看守人那里得知，蒙克贝格领事夫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她这样的人就会干这种事！她逃避了会使她尴尬的相会。这些贵族没有钱，但他们有着荣耀的过去，他们的面孔总是流露出温柔而富于机智的表情。他们真是高不可攀，难于相见吗？难道不能开开恩，让赫夫根享受一下他战胜这些小市民的喜悦吗？

亨德里克有点儿生气，一个能使自己十分得意的妙计无法实现了。除此以外，他对这次访问汉堡感到非常满意。托腾巴赫在告别时说：“我和我们剧院的全体演员对您，赫夫根同志，能到我们这里来感到非常骄傲！”女演员莫茨把她的小女孩瓦尔朴尔佳递给赫夫根，恳切地请求他为哭叫的女儿祝福。“亨德里克，为她祝福吧！”莫茨央求他说，“为我的瓦尔朴尔佳祝福吧，这样她就会交好运的！”连彼德森也

同意这样做。

亨德里克旅行回来后，洛特·林登塔尔告诉他，最高层人士正在为他的升迁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总理，“我的未婚夫，”洛特现在这样称呼他，对凯撒·封·穆克不满意。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现在还不清楚，这位空军将军选定谁来做普鲁士剧院经理的接班人。可能要选亨德里克·赫夫根。宣传部长和党内的高官显贵们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思想激进，是百分之百的纳粹分子；他们反对任何折衷的作法，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更是如此。“把一个非党成员，并且有严重‘文化布尔什维克’历史的人放到这样一个有突出代表性的位置上，那是不行的。”宣传部长声称。“一位艺术家是否是党员，我觉得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否干点儿事。”总理反驳说。“在赫夫根领导下，国家剧院会赚钱的。但是穆克先生的经理处对纳税人来说，是一个花钱太多的出纳处。”当涉及到他的宠儿和心腹的前程时，将军甚至连纳税人的利益都想到了，这是非常少见的。宣传部长反对说，凯撒·封·穆克是元首的朋友，是一位忠诚的老战士，不能就这么简单地，轻而易举地把他赶走。这时，空军将军情绪激昂地建议说，应该让这位《枞树岭》剧本的作者去当家协会的主席，“他在那儿不会影响任何人。”

宣传部长给正在巴伐利亚山区休养的元首打电话，请他做最后裁决。而总理早在宣传部长打电话的前两天就派人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去了。元首想回避直接对这一问题做最后裁决，他让人答复说：他对这事不感兴趣，他在考虑更重大、更有意义的事情。同志们应该进行最友好的共同协商。

这件事涉及到跛脚宣传部长和胖子总理的权力和面子问题，他们为此事争吵不休。亨德里克只好耐心等待着。他也搞不清，自己希望这场争吵如何结束。一方面，剧院经理的宝座强烈地吸引着他那爱虚荣和急于施展才能的野心；另一方面，他也有些担心：如果他在这个国家公开身居高位，那么他就永远被视为和这个政府同流合污了。而那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的命运绑在这伙双手沾满鲜血的冒险家的战车上了。他真想这样吗？

经过一番争斗，裁决下来了。胖子取得了胜利。他命令赫夫根到他那去，并按照礼仪把国家剧院的领导权交给了赫夫根。赫夫根对此与其说是高兴，还不如说是沮丧。他无精打采，惊慌失措，这使总理很生气。

“为了您，我施加了我的全部影响。此外，元首也同意您做剧院领导。您别当儿戏！”将军骗他说。

亨德里克犹豫不决。他请求给他二十四小时的考虑时间。胖子喃喃自语，颇为不快地让他走了。

当天夜里亨德里克和尼柯列塔急忙商量对策。

“我不知道，”他诉苦地说着，两眼凝视着前方。“是应该接受任命，还是不应该……？这件事真叫人为难……”他把头缩进脖子，望着天花板。

“你当然应该！”尼柯列塔说这话时的声音很高很尖，但听起来却很甜美。“你自己也完全清楚，你应该，而且必须这样。这是一次胜利，我亲爱的！”她温情脉脉、声音甜蜜地说着，不仅嘴在动，连整个身子都在扭动。“这是一次胜利！我早就知道，你会赢得这一胜利的。”

亨德里克那冷漠发亮的眼睛仍然注视着天花板，他问她：

“尼柯列塔，你会帮助我吗？”

她蜷着腿靠在枕头上。一边用那双美丽明亮的大眼睛望着他，一边回答说：“我将为你感到骄傲。”她说这句话时，好象每个字都价值千金似的。

第二天天气晴朗。亨德里克决定从自己的住处步行到总理官邸去。这次步行可是非同寻常，它给这一天带来了节日的气氛。难道亨德里克把自己的天才、名望全部奉献给血腥政权的这一天，不该是节日吗？

尼柯列塔陪伴着她的朋友一同前往。这是一次令人高兴的散步，两人兴致勃勃、情绪很高。可惜，这种情绪因他们在途中遇到一人而受到破坏。

在动物园附近，他们遇到一位老妇人。她体态端庄，肤色白皙，容貌美丽，神情高傲，样子十分动人。她身着入时而又典雅的珍珠灰色套裙，戴一顶黑色发亮的三角帽，帽子下露出卷曲的白发。就象十八世纪戴假发的贵族男子似的。她走得很慢，迈着小而稳健的步伐。她身体瘦弱却打起精神挺直身子，显示出一种威严。

“这是将军夫人。”尼柯列塔以崇敬的心情小声说着站住了。她脸色绯红，亨德里克脸上也泛起一点红晕。他摘下头上戴的灰色便帽，深深鞠了一躬。将军夫人把用宝石长链挂在胸前的眼镜举起来，仔细冷静地打量着站在她面前的这对年轻人。她脸上毫无表情，对演员赫夫根和他的女伴的问候也不作回答。难道她已经知道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吗？难道她已知道曾和芭芭拉结过婚的亨德里克在一小时之后将签订什么样的合同吗？也许她已知道此事，或者是她已预感到是这类事情。所以，她知道该如何看待亨德里克和尼柯列塔。她注视着事

态的发展，决心不再与这两个人来往。

将军夫人把眼镜轻轻地摘下放好，转过身去，把背对着亨德里克和尼柯列塔。她迈着有点儿艰难，但却坚定自豪的步伐，慢慢地离开了他们。

第 十 章

威 胁

国家剧院经理剃个光头，大自然给他留下的最后几绺丝一般的软发也被剃掉了。他毋须为自己那形状高贵的光头感到羞愧。他威严而自信地昂着那颗受到总理先生欣赏的梅菲斯托般的头。毫无生气而微肿的脸上，那双冷峻、象宝石般生辉的眼睛仍象以往那样，使人感到不可抗拒。他的面颊已有些松弛，但那引人注目的下巴仍保持着一种高贵的美。当他习惯地微微昂起下巴时，尤其显得动人。但他一垂下头，脖子上就会露出皱纹，人们这才会发现他的双下巴。

他表情严肃、庄重，平时总用一种深沉、象唱歌般的低音说话。有时他也很活跃。他那莱茵式的、但又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诙谐风趣，在他有诱惑力的语言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他，说他平易近人，认为他文雅、有教养。连那些只有在秘密会议上或紧锁的内室里才发表见解的政治反对派对他的态度也是温和的。因为，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认为，由赫夫根这样一个有名望的非纳粹分子来担任剧

院经理这个重要职务，是非常幸运的事情。这些秘密组织内部的人们希望这位国家剧院的头号人物能违抗部长的旨意，擅自干出一点儿越轨的事情。

剧院经理让奥托·乌尔里希斯登上国家剧院的舞台，这是一个冒风险、而又值得称道的行为。最近，他甚至还雇了一个犹太人，或者说至少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当他的私人秘书。这个年轻人名叫约翰尼斯·雷曼。他有着一双温柔、而又闪闪发亮的浅棕色眼睛。他对经理的态度就象一条忠实的狗对待自己的主人那样。雷曼已改信基督教，十分虔诚。除了学习日尔曼语言文学和戏剧史以外，他还参加神学讲座。对政治他并不感兴趣。“亨德里克·赫夫根是个了不起的人。”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亨德里克是自己出钱雇用忠实的约翰尼斯作自己的秘书的。如果雇用一个“雅利安”血统的私人秘书，工资是可以由国家剧院支付的，而一个非“雅利安”人的工资经理却难以让剧院负担。当然，即使让剧院支付工资，也会得到总理许可的，但亨德里克宁可作这种经济上的牺牲。每月支付两百马克在他的家庭开支中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其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恰恰是这些钱极大地增加了这一义举的份量，扩大了其影响。他需要留条后路，否则目前的处境就使他难以忍受；现在仍时时出现的良心上的不安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将会摧毁他。这种恐惧有时在睡梦中都侵扰着这位大人物。

他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他认为，过于越轨的行为是断不可取的。宣传部长和报界都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能够阻止那些浅薄的、文理不通的剧本搬上舞台，能拒绝聘用那些

只是长着一头金发却毫无才气的演员，这位剧院经理就感到很高兴了。

剧院内部，上至明星演员，下至舞台监督、场务人员及门房，可说是绝对的没有犹太血统。一个剧作家的血统若经不起四代、乃至五代的验证，剧院对其作品自然是不予考虑的。那些被当局认为含有不轨思想的剧本也会遭同样的下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想凑出一套节目可不容易。一次在汉堡上演《唐·卡洛斯》，当演到马奎斯·波萨向菲利普大帝要求“思想自由”时，观众中爆发出示威性的掌声。在慕尼黑，《强盗》一剧的新编剧本上演时曾场场爆满，后来也遭到当局的明令禁演；因为，席勒青年时代的这部剧作以它现实的革命性影响并激励着观众。赫夫根经理既不敢上演《唐·卡洛斯》，也不敢问津《强盗》，尽管他个人非常愿意饰演马奎斯·波萨和弗兰茨·摩尔这两个角色。1933年1月以前在德国舞台上演过的所有现代剧目差不多都因带有布尔什维克思想而遭到禁演。这样一来，赫夫根经理那漂亮的剧院里还有什么可演的呢？“在今天的德国，哪怕是搞出一部稍微象样儿的戏剧，也不是一件易事。”亨德里克对他的密友这样抱怨说。

形势是异常艰难的，但赫夫根经理却能巧妙应付。没有现代喜剧，他便挖掘那些陈旧的蹩脚喜剧，并以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上演一出曾供我们祖辈取乐的、陈旧不堪的法国喜剧，就能使各剧院几个月连续爆满。赫夫根亲自出马饰演主角。他穿着一件罗可可式的精美绣衣出现在观众面前。他在下巴处贴了一颗黑色的美人痣，那张化妆过的脸显得极为下流、淫荡。所有前排座位上的女观众都象被人搔了痒一

样，忍俊不住、乐不可支。洛特·林登塔尔在一出喜剧中饰演明娜·封·巴尔恩海尔姆，而该剧的作者正是那位以亲犹而著称，崇尚理性而不受欢迎的剧作家。^①但因为林登塔尔是那位空军将领的姘头，所以人们对莱辛的《智者纳旦》的上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明娜·封·巴尔恩海尔姆》一剧也是非常卖座的。国家剧院在作家凯撒·封·穆克担任经理期间曾赔得一塌糊涂。由于新任剧院经理经营的有方，收入日益增加。

封·穆克受元首特别委托正在欧洲各地作巡回演说宣传。他十分嫉妒继任者的成功，但他却藏而不露，反倒从巴勒莫或是哥本哈根给他的“亨德里克朋友”寄来一张张的明信片。各报都在醒目的版面上刊登他写的旅行见闻。德国独裁统治的这位周游世界的使者，将自己这次出国执行的不清不白的任务比做牧师的“拯救灵魂”的工作。他强调说，自己不象他的那位瘸子上司，用金钱收买的方法为第三帝国笼络人心。他是用温柔的小小爱情歌曲来感染人，打动人心。旅途所到之处，气氛都是亲切友好的。只是在巴黎这位马苏尔沼泽地战役的赞美者感到不自在。因为这里有一种陌生与憎恶的军国主义黩武精神使他慌乱。“巴黎是危险的，这位诗人向家里人汇报说，并说他满怀深情地想到波兹坦的庄严和平。在巴黎，这位德国诗人通过秘密警察的特工人员，了解到这里有个黑女人曾和赫夫根有过不道德的暧昧关系，现今仍靠赫夫根的资助生活。凯撒克制着自己对不道德行为的天生厌恶，亲自光顾了特芭普公主当女招待的酒巴

① 指德国十八世纪的伟大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莱辛。——译者

间。这家不清不白的酒巴间位于蒙特马尔特雷大街。凯撒给自己及那位黑女人点了香槟酒。当这个黑女人得知对方来自柏林，是想了解亨德里克·赫夫根的桃色往事时，便说了一大通难听的话。她站起身向他撅起饰有绿色羽毛的漂亮臀部，同时她撮尖嘴唇发出一声唿哨。这种声响足以使人产生最不堪的联想。整个酒巴里哄堂大笑，这位德国诗人就这样可笑而丢脸地碰了个钉子。他威胁地瞪起眼睛，捶着桌子，用带着萨克森方言的法语大发一阵雷霆之后，离开了酒巴间。当天夜里，他就打电话告诉宣传部长，新任国家剧院经理有一段不光彩的过去。宣传部长对这一有趣的情报向他的朋友——这位诗人，表示了最亲切的谢意。

但要想加害于这位帝国戏剧界的头号人物，现在已谈何容易！亨德里克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地位是稳稳当当的。

亨德里克让双亲和妹妹约西从科隆搬到了柏林。他和家人一块儿住在绿森林大街一幢巨大的宫殿式的别墅里。尼柯列塔则暂时住在靠帝国总理府广场的一幢楼房里。年轻的剧院经理住在这幢拥有花园、网球场、漂亮的阳台和宽敞的车库的别墅里，更显出一种高高在上、有着强大后盾的气派，而这正是他需要并渴求的。多少岁月已流逝。过去，他曾脚着便鞋，身穿皮衣、挂着个单片眼镜，匆匆地穿街过巷，为糊口而奔忙。就在这帝国总理府广场上他曾是个流浪艺人，尽管是个奢侈的流浪艺人。而现在他在绿森林大街却造成了这座府邸的主人。钱的来源毫不成问题，那些抬举他的资助者们从不吝啬，黑社会在慷慨解囊。演员赫夫根原对生活本无他求，只要有件干净衬衫、床头柜上有瓶古龙香水就心满

意足了。而现在他养得起赛马，雇得起成群的仆人，拥有整整一个车队的汽车。几乎没有人对他的这种排场持异议。大多数人都觉得，一个为祖国建立了如此显赫功绩的人收入丰厚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若拿经理先生享用的一切奢华与他那位权倾满朝的主子、朋友——那位空军将军的挥霍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绿森林大街的别墅是年轻的剧院经理的私有财产。这座别墅是他从一个移居伦敦的犹太银行家手中低价买进的，称之为“亨德里克别墅”。“亨德里克别墅”里的一切都极为高雅。仆人们身穿花边镶银的黑色号衣，只有小伯克可以稍为服饰不整地在府上进出。小伯克在“亨德里克别墅”里享有一种特殊的待遇。他在这里无事可做，只是为其主子不断的升迁表示惊叹和赞美。他每天至少都要说上一遍：“啊！我们变得多么美好而富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记得，那时我们为了吃顿晚饭不得不去借七个半马克。”忆起往事，小伯克就会动情。“一个可爱的小家伙，”亨德里克这样说他，“在艰难的日子里对我仍是忠心耿耿的。”今日的荣耀使亨德里克不能忘记过去遭受的失败，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失败也是难以忘怀的。“现在，我是一家之主了。”他这样说道。

现在他是一家之主了。有时亨德里克也会让人在壁炉边度过安逸的夜晚或在庭院里度过迷人的周日上午，但更为经常的是板起他那张呆板、象说教者的面孔，把自己倒锁在房间里，怒气冲冲地声称自己偏头疼发作得很厉害。“我这样操心劳神，只是因为要挣钱养活你们这帮游手好闲的家伙。”他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他那痛苦而烦恼的样子却露骨地表明

了这一点。“你们不用照顾我，”他虽然嘴上这样对家人说，但若他们真有几个小时不来伺候他，他就会记恨良久。

最善于和他相处的就是他的母亲贝拉太太了。她对自己的这个“大小孩”温柔备至，但却柔中有刚。在她面前，他很少放肆。再说他也确实依恋着她，为自己这位高贵文雅的母亲深感自豪。她善于应变，举手投足之间毫不失身份，办事既老成又细致周到，把偌大的家管理得井井有条。贝拉太太已成为柏林社交界中一位沉静矜持、引人注目的女性。在一头美丽的灰色卷发下，那张和她知名的儿子酷似的面孔仍泛着鲜润的色泽。她衣着简朴，但很讲究。冬季她喜欢穿深灰色的丝绸服装，在炎热的季节她则偏爱银灰色的衣衫。多年前，她儿媳妇的漂亮祖母所穿的那件银灰色的衣服，曾令她艳羡。老将军夫人现在和绿森林大街这一家没有来往，这一点使赫夫根的母亲打心眼儿里感到遗憾。“我非常乐意在我们这里接待这位老夫人，尽管她有犹太人的血统。我们可以迁就这一点，亨德里克，你说对吗？难道在她眼里我们还不够高贵吗？她自己现在好象也并不算得上富有了嘛！”贝拉太太半是同情半是恼怒地摇摇头，结束了这番议论，“象我们这样一个体面的家庭还肯惠顾她，她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遗憾的是贝拉太太身上的变化在科贝斯老爹身上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他成了一个怪人，一天到晚穿着一件粗布衣裳东跑西颠。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列车时刻表，能一连好几个小时捧在手里细细研究。再有就是摆弄放在窗台上的那些搜集来的仙人掌。他不修边幅，一有客人便躲在房间里不露面。他那莱茵式的诙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傻乎乎的瞪着两眼一言不发。他怀念故乡科隆，尽管在那里

他的全部事业落得个凄惨的结局。但对他来说，那也比无所作为地靠飞黄腾达的儿子来养活自己要好得多。亨德里克的名望和成就经常成为这位老人发泄愤懑之情的对象。每逢约翰尼斯·雷曼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来请科贝斯老爹帮忙。有时老人整个上午都用来给儿子的照片签字，因为他模仿亨德里克的笔体比秘书更象些。剧院经理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也会问问父亲：“爸爸，你身体好吗？你有些萎靡不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还是你在我这儿住着感到乏味？”

“不，不。”科贝斯老爹含含糊糊地答道，胡子拉碴的脸上泛起微微的红晕。“我的仙人掌和狗可让我开心呢！”这里的狗全由他亲自饲养，仆人连边都不让沾。每天他都花很长的时间带那群狗去散步，而亨德里克则只是照像时才和狗在一起。

约西妹妹住在一套陈设俏丽的房间里。但她常常出门在外，房间总是闲置着。哥哥成为上层权势人物以来，赫夫根小姐受邀在各地电台演唱。她用莱茵方言演唱那些明快的歌曲。她那张扁平的脸在广播节目杂志上随处可见。另外，她现在有了更多订婚的机会。“我这次真要多纳斯贝格伯爵结婚。”约西这样预言道。她哥哥则对这一点表示怀疑。“你总是这样挖苦我。”约西哭着说。贝拉太太劝慰她，亨德里克也不愿看她哭天喊地。大家都说她出落得如何漂亮。确实，约西现在比芭芭拉当年在德国南部大学城的车站站台上认识她时迷人多了，这可能是由于她现在衣着华贵的缘故吧。她那俏皮的小鼻子上稠密的雀斑经过美容手术后已差不多全无影迹了。“达戈伯尔特威胁我说，如果雀斑不除掉，他便解除婚约。”约西说道。

年轻的达戈伯尔特·封·多纳斯贝格是亨德里克在林登塔·尔家里认识的。这位漂亮而又分文不名、愚蠢而又娇生惯养的达戈伯尔特立刻就受亨德里克的邀请。约西小姐建议他陪自己骑马出游。达戈伯尔特和约西小姐纵马到了野外，年轻的伯爵有点儿爱上了这个活泼的姑娘。他和她订了婚，因为约西十分看重这一点。但他自然不会因此而放弃去追求那些肯为他的爵位出更高价的女士们。眼下他不急着抛弃这位小赫夫根。他觉得和这个与总理有私交的家庭翻脸是不明智的。再说，达戈伯尔特在亨德里克府里过得非常开心。

剧院经理尽力使自己的府邸具有英国风格。威士忌和果酱都是由贝拉太太直接从伦敦订购的。他们喜欢围坐在壁炉前吃烤面包片，还喜欢在庭院里打网球和棒球。如果主人星期天没有演出任务，客人们午饭前就到了。他们要一直呆到深夜才离去。晚饭后在客厅里跳舞。亨德里克换上燕尾服，声称自己晚间只有穿上它才最舒服。约西和尼柯列塔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美丽可爱。有时，这伙人会突然心血来潮，傍晚时驱车前往汉堡。他们去汉堡只是为了逛逛圣保利大街，

“反正这里有的是汽车。”多纳斯贝格伯爵愤愤不平地说道。有时，他为一个喜剧演员能如此地挥金如土、自己身为贵族却分文不名而感到愤愤不平。经理拥有三辆大型轿车，还有好几部小型轿车。最漂亮的那辆车是总理先生送的礼物，是一辆庞大的银光闪闪的梅尔塞得斯牌小轿车。

剧院经理不喜欢，而且也很少大宴宾客。但他愿意让客人们不拘礼节地聚会在家里。尼柯列塔已完全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吃饭时她是不报自到的，在处理公务上她是亨德里克的参谋。她来度周末时总是提着个大手提箱。这个箱子能

装不少东西，但里面却只装了一件晚礼服、一件睡袍和一个脂粉盒。约西有一次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地打开箱子，查看里面还装了些什么。使她吃惊的是里面放着一双质地柔软的大红羊皮高筒靴。

尼柯列塔打算和台奥菲尔·马尔德尔离婚。“我又成了一名演员，”她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仍然爱你，将终生地崇拜你。我能够重新工作使我感到非常幸福。在我们新的德国，到处都充满着蓬勃向上的活力。你在闭塞状态中，对这些是想象不到的。”她虽然还未获得成功，但已渐渐从麻木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她的声音和动作开始变得灵活而有生气。“告诉你，你又学会演戏了。”亨德里克向她预言道，

“其实不该让你再登上任何剧院的舞台，你这个傻瓜！你当时在汉堡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出格了。我说的太出格不是指对那可怜的克罗格而言，而是指对你自己。”但是作为演员的尼柯列塔即使做出越格的事，她也会得到同行和报界的谅解，因为她被视为经理的女友。人们知道，她对那个大人物是有影响的。在一些公开的场所，他和她并肩露面，她伴他一起出席报界主办的舞会。他们是何等出色的一对啊！亨德里克和尼柯列塔象是来自冥冥之中的一对危险而又异常妩媚的神灵。诗人本亚明·帕尔茨突发奇想，把他们称做“奥伯隆和蒂塔尼娅。”“是你们主宰着舞场，这来自冥冥之中的帝王皇妃。”这位把法西斯种族主义的独裁看成是夏夜血腥的奇梦的诗人激情写道：“你们的微笑、你们神妙的目光，使我们如醉似狂。啊！我们渴望将自身奉献，让你们伴我们神游地下，进到冥冥的最深层，进到那神秘的洞穴，在那里，血在四壁嘶嘶作响，厮拼着的双方结为眷属，相爱的人们互

相仇杀；在那里，爱情、死亡和热血在恣情的圣餐中交融……”这就是新德国舞会上最高雅、最讲究的交谈的文体形式。诗人本亚明·帕尔茨对这种文体是颇为精通的。他过去曾一度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后来变得越来越善于交际，越来越世故。他对大千世界很快就熟悉了。他那具有高度现代风格的诗文以及对诸如最深的底层、神秘的洞穴及腐肉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的嗜好，为他进入大千世界的高贵阶层开辟了道路。他担任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在凯撒·封·穆克出国期间，由本亚明·帕尔茨主持作协的工作。他在亨德里克府是位受欢迎的客人，他和米勒·安德烈、伊里希博士及皮埃尔·拉鲁同属亨德里克府的常客。

所有这些风度翩翩的君子们都把能吻高贵的贝拉太太的手以及赞美约西小姐是如何的迷人当做是一件非常荣幸的快事。皮埃尔·拉鲁和小伯克之间的调情做爱也得到善意的宽容。性格演员约阿希姆和他爱热闹的夫人的光临是最开心的时候。约阿希姆没完没了地招呼着上啤酒，他那张胖乎乎的脸上满是赋予表情的生动皱纹。他不断地强调说，在亨德里克府表演是最有意思不过了！“孩子们，你们说什么，我就演什么。”有时，约阿希姆会把某个人拉到角落里，对他说“凭良心，我是一切如意的。几天前，我还不得不把一个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关起来。”说这话时，这位性格演员的那双小豆眼闪着狡诈的光。

有时，已经随了丈夫姓的安格丽卡·西贝特也会登门拜访。她已嫁给那位电影导演。年轻的丈夫是个美男子，长着一头浓密的栗色秀发和一双深蓝色的大眼。在这个变态的社交圈子里，他是唯一的乐于将自己单纯的心无畏无怨地展现

在这帮德意志英雄、新时代骑士面前的人。但令人吃惊的是，他常常倾向于一种不同的政见。他那孩童般勤于思考的头脑对德国所发生的一切早已不抱苟同的态度了。早先他对纳粹也曾持狂热的赞同态度，正由于这一点，他所感受到的失望也就更深。他常向赫夫根提出一些严肃而尖锐的问题。对赫夫根在艺术上的天赋和才华他是由衷地赞赏的。“您对最高当局是有一定影响的。”年轻人说道，“难道您就无力阻止一些事件的发生吗？另外，向总理先生反映一下集中营里的情况，这也是您的义务……”在说这番话的同时，这位年轻人的面孔因激动而变得绯红。

亨德里克却有气无力地晃着脑袋，不耐烦地回答说：“您到底想干什么呢？年轻的朋友！您到底想让我做什么？让我用雨伞去阻挡尼亚加拉大瀑布吗？您觉得这种举动有成功之望吗？好了，您还有什么说的！”他用这种轻狂的口气结束了谈话，好象他就凭那腔调驳倒了别人——“好了，您还有什么说的！”说这话时，他露出了令人厌恶的微笑。

有时，这个剧院经理也很乐意彻底改变自己的策略。他以玩世不恭的傲慢态度，不加任何掩饰，也不做任何解释，急匆匆地掠过整间屋子，脸上泛着神经质的淡淡红晕，但可绝不是害羞时的那种红，他笑得全身颤抖，半是抱怨，半是胜利地不断高喊：“难道我不是个混帐东西吗？不是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混帐东西吗？”朋友们乐不可支，约西甚至高兴地鼓起掌来。只有那个无畏无怨的年轻骑士变得严肃而面带厌恶之色。眼睛泛着油光的约翰尼斯·雷曼伤感地微笑着，安格丽卡则悲伤而惶恐地注视着她曾为之流过那么多眼泪的朋友。

如果来客们是和现政权关系极为密切，甚至本身就是权力阶层中的一分子，亨德里克自然就闭口不谈什么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力量或自己是个混帐东西这类话题了。当着多纳斯贝格伯爵的面剧院经理就得检点自己的言行了。若是洛特·林登塔尔大驾光临，他则在极度谨慎中非常巧妙地表现出一种极为轻松愉快的情绪。

这位满头金发，和蔼可亲的夫人常到亨德里克家来和主人打一局乒乓球或是跳一会儿舞。她的光临总象是府上的盛大节日。贝拉太太让人把储藏室中的美味珍馐全部端出来，尼柯列塔用她那浓重的方言没完没了地赞美这位尊贵夫人那紫罗兰般的蓝眼睛。皮埃尔·拉鲁也不再把心思用在小伯克身上，甚至连科贝斯老爹也会从门缝窥视这位胸脯丰满的夫人。她的笑声尤如妙龄少女，银铃般地响彻整个大厅。

一辆巨大的轿车发出飞机引擎般的轰鸣声，停在了亨德里克府门前。是谁走下了汽车，是谁大大咧咧推门而入，是谁在前厅大肆喧哗，又是谁腆着由两条粗腿支撑着的大肚子，威风凛凛地挺着挂满勋章的胸脯，跨进了屋？他就是那个手持宝剑、护卫在神的宝座旁的那个胖子。他是来接自己的洛特的，并向自己的梅菲斯托道声晚安。

林登塔尔飞扑过去，搂住了他的脖子。因骄傲和兴奋快要晕倒过去的贝拉太太用近乎于呻吟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阁下……总理先生，您喝点什么？来点饮料？是不是来杯香槟？……”

不少人被主人的名望、美酒佳肴、网球场、精选的唱片以及府上那不寻常的奢华所吸引，聚会在亨德里克府里。演员与将军、诗人与显宦、记者与外国使节、贵妇与名优、各色

人等在这里度过了他们最美好的上午、下午与晚间的时光。但过去曾与亨德里克·赫夫根过往甚密的人，现在却置身于这里的寻欢作乐之外。贝拉太太徒劳地等待着将军老夫人的名片，但她却从不光顾亨德里克府上。这位上了年纪的贵妇人已卖掉了自己的庄园，住在动物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她逐渐失去了自己曾在其间占有一席之地之柏林社交界“我可不愿意与那些刽子手、恶棍和狂人交往。”她一边骄傲地声称，一边放下她用来仔细审视谈话对象的那个长柄眼镜。

对剧院经理的府邸抱回避态度的还有奥托·乌尔里希斯。他没有受到过邀请，恐怕就是受到邀请他也会拒绝前往的。他非常忙，忙得身心交瘁。另外，他的朋友亨德里克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已渐渐地黯然失色。他是用了何等的忠诚与宽容、力图将这一形象维护在心中啊！乌尔里希斯有着巨大的热情，他曾是个非常温和、甚至可说是有些软弱的人。他曾经十分信任赫夫根。如果有谁对他的朋友亨德里克的道德和政治上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话，他就会用热忱的、坚定的声音告诉他：“亨德里克是我们的人！”亨德里克是我们的人！他现在已抛弃了许多幻想，也包括对亨德里克的幻想。他不再是一个温和的人、一个软弱的人。他的目光中多了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诡异。他眼中闪烁着老练、锐利、安详的目光，心中凝聚的力量取代了过去那让人喜欢的坦诚。

奥托·乌尔里希斯现在举止谨慎、冷静，他的动作富有弹性，就象一个始终要保持高度警惕的人，随时都做好逃之夭夭的准备一样。他也确实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在艰难、危险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里都要警惕，因为乌尔里希斯正在玩着一种危险的游戏。

他仍是国家剧院的成员。他之所以留在国家剧院，乃是听从了亨德里克当初也许并不十分经心的劝告。乌尔里希斯利用在国家剧院的公开身份做掩护，以避免盖世太保官员们十分严密的监视和控制。至少他个人是抱着这样的希望和打算的。但也许他错了，也许他一开始就受到监视。人们有意让他活动一阵，以便随后更有把握地抓住他。乌尔里希斯却不相信自己已被人察觉。剧院成员们曾一度对他存有戒心，现在却是以同行之间的那种热情待他。因为他学习过如何伪装自己，所以他能用自己那男子汉式单纯而又无拘束的乐天性格成功地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他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意志使他变得狡猾起来，他甚至能做到随意和林登塔尔开开玩笑。他对性格演员约阿希姆担保说，他毫不怀疑他的种族的纯洁性。他夸张地用那种规定的礼仪同舞台工作人员们打招呼：在一声“万岁”后紧跟着那个可恨的独裁者的名字。逢到总理坐在他的包厢里看戏时，乌尔里希斯就声称能为这个大人物演出他感到激动万分。他的心确实在狂跳，但不是激动而是一种胜利和恐惧混杂在一起引起的颤栗。因为同他一个组织的拉幕员在他戏毕离台之际给他使了一个暗号，告诉他要召开一个非法的秘密会议。这个小小的演员曾尝过刑讯室、集中营的滋味。而他，就在刽子手的眼皮底下、还在为反对强权继续着他那挖墙角、拆基石的磊落行为。

在刚从地狱里获释出来的最初几个礼拜里，他处在一种麻木状态中。他目睹了那惨不忍睹的、疯狂的、赤裸裸的、有组织的暴行。他们用极其卑劣的手法来拷打、折磨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无辜者，还把这种卑劣的行径美化为爱国之举，

说成是对“有破坏性的异己分子”施行的道德教育，是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必要的工作。

“一旦认清了这些人的面目，那就再也不愿看到他们了。”乌尔里希斯这样说道。但他又是热爱人类的，他相信：人们总有一天会重获理智的。他摆脱了自己那充满怨愤的麻木状态。“作为一个这种最为不齿的劣行的见证人，他只能做出一种抉择，或者自杀，或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忱地继续工作。”他本是个单纯而又勇敢的人，有着坚强的意志。因此，他很快便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又继续工作了。

他毫无困难地和非法的反对派建立了联系。他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有众多的朋友。这些人对法西斯的仇恨是如此地强烈，即使在最危险和最绝望的境遇下，也是不会消除的。这位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成员参加了反对暴政的地下活动。不管是秘密集会，还是印刷和散发非法的传单、报纸、小册子；不管是在工厂里、在独裁统治下的官方庆典活动中、还是在广播、电视界从事破坏活动，身为演员的奥托·乌尔里希斯始终是那些对准备工作有着决定性影响，在实施中冒生命危险的人之一。

他非常重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组织所进行的这些示威性活动，高度评价这种活动在因恫吓、恐惧而变得麻木不仁的人民的心理上所起的作用。“我们使统治者不安，我们告诉千百万虽仇视独裁但至今却不敢承认这一点的人们：争取解放的意志并没有瓦解，面对着一支密探大军的严密监视，这一意志仍在显示着自己的力量。”乌尔里希斯是这样想的，他也是这样说和这样写的。但他从未忘记、小规模抵抗活动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们仅仅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

是要把分散的抵抗力量联合起来，把社会中各种的相互矛盾的势力汇集在一起，连成一条战线，扩大这条战线，并使之积极地行动起来。这就是一条反对独裁的人民统一阵线。身为演员的乌尔里希斯清楚地认识到：这才是最终的目的，而且只能遵从这一目的。

所以，乌尔里希斯不只局限于只和那些关系密切的、持同样观点的朋友一起从事秘密活动。他更关心的是，要和那些持反对观点的天主教徒、前社会民主党人或无党派的共和主义者建立联系。那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人们起初对这位共产党人是持不信任的态度的。“你对自由的看法与纳粹党人所差无几。”民主党人这样指责他说。他对此作出的回答是：“不，我们是主张解放的，对于解放之后需建立的新秩序，我相信，人们是会达成一致的见解的。”“你们不爱祖国，你们的眼里只有阶级，而阶级是超越国界的，是世界性的。”国家至上的共和派这样说道。乌尔里希斯回答说：

“我们要是不爱祖国，我们怎么会这样憎恨那些践踏和败坏祖国声誉的家伙？我们怎么会为求得祖国的解放而时时甘冒生命危险呢？”

乌尔里希斯在从事秘密活动的最初几周，曾试图把亨德里克·赫夫根也拉过来。但这位国家剧院经理忙不迭地说：

“我不想知道此类事情，我不允许知道此类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对你的所作所为我一概没看见，就当是闭上了眼睛，但让我介入是万万办不到的。”

亨德里克确信没人偷听他们谈话之后，又压低嗓门对他的朋友说自己不得不长期而始终如一地伪装，对自己来说，这是何等地艰难和痛苦。“但我毕竟已决心采取这一策略，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条策略是最正确、最有效的。”亨德里克悄声地接着说：“这种策略并不让人感到轻松愉快，但我必须坚持这一策略。我置身于敌人营垒的核心，从内部削弱他们的力量……”

奥托·乌尔里希斯不愿再听他讲什么了。可能正在这一时刻他真正认清了亨德里克·赫夫根的为人。

剧院经理是多么出色地伪装自己啊！真不愧为是个出色的演员，表演得如此成功。人们相信亨德里克·赫夫根不是在挖纳粹暴政的墙角，而只是一味地在追逐金钱、权利和名誉。

在总理先生那巨大的羽翼的庇护下，他感到十分安全、踏实；甚至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向危险挑逗，向恐怖的灾难寻衅。现在，他正在跟维也纳一家剧院的经理通电话，打算向他借一名演员。他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唱歌般的哀怨声，可怜巴巴地把元音拖得老长：“是的，亲爱的，几个礼拜后说不定我就会出现在维也纳您那里……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否还能挺上十四天。我的健康情况——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吧？——我的状况可是十分不妙……”

实际上，能毁掉他的，不外有两种可能性：或是在空军将领那里失宠，或是空军将领自身的权势遭到削弱。可空军将领对他，梅菲斯托，是宠信的。这种宠信在国社党人内部并不多见，所以令人十分吃惊。再说，这个胖子自己仍是福星高照，这个刽子手、金发多情女郎的密友的头衔越来越多，对其赞誉之词越来越好，在国家领导阶层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只要有胖子这棵大树的荫庇，赫夫根就无须顾忌那个跛

子所发的暗箭。宣传部长不敢公开与剧院经理为敌，恰恰相反，他十分重视能在适宜的场合和这位经理一起公开露面。另外他和演员赫夫根之间也还有某些学术上的交往。如果说赫夫根是用不凡的气质和玩世不恭的诙谐吸引并赢得空军将领的话，那他和宣传部长这位“老博士”也同样能进行蛮有意思的谈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俩都说莱茵方言——这种方言给两人的谈话增添了一种友好亲密的色彩，也因为他们俩都滥用着同一种地道的行话术语。在需要的时候，演员赫夫根也能侈谈一阵什么“革命的活力”、“英雄主义的生活感”以及“有血有肉的反理性主义”等等。就这样，他和他的死对头之间也不乏一些活跃的交谈。当然这并没有使他的死对头放弃对其做手脚。

凯撒·封·穆克结束了他那大亨其福的国外之行后重返故里。回来后他不遗余力地散布有关那个黑女人的种种流言。据说亨德里克在性方面对这个女人有着病态的眷恋。她是靠他的钱在巴黎过着令人憎恶的奢侈生活。更多的流言蜚语说赫夫根和这个女人私下幽会，不仅仅是为了和她继续那有辱种族的丑行，也是为了利用她充当自己和流亡者组织之间的联络人。据说，已跟亨德里克在形式上离婚的那个女人正是这个组织的决策人物。

在国家剧院，经理和他的那个黑姘头成为人们唯一的话题。一些重要的报纸编辑部里、那些为宣传定基调的人们对这位黑女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她在巴黎焕发着伟大的巴比伦的一切风采，“她养了三只猴子、一只幼狮和两只大豹。她雇了十几个中国苦力。”人们这样传说着。为了反对纳粹政权，她和法国总参谋部、克里姆林宫、共济会党人及犹太金

融巨头们搭上了钩。亨德里克感到形势严峻。他为了挫败这些流言蜚语，决定和尼柯列塔结婚。总理对他滑头的宠儿这一明智决定深感满意，并对一切还敢对剧院总理表示怀疑的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谁和我的朋友作对，就是和我本人作对。”胖子以威胁的口吻强调说。谁要是再敢提起那个黑女人，就得做好和空军将领这一可怕的大人物打交道的准备，也要做好和空军将领下属的秘密警察打交道的准备。一块挂在剧院舞台出入口处的黑板上贴出了通告：“凡是对经理的私生活和他的历史散布流言蜚语者，以及听闻这些流言蜚语的，均以敌视国家罪论处。另外，让众人感到胆战心惊的还有赫夫根的那个私人密探网。任何有关他的事休想瞒得过这个极为精明狡猾的人。他借助这批自己豢养的耳目，能得知发生的一切。连盖世太保提起这个小小的极为出色的谍报组织也会羡慕不已。

就连凯撒·封·穆克也感到惴惴不安了。这位《枞树岭》喜剧的作者觉得，这时去拜访一下亨德里克、用最动听的萨克森方言和他闲聊上个把钟头，乃是明智之举。贝拉太太亲自为他俩端上了美味而清淡的小吃。尼柯列塔也加入了这两个男人的谈话，并冷不防地用一种阴阳怪气的声调讲起了那个黑女人。当这位已离了婚的前马尔德尔夫人担保地说，亨德里克和她自己对黑女人都怀有一股厌恶感时，封·穆克先生不动声色：“亨德里克那怕是在远远地方看一眼这种丑陋人，也会感到恶心。”尼柯列塔边说，边用那闪烁而顽皮的眼睛无情地死死盯住凯撒，“单说这种人身上的那股味就让人受不了。”“是的，是的。”封·穆克先生随声附和着，“没错儿，黑人身上是有股臭味。”突然，剧院经理、诗人和那个

妖艳的女人都大笑起来，一阵开怀而又持久的大笑。

不，谁也奈何不了这位赫夫根先生。封·穆克先生认清了这一点，宣传部长也认清了这一点。他俩决定以最友好的态度和他相处，直至有朝一日把他打翻在地。眼下他是无懈可击的。

胖子为亨德里克创造了一次面谒独裁者的机会。关于特芭普公主的传闻甚至连这位至尊的大人物都听到了。这位上帝的使者对此事很反感，在他眼里黑色人种和犹太人是同等货色。“一个和劣等种族有交往的人能具备国家剧院经理职务所必备的高度道德感吗？”元首怀疑地向周围的人发问道。这样一来，亨德里克就得用自己那光芒四射的眼睛、那歌唱般的嗓音和那高贵的受难者的气质来使这位空前绝后、最最伟大的德国人相信自己那完全称职的道德感。

亨德里克在这个全日尔曼人的至尊的私邸里度过了半小时。这半小时对剧院经理来说是一种折磨。谈话始终进行得艰涩、拖沓。元首对话剧不很感兴趣，他更喜欢瓦格纳的歌剧和乌发电影。但赫夫根不敢提起在那臭名昭著的“体制”时代由他从歌剧改编演出的话剧。这些话剧当时曾引起极大的轰动。他之所以不敢提起此事，是害怕元首会回想起凯撒·封·穆克当时对那种破坏性的、受到闪米特影响的尝试所作出的毁灭性评价。亨德里克简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那个权力的化身使他迷惘、令他战慄。坐在面前的这个人的巨大名声吓住了他这个沽名钓誉之徒。

元首那窄小、向后倾斜的额头下生着的一双死气沉沉、僵硬麻木的眼睛，就象瞎子的眼睛似的，额头上搭拉着那绺已富传奇色彩的油腻的头发，灰中泛白的脸略略浮肿。他说

话的音量放得很低，也许是为保养他那因过度声嘶力竭的喊叫而变得沙哑的嗓子。他为了向这位演员显示自己的“教养”，尽量使用一些非常生僻的字眼。“我们北日曼文化的利益要求个人要精力充沛、要有种族觉悟和明确的目标，并无条件地为之奋斗到底。”元首尽量克服自己的南德口音，竭力用标准的德语发表训示。那情景活象是个勤奋的中学生在背诵课本一样。

二十五分钟后，亨德里克获准离开这座圣殿，这时他已经是大汗淋漓。他以为自己刚才的狼狈，已把自己的一切都给毁了。但他在当晚就从空军将军那里得知，他给元首留下的印象并不坏。正是他那种畏首畏尾的劲使元首有些吃惊，但又很舒坦。元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做出无拘无束、甚至神采飞扬的样子来，他认为，那是一种对他的不恭，在他面前就应该毕恭毕敬。如果亨德里克真是神采奕奕，说不定会惹怒了这位全日尔曼人的至尊呢。至高无上的元首对迷惘而惶恐的亨德里克作出了这样的温和的评价：“这个赫夫根是个很老实的人。”

那位搜集头衔就象别人搜集邮票、蝴蝶一样的总理认为，头衔最能使他的朋友们高兴。他让赫夫根当上了“国务委员”，提拔他做“议员”。在第三帝国所有的文化机构中，国家剧院经理占有重要的一席。他和凯撒·封·穆克以及几个军人同属“文化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次“联谊会”就是在亨德里克府举办的。宣传部长出席了这一活动。当约西小姐演唱一首流行民歌时，他简直是笑逐颜开。凯撒·封·穆克亲自为这位年轻的女歌手伴奏钢琴。晚会的招待有意搞得很简单。亨德里克请母亲贝拉太太只让仆人端上啤酒和

一般的夹肠面包。那几个军人相当失望，他们对剧院经理府内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早有耳闻。那些男仆们举止文雅，可这又有什么用，他们端上来的不过仅仅是些家家都有的三明治而已。要不是宣传部长在那儿活跃气氛，也许整个文化委员会都会感到扫兴。只是在这个聚会上，人人都不知该谈些什么。关于文化这个话题，可以说和大多数委员是风牛马不相及的。那些武夫们对自己从小就没读过什么书而感到自豪，并认为可就此大吹一通牛皮，因为那位普遍受到尊敬、现已故去的陆军元帅、帝国总统就曾这么干过……。他去世时，元首曾亲自出席他的葬礼。他上了年纪还想当作家，写的书极其乏味、无人问津，但却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当他建议说要朗读自己三部曲《一个民族的崛起》中的某个章节时，在到会者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慌乱。好几个军官跳了起来，用机械而具有威胁的动作一下子把手放到了枪套上。宣传部长的笑脸倏地扭曲了；本亚明·帕尔茨一声呻吟，好象当胸猛挨了一拳；贝拉太太逃进了厨房；尼柯列塔则发出了一声尖利而惶恐的笑声。若不是赫夫根出面，用他那歌唱般的柔润嗓音来打圆场的话，局面会变得很难收拾。“能够聆听三部曲《一个民族的崛起》中的大段朗诵，定是美好和令人兴奋的。”亨德里克说道，脸上还挂着甜滋滋的微笑，“但时候不早了，况且还有不少紧迫而现实的问题要商讨，再说要欣赏伟大的作品，目前的精神已不够集中了。”他个人提议专门安排一个晚上举办一次朗诵会，好使所有的听众能聚精会神地聆听大作。全体委员都松了口气，那位上了年纪的作家失望得差点哭了起来。米勒·安德烈开始讲一些低级下流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源于被米勒·安德烈称为的“腐化年

代”。当时这些小故事都登载在风靡一时的“您知道吗？”这一栏目里。在晚会余下的时间里，人们才发现性格演员约阿希姆模仿狗吠鸡鸣真是维妙维肖。当他又开始模仿一只鸚鵡时，洛特·林登塔尔笑得几乎从椅子上跌下来。最后，当众人将要分手时，从汉堡专程赶来柏林参加这次聚会的巴尔杜尔·封·托腾巴赫提议全体起立合唱魏塞尔空军基地之歌，并第一百次地向元首表示效忠。大家都觉得有些尴尬，但又不得不照办。

对在国家剧院经理府邸举行的这次文化委员的联谊会，报纸作了详细报道。报界是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向公众介绍亨德里克·赫夫根的艺术活动和爱国行为的。人们把他列入最高尚、最积极的“德国文化意志的体现者”。他的照片差不多和政府部长一样频繁地见报。当首都各界知名人士及政府要员们在街头上、饭店酒馆里搞“冬季募捐”时，经理先生是那些几乎和政府要员同样受到公众关注的人物中的一员。政府要员要由全副武装的保镖和盖世太保层层严加护卫，这样那些手中举着捐款的老百姓根本无法走近他们跟前。而亨德里克则敢在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活动，当然，他选择的活动地点使他用不着害怕。他的募捐是在阿德隆旅馆的大厅里进行的。他甚至不错过机会到服务人员的住所去，每个餐厅的小跑堂都得往他的钱罐里投上个把硬币，那罐子里还装着一张由洛特·林登塔尔的纤纤玉手刚刚塞进去的面值一百马克的钞票。亨德里克和那养得肥头大耳的餐厅总管挽着胳膊让人给拍了张像。照片后来还上了《柏林画报》的封面。

剧院经理举行婚礼期间，赫夫根的照片在报纸上简直是大泛滥。他把尼柯列塔迎进了新家，米勒·安德烈和本亚明·

帕尔茨做男傧相。总理送的新婚礼物是给亨德里克府花园里的小池塘添了几只黑天鹅。是几只黑色的天鹅啊！记者们对这独出心裁之举的反应简直象发了疯。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尚还记得，过去曾有一位爱好艺术的大人物给他宠爱的艺术家赠送过这种礼物。送礼者是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受礼者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

元首亲自给新婚伉俪发了贺电。宣传部长送了满满一篮的郁金香。那花是那样娇艳芬芳，就象要把接受它的人熏死一样。皮埃尔·拉鲁用法语写了一首长诗，台奥菲尔·马尔德尔则发来了封充满诅咒的电文。刚刚做了母亲的小安格丽卡又一次流了泪，这也是她最后一次为失去爱情所哭泣。在所有报纸的编辑部里，一切有关赫夫根和那位特芭普公主的材料统统被藏进了最下层、最隐密的抽屉里。伊里希博士口授，他的女秘书执笔写了一篇文章，称颂尼柯列塔和亨德里克是一对“最美妙、含有最深刻意义的德意志伴侣”，赞美他们“是既富有朝气又成熟、是纯种族的、用最高贵的材料组成的人”，“正用全部力量为社会服务”。只有一家据说和宣传部长关系密切的报纸壮着胆子影射了尼柯列塔那不清不白的过去。这家报纸祝贺这位年轻的夫人摆脱了“台奥菲尔·马尔德尔这个流亡者、犹太崽子和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再一次积极投身到民族的文化生活中来。这可真是一粒裹着糖衣的苦药丸，台奥菲尔这个名字就象一个恼人的不和谐的音混杂在一曲祝新婚之喜的美妙交响乐中。

尼柯列塔带着她的大箱子、小盒子，从帝国总理广场的住处搬进了绿森林大街的官邸。帮她拆包解捆的那个女佣人看到那双红色高筒皮靴时吓了一跳。年轻的尊贵夫人解释

说，这双靴子是道具，是她化装成亚马逊河地区的人时穿的。“我扮演波特西里亚时就要穿它！”尼柯列塔用古怪而得意的声调喊到。女佣人被这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和女主人那炯炯发光的眼睛吓住了，她小心翼翼地没敢再继续发问。

晚上，亨德里克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和这次盛典比较起来，亨德里克在枢密顾问家里举办的第一次结婚庆典真是太寒酸了。奥伯隆和梯塔尼亚精神焕发、光彩照人，穿梭来往于宾客之间。他俩都保持着非常端庄的仪表：他高高地昂着下颌，她则用高雅的姿势提着自己那珠光宝气、环佩叮当的夜礼服，肩膀和头发上戴着大朵精致的玻璃花；尼克列塔脸上泛着一种冷酷而不自然的光，亨德里克的脸色惨白得莹莹发绿。很明显，他们脸上的微笑是费了很大气力的，甚至是忍受着痛苦而强装出来的。他们的面部毫无表情，象是戴着假面具似的呆板。他们傲慢地穿行在那些向他们致意的人群中。这些人在他们的目光中好象只是幻影，象是被他们那呆滞的目光穿透了似的。穿过这些浓装艳抹的身躯他们看到了什么呢？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的目光变得如此呆滞无神？他们的眼前到底浮现出什么阴影，会具有那样可悲的威力，使亨德里克和尼柯列塔的微笑在唇边嘴角凝固住，又扭曲为充满痛苦的面容。

也许他们的眼睛遇到了芭芭拉那审度的目光，她曾是他们两人的密友，现在却在遥远的异乡——啊！她和这俩人之间隔着再也无法逾越的鸿沟。在那儿她正在尽着自己的义务。也许在亨德里克和尼柯列塔的眼前浮现出台奥菲尔那张古怪的殉道者面孔。那面孔上迷惘和省悟的神情交错，刻印着数不

尽的苦难。他在用这个苦难来赎回自己由于傲慢和愚蠢的病态——自负所造成的一切罪孽。这张脸痛苦而愤怒地望着尼柯列塔。这个女人抛弃了他，也由此抛弃了执拗而自我选择的命运。也许他们俩人并没有看见谁的面孔，而只是看到了他们自己青年时代，那样飘渺，却又是那样震动人心；看到了他们可能成功，但却由于一种狂妄的虚荣而错过的一切；看到了他们走上背叛道路后那漫长而可怕的历程，不仅仅是背叛了他人，也背叛了自己，背叛了自己本质中那高尚、优秀和圣洁的部分；看到了他们堕落、衰退、可耻而黯淡的编年史，这种衰退却把自己作为一种飞黄腾达的发迹史向一个愚昧的世界炫耀着。在这愚昧的世界看来，他们的飞黄腾达把他们双双捧上了今天这个辉煌的新婚时刻。但恰恰是这一时刻给他们双双打上了失败者的烙印。从此以后，这两个光艳照人的人物，这两个面带微笑的人物将永远依附在一起，就象两个叛徒、两个罪犯要互相依附一样。把这两个罪人连在一起的纽带将不是爱，而是恨。

当“文化委员会”举办着亲密的联谊会，当国家要员们在旅馆大厅里为其受难的同胞募集慈善的捐款——这些钱是用来开销第三帝国在国外的宣传费用的；当人们欢庆着一个个的婚礼、高唱赞歌、发表着数不清的讲演之际，垄断资产阶级军事独裁在继续进行着可怕的暴政，路旁堆积起累累尸骨。

作为外国人，象英国的贵族、匈牙利的记者或意大利的外交官，只要在柏林呆上一周，或者在乡下盘桓数日，就会对这个正在遭受践踏的国家里那种引人注目的、无可挑剔的清洁和秩序赞不绝口。他们看到，所有的人都带着愉快的面

容，因此他们断定：元首是受爱戴的，他是全民热爱的对象，并不存在着什么反对派。实际上，这时的反对派在全国，甚至在党的核心里都已变得如此强大而具有威胁性。这样，那个令人战慄的集团——元首、胖子和跛子，不得不“果断地”采取了行动。那个曾为大独裁者能拥有一支私人军队而立了大功的人，在一天夜里被元首亲自从被窝里拉出来，没过几小时就被处决了。前天宣传部长还对这人露出迷人的微笑，直至昨天元首还把他称为自己“最忠实的战友”。处决的枪声响起之前，这位全体日尔曼人的至尊和他那位最忠实的战友之间发生了一段显要人物中堪称不寻常的小插曲：那个最忠实的战友冲着至尊吼道：“你是个恶棍、叛徒，这就是你！”能有说出这话的勇气，是由于他觉察到自己已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数百名不够听话的老党员伴着他同赴黄泉，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数百名共产党人。因为杀戒已大开，所以胖子、跛子和元首又干掉了所有他们反感的人和对自已的未来有危险的人：将军、作家、已不在位的总理等等。杀人已到了不问青红皂白的地步，有时连妻室也一并受难。要让人头落地，这是元首一再指出的，现在终于成为现实。这一杀戮行动在事后被说成是一次小规模“清洗运动”。那些外国贵族和记者们觉得，元首此举非同寻常。他平时是那样仁慈、那样喜爱动物，他从不吃荤，但却能眼皮都不眨一下地看着自己最忠实的战友一命归天。这次血腥暴行之后，人民似乎比过去更加狂热地爱戴这位上帝的使者。那些对此感到恶心和震惊的人们则孤独而零落地流散到全国各地。

贵族门第的年轻姑娘头颅落地，人们硬说她们泄露了这个极权国家的秘密；男人们的头颅落地，他们唯一的过错就

是不能够背弃自己社会主义的信仰，而下达处决令的那位至尊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他声称自己酷爱和平，却让和平主义者在集中营里遭受拷打。“和平主义者”这一词，德国年轻一代是作为骂人的话来学的，他们不必再去读什么歌德或柏拉图，他们学的是射击、投弹，怡情于野外军事演习。如果元首侈谈起和平，年轻人都知道，他不过是在开玩笑。这一代遵守纪律、受到严格训练、象军队一样组织起来的年轻人只认得一个目标，只面对一种前景，那就是打一场复仇的战争、一场征服的战争：爱尔萨斯——洛林是德国的，瑞士是德国的，荷兰是德国的，丹麦是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德国的，乌克兰是德国的，奥地利更不用提了，当然是德国的。德国必须夺回它的殖民地。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军火工业蒸蒸日上，这可真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全国性总动员。各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出威武雄壮却又令人胆战心惊的闹剧，如同一只小兔子注视着那即将吞噬自己的蟒蛇。

在独裁统治下，人们也在寻欢作乐。欢乐带来力量，这就是口号。全民性的节日大量涌现：萨尔区是德国的，一次全民性节日；胖子终于娶了他的林登塔尔，新婚贺礼的价值数以百万计，又是一次全民性节日；德国退出国联，重建它的“军备”，统统成了全民性节日。每一次的毁约行径，不管是撕毁凡尔赛和约还是洛迦诺条约，以及随后举行的强制性的“公民投票表决”都成为全民性的节日；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对那些跟犹太鬼们乱搞“有辱种族的丑行”的姑娘进行大庭广众下的鞭挞则成为旷日持久的节日；对天主教徒也在进行迫害，人们现在才知道他们从不比犹太人好多少；为

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搞那种滑稽的“外币案公审”，而国家巨头们却把巨额的财产转移到国外；要对“反动派”进行打击，而“反动派”具体指的是什么却不得而知；马克思主义已被铲除殆尽，却仍是一种危险，并成为举行公审的借口。德国文化是“纯洁无暇的，但却也变得如此荒芜、贫瘠，没有人再愿意提起它。黄油匮乏，大炮却身价日增。五月一日曾是无产阶级的节日，但现在“五一”这一天却有个酒徒医生大讲什么生活的乐趣。难道这么多不明不白的全民性节日就不使人民感到厌烦吗？也许它已经厌倦了，也许它正在呻吟，但这痛苦的呻吟被淹没在大喇叭、麦克风传出来的一片喧嚣声中。

道路两旁堆积的累累尸骨在不断地增高。

进行反抗的人，知道自己在冒怎样的风险；说出真话的人，要准备承受撒谎者的报复。试图传播真理、为真理而战的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并在死之前要经历第三帝国囚笼中那已成为死亡前奏的全部恐怖。

奥托·乌尔里希斯在冒险的路上已挺进了很远。政治上的朋友们把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他。他们认为，或者说他们希望奥托在国家剧院里的职位能在某种程度上为他起保护作用。他的处境无论如何都比那些隐名埋姓的战友们要有利些。这些人每时每刻都在逃避着盖世太保的密探。他们犹如罪犯一样被警察盯梢，他们象贼或凶手一样在全国受到追捕。而这个国家却正成为一伙刽子手和窃贼们的牺牲品。奥托·乌尔里希斯尚能从事一些对他朋友们说来无疑于自取灭亡的活动。但他毕竟干得太大胆了。一天早晨，他被捕了。

当时国家剧院正在排练《哈姆雷特》，经理亲任主角，乌尔里希斯饰演大臣居尔顿施特恩。乌尔里希斯没有请假而又没来参加排练，这使赫夫根有些害怕。他立刻知道，或者说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提前离开了排练场，剧团其他人在他告缺的情况下继续排练。当经理从奥托的女房东那里得知乌尔里希斯一大早就被三个身穿便衣的人带走之后，马上让人接通了总理府的电话。胖子亲自接了电话。当亨德里克问他是否知道乌尔里希斯被捕一事时，胖子的态度变得生硬而漫不经心。他说并没有听说此事。“这种事根本不是我负责，”他略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如果我们的人真的抓了这家伙，那肯定是他犯了点儿什么事。我从一开始就对这小子不放心。这个当年的‘海燕’剧团成员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亨德里克壮着胆子问，能否为乌尔里希斯通融通融。胖子一下子不客气起来。“不行，不行，亲爱的。您最好别管这事！”他粗声说道，“您最好明智些，还是管管自己的事吧！”话中包含着威胁的味道。刚才在提到“海燕”时，胖子的语气中就流露出相当的不快了。亨德里克在该剧团中曾以“同志”的身份出现。此刻他意识到，要是还关心自己老朋友的死活的话，自己就要冒失去这位大人物宠爱的风险了。他决定先把这事搁几天，等到胖子心绪好一些的时候，再谨慎地提这件事。我一定要把奥托弄出来，不管是从监狱里，还是从集中营里。但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提此事了！奥托这家伙得给我出国去，他那毫无意义的轻率和他那对英雄主义过时而又幼稚的理解总有一天会给我带来更棘手的大麻烦……

两天过去了，亨德里克没有得到有关乌尔里希斯的任何

消息。他不安起来。可他不敢再打电话麻烦总理，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决定打电话给洛特。大人物这位好心肠的娇妻先是说，她听到亨德里克可爱的声音非常高兴。亨德里克急忙回答说，听到她的声音自己也很高兴，并说出了这次给她电话的特殊原因。“我为奥托·乌尔里希斯担心。”赫夫根说。

“还担心什么呢？”金发美女在她那罗可可式的绣房中喊到，“他已经死了。亨德里克尚不知道这消息，这使洛特感到诧异并觉得有些好玩儿。“他死了……”亨德里克低声重复着。使将军夫人吃惊的是，他没有说“再见”就挂上了电话。

亨德里克立刻让司机送他前往总理府。这个权势人物在办公室里会见了。胖子身穿一套华丽的便服，领口和袖口处镶有鼬鼠皮。他脚下趴着一只巨大的德国狼狗。写字台上方的帷幔前，一柄宽宽的宝剑闪闪发光。大理石基座上立着一尊元首的胸像，那两只瞎子一样的眼睛盯视着挂在对面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林登塔尔饰演明娜·封·贝恩海尔姆的剧照，另一张是那位曾陪伴这位受了伤的冒险家穿越整个意大利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如今在她的陵墓前耸立着一块巨大的碑石，这块石碑是大理石的穹顶碑身碑座被镀成金色。胖子美其名曰：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实则是为自己的狂妄树了一座丰碑。

“奥托·乌尔里希斯死了？”亨德里克在门前停住脚问道。

“一点儿不错。”胖子隔着写字台答道，看到亨德里克的脸变得惨白，他又补充道：“好象是自杀的。”总理不动声色地这样说道。

亨德里克踉跄了一下。用未加掩饰、明显表露出恐惧心情的动作捂住额头。这恐怕是总理看到的，演员赫夫根的第一个完全诚实而未加丝毫修饰的举动。大人物对所喜爱的这个机灵人物表现出的缺乏自控深感失望。他站起身来，整个庞大的身躯直立在那里。那令人胆寒的大狼狗也随之站了起来，发出一阵狺狺声。

“我已经忠告过你。”空军将军威胁地说，“现在我再重复一次，尽管我没有说两遍的习惯：您不要管这闲事！”此话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亨德里克恐怖地感到了那近在眼前的深渊，他还在向这深渊的边缘移动。这个胖子一旦心血来潮，就能把他推下深渊。总理缩着头站在那里，额头上显出三条宽宽的皱纹。他那双小眼睛闪闪发亮，眼皮有些红肿，连眼白也泛着红丝，就象一股血冲上了这位大发雷霆的暴君的头部，模糊了他的视线。“事情很严重。”他说道。“这个乌尔里希斯干了肮脏的勾当，他的自杀是罪有应得的。我的国家剧院经理可绝不该对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叛国分子表示过分的关心。”

“叛国分子”这几个字是将军吼叫着说出来的。亨德里克一阵眩晕，深渊已近在眼前，为了不至于跌倒，他撑住一个沉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靠背椅的椅背。当他请求告退时，总理无情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放行。

国家剧院里没有人敢提起乌尔里希斯“自杀”之事。尽管如此，众人还是以一种秘密的无法阻止的方式得知了他死的真相。他不是被处决的，而是被折磨死的。盖世太保企图用严刑撬开他的嘴，让他说出同党和朋友的姓名，但他挺住了。他们在乌尔里希斯的住处也是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任何

记载于文字的东西，没有笔记，也没有写有地址的只字片纸。盖世太保的打手们可能并没有得到处决乌尔里希斯的指令，却在第三次“审问”中把他打死了。他那住在乡下的母亲得到他自杀的消息后，因悲痛过度而有些举止失常。恐怕这位可怜的母亲见到乌尔里希斯那肿胀、皮开肉绽、沾满血污和粪便的脸，也不会认出这就是她儿子的面孔了。

“你很伤心吗，亨德里克？”尼柯列塔用一种古怪、冷冰，而又略带讥讽好奇的声调问她的丈夫，“这事让你很苦恼吗？”

亨德里克不敢和她对视：“我很早以前就认识奥托了……”他低声说道。就象自己干了什么错事在请求原谅一样。“他知道自己是在担着怎样的风险，”尼柯列塔解释说，“既是赌钱，也要做好输本儿的准备。”

亨德里克无言以对感到难堪，因而他小声嘟囔说：“可怜的奥托！”

尼柯列塔接过话头，刻薄地说：“怎么会是可怜的呢？”接着她又说：“他是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而死的，也许是值得羡慕的。”顿了顿她又梦幻般地说：“我要给马尔德尔写信，把奥托的死告诉他。马尔德尔欣赏那些为自己的信念而献生的人。他自己也因固执而献身，也许他觉得乌尔里希斯是个好汉。”

亨德里克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奥托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好汉，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伟大事业中的普通一兵……”话说到这顿住了，他呆板的脸上微微有点红晕，他为自己的话而感到羞耻。因为奥托的死使他比过去更深刻地理解了他自己刚刚使用过的言词。正因为他理解了——不，

只能说是在这一瞬间理解了——这些言词的份量和尊严，他才觉得这些话出自他之口是一种亵渎，是他对这些庄严词句的嘲弄。

奥托·乌尔里希斯“由于害怕受到人民法庭的公正判决，而自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葬礼任何人都不许参加。

当局本打算象埋一条死狗那样把他那变了形的尸体草草掩埋了事，但死者的母亲——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寄来了棺材钱和立一块小小墓碑的费用。在一封被油渍和泪痕弄得几乎难以辨认的信中，她请求给自己的孩子举行宗教送葬仪式。教会不得不拒绝这一请求，理由是：神父不能跟随一个自杀者的灵柩。老人在她的陋室中为死去的儿子祈祷：“他是信仰你的，仁慈的上帝。他犯下了很多罪孽，但他不是恶人。他走上了歧途，并不是因为他冥顽不化，而是因为他认为那是正确的路。人们抱善良本意而走的路都会在你那里终结。仁慈的上帝，你宽恕他吧，不要让他永堕地狱；因为你能洞察人心。永恒的主啊，我那迷途的儿子的心是纯洁的。”

其实，老人本无能力拿出棺木和墓碑钱，因为她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变卖的物品；她是靠给人家缝缝补补过日子的，常常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奥托不能再贴补她了，她的境遇只能更坏更遭。是死者一个未披露姓名的朋友从柏林给她寄来了安葬死者的费用，并在信中告诉她，应该把钱寄往何处。“请您原谅我不能说出自己的姓名。”那素不相识的寄款人写道，“您肯定能理解我这样做的原因，并能允许我这样行事。”

可是老人什么也不明白，她感到吃惊。哭了一阵子后，她摇了摇头，她祷告着，把刚刚接到的从柏林寄来的钱又寄

往柏林。城里人看来都成了傻瓜，她想知道这笔钱来自柏林，而最终又要在那里使用，何必要让它周游半个德国呢？但这事肯定是好人干的，为奥托做这事的人肯定是个好心而又虔诚的人。在祷告中她又加上了这位素不相识的捐助者。

这位惨遭杀害的革命者的墓碑和棺木钱竟是由国家剧院经理先生从纳粹政权那里领取的高额薪水中支出的。这是亨德里克能够为朋友奥托·乌尔里希斯所做的最后、也是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将最后的侮辱加在他的身上。亨德里克在把钱寄给乌尔里希斯的老母之后感到一种轻松。他的良心毕竟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在他心中被视为后路的那个方面又添了一个正号。最近几天来他所感到的可怕的紧张状态也因而松弛下来了，身上的重负消失了，他又能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上了。

他对这个角色会给他带来的困难没有做丝毫的精神准备。当年在汉堡，他是多么轻率地即兴饰演了这个丹麦王子啊！好心的克罗格曾大发雷霆，到了彩排的关头还曾打算取消演出。

“因为在我们的剧场里容不得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个为高水平戏剧而战的先锋咆哮着。亨德里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微笑起来。

现在可没人敢当着他的面再提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了。但当只剩下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会叹息着说：“我做不到！”在饰演梅菲斯托的时候，他从一开始就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个腔调，每一个动作。但这个“丹麦王子”却不通情达理，拒不与他合作。亨德里克为能把握这个人物而奋争着。“我不放你！”他喊道。但“哈姆雷特”背转过身，悲

哀、嘲弄、极为高傲地回答说：“你象你所能够理解的魔鬼，但绝不象我！”

喜剧演员冲着王子大叫：“我必须扮演你！在你面前的失败将是我彻底的失败。我的整个生命和我所造下的一切罪孽，我那骇人听闻的背叛行为和一切耻辱，将只能用我是个艺术家这一点来洗刷、来辩白；而只有我能成功地饰演了‘哈姆雷特’时，才能算个艺术家。”“你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回答他说，“你不具备那种只有通过苦难和真知才能赢得的高贵。你没有经历过足够的苦难，而真知在你眼里不如堂皇的头衔和丰厚的酬金有价值。你不是高贵的，因为你是强权的宠儿，是供刽子手消遣的小丑。再说你的长相也不象‘哈姆雷特’。看看你的手吧！这是一双由苦难和真知造就出来的高贵者的手吗？不管你怎样刻意使这双手做出优雅的哥特式姿势，它们总是粗俗的。另外，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提醒你注意：就是你也太胖了。有象你这样屁股肥大的‘哈姆雷特’吗？噫，天啊！”说到这儿，王子笑起来。笑声低沉而讥俏，这笑声发自笑者那传奇似的、永恒荣耀的远方。

“你是知道的，我在舞台上看起来还是很苗条的！”喜剧演员因受辱而愤怒地喊起来，“我让人制作了一件演出服。穿上它，就连我的仇人也看不出我臀部肥大。你现在使我想起了那令我烦恼的臀部，你真可耻！你为什么非要挖苦我，你难道这样恨我吗？”

“我根本就不恨你。”王子轻蔑地耸了耸肩。“我们之间互不相关，你不象我这样的人。亲爱的，你可以在高贵和飞黄腾达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但你已选择了后者。你尽可以为

此而高兴，但请不要打破我的宁静。”说到这儿，那清秀的身影开始消散。

“我不放你走！”喜剧演员又一次喘息着喊道。他朝着王子伸出那双刚受过轻蔑嘲笑的手，但这双手扑了个空。

“你不是‘哈姆雷特’。”遥远的地方又一次响起那陌生而又高傲的声音。

他不是“哈姆雷特”，但却在饰演这个人物。他那老一套的演技没有辜负他。“演得极为出色”，导演和同行们这样对他说，也不知是由于缺乏直觉，还是为了奉承这位经理。

“自伟大的海因茨之后，在德国的舞台上还从未有过如此的成功！”但亨德里克自己很清楚，他没有表达出台词的潜在含义，没有表现出它的奥秘。他的表演就象一种讲究修辞的演说。因为他自己觉得没有把握，而他又不具备“哈姆雷特”那种真正预知未来的幻觉，所以他就把表演作为一种试验性的尝试。他以一种神经质的激情把声调、感情以及词义的微妙之处和小小的惊人之举统统罗列到一起，但却缺乏内在的总体联系。他决心突出表现丹麦王子性格中的男子汉和精力充沛的特点。“哈姆雷特不是一个懦夫。”他这样向导演和同事们讲解道。在记者面前他也发表同样的见解：“哈姆雷特决不会女人气十足，历代戏剧家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把他理解为一个颇具女儿气的人物。他的多愁善感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怪癖，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根由。他首先是一个要替父报仇的复仇者。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具有地道的贵族气派，但又不乏玩世不恭的态度。我要做的，就是要除掉传统表演强加给他的那种楚楚可怜的伤感色彩。”

导演、剧院的同事以及那些记者都觉得这种尝试很富有

新意，既大胆而又有趣。本亚民·帕尔茨和赫夫根就哈姆雷特其人进行了长谈。他对亨德里克的想法感到振奋，“只有您才能感觉和把握丹麦王子这个角色，而这样一个丹麦王子才能被今天这些玩世不恭而又注重行动的人所接受。”他这样说道。

亨德里克·赫夫根扮演的哈姆雷特就象一个神经质的普鲁士上尉。为了演饰自己表演的空洞、苍白，他把所有重读音节都念得刺耳而又无节制。他一会儿笔直地站在那儿，一会儿又一声闷响昏倒在地。本应是哀怨的倾诉，却被他变成狂暴的叫喊。他的笑声刺耳，动作象是抽搐。他饰演梅菲斯托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深沉而又神秘的多愁善感在哈姆雷特身上影迹全无。在演梅菲斯托时，他并没有刻意去追求，去表现这种忧郁，一切都循着一条谜一般的、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规律。

哈姆雷特那大段的独白他念得抑扬顿挫，但他充其量也只是在“念”。听听他这段哀怨之词是怎样念出的：

“噉，融化吧，你这过分坚实的肉体，腐朽吧，化作一颗露珠！”

这当中没有韵感和力度，也缺乏美感和绝望。在这些词句脱口而出之前，人们感受不到它们当中哪些是经过琢磨推敲，哪些是因痛苦而本能发出的。没有感情，也没有真知使这些词句变得高贵。它们仍然只是一番娇柔造作的悲叹和扭扭捏捏的区区抱怨。

尽管如此，《哈姆雷特》的首次上演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柏林的新一代观众评价演员的标准不是看他们艺术才能的高低，而是看他们和强权的关系。再说，全剧的编排都是

为着刺激那满座的高级军官，嗜血成性的教授和那些比她们的丈夫丝毫不乏尚武精神的女士们。导演把莎士比亚的这一悲剧那明显的北日尔曼风格予以了粗犷、强烈的烘托。舞台的布景显得粗陋，完全可以给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勇士们当作背景。整个舞台被笼罩在阴沉沉的朦胧中，还不时传来刀剑的铿锵声和粗野的喊叫声。在一群粗野的人中间，亨德里克用一种悲怆的造作进行演出。有一次，他甚至开了这样一个玩笑，他长达几分钟之久地呆坐在桌子旁，只向那惊愕的观众展示出自己的一双手；整个面孔都隐没在黑暗中，涂着白灰一样油彩的手被灯光照得分外刺眼，他把这样的一双手摊放在黑色的桌面上。他把这双丑陋的手象展览宝物似的放在桌上。这样做一半是出于傲慢，想看看自己到底能为所欲为到何种程度，一半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他现在为一种表现狂所折磨。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即要显露自己那宽厚、粗俗的手。

“《哈姆雷特》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日尔曼剧目。”伊里希博士在由宣传部长提议召开的演前讨论会上宣称，“丹麦王子是德国人伟大的楷模之一，他身上表现出我们最深刻本质的一部分。荷尔德林在说到我们时曾发出这样的呼喊：

‘因为你们德国人，你们也是
少行动而多思考的’

“这样看来，哈姆雷特也体现了德国人身上危险的一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个他，我们必须克服他的存在。因为，时代要求我们的是行动，而不仅仅是思考和瓦解斗志的反省。元首赋予我们的使命，是要求我们为民族大家庭的利益而行动起来。而哈姆雷特这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却忧

心忡忡地疏远了这个大家庭，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大家一致认为，赫夫根在饰演哈姆雷特时，展示了德国人所具备的实干精神与思想之间悲剧性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以一种奇特的形式把德国人和其它一切生物区别开来。赫夫根饰演的王子是以一个带有神经质病态的莽汉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而这些观众对莽撞冒失和神经质的病态都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剧院经理身穿精心制作的戏装，看上去确实象小伙子一样窄胯瘦臀。他多次出台谢幕，在他身旁躬身向观众致意的是他的妻子尼柯列塔·赫夫根。她饰演的是呆板并有些怪癖的奥菲利娅，在疯颠的那场戏里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身上紫红、金黄和银白交相映辉的总理和他那位身着一色天蓝、容光焕发的洛特在包厢里并肩而立，报以一阵阵炫耀般的掌声。强权者和他的宫廷小丑和解了。亨德里克·赫夫根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这一和解。他身穿哈姆雷特的戏装，漂亮而又苍白；他深深地向这高贵的一对儿鞠了一躬，以示致意。洛特又迷上我了，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把右手一挥并抚向前胸。动作虽然显得有些筋疲力尽，但却做得洒脱漂亮。他那精心描画过的深红色嘴唇露出激动的微笑；弧形的黑色弯眉下，双眼闪动着诱惑、甜蜜而又有些冷漠的目光；太阳穴处由于过度紧张而紧绷的线条使他面容显得高贵，使那邪恶的魅力更加动人。空军将领的夫人向他挥动着和她夜礼服颜色一样的丝手帕，将军脸上挂着笑容。我又得到了他的宠爱，“哈姆雷特”如释重负般地这样想着。

演出后，他拒绝了一切邀请，满脸倦意地乘车回家去

了。当他只身一人回到家时，他发现自己睡意全无，情绪沮丧而又不安。雷鸣般的掌声和喝采声不能使他忘记自己的失败。一度失去了的胖子的恩宠重又得到了，这很好，也很重要。但他又感到心惊胆颤，甚至这天晚上最重要的胜利也无法慰藉他那受到失败折磨的自尊和在艺术上的更高渴望。我不是哈姆雷特，他烦恼地想着。报纸会担保说，我身心的每一处都如同地道的丹麦王子，但报纸是在撒谎。我演得不对劲儿，做得也差，这点儿自我评判的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一想到自己在说“是或者不是”那句台词时的言而无物的腔调，我的心都紧缩成一团了……。

他坐在一张靠窗的躺椅上，信手拿起一本书，继而又烦躁地放下。这本书是《恶之华》^①，它使他想起了朱丽叶。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黑暗中的花园。花园中弥漫着花的芳香和泥土潮湿的气息。亨德里克打了个寒战，拉紧了胸前的丝绸睡衣。现在是几月份了？是四月还是五月？他突然产生一种伤感，这么久以来自己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来临，也没有感受到它正在向美妙的初夏过渡。这该死的戏剧，他痛心而又愤怒地想道，它会把我吞噬得干干净净的。我正在为它耗费自己的生命！

他正在闭目静坐。一个粗哑的声音对他喊道：“喂，经理先生！”

亨德里克一下子窜了起来。

一个家伙从花园里爬上了他的窗户，真象是个杂技演员一样，因为窗前并没有藤萝一类可供攀援的植物。这个人的

① 《恶之华》诗集是十九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的代表作。
——译者

上半身出现在窗户上，亨德里克吓坏了。他脑子转动了几秒钟，想知道这是不是幻觉，是不是自己那绷得过紧的神经造成的幻觉。不，这个人象是个幻影，毫无疑问他是个活人。他头戴一顶灰色宽沿帽，身穿一件肮脏的蓝衬衣。脸的上部被浓黑的阴影遮蔽着，下部则长满微微发红的大胡子。

“您要干什么？！”亨德里克嘶喊着，手在背后摸索着安在写字台上的电铃。

“你叫唤什么呀？”这个男人问道，声音中含有一种粗犷的善良味道。“我又不会把你怎么样。”

“你要让我干什么？”亨德里克声音压低了一些，又一次问道。

“我来这里只是为着转达一个问候，”窗口上的人答道，“是奥托的问候。”

亨德里克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象他脖子上的那条白丝巾一样惨白。“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奥托。”他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

窗户那边传来一阵可怖的短促笑声，算是对他的回答。

“你会想起来的，我们赌什么吧？”不速之客用带有戏谑威胁的口吻问道。但当他继续往下说时，声音却变得极为严肃了。“我从奥托那里得到的最后一张小纸条上写着让我们问候你。你别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消遣的。奥托的愿望是受到我们尊重的。”

亨德里克噤嘴着：“如果您不马上离开这里，我可就打电话报警了。”又一次传来笑声，这笑声差不多是欢快的。

“这你是干得出来的，同志！”他大声喊道。亨德里克偷偷拉开了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将一把手枪放在了衣兜里。他希

望窗口的那个来访者没有看到这一举动，但来访者却已喊起来，并把压在额头上的帽子轻蔑地往上推了推：“那东西你完全可以让它呆在抽屉里，经理先生。根本没有必要舞刀弄枪的，这只能给你带来麻烦。你怕什么呢？我刚才已对你说过，这次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这个男人比亨德里克原来想象的要年轻得多。现在，当帽子的阴影不再掩盖着他的前额时，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他的面庞英俊而粗犷，高高的斯拉夫人的颧骨，异常明亮的绿眼睛，眉毛和睫毛象他的胡子一样微微发红。他的皮肤也带有一种油亮的赭红色，就象那些天天在户外工作或是到处躺着晒太阳的人所特有的那种肤色。

他可能是疯了，亨德里克想。尽管这一想法是一种最坏的可能性，但却使亨德里克感到平静了一些，甚至有些宽慰。我认为他十有八九是疯了，如果理智健全，他是绝不会来登门的。这种疯狂的作法会要他的命的，对谁都毫无意义。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会仅仅为着吓唬我，就来冒这样大的风险的。很难想象真是奥托交给了他这一差事，他可不是喜欢干这种惊人之举的人，他懂得有更要紧的事需要我的力量……。

亨德里克走近窗户，象对待病人一样地对那个人劝说起来。与此同时，他始终觉得还是握着放在衣兜里的手枪更好些。“您还是离开这里吧，小伙子！我这样劝您完全是好意。仆人会从下面看见您，我太太时刻都可能走进这间屋，还有我的母亲。您将自己置身于一种极危险的境地，但却连任何用处也没有。好了，您还是快走吧！”亨德里克恼火地叫了起来，因为窗户上的那个人居然纹丝不动。

那个人对赫夫根的好意没做任何反应，却用一种突然变得非常低沉而又镇静的声音说：“请转告你那些政府中的朋友，奥托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让人告诉我，他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我们的胜利。他讲这番话时，周身已被打得稀烂；因为满嘴是血，几乎说不出话来。”

“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亨德里克急促而又略带喘息地问道。

“我是怎么知道的？”来访者又是一阵可怖而短促的大笑。“通过一个冲锋队员知道的。这个人直到奥托死为止始终守在他身边。他是我们的人。奥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的话，他都牢记在心里了。我们一定会胜利。”奥托始终重复着这句话，‘如果一个人到了我目前的境地，他就不会犯错误，我们一定会胜利！’他这样说道。”来访者双手撑在窗台上，上身前倾着，眼睛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房主人。

亨德里克后退了几步，来访者的目光象火一样烧灼着他。他喘着粗气说：“您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一切？！”

“为了让你那显贵的朋友们知道这些！”来访者高声喊道，声音中蕴含着一种恨恨的、粗野的欢呼，“为了让那些恶棍元凶们知道这些！为了让总理先生知道这些！”

亨德里克感到自己的神经开始承受不住了。他抽搐着，双手蒙住了脸，然后又放下来，嘴唇在颤抖，那双高贵的眼睛也开始翻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嘶叫着，嘴角上挂着白沫。“您开这个富于戏剧性的玩笑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您想讹诈我吗？您打算从我这里捞到些钱吗？请吧，这儿有钱！”他毫无意义地把手伸进那只放着一只手枪而根本没有分文的睡衣口袋。“或许您仅仅是想吓唬吓唬我，那您办不

到！您一定以为，我会在您们掌权的时候发抖。当然您们有一天会成为统治者的！”剧院经理那毫无血色的、颤抖的嘴唇送出这些话，与此同时他在屋里踉跄地走动起来。“不，恰恰相反！”他尖声叫着，在屋子中央停住了脚步，“到您们掌权那天，我才真正会成为了不起的人。您可能以为，我根本没给自己为此留下后路？！哈哈！”经理歇斯底里地炫耀着，“我和您们的组织保持着最好的联系，共产党是欣赏我的，他们该对我表示感谢！”

一阵讥讽的笑声算是对他的话的回答。“你可以想得这么美。”那可怕的来访者从窗口那边喊道，“和我们的组织保持着最好的关系！哼！朋友，我们不会这样便宜你们的！我们学会了不施仁政，经理先生。我爬上你的窗户，原本就是要告诉你，我们学会了不施仁政。我们的记忆力不差，我们的记忆力是非凡的，朋友！我们谁也不会忘记，我们完全清楚应该先绞死谁！”

亨德里克只剩下咆哮的份了：“见你的鬼去吧！！您要是在五秒钟之内不离开这里，我就叫警察了。到那时候我们再看看，咱俩到底谁先上绞刑架！”

气得浑身乱颤的亨德里克想随便抄起个什么家伙掷向那个怪物，但却找不到凑手的東西。他从鼻梁上摘下玳瑁眼镜，随着一声嘶哑的大叫，奋力把它朝窗口扔去。这可怜的武器没能击中对手，一声脆响，在墙上摔得粉碎。

那可怕的来访者消失了。亨德里克冲到窗前，想冲他的背影再喊几句。“我是人们所不能缺少的！”经理向幽暗的园中喊道，“戏剧界需要我，而任何一个政权都得有戏剧！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我！”

没有回音，蓄着长长红胡子的夜行者已踪迹全无，就象是被夜幕中的花园吞噬了一般。深夜的花园里，隐约可见树丛中白色的花朵。亨德里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弯腰拣起已破碎的眼镜，他迈着蹒跚的步子走过房间。他的视线因惊惧，也因为他那戴惯了的眼镜没有了，而变得模糊不清，他只能象瞎子一样靠摸索着房间里的陈设慢步行进。

直到他摸索着颓倒在一个宽大低矮的圈椅里时，才感到极度疲倦。这是个什么样的夜晚啊，他想道。一回想起自己所经受的一切，一种深深的自怜便由然而生。这种磨难足以摧垮最强者，他把汗津津的脸埋在手掌里。而我还不是个最强者，现在如能哭一场或许会好受些，但他又不愿洒下没有人能看到的眼泪。经历了那种恐惧之后，我感到应该有个亲近、爱怜他的人守在身边。

我失去了所有的人，他哀叹着。芭芭拉，我那圣洁的天使；特芭普公主，那给我以力量的黑色源泉；封·赫茨费尔德夫人，我那忠实的女友；甚至连小安格丽卡我也失去了。我失去了所有的人。在这巨大的悲痛之中，他觉得死去的奥托·乌尔里希斯是值得羡慕的。因为他用不着再去承受痛苦，他已从悲惨生活的寂寞中解脱出来，他最后的思绪乃是他的信仰和一种骄傲的必胜信念。米克拉斯不是也让人羡慕吗？汉斯·米克拉斯，这个倔强的小对头。唉，一切有着信仰的人都是令人羡慕的，而那些在信仰的热烈追求中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更让人羡慕……。

这个夜晚怎么打发呢？这个时辰怎么熬过呢？这时辰中充满了彷徨和恐惧，充满了渴求，但这渴求却是那样虚无、使人绝望。亨德里克觉得，这种孤独他连几分钟也无法忍受

了。

他知道，楼上的房间里有在等待着他的妻子尼柯列塔。她可能正穿着极薄的绸衣，脚上蹬着那双柔软的，闪闪发亮的红色高筒皮靴。梳妆台上那些瓶瓶罐罐旁边放着那根绿色的鞭子。朱丽叶的鞭子是红色的，靴子却是绿色的……

亨德里克完全可以到楼上的尼柯列塔那儿去，她会咧开那线条分明的嘴对他表示欢迎，她会尽可能地让那双猫眼焕发出光采来，然后拿腔作调儿地说些逗趣的事儿。不、不，这不是亨德里克眼下所需要的，也不是他此刻所渴求的。

他的手从面孔上滑落下来，极力使矇眈的目光适应房间中的幽暗。他吃力地辨认出书柜、大像框、地毯、铜像、花瓶和墙上的画。是的，这房间看起来是很雅致和高贵的，他已经是显赫之人了，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身兼国家剧院经理、国务委员、议员等职的，刚刚还被观众欢呼过的哈姆雷特扮演者就在自己豪华住所的这间舒适工作室里歇息着……

亨德里克又是一阵呻吟。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他的母亲贝拉太太。

“我好象听到这里有人说话。”她说，“是有客人吗，我亲爱的？”

他慢慢地向她转过那张呆滞无神的脸，低声答道：“不，没有客人在这儿。”

贝拉太太微微一笑：“真是什么都会搞错。”说着，她走近他的身旁。这时他才看到母亲走过来时手里还在织着毛线活，是在织一件很大的东西，可能是披巾或是一件毛衣。

“今晚没能去看戏，真是很抱歉。”她眼睛看着手里的活说

道。“但你是知道的，我患偏头疼，我觉得很不舒服。演出怎么样，肯定大获成功吧？讲给我听听。”

他机械地回答着她的问话，呆呆地盯着她。那目光带有一种奇特的、象是要把她吞下去的贪婪，“是的，很成功。”

“这我早就料到了。”她满意地点了点头。“可你看起来很不对劲儿，是哪儿不舒服吗？要不要给你沏杯茶？”

他木然地摇了摇头。

她坐到他那圈椅的扶手上。“你的眼睛很反常。”她忧虑地打量着他，“你的眼镜呢？”

“打碎了。”他想笑一笑，但却没笑出来。贝拉太太用手指尖触摸着他那秃顶，向他倾过身子说道：“哎，真是的。”

他哭起来，并扑过身去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肩膀因哭泣而不停地抽动着。

贝拉太太已惯于儿子这种神经质的发作，但她还是吃了一惊。本能告诉她，这次哭不同于他往常惯有的那种小小的发作，而是有着其它的、更深沉、更不幸的原因。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她问儿子，并把脸凑到他的面前。这是一张和儿子酷似，但却更为老成的脸。她从手上感到了他的泪水。他突然以激烈的动作猛地抱住了母亲的脖颈，象是找到依托那样紧抱不舍。她的卷发被弄乱了，她听到了亨德里克的喘息和呻吟，心中充满了怜悯之情。这种爱怜使她明白了一切。她懂得了他的一切罪责，他的巨大失败和他那近乎于绝望的悔恨心理。她明白了他为什么躺在这儿哭泣。“海因茨，”她喃喃地说道，“海因茨，快安静

下来，事情没有那样糟，海因茨……”

“海因茨”是他年轻时的名字，是由于他的虚荣和傲慢而被遗弃了的名字。现在他听到这样的称呼，哭得更悲恸了。但哭泣还是慢慢地停息下来了，他的肩膀不再抽动，脸静静地伏在贝拉太太的膝上。

就这样过了好几分钟，他慢慢地抬起身子，睫毛上还挂着泪珠，面颊上还残留着泪痕。那带有必胜信心的、诱惑过那么多人的嘴唇上也挂满了泪痕。连那高贵的，在胜利的时刻善于骄傲地昂起，而此时却是在痛苦地抽搐着的下巴也变得湿漉漉的。他那憔悴、布满泪痕的脸微微向后仰着。两条胳膊向前伸着，显得悲怨、孤立无援，又象在绝望中求援。他喊道：“人们啊！你们究竟要我怎样啊？为什么要这般冷酷，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罢了！”

本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塑造出的艺术典型，不是现实中哪个具体的人。

克劳斯·曼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XzEwOTUzNjQ1LnppcA==",
  "filename_decoded": "_10953645.zip",
  "filesize": 20463737,
  "md5": "cb3e010fabf33309b03f66ad65fae985",
  "header_md5": "fcc4775f85d3dfca59c31c30d751cc21",
  "sha1": "2920d8fb5b566355ee716518bc15dd9b8638a5af",
  "sha256": "526baf0f9abc5104dbb30facf16d1b6f431e8b0ec643c0eadf81f0d12ca6a364",
  "crc32": 3267879221,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66736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67,
  "pdg_main_pages_max": 267,
  "total_pages": 306,
  "total_pixels": 100894310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